

天雨花

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

A541 212 0009 2227B

天雨花 卷三

第三十一回 破皇城奸臣伏法 正王師天啓卽位

左公又奏以杜宏仁、毛文龍鎮守邊廷，皇子准請。左公又復奏言：『目下軍糧不繼，可以山東山西兩省銀糧撥濟軍餉。』皇人道：『杜宏仁、趙聖明、左維政及休致御史黃持正，此四臣皆因不附奸賊，故調出外省，今可使此四人押解軍餉，到此卽便迎駕回朝。』

君意一行忙發遞，要候糧齊方起程。大兵屯紮東昌府，左公鎮守在中營。紀律森嚴，民不擾，並無開空到家庭。且說五位公子在湖廣恩科鄉試，桓公子中了解元，二名左公子，三名杜公子，四名王公子，四名趙公子，都是經魁榜後連夜起身。十月下旬，各家都報，無不歡喜。五人在途，已知了朝中變亂，各各吃驚。到了此地，趙杜二人俱分路，各投父任。惟王桓左三人同路。此日十一月十五日來到東昌，三人進衙，拜見了桓應徵，方知左夫人一家在府，一子二壻，忙來拜見。夫人便問永正可曾見過父親公子道：『聽說父親統兵在此，兒等從南門進城，聞大營紮在東門，還不曾去。』夫人見了楚卿，兩淚交流，就把儀貞被劫之事，細細說出。永正楚卿盡皆驚倒。夫人道：『你父親已到此五日，不曾見他一面，我兒及兩壻，可速到中軍請父親務必回家一看。』三人卽飛馬出城，來到大營。

軍政司報到中軍帳，令旗一面出轅門。三人隨了來入內，軍中不比在家庭。但見左右排列刀斧手，偏裨將佐兩邊分。金盔鐵甲威儀肅，晃輝盔纓太陽明。周圍密密排鹿角，刀鎗劍戟似榆林。中軍坐旗空中颺，五色旌旗按

隊分十萬大兵聲寂寂，不敢喧嘩法嚴明。三人來到傍軍帳，永正抬頭看父親。虎皮交椅朝南坐，旁坐參謀大理卿。案上斗大黃金印，令旗令箭密層層。上方寶劍高懸掛，左麾右節兩邊分。蟒袍玉帶金腰，腰下龍泉帶血腥。帳上虎賁中郎將，操戈執戟鬼神驚。一聲令下如山岳，九邊十省盡依遵。十萬貔貅歸掌握，生殺之權獨柄行。三人心下多凜凜，男兒如此始相應。今朝親見軍威振，始信當年細柳營。不敢疾行與亂步，垂手低頭上帳門。一齊朝上來拜見，三人叩首地埃塵。轉身又拜王年伯，御史開言問一聲。爾等幾時回程轉，三人聽問盡躬身。今日早間方始轉，先向衙門拜見二大人，始知岳父軍營止，趨候來遲恕罪名。永正公子開言說，父親在上聽緣因。不意大妹遭賊劫，母親氣苦痛傷心。聞得父親來到此，望眼將空盼十分。兒等一則來安候，二來欲請暫回程。維明聽說回言道：我今皇事正羈身，十萬大兵屯集此。按點諸營日日行，朝日城中朝殿下。晚施號令在軍門，那有工夫問家事。永正聞言不則聲，大理寺使開言道：左公既到此間存，家中無事也罷了。既是家中有事情，自然也要來一看。兄今請便自回程，小弟代勞這半日。按點諸營自用心，御史道：言既如此，弟當一去就來臨。於是不帶軍和將，十六名家將緊隨身。楚卿永正同回轉，禮乾隨父在中軍。維明作別王華伯，離了軍營上馬行。此時日色剛逢午，進城那用半時辰。早已到了東昌府，應徵聞報急相迎。維明作謝忙施禮，略叙寒溫便起身。開言令妹何處在，應徵回答左公身。西衙本有房一所，一家寶眷那邊存。於是俱各相陪進，早有家人報進門。夫人聽得悲又喜，下階迎接到中廳。夫婦二人同作禮，二位小姐到中廳。楚卿公子忙迴避，佳人拜見禮深深。一齊歸位來坐下，左公即便問夫人。爲何劫去儀貞女，雖然吾弟已言明。其中詳細猶未曉，夫人與我說其情。夫人提起雙流淚，就把從前一段情。細細從頭來告訴，說到其間苦十分。算來已是兩月餘，未知生死若何能。料他怎肯從奸賊，自然送了命殘生。夫人說罷聲悲咽，公子小姐淚珠淋。御史聽了長吁嘆，怎禁英雄兒女情。眼前兒女雙雙在，單單不見掌中珍。眼中雖不流珠淚，心中好似利刀侵。銀牙緊挫雙眉縐，恨不立將奸賊碎分身。開言便問夫人道：瑤仙狂婦

到門庭，豈無一個來攔阻，十六名家將那方存？

『我當日着他們守護門庭，皆有以一當百的武藝，據你說鄭家也不滿百人，且狂婦不過粧束得那般樣，其實一無本事，只用一人夠了，爲何容他一擁而入？』

夫人道：『你莫說起，一人也不在家庭，都到外邊來飲酒，日落西山方轉程，人已劫去多時候，始見奴才轉回程。』左公又問兩小姐儀貞可有甚言論，還是慨然來出外，還是因無奈何？

二人遂將儀貞臨去的語言，一一告知左公。又問：『去年向我娶去一把寶劍，可曾帶去？』儀貞道：『姊姊自得了那劍，便作一錦囊盛之，終日繫于裙帶，時刻不離。如今家中又不見，自然帶去了。』

御史聽了微微笑，但道：『夫人且放心，我途中聽得人傳說，老賊皇都篡立登，當晚回轉昭陽院，便被人刺死在宮門宮中，祕密無人曉，未曉何人刺賊？』若照這樣來看，起必然殺賊是儀貞。若然如此來節烈，正是吾家女俊英。

夫人道：『只怕未必？』一個柔弱女子，便有寶劍，那會殺人？左公笑道：『夫人雖則爲母，却不能識得儀貞。此女胸襟非常人可比，只他索取那口寶劍，在身頃刻不離，豈出無心料？是他的深意，也只爲自己才貌，恐防惹事，故佩此劍，以備非常。去歲花園惹出三個樹精，他便拔劍砍之，斷其一臂，有此等胆量，殺人何難？大小姐的權術，我尙輸他，何況篡國的姦物，安能測之？自然是他行刺了。只因一出門之時，心中還怪母親驟與瑤仙反面，他必無計挽回，方用此等絕着。』夫人道：『這等說，儀貞是不能見面的了。他若殺了老賊，賊子不共戴天，必將他置之極刑矣。』左公道：『決無此事，有權把他正法，萬目同睜，官民共見，安能祕密？不知此必有權見他容貌，不忍殺之，必然也要爲妃爲后，所以祕密其殺父之仇。』夫人道：『那倒不妨，他既殺了老賊，有權要他，也是一劍便了。』維明笑道：『此等事行了一次，有權豈不防備儀貞？乃有智女子，安得爲之？除非夫人，』

便再用前計耳。

何愁賊子將他逼吾兒怎肯順奸臣？或者事急求自盡，或是遭他囚困身，生生死死難料測，言罷之時歎息聲。桓公便乃將言問妹丈如今回轉程，這樁事便如何處？怎生設法救身？御史道：「言何法處，此時現要到京城，惟
有殺賊將仇報，若說儀貞小女命業已被他來搶去，曳在他家兩月零，若還立節身亡了，只落得青史留芳標美
名。若得保全名節在，猶復此時在都城，自然救取回家內。若是他今失了身，休說你桓公不要他爲媳，我左家也
不認作親生。只是個叛犯家屬須正法，你兒再對好姻親，言罷之時長嘆息，皆以女貌忒娉婷，尤物招災今至此，
不如生個蠢愚人，應徵聽了多嘆息，又復開言說事，因想令愛日坐深閨，又不將身出外門，奸奴志曉嬌容貌，
忽然生出這般情。維明聽了回言道：「禁卿曾住弟家門，併同弟妹人一個，只問弟之家法若何能，閨門何等多嚴，
肅三尺之童不妄行。兩女日坐深閨內，那容輕易出花廳，花園偶去吾知曉，曾經深責戒他們。家中尙不容亂步，
何況他方怎亂行？不知奸賊何以曉自然日後得知聞，夫人聽了稱兄長，左門家教不非輕，更比我家還整肅，女
子十歲不出門，至于相待儀貞女，道彼聰明智術深，妹夫甚是加嚴待，宛如兒子一般能，稍有不謹行責罰，怎敢
些些胡亂行，應徵聽了長吁嘆，可惜閨門禮法人，自是寒家多福薄，不能消受外甥身，御史便問大公子，十六名
家將那方存回，言個個都在外，左公離坐便抬身，三人跟隨來出外，一程竟到大堂門，移過交椅朝南坐，隨來家
將兩邊分，傳呼十六人來到，衆人一聽失三魂，必因失守門庭事，怎到堂前見主人，無可奈何齊到了，丹墀跪下
不開聲。」

左公一看十六名家將，半個不少，心中暗想，今日斬此十六人之首，方消我恨。但他們乃百選百鍊，不忍以
兒女之故，壞此有用人材。

沉吟良久方開口，當日挑取十六人，留在家中爲甚事，再三吩咐甚言論，我始離家三四日，爾將吾言竟不遵。

大小姐被人劫去，尚敢前來見我。身家將們聽得如此，頓首齊將萬死稱小的們，怎敢不遵命？只因有個姓丁人，他將小的們相請，定要相邀酒肆行。再三再四辭不脫，只得同行一領情。不料家中便有事，久知負罪萬千斤，伏望老爺開恩典，今朝饒恕命殘生。御史聽了無言語，半晌之間說事因。今日本應俱斬首，只因憐其蠢愚人。不知調虎離山計，誤落奸謀圈套行。寄頭于頸權饒你，違了還須問你們。武臣戒酒軍營令，怎違我平時訓論云。不因你等能認過，按法難饒便斬行。言罷之時叱左右，扯下階前十六人。每人綱打四十棍，兩旁家將應齊聲。雖則同寅不敢留情面，垂簷坐定活閻君。十六名家將一換手，每人四十棍加身。打得皮開并肉綻，只悔當初不小心。打罷家將抬身起，依然仍復到西廳。進來說與夫人道：我今王事正起身，斷然再沒工夫至。一言留下與夫人，若還知得神京復，急速連夜起身行。吩咐永正人一個，保護家門要當心。夫人公子俱應諾，開言便叫相公身。女兒若得身還在，須當早救轉家門。左公便道無須囑，我身豈有不存心。最言說罷來作別，夫人相送下塔行。又復扯住他袍袖，妾還請教一言論。

『萬一儀貞被賊苦逼，一時無奈，竟從了他，不知相公何以處之？可還饒他一命否？』
御史不覺來大笑：夫人何出此言論？是你腹中來生下，如何不識女兒心儀貞斷不從奸賊，若能饒倖尙留生。包在我身來救出，還你明珠掌上珍。

夫人道：『相公說的是不從賊，妾身所慮的且從賊。』

不知相公心下事，可以將他救轉程。左公說道真堪笑，既是諄諄問此情。他若不從奸賊吾愛女，從了之時不認親。且朝廷自有本章在，三尺森嚴是典刑。自然只好同正法，豈能毀法救伊身？夫人聽說心中苦，兩淚如珠往下傾。可憐生死今難卜，未識嬌兒見得成。儀貞若是身亡了，待妾一命也歸陰。御史見了重笑道：夫人真是枉勞心儀貞生死還難定，如何只說順奸臣到頭自有分明白，得安心處且安心。萬般我去當留意，你自寬懷保重身。

說罷一言忙作別，依然飛騎到中軍。掌管大兵多少事，看十數日期程。山東省內兵糧缺，青州太守連糧行。不分曉夜兼程走，急如星火赴軍門。

此時十一月二十七日，到了東昌，糧車歇在城外，致德入城，朝見殿下，啓奏軍糧運齊，皇子慰勞已畢，着把軍糧，押赴大營交割。

青州太守遵皇旨，辭駕離宮上馬行。出了東昌城一座，攛動糧車赴大營。馬上弔橋還未過，抬頭忽見兩僧人。却說致德馬上弔橋，抬頭一看，忽見橋堦下坐着兩個和尚在那廂交頭接耳，切切私語，定了睛一看，想道：『兩個僧人，好生面善，却像是翁鬚刁氏相貌一般。難道這奸奴竟做了和尚不成？』正在勒馬沉吟，只見那和尚抬起頭來，把致德一看，似覺張慌失色，立起身來回頭就走。致德心下大疑，喚令左右把兩個和尚拿住。左右應聲忙不住，趕來拿住兩僧人。兩人不覺魂飛散，戰戰兢兢說一聲：『我等是佛門真弟子，你們拿我爲何？』因答道：『老爺命來捉你們去見，就知聞。』二爺馬已來橋下，二僧押在面前，仔細看來，真不錯，叫頭便問衆家人：『汝等看這兩個和尚，可像翁鬚刁氏？』家人道：『一個沒些鬚鬚，但眼看舉動，宛似翁鬚；那一個的真刁氏，耳上還有穿眼，分明是個女人扮成的。』

二爺當下來喝問，汝乃何方男女僧人？見了本府何慌急，回頭一看要逃命。兩個和尚渾身抖，掙扎將言回答云：『小小僧人是游方喫食的和尚，只因見官來而避躲。』又問：『姓甚名誰，因何被刺？』答道：『他姓張來我姓李，張三李四是真名，只爲小的無活計，因而出外做遊僧。』

致德聽了笑道：『真是滿口胡說，那有和尚的法名張三李四？你這兩個奴才，我看是翁鬚刁氏假扮的，今日見而可惡。』

二人聽了稱奇怪，小僧實是出家人。那曉甚翁鬚刁氏，老爺問出這般情。

家人道：「啟上老爺，那翁鬚左肩上有個大黑痣，可以認識，如今只消剝下衣服一驗，若那一個真是女人，這一個肩有黑痣，便不錯了。」

當時喝令將衣剝，左右回來動手行。剝下衣衫來一驗，果然半點不差分。左右覆命重押上，致德重重大怒，喝罵：「奸奴何分辯？火速將情供吐明。」小姐拐到何方？奸奴敢做游僧？若有半句虛情話，即帶進東昌用極刑。翁鬚刁詐真可惡，妄挾制青州太守身。想紅雲已近新皇帝，便以假爲真作秀貞。他近帝后須放我，他一口招成賣秀貞。現在鄭朝稱皇后，紅雲已作貴人稱。夫妻自賣多姣女，曾收八百雪花銀。夫妻得僧忙逃竄，誰知剛到了州城。路逢響馬都掠去，險些送了命殘生。上司行文嚴捕捉，思量再往別州城。橋邊閒坐來商議，誰知大守到來臨。僧近來流到東昌府，聽得大爺頒大兵。恐怕有人來識破，思量再往別州城。橋邊閒坐來商議，誰知大守到來臨。三小姐已居皇后位，夫妻已算南宮人。只求原情來放縱，請老爺饒恕命殘生。二爺聽罷雙眉攣，喝聲：「左右來押了，一齊竟到大營門。」青州太守忙下馬，就與軍士說分明。軍政司便回身轉，中軍帳上稟其情。軍中有命無請字，令旗發下付其身。軍士執了來出外，二爺隨令到軍中。朝上躬身來參見，御史當時立其身。舉手答禮呼看坐，回身再見姓王人。稟告軍糧來押到，糧草已運在軍門。左公傳令糧官算，盤糧收貯後營門。開言曾否朝殿下回言：「先進府城門。」言罷致德抬身起，告言：「拿住姓翁人。」且把大概來一述，軍中不便細言明。現今押赴轅門外，欲請兄令便施刑。維明道：「既來拿住，傳教速帶進中軍。」一聲令出轅門外，綁進奸奴兩個人仔細一看，真不錯，正芳就問：「是何人？」

維明道：「此乃兩個不法家奴，罪當萬死，王兄不必細問。」

於是喝令一聲拿下斬，奸奴頂上走真魂。轉上兩旁刀斧手，拿下奴才兩個人。頭上摘了僧伽帽，身上剝了舊衣裳。三條綁索連肩縛，四道藤繩分手勻。翁鬚夫婦驚呆了，一說荒郊葬秀貞。亂葬坟中來指出一時那及訴紛

紘中軍帳上傳令下，推出轅門獻首臨。齊聲奉令如雷震，刀斧手押定就行。王命黃旗來發下，軍人高呼出轅門。吆喝一聲王命到，二聲砲響就施刑。牛耳短短紅布裹，亮出腰間冷氣侵。只爲光頭不好縛，藤繩絡住頂梁心。覷定頸項只一點，奸奴兩個把頭伸。霜鋒齊起斜批下，一對人頭手內擎。營中軍士忙鬆手，兩個屍首踢倒塵。喉中冷氣三收放，一陣鮮血似雨噴。轅門外面嚴國法，除了奸奴兩個人。森羅殿上勾名字，添上無頭兩鬼魂。天網恢恢疏不漏，到頭終久報分明。首級獻上中軍帳，二爺告畢抬起身。離了大營回舊路，早到東昌郡府門。便令家人通報進，太守聞知忙出迎。相陪致德來入內，見其嫂嫂禮來臨。敘罷寒溫多少話，細問儀貞被劫情。夫人一一來告訴，致德連連嘆不停。咬牙深恨奸賊逆，碎割其屍不稱心。便又開言稱嫂嫂，可知秀貞也在賊家門。夫人聽了又驚異，致德將情講說明。奸奴已付軍前斬，我今想那賤身。自然竟嫁奸逆賊，愈加玷辱醜家聲。况爲叛逆之妻妾，此去京師勦逆臣。定然難得全屍死，必赴雲陽身首分。與其今日來到此，不如身喪在家庭。算來皆是其母害，言罷長吁短嘆聲。夫人見說雙流淚，令兄前日有言論。道儀貞若自從逆賊，他身不認作親生。要同叛犯來斬首，決不生還返故庭。倘然有此意外事，只求叔叔一人身。相勸令兄人一個務求搭救姪女生。二爺便乃回言答儀貞，不比秀貞身。他乃被賊強劫去，總然無奈可容情。果有意外吾當救，嫂嫂寬懷但放心。夫人稱謝重嘆惜，那知兩房姪女陷他門。盡皆難保生和死，可能一個轉回程。言談良久重留飯，致德相辭便出門。日在行宮論朝事，晚歸公館歇安身。看看早又過數日，山西糧餉到軍門。老黃押到來交割，併同趙杜二公臨。同赴行宮朝見後，君臣相際會風雲。皇子慰勞開言說，那等忠良保國臣。盡遭逆賊來外調，今當隨駕轉朝門。桓卿也去山東任，諸臣頓首謝君恩。擇了臘月初三日，兵精糧足起行程。只爲奸臣來亂國，苦寒天氣又行兵。人披鐵甲寒威慄，馬負征鞍踏雪深。遙望京師來進發，紀律森嚴民不驚。所到城池從賊者，添兵守禦拒明君。賴有神謀都御史，運籌帷幄掌中軍。所到必克如破竹，掠地攻城不費心。神機妙算人難及，賊臣授首盡傷身。秋毫無犯諸百姓，真是王師仁

義兵連下城池將廿日，大兵已抵北京城。離城十里安營寨，報如雪片進朝門。有權說得魂飛散，慌忙聚衆坐龍庭。開言對衆官員道：「悔不當初早發兵，勦滅由校除後患。養癰自潰到如今，直犯京師何法處？」諸卿何策退明兵？文武百官聽此話，面面相覷不做聲。轉出駙馬名如玉，吾王不必動憂心。臣領禁兵十萬，那怕明朝君與臣管教。個個都拿住，穩住京師鐵桶城。有權聽了開言說：「全仗將軍定太平。」吩咐鸞儀排駕出，孤家親自出觀兵。城門卽下千斤閘，吊橋速起莫遲停。當頭撐起懸空板，護心欄上倚奸臣。龍鳳掌扇分左右，抬頭舉目看分明。但見那西南方位安營寨，連天匝地大明兵。中軍坐纛風中捲，龍鳳黃旗五色雲。週圍鹿角堅如鐵，劍如刀山密似林。砲聲響處山巒震，畫角吹時神鬼驚。有權心下多害怕，回頭便叫石將軍。大明兵馬多雄壯，看來難保這城。如玉當下忙披掛，三千人馬常城門。直抵大營來叫戰，藍旗飛報上中軍。御史便令先鋒出，將軍乃是鐵廷。率領本部人和馬，三聲大砲出轅門。兩陣對壘齊軍馬，各通名姓便交兵。兩槍並舉爭勝負，兩馬相交定死生。御史轅門來督戰，賊人難敵鐵廷英。喝令擂鼓來助戰，先鋒奮勇倍加增。一條鎗似龍出海，不離左右後前心。如玉只有招架力，實難取勝叫鳴金。賊兵勒轡回頭走，廷英飛馬緊追奔。招動大軍齊掩殺，吶喊搖旗風捲雲。如玉疾走回城去，立時趕緊閉城門。有權賊子魂飛散，明軍大隊便圍城。安下大營環御寨，左公號令疾攻城。架起雲梯轟火砲，呂公車及人將軍。四圍吶喊蜂擁上，圍住東南西北城。如玉領兵來固守，飛蝗驟雨箭如星。火礮火槍朝外打，雲梯終被賊燒焚。御史下令雲梯退，暫回虎帳見參軍。便與正芳來密議，賊將知兵善守城。善能射馬分緩急，我先取此奸臣。正芳點首言稱是，斷足之蛇手到擒。無奈伏兵來誘戰，如玉全然不出城。城下雄兵聲勢大，僞朝且說有權身。聚集兩班文武佐，議論如今得怎生？孤城堅守渾無用，不如急走保殘生。衆官未及回言答，轉出可灼爲名李姓人。

「臣奏陛下：今明朝十萬大兵臨城，水泄不通，若出奔必遭擒獲。臣今有一妙計，管教皇子立死，而况明朝

無主軍心必離，然後命石附馬統兵圍城，可以一戰而定。『有權道：『卿有何妙計？』可害由校。』可灼道：『臣今微服出城，投由校營中詐降，身藏利器，乘間刺之，易如反掌。』有權大喜道：『願卿成功。』

可灼忙把衣冠去，暗藏利刃，縋出城，竟到御營來行計，守軍轉報上中軍。皇子便傳來進見，奸臣奉旨到中軍，口呼千歲來朝見，皇子開言問事因：

『原來就是李可灼，你紅丸弑帝，未得治罪，今日因何而來？』可灼俯仰流淚道：『臣奏殿下，臣昔所進紅丸，實有起死回生之法。第一丸試服，先帝原覺病體頓輕，及進第二丸，誰知被鄭國泰姊弟內外勾通，暗下毒藥，遂令先帝爺暴崩，以至中外俱說微臣弑。臣負此奇冤，痛心飲恨，只願將鄭國泰食肉寢皮，故於奸賊篡位之日，賊眷入宮，即假充內監，混入深宮，候至三更，將他刺殺，上報先帝之仇，下雪微臣之恨。直到次早，臣得乘亂逃出，故此事秘密，至今無有知者。』

因此終朝躲避家門內，不敢將身出外行。今喜殿下天兵到，且喜微臣一個人，因此縋城來見，駕明臣心跡，白冤情。奸臣朝內心胆喪，願王即位復神京。奸臣奏罷一席話，皇上年輕信是真，點頭不住連嘆嗟。卿原來是一忠臣，刺殺國泰，心跡寡人如今始知聞。不因你表如何曉，只說紅丸你弑君。遂令可灼平身起，奸臣心中喜十分。此時桓黃趙杜併致德，一同護駕在中軍。當下轉過同啟奏，殿下休要信此情。若說可灼人一個，向來奸臣心腹人。紅丸行弑真非假，彌天大罪豈當輕。聞得奸臣在朝內，封他乃是太醫臣。如何說道他來行刺，一派胡言不。是真。此必有人來行詐計，又遣前來弑幼君，只消拿下來搜檢，自然立見逆臣心。皇子依言傳左右，兩旁武士同應聲。上前拿下李可灼，衣裳剝下就搜尋，短刀一柄來獻上，皇子登時大怒噴。真賊現獲，知行刺，逆賊欺天如此行。速將昔日紅丸事，一從頭吐實情。再將國泰因何死，詳細親供奏。聽可灼驚呆難出語，只得將情備說明。紅丸本是奸臣計，可灼應承共弑君。至於國泰身遭刺，宮中秘密未分明。傳說昭陽排夜宴，劍仙出自女釵裙。皇

子聽罷銀牙挫，喝將速綁出奸臣，押赴大營來正法。武士飛忙動手行。

把可灼網起，押到大寨，便入帳稟明左公。御史聽罷，滿心歡喜，着把李可灼押進中軍，我有差遣。

一聲令出來，關進左公舉目看分明。此人便是李可灼，面如土色，戰兢兢。

左公道：『李可灼，我有一事用你，你若相從，便饒性命。』可灼叩頭道：『多謝老大人，小人情願赴湯蹈火。』

左公道：『汝即今寫一書，說你深知營中虛實，約石如玉，即於今夜領兵出城攻寨，我即饒你。』

奸臣怕殺貪生命，滿口應承願寫文。左公便令來鬆綁，給與文房四寶珍。可灼執筆將書寫，寫完呈上智謀臣。

御史從頭來看罷，將書置上案中存。叱令綁了李可灼，手指奸臣說事因。弑君之罪當寸磔，念你今日寫書文。將

功折罪減一等，推出轅門獻首臨。武士排到轅門外，一刀兩段斬奸臣。首級獻上中軍帳，御史當時把令行。

便把書射城中，即將大寨虛插旌旗令。衆將各領兵四面埋伏，若有賊兵劫寨，但看中軍火起爲號，一齊掩

殺，又撥三千兵護衛御營。復令上將帶領三千人馬伏於城之西北，俟石如玉領衆出兵，城中空虛，乘勢竟奪

京城，可以一鼓而下。左公分撥已定，白與王正芳上將督戰。

設下奇計擒賊，將安排妙計捉奸臣。大明氣數不該絕，皇子應還九五尊。二十餘年君兩代，全仗天曹武曲星。

不說明兵多準備，城中再表石將軍。正當寨口來巡視，忽然一箭上城門。守城軍士來拾起，箭頭縛定一書文。慌

忙呈與將軍看，一一從頭細看明。如玉看罷書一紙，細將筆跡看分明。反覆幾回真不錯，實然可灼所書文。將軍

不覺心歡喜，定計今朝土劫營。正然手把書重看，瑤仙騎馬上城臨。

只因如玉連日不歸私宅，因此來看丈夫，便道：『勞苦將軍，朝廷武將不少，爲何獨用你一人？』如玉道：『

我是大元帥，武將雖多，却少我不得。夫人，你一世睡懸兩斧，英雄氣昂，全不像個婦人。當此有事之秋，爲

何不去戰場施展，也可少助丈夫。』瑤仙道：『我與你做二十年夫妻，難道不曉得我是個紙老虎，只說得無

用之人，如何說得能人？我這兩斧，不過是看樣的，是中什麼用？若到陣上，難道拔出來亂砍不成？將軍聽了微微笑，便叫夫人轉回程。自坐敵樓觀靜，整兵守到夜三史。靜聽大明營寨內，旌旗不動，悄無聲。刁斗不鳴，人寂寂，想必定睡沉沉。便令衆兵多結束，留下千軍守了城。掩氣息，鼓潛師出，開了大隊望前行。相近大營無一卒，齊聲吶喊震天驚。揚旗擂鼓高舉火，如玉當先領衆軍。冲破七層圍子守，蕩開八面虎狼軍。殺到中軍喫，唬原來一座虛空營。鎧腳踏足連稱苦，中了他們詭計行。領兵急欲回身退，只見後營火起，焰騰羣。週圍信炮驚山岳，金鼓齊鳴盡伏兵。打開一團重重裏，團圍圍住石將軍。賊兵好似饅頭餡，裏邊好皮包幾層。刀鎗劍戟叮噹響，鞭鐮瓜鎚戛擊驚。十萬大兵齊殺出，黑夜交鋒天地昏。週圍亂箭如雨點，金鑼聲響震天鳴。如玉重圍難脫走，帶來士卒半凋零。馬上使盡平生力，又投重地怎逃生？將臺上面施號令，號旗之上速懸燈。

明兵視此號燈，便爲眼目。賊兵若是東行，號旗便向東指；賊兵若西行，號旗便向西指。看看戰到天色明亮，只見刀鎗旗鼓皆糜爛，賊兵十分剩三分。如玉戰到天明亮，抖擻精神聚賊兵，東冲西撞要逃生。東北角邊冲突出，一員偏將面前迎。交鋒未及三四合，一鎗挑下馬鞍鎧。賊兵趁勢冲圍出，拚命齊逃風捲雲。一擁到了城頭下，抬頭一望走真魂。城上徧插明旗號，早已光宗襲了城。箭如雨點人難近，背後追兵一擁臨。如玉只得回身轉，挺鎗再戰大明兵。身遭數創鎗難起，翻身落下馬鞍心。衆軍一擁來擒縛，大隊明兵盡進城。左都御史忙傳令，秋毫無犯衆居民。違者並依軍法斬，百姓歡呼接聖君。朝中文武方知道，個個家中盡閉門。從哲夫妻身自盡，衆多奸黨盡亡身。一時賊來授，如今何面見明君？有權諱得心膽裂，洋洋死去再還魂。外城已是來攻破，內城怎敵這雄兵？罷了罷了，只恨當初老死人，篡甚位來奪甚國？做甚君？皇管甚民？原應皇子登龍位，那聞國舅坐朝廷？你爲王莽輸千個，我做曹丕遜幾分。如今叫我如何處？地網天羅那裏奔？問問兩班文共武，並無一個到朝門。自家急倒金鑾殿，回文再表大明兵。

左公下令，紫禁城不用張弓放箭，令軍士繞城高叫：『你等皆大明百姓，不肯從賊，今皇殿下入城，速即開門迎駕。』

城中百姓聞斯語，個個心中恨賊人。原有舊君真帝子，怎不開城接聖君？衆心齊合難招架，登時四面大開門。香花燈燭來迎接，萬歲山呼震地驚。一擁進了皇城內，明兵直殺到朝門。有權賊子來拿到，共扶皇子坐龍庭。

即傳校尉掃清宮闈，搜拿奸黨，凡係賊類，不許一名漏網。齊赴天牢，此乃獵月二十九日也。皇子又命將李選侍立即放出冷宮。

擇了新正元朝日，登基即位正乾坤。景陽鐘奏朝官集，文武班齊拜聖君。百官朝拜山呼畢，改元天啓大明君。即位詔書頒四海，君皇御上降綸音。

傳旨大赦天下，詔取被奸黨流貶諸臣入朝。其從賊官員，論罪輕重，誅貶有差。封左維明忠烈侯，總攝百揆，進位首相，賜丹書鐵券。其上方寶劍，隨帶上殿，統領御營禁兵，位居百僚之上。文武軍國大事，皆預聞之。其子孫世襲錦衣衛指揮，授趙聖治吏部上書，王正芳掌院都御史，仍以軍功世襲副指揮。黃持正副都御史，杜宏仁禮部尚書，桓胤徵工部侍郎，左維政刑部侍郎，鐵廷英九門提督。下詔十三省督撫，褒獎加級，放兵歸伍。籍沒奸商家產勞軍。命三法司速定叛逆罪案，鄭國泰戮屍，有權如玉崔文昇等，皆凌遲，方從哲父子及周商已死勿論。至周商之子周帝臣，援坐斬立決，皆籍產勞軍。其孫國英附和之輩，但以本犯斬決籍產，不罪妻孥。丁九爲首逆，家屬全家處斬，並於本月十四日正法，即着左承相會同法司監斬。

一切大事俱議定，還有王安舊內臣，令其執掌司禮監。鄭妃謀迫罪難輕，賜其自盡紅羅縊。君皇起駕退朝門，早又內侍啓奏，李娘娘放出冷宮門，依然復進昭陽院，不知聖駕那方行。君皇未及開言語，左公出奏聖明君。名不正來言不順，今選侍是何人。妃不妃來后不后，如何復往正宮門。應當速令移他院，乾宮獨讓九重尊。

天子道：「黃鄭貴妃曾保護聖躬，亦經先帝遣斥。李選侍阻朕出朝，垂簾聽政，又曾毆崩聖母，厥罪惟多。朕仰先帝放出冷宮，欲其省躬知悔，何得仍處中宮？今即依卿奏請，令退居嚳鸞宮便了。」當下傳旨入宮，選侍深恨維明，只得移居嚳鸞宮而去。且說左儀貞去冬在冷宮，一病幾死，幸得選侍以及紅雲調護，此時病體初愈，方隨選侍同出冷宮。選侍許他奏聞天子，表揚貞烈，誰知選侍因移宮一事，痛恨維明無以報仇，但把他女兒左儀貞永禁冷宮便了。於是選侍便把儀貞深閉暖閣之中，陪侍皇后公主讀書，囑託宮人，倘有查問，只說左儀貞在冷宮病故。左儀貞得知此事，本欲自出奏聞，又恐天子年輕，自己容貌惹事，即又不敢出頭。暗想父親回朝，自能救我，我只靜待便了。

不言烈女幽居事，且言天啓返宮門。文武百官回第去，左公要訪女親生。不知何處來訪問，儀貞怎樣出宮門？話文至此權就擱，下回書中細表明。

第三十二回

訪幽貞殿上試宮砂

聽密言監中送鳩酒

前書緊要關頭處，父女相違痛死生。經過亂離重勘定，相懸咫尺不分明。儀貞宮內方幽閉，且單說當朝一品臣。軍國大事俱已定，晚間方始轉回程。併與致德人一個，同往從前舊宅廳。慎思堂內身歸坐，開言說與二爺聽。國家之事清寧了，家事如今又上心。前日兵進都城內，拿下奸臣一滿門。盡皆校尉來收執，儀貞不曉那方存生。死存亡全未卜，言罷之時長嘆聲。閨門之女遭此難，左右不幸痛何深。二爺聽了嗟嘆道：大兄本自不關心。

「前日收拿家屬時，原該着人查問，便知明白。」維明道：「我一身事多無暇，怎得論到女兒之事？今已諸事大定，我明日且到刑部獄中，查點犯人，只問一問鄭有，便知儀貞下落。」致德道：「刑部司獄造女犯冊子，第見上面，只有一名左氏，也不知是儀貞，還是秀貞？」

言罷之時長嘆息，多應是那賤人身。量來此事真可恨，辱煞家門氣煞人。來日查監真個是，一刀兩段立分身。左公嘆息無言語，膳罷之時又二更。二爺喚軒翠中歇，維明難得合兩睛。一聽五更忙即起，弟兄同去上朝門。料理朝中多少事，直於午後始完成。此時不往他方去，刑部天牢判來臨。丞相自來查叛犯，獄官急急遠相迎。便入獄堂來坐下，侍郎亦坐案旁存。犯人冊子忙呈上，帶出牢中衆犯人。按冊點名無一少，點完收進禁牢門。留下有權人一個，傳教帶上獄堂門。可憐他也曾做過豪傑子，也曾做過貴家孫。也曾頭戴烏紗帽，也曾身穿蟒袍新。也曾高坐昭陽院，也曾遊遍六宮門。誰知今日時運倒，做了彌天大罪人。腳鐐手鐐叮嚕響，披枷帶鎖步難停。蓬頭垢面真死犯，帶上堂來跪在塵。

左公喝道：『鄭賊，去年汝父劫去吾女，你可將劫去始末，併現在存亡據實說出。』有權聽了，心中暗想道：『原來要問此事，我想那賤人殺我父親，又不從我，實有不共戴天之仇，今日且對着左維明污辱他一番，以舒我恨。』

當下有權回言道：『大人在上聽緣因。昔日犯父劫了賢令嬖，關防本許見分明。聞得送在東樓上，整在寒天半月春。未知曾否從犯？』犯人却也不知聞。後來直等篡了位，金殿詔進女千金。封他掌印昭陽后，令嬖欣然更謝恩。是晚犯父歸宮內，未知曾否與成親。忽然次早傳奇事，犯父龍牀身首分。

『那時犯人火急進宮，見犯父身首異處，查問起來令嬖便挺身直認，說把昭陽寶劍，自手殺死。』那時犯人驚見賢令嬖，那樣姿容那裏尋。殺父之情權隱匿，莫教朝外衆官聞。又要令嬖來從我，那曉佳人貞烈心。道千刀萬剮他願死，不願相從篡國臣。犯人再四來相勸令嬖，千金不改心。……正說之間忽任口吞吞吐吐不做聲。

左公道：『他不從你，你便如何？』爲何說到此處忽然任口？』有權叩頭道：『犯人不取說。』左公道：『但說

何妨？致德道：『你莫非看他從不從，便行殺害？』有權道：『不敢。』

我因令幾多執性，料來必不肯回心，竟執把他強污辱，令千金失了身。有權說罷連叩首，犯人該死罪千斤。左公聽了，微微笑，又復開言問一聲：

『你如何把他強姦，他如何便肯從你？且把那舉動細說。』有權道：『犯人一時動怒，不由分說，喝令衆宮人剝下衣裳，推倒龍牀，強污玉體，令十分柔弱，怎能敵得犯人，因此失身了。』左公道：『住了，你剝他衣服，可曾見他裙帶，有甚麼物件？』有權正說得高興，不提防駁這一句，一時回答不出來，就想一想要道：『衣服是着宮人們動手，也不知裙帶上有無物件。』維明道：『且說強姦之後，他使如何？』有權道：『其時令嫖要生要死，放聲大哭，決不相從，衆人都勸他事如已此，不如順了罷，便作一死，也是沒名節的了。』再三再四來勸解，方得佳人回了心，竟歡歡喜喜從順了，犯人又封做貴妃，尊寵冠六宮，多恩愛，侍宴承歡，刻不分。三千粉黛無顏色，共享一宮富貴春。算來已有三個月，繞殿流紅祥瑞生。

左公道：『原來如此，但他可曾慮及吾今回朝更作區處？』有權道：『何曾說過？』他道：『已爲貴妃，也不爲辱沒大人，若遇回朝，自然歡喜的。』左公聽了，冷笑一聲道：『我看你這奸賊，通篇文字，做到此處，忽然離了題目，脫枝去節起來。他日正法，當先割汝舌，且說此時的生死着落，現在何處？』有權道：『收拿家屬時，一班姬妾，有幾個去尋頭路的，不知令嫖可在其中，犯人不能曉得。』左公喝道：『把有權趕入禁中。』致德問這些話真假如何？維明道：『此皆奸賊胡言，儀貞何等機變，安得被辱縱便事急，他現帶劍在身，何難立死？方纔這些言語，盡屬不符，既經毀其衣，宮人見了寶劍，應即獻上。儀貞素性能剛能柔，何至一時痴呆，任其擺佈，且儀貞豈不知乃父爲人，能出此喪心之話？此言我決不信，你可去女監查點犯人，我且先回，再行查訪，或生或死，必爲表出他玉潔冰清，豈可被賊口血污辱？』

致德起身稱領命，左公便出監牢門。從人引導回私第，大廳之上坐安身。着人傳到王內監，將情便與說分明。吾女不知生與死，相煩訪問六宮人。務將的信忙報，王聽罷抬起身。口稱領命忙辭別，左公坐待大廳門。少時致德回家轉，廳前回覆長兄身。查點監中諸女犯，一名左氏秀貞聽。言罷二爺連蹬足，我有何冤孽這般深。無端生此不肖女，辱盡門楣待怎生。一年在外身不死，反被奸臣妾婦人。見了他蓬頭垢面真囚犯，恨少青鋒劍佩身。一刀兩段何等好，真個活活今朝氣煞人。維明見說重重怒，應該氣煞你當身。當初敗露私情事，就合將他兩段分。買具棺木來活釘，致於弄出這般情。辱盡家門都是你，何故出語恨秀貞？

致德道：『總是兄弟之罪，生下這樣女兒，不消說了一個儀貞好端端坐在家中，平空被奸賊搶去，要做妾婦，如今還被有權這般污辱，難道他不是姓左，我左氏應該倒運，方生出這許多事來！』左公大怒道：『儀貞不比秀貞，他若果如賊言，死了便罷。若活在世下，我親自殺與你看。』致德失驚道：『弟不過就事論事，何故兄長多心。』維明道：『且問你點到秀貞，他見你作何光景？』致德道：『那賤人低頭走過，不敢抬頭，兄弟也不屑看他。』

左公聽了長吁嘆，通報王安又到門。便着二爺前去接，大廳命坐各安身。畫童忙把香茶獻，王安當下把言論。『奉丞相之命，訪問大小姐着落，昭陽宮女，俱悉其情，原來刺殺鄭國泰的真就是小姐。』遂把那些情節，細細說了一遍道：『次早因有權入宮，又來苦逼，小姐不依從他，貶入冷宮之內。此等俠烈之人，古今罕覯，丞相還該奏聞皇上，旌表一番。』左公道：『原來如此，但小女如今可在冷宮麼？』

王安聽了重嗟嘆，可憐貞烈女千金。自從幽禁寒宮內，傷心憂疾病纏身。選侍百般皆調護，不能脫體日加沉。已於去歲十二月，一病而亡作古人。左公聽到傷心語，不覺天刀直刺心。霎時滿面憂淒慘，原來小女已亡身。『但他身死後，屍埋何處？』王安道：『李娘娘同在冷宮，自然曉得。只消問他，便知小姐屍身下落。』左公

道：『多勞東廠了！來日必須奏明此事，訪求小女屍身，還故里歸葬。』

王安嘆息來告退，二爺相送出廳門。丞相起身回入內，憤思堂中且安身。此時不禁英雄淚，頓足長吁短嘆聲。止望到來來救你，誰料吾兒已喪身。咬牙恨煞奸逆賊，便把他碎屍萬段骨揚塵。也不能抵我英奇女，這段奇冤怎樣伸？越思越想心如割，呆呆坐定越傷神。二爺來到書房內，不禁洒淚勸兒身。

『罷了！姪女這般貞烈，雖死猶生。假如兄弟生了那不肖之女，此時心內比兄更加難過。』

左公默然無言語，二人坐定不做聲。真個咬齒沒根渾，不覺握拳透掌不知疼。看看早又黃昏後，書童忙忙掌銀燈。少時晚膳來排下，家僮稟報老爺身。二人喝令收開去，無言悶坐到更深。二人只得來歸寢，左公雖則上牀睡，翻來覆去難成夢。痛思愛女淚沾身，髻鬢從我攻書史，未嘗一刻暫離身。聰明天性真堪愛，百般書史熟縱橫。臨機應變多才智，每惜你生為女子身。幽閒貞靜遵家教，膝下承歡孝二親。吾即待之多嚴厲，勞而不怨是他心。閨中代盡文房事，寫作俱佳稱我心。怎捨把他來嫁出，故許桓郎要贅婚。直待名登金榜首，方把嬌娃與此人。誰知命短青年喪，掌珠一粒碎埃塵。香消草怨寒宮內，月缺花殘冷院門。從今怎得嬌兒在，笑語盈盈叫父親。想是我為冤孽報，偏教愛女早亡身。惜他空有傾城色，未遇陽和一點恩。自是桓郎多命薄，不能消受女兒身。汝雖百世流芳去，苦了雙親思。怎禁汝母聞知雙淚滴，兄妹聞知也痛心。汝父鐵石英雄性，今朝兩淚為兒傾。皆因吾女甚堪惜，天性之恩甚別人。從今以後無歸日，何年母女再相親。堂前兄妹今已失，半世為人稱不稱。一夜慘傷眠不睡，五更絕處倒我身。勉強梳洗朝衣整，從人擁護上朝門。鈞天樂奏鑾輿出，統領官僚上帝廷。裁決政事都已畢，駕前答奏這椿情。請旨囑鸞來訪問，賜臣收得女屍身。天子聽奏多少語，不覺心中大喫驚。

『原來鄭賊之死，即卿女所為。非先生不生此女，此等忠烈歷史所無。可惜冷宮病故，朕當命臣立傳，非但旌表而已。』便着王安速到囑鸞宮，問明李選侍，着將左儀貞何時病故，現今屍首何在，速速明白回奏。

王安奉旨宮中去，宮中且表左儀貞。自爲選侍幽暖閣，日陪公主讀書文。此日正是初三日，選侍前行到上林。公主便與左小姐二人同出開中門。玉塔閒步來看玩光陰，又是一年春。

正看之處，只見天邊一羣鴻雁，日南而北，嘹唳高飛。公主道：「卿長吟咏，試占一詩，以咏歸鴻。」小姐笑道：「怎生在公主駕前呈醜？」公主便命宮人捧過筆硯，儀貞小姐不煩思索，立賦一詩。公主看了，不勝贊嘆！

正當在此閒遊玩，來了王安老內臣。一見公主開言問，娘娘卻在那方存？臣今奉旨前來，要問當初一件情。回言御苑遊春去，奉旨前來問甚情？王安聽說回言答，只爲查問左儀貞。去年何日身亡，故屍首現葬，卅方存丞相現在殿上奉，要收骸骨反先塋。王公方始來言說，公主猶然未出聲。儀貞小姐聞此語，慌忙即刻上前行。

「我卽左儀貞，是現任世間誰說我死？」王安聽說，喫了一驚，定睛一看，不覺呆了。原來左小姐並不會死。王安遙想，原來左小姐如此天仙模樣，休說人世所無，便是六宮罕見。便道：「原身小姐現在，我訛聽此言，得罪得罪！等我卽去奏明聖上，再詔你上殿。」儀貞聞言，喫驚非常，惟恐選侍回宮，又生枝節，便道：「請問廠公，我父親可在殿上？」王安道：「萬歲爺尙未退朝，丞相現在殿上。」儀貞道：「既是這樣，等我卽與廠公一同入朝候旨，更可隨父回家。」王安道：「甚好。」公主道：「且待娘娘回宮說明，方可去得。」小姐道：「多感公主厚恩，待妾奏明此事，再來辭駕使了。」

玉人說罷回身轉，上卸脫籠繖縱臂鸞。上前拜別皇公主，回了王安老內臣。走出嘯鸞宮一座，魚遊大海脫絲綸。雖然不見到宮遠，玉砌金塔塔路坦。平此時怎顧弓鞋小，一程早已到朝門。着他殿後來候旨，王安覆奏聖明君。奉旨嘯鸞宮內去，立時查問左儀貞。誰知此女身未死，向說訛傳不是真。現在迫入公主伴，嘯鸞宮內住安身。今因選侍游上苑，他同公主詠詩文。見臣問起屍身事，自向臣前道姓名。現在後殿來候旨，恩隨父轉家門。王安奏罷真情畢，喜煞當朝一品臣。天子見奏非常喜，原來卿女未亡身。現與內臣同到此，速詔前來見寡人。兩邊

近侍忙傳旨，扶掖佳入上殿庭。趨步上前來面聖，山呼再拜見明君。三跪九叩行臣禮，君王傳旨賜平身。定睛仔細來觀看，呆了熹宗天啟人。世間有此真奇豔，不是凡胎肉骨人。三千粉黛多佳態，誰能及此半毫分。明姿灼灼驚人目，兩班文武盡消魂。左公舉目觀親女，玉容憔悴滅精神。別了二親三個月，誰知消瘦那般形。早見天子來問道：『是否先生愛女身？』丞相啟奏言稱是，君王便問左儀貞。

『聞篡賊之死，即卿所刺，朕尚未得其詳，卿可將被搶始末，併刺殺奸賊之情，逐一詳奏。』

左小姐聽君王玉音垂問，啟朱唇，呈皓齒，答奏明君。念臣妾左儀貞，行年十九，遵義方，聞詩禮，矢志忠貞。止爲着，去年秋邊關告急，臣父親承王命，奉旨提兵，向與那鄭國泰兩相仇恨，恐女流無力量，難敵奸臣命。臣母偕二女，早歸鄉井，父去後，剛四日禍便臨門。那一日疊行裝，猶言未已，忽然間排門入，擁進多人。衆家丁難阻當，紛紜喧嚷，有一婦衝頭陣，相貌猙獰。只見他氣軒昂，腰纏兩斧，國泰女，瑤仙號，自吐真名。止爲着，慕臣妾，柳姿蒲質，願功臣爲姬妾，送到千金。臣之母聽言，不勝忿怒，唾瑤仙，多挺擗，惱了他身。向腰間掣出了宣花大斧，把臣母來執住，吆喝連聲，速獻出臣妾身。饒臣母命，少遲延，作兇惡，就要傷親。那時節，臣妾等，閨門深坐，聞此言，渾身抖，無計施行。念臣妾有一柄盤龍寶劍，臣父親教劍法，妾佩隨身。臣欲待匿深閨，恐傷母命，急抽身，藏劍出，竟到前庭。方得個解奇危，瑤仙息怒，上變輿，被劫出了他門。

天子道：『原來鄭賊之謀，非起於倉卒，竟是卿之成見了。』因顧左公道：『此女本是女中英雄，故先生授以劍術。』左公道：『臣因此女自幼好武，故臣授以寶劍，即以劍法授之。』天子道：『且說劫到他家之後，』

儀貞道：

那一日，在東樓上，然靜坐，忽聽得傳新詔，內侍來臨。道皇親受天命，已登大寶，傳聖旨，迎寶眷，俱入宮門。獨將臣，選侍上金鑾寶殿。他道我爲天子九五之尊，若是聽御旨言，不爲嬪御，獨封你昭陽后，掌印之門。臣那時聽此

言將計就計。忙拜倒，稱萬歲，假謝皇恩。奸逆賊心大喜，不知是計。到黃昏，朝政畢，退入宮門。在昭陽擺夜宴，委情快樂，奏笙簫，呈歌舞，直到深更。妾賺他多飲酒，昏沉潦倒，衆人扶，龍牀臥，遣出宮人守候。到夜將闌，六宮人靜，便抽出盤龍寶劍，耀光明。那其時，妾想起國仇身恨，霎時間，神鬼助，胆力包身，拂劍花，耀寒芒，精英迸射，鋒過處，奸逆賊，身首平分。妾初志，全一身，水清玉潔，又想起，留生命，再得爲人，更不料，鄭有權，子仇在報，愛臣妾，殘妝貌，又起奸心，爲臣妾，不相從，情甘赴死。方賤入寒宮內，欲勸回心，那時節，無可奈，只推父命，又爲着，憂思苦，疾病纏身，方免得，那奸臣，許多凌逼。直守得天兵到，始出宮門。這便是，刺權奸，根由始末。荷天恩，垂問及，所奏皆真。

天子一一聞陳奏，不勝贊嘆。語維明，果然不愧爲卿女，智勇俱全，冠古今。既然說道來如此，去年便出寒宮院。何不將情早奏明？因何又有傳訛語，道言身故冷宮門？

小姐道：『去冬在冷宮患病，深荷李娘娘與公主厚恩，得以痊愈。後又蒙天恩，放出幽禁，李娘娘本欲將此事代臣妾奏明，只因移宮一事，有惱臣父，遂將妾閉於暖閣，侍讀公主，又流言臣妾身死，其意欲使臣終老深宮之中。若非聖旨查問，臣妾焉能再見天日？』天子遂嗟嘆道：『原來是選侍挾仇隱其事，但方纔王安覆奏，說卿與八公主在玉塔吟侍，所作之詩，即可獻上。』儀貞吃了一驚，暗想：天子爲何反問起這般事來？內中莫非有意？此時無奈，只看父親，維明道：『汝作何詩？』皇上有旨，自合恭呈御覽。』儀貞聞言，方從袖中取出，近侍接來，展於龍案之上。天子觀之，乃詠歸鴻之詩。

數點征鴻列陣行，幾聲嘹唳報還鄉。便歸漠北冷風露，肯戀江南有稻粱；紫塞荒蕪蘆荻短，玉關迢遞路途長。莫從羈客庭前過，恐惹相思欲斷腸。

天子看了，嘖嘖稱奇，笑道：『今日之事，亦可謂詩識矣。』遂對維明道：『先生真可謂蘊玉藏珠，若非此一事，可惜這等才智節烈之女，竟終身湮沒不聞。』左公道：『見女子塗鴉，蒙恩稱賞，令臣感愧無地。』天子遂

命發詩箋與百官共看。衆文武着了，無不贊嘆，皆稱盛世之才。天子又問道：「卿女去年十八，今年十九，可曾字人？」維明笑道：「工部尙書桓應徵之子，即臣之婿。」天子聽了，心中深惜第一佳人，早爲他人占去，便道：「左儀貞，朕嘉爾志若堅金，逢烈火愈見其剛，節似青柏，勵嚴霜益見其茂。烈比虞姬，智超虞姬之上，美過西子，節愧西子之行。今封汝爲智烈貞節夫人，賜二品冠佩，建坊旌表，賜汝明珠百粒，彩緞百端，令宮監八名，以肩輿送歸私第。」

君皇龍座恩封罷，佳人再拜謝皇恩。殿前轉過富朝相，跪奏吾皇旨且停。雖荷聖恩加盛典，事不明來怎受恩？天子聽了心奇異，先生還有此論言？

維明道：「此女去秋爲賊所掠，身隨賊家三月，鄭國父子豈肯不一犯之？此女力弱勢孤，豈能始終拒賊？這保全名節四字，臣不能無疑。設有曖昧之情，朝廷典禮豈可濫施？」天子聽了，沉吟良久道：「既如此說，先生將何何辨之？」維明道：「臣乞陛下賜守宮砂少許，試驗此女則真假立辨矣。」

天子聽了深替嘆，卿實無私正直臣。降旨傳到內宮裏，速將宮砂到殿庭。百官莫不心駭異，此公峻直太撇清。是他自己親生女，全無半點顧私恩。若還試出真和假，看他今日怎生行。少時內監來復旨，守宮砂到駕前呈。

看官，你道這守宮砂是什麼東西？守宮一乃蟲名，形類壁虎，取置金盒中，日以硃砂飼之，久則通體皆赤，刺其血點室女之臂，即滲入肉中，洗濯不去。若一失身，其紅自落。若知人之身非但點之不明，即便點上一洗即落。故漢宮以此試驗宮人，一日一驗，其效如神，此物惟宮中始有。

宮砂獻到龍案上，左公移步上前行。將他右手來執住，勸其衣袖甚心驚。

外蓋大袖，捲起至緊身棉襖，却推挪不動，便問儀貞：「此是何故？」儀貞道：「在賊家三月，緊身衣服都用針線縫連。」維明便揭起外蓋衣衫一看，果見衣連裙結密密縫連，刺賊血跡還在白綾襖上。天子笑道：「先生

不用苛刻了，看他這等情形，決無私弊。」維明道：「衣服何時不可連結，臣豈能信之？」遂令儀貞把袖口的縫線去了。

佳人甚覺心煩惱，爹爹苛刻這般深。我保全名節今如此，他身還是有疑心。便點守宮何必怕，正直無私不怕人。忙將袖口縫線去，左公要驗女親生。當殿扯出纖纖手，玉臂高擎試假真。絳血點上羊脂玉，美色光華分外明。近臣捧出金盆水，羅巾浣拭干時辰。整然不落在臂的，真真處處女身。君臣交口同稱贊，父子山呼稱聖恩。貞烈佳人千古少，愈磨愈琢愈光明。有權空自噴血口，就使佳人標美名。當時聖旨稱宮監，肩輿儀仗送歸程。明珠彩緞回冠佩，轎前排列一齊行。軍民人等都傳說，路旁贊嘆那停聲。忠臣所以稱烈女，這樣佳人那裏尋。慢言小姐回私第，且說朝中君與臣。政事治完鑾駕起，白官散出午朝門。喜煞應徵桓工部，真個吾兒福分深。好個節烈忠貞女，桓門何幸得聯姻。王黃趙杜人四偶，互相贊嘆識其情。誰知老左閨中秀，果是人間第一人。奇才奇貌并奇智，古往今來少二人。有此父來生此女，處處看來肖乃尊。怎怪老左多鍾愛，定須他算掌中珍。當年我等爲媒妁，他心不足這姻親。今朝目賭他令嬈，楚卿果是欠三分。柔鄉書生無胆志，如何匹配女中英。他今原是無可奈，故要他金榜題名始招親。議論片時多散去，丞相身歸內閣門。閱完奏本多多少，直至午後始開清。出朝便對衆人道：小姐如今回轉程。

『夫人等未來，如何是好？若說一切應用，還可立置，惟有使女難求，卽有民間女子，亦嫌規矩生疎，不知頭緒，現在惟有御史士夫人在京，可向他家暫借使女二名使用，等夫人到了，卽便遣還。』

家人奉命忙去，左公回轉自家門。致德二爺先回轉，儀貞見叔禮完成。正當訴說多少事，書童報知老爺臨。左公來到中堂上，小姐迎前叫父親。此時不禁心傷感，掩面悲啼淚似傾。自從禍起蕭牆內，絕望生還返故庭。今朝再見生身父，宛如泉下再還魂。左公携手心悲慘，吾兒不必轉傷心。連城白璧今歸趙，合浦明珠稱我心。保全

名節垂青史，不愧吾家禮法人。小姐拭淚忙拜見，四禮深深叩在塵。禮畢，全身來命坐，兩邊曾說許多情。方知斬決翁鬚等，三人稱快甚歡心。又告知桂香一段事，俱是妖嬈起禍根。維明聽了方知道，原來他嫁姓丁人。今爲賊類難免死，賤人應合身首分。言罷又問道：「兒呀！目今病體可安寧？小姐見問，回道：『皆因被劫，遇災星，愁思抑鬱，身爲累，一朝病發，勢非輕。沈疴不起多時日，幸蒙選侍肯加恩，又承三妹多照顧，歲底方能起得身。』」算來目下方纔好，今日回家安了心。自然漸得精神復，不消用藥可安寧。二爺便乃開言說：「去年劫去九秋深，姪女身穿衣單薄，度過嚴冬冷怎禁？」

小姐道：「初冬時分却好，及到冷宮，又因臥病，未曾起牀，終日和衣伏枕。及病起，選侍賜與寒衣，因今日出宮，姪女仍將脫去，原穿我本來衣服而歸。但只是此衣且敝，母親等尚未到，那來有稱體衣服更換？且鄭國秦的頭血，濺滿衿袖，着了他，每每想起，甚是寒心。」左公笑道：「殺人之時，尚且不怕，如何反怕頸血濺衣？你要更換，就將御賜綾錦，發與家人，着成衣趕做，至明早便脫體俱新矣。」

小姐聽說言甚好，忙將緞疋發家人。正當言論書童報，王爺遣到兩家人。送到閨房應用諸物件，使女差來有二名。左公聽說心歡喜，既是王兄肯費心，便教收下傳留用，重賞來人回轉程。兩個侍兒來喚進，中堂叩首見三人。左公便問何名字，答道：「名瑤枝，一倩雲。同年都是十八歲，暫教服侍女千金。」便到向日閨房內，諸般鋪設盡完成。

原來夫人雖去，宅中傢伙什物，一色未動，故不煩措置。此時早又黃昏，晚膳齊備，請出小姐，席間談一回，說起皇宮夜宴，隨口更換一詞，玩耍老賊的事。

二老爺聽了，頗稱贊，膽量不小，實愛人。竟將老賊爲玩物，全然不怕半毫分。可惜生你爲女子，滿腹經綸無處伸。左公便問親生女，汝可知有權污辱許多論？小姐回言：「兒不曉，二人便與細言明。玉人聽了長嗟嘆，原來還有

這般情，應當碎割奸臣舌，何敢生言污我名？小姐乃復來微笑無怪，宮砂要試明，市人殺虎心疑惑，爹爹此處要分明。左公聽了長嘆，你也枉自負聰明。他在外面如此說，你在深宮那曉聞，無此守宮砂一點，今世芳名洗不清。儀貞小姐多感激，方曉爹爹用意深。公私兩盡真才智，兒猶錯怪父親身。如此用心誰想到，百世爲兒報不清。言論一回方用膳，小姐開言問父親：奸臣家屬俱收禁，不知三妹若何形？此時可在監中否？左公聽問不開聲，致德便乃回言道：何故今朝說此人？

小姐道：『同堂姊妹骨肉之親，難道姪女不要問他一聲？』左公道：『那日校尉收拿叛屬之時，鄭家姬妾死了多少，秀貞亦在數中，想他已自盡，不在監中，你不必問了。』小姐笑道：『爹爹在此哄我，三妹何等惜身，怎肯尋死？若果自盡，當日在丁九家中，早已自盡，待今朝。』致德道：『你只說要問他這賤人何故？』小姐聽言稱叔父，若還三妹在監門，姪女問他無別故，要求救他命殘生。雖然當日行差事，算來也是命該應。終爲叔父親生女，乞念天倫父子恩。左公聽了哈哈笑，致德哈哈大笑聲。此真放屁胡亂語，你今原是大通人，如今出此稀奇話，這般都是命中生。

這等說，自然你替他算定，該與周帝臣奸賊苟合，又與鄭國泰爲妾的了？不知果曾算他命中應該死於獄底麼？

小姐聽了吃了一驚，原來三妹果亡身，竟被他們監斃了，此事教人怎理論？開言又問爹爹道：果然三妹若何能？左公道言真個死，果然不在監牢門。致德便教賢姪女，你今莫起這痴心。賤人做出奸污事，辱盡家庭罪惡深。私通奸賊先該死，豈堪又事鄭奸臣？私兒產在丁家宅，揚得醜名滿禁城。一載賊家爲奴婢，聽歌侍宴抱裯衾。說到此處銀牙挫，這是何等行爲辱煞人？左公聽了雙眉縐，回言致德莫提因。說這賤人從賊事，頓使吾心烈焰騰。

『當日與帝臣苟合，還說兒女痴情，一時失足，猶想恕他一死，如何後來又與逆賊作妾？此一事實令人切』

齒咬牙。從今以後，再不要提他了。」

若在丁家身死，左公豈可認親生。既然做了奸臣妾，豈爲吾家所出人嗣？後有誰來說起？割舌敲牙斷不輕。儀貞聽到渾呆了，原來俱爲這般深。我身自出寒宮院，知他已是下牢門。一心要把他來救，誰知叔父這般心。叫我怎生來啓口？三妹殘生那裏尋？玉人思想心不悅，默默無言難出聲。二人便起歸書院，小姐悶坐在中廳。

只見隨書進來，立在廊下道：「方纔交進臘燭，老爺書房中要用。」小姐便着倩雲取燭付之，遂問隨書：「你可知三小姐在監中？」隨書道：「三小姐現在女監，並未身死。」

言罷書童持燭去儀貞回步轉房門。兩個丫環來伏侍，渾身拆去線縫針，才得寬衣來穩睡，身心今始得安寧。一宵舒泰酣酣睡，不知紅日上窗明。枝頭鳥語方驚覺，侍兒服侍起抬身。枝兩婢聽來說，小姐新衣已製成。家人絕早來呈上，捧與佳人查點明。開窗對座菱花鏡，髻挽巫山一片雲。舊時簪珥插，從頭換去舊衣衿。內換粉紅錦襖襯，外穿魚白緞描金。白綾裙綉層層，映出嬌容百媚生。妝束已完開口問，老爺是否在書廳？侍兒聽說回言答，方纔朝罷轉回程。玉人移步離閨閣，慎堂上到來臨。近前見父請安候，左公而坐女千金。小姐便問爹爹道，母親何日到京城？左公聽說回言答，未知曾否起身行。我今朝要遣家人去，速寄佳音連夜行。安慰汝母思兒苦，你今即代寫書文。小姐聽了微微笑，兒今不做這般情。記得去年曾發誓，再爲代筆喪江心。左公便道：「休胡說，我因朝罷轉回程。飯後還有許多言，那得功夫寫信音？孩兒閒言全無事，正堪代筆在書廳。若然談及寫書事，還有多端你費心。」

小姐笑道：「孩兒應了誓語，不得死在家中。」左公亦笑道：「你誓若驗，我亦全家性命，陪你共死江心便了。」不消這等來胡說，窗前速去寫書文。小姐道言兒奉命，但有言請問家人等，盡言三妹秀貞身。現了女監刑部

賊，何曾自盡命歸陰？不曉爹爹因其將兒騙，乞道其詳教我明。左公聽了言如此，默默無言不開聲。

暗想昨夜忘記囑託家人，又被他知道了。這妮子在姊妹分上，義重如山，他昨日問起秀貞，我即回他已經自盡以絕其念，誰知他又問了出來。從今以後，不知要與我淘多少閑氣。當時回問親生女，秀貞便作在監門，與你有甚相干？在只願將言提此人。

小姐道：「孩兒並無別意，不過要求爹爹，救他性命。」左公道：「你若要我救出秀貞，并無別法。」你說一次來打一次，來一巡來責一巡，妮子若要禁得起，不妨日日與求請。小姐聽了微微笑，爹爹杜絕這般情，深覺不許來言語，開言就要責兒身。

「這却怎麼處？」自三妹一進鄭門，便有許多言語，正要告訴爹爹，若不許提他，如何是好？左公道：「我不願聞，汝即住口。」小姐道：「若是閒事，孩兒怎敢冒瀆，爭奈都是關係爹爹之語，敢不告知？」

左公道：「真胡說，有何關係我言論？」小姐笑道：「兒若說，只恐爹爹責我身。」左公道言既如此，免你責罰，且言論饑貞小姐微微笑，便把當初一件情，九送進三妹子，奸臣一見喜在心，稱贊好個多姣女，又知家內有私情，哈哈大笑開言說，道是老左爲人的惡報，明自己愛把烏龜做，怎能誇口再欺人。

「當時三妹便向他誇耀家門，道是千金小姐，不肯與人作妾，求鄭國泰即送回來。老賊鄭國泰深恨父親，與他爲仇，爲怨，幾次把他門挫滅羞辱，真不留餘地。如今正好把他姪女做了小老婆，何等燥皮暢快，若不爲前仇，同官面上，我怎好得罪？」

三妹見他不肯放，哭哭啼啼要喪身，惱了老賊呼左右，把他拿下剝衣衫。道當初委五人一個，被爹爹拿住重施刑，代他打三十棍，還從背寫真名。今秀貞是彼親姪女，骨肉相連一姓人，重打五十皮鞭子，料老左家中腿也疼。三妹嚇得魂不住，只得應承順此人，他方歡喜來饒恕，着三妹低頭拜在塵。老賊拍手連稱快，道當年他

的有權身。爹爹使彼粧妾婦，萬福深深叩在塵。今朝一報還一報，姪女前來翻眼睛。若教老左親看見，管要他氣斷肚腸根。儀貞小姐來說罷氣壞了當朝宰相臣。案中戒尺忙拿起，上前就責左儀貞。小姐嚇得忙扶起，爹爹何故要施刑？

左公勃然大怒道：『這種言語，有什麼關係，你代鄭國泰如此燥脾？且老左是你甚人爾敢竟罵烏龜？直言不諱，一至於此！』小姐道：『孩兒乃述鄭國泰口中之言，並非儀貞放肆，且爹爹說過不罪孩兒，方敢直告。這些言語怎不關係爹爹？』左公道：『關係甚事？我且問你。』

說得是來饒你，打一字言差了你生。小姐聽說方才道：『爹爹息怒聽其論。若說秀貞三妹罪，只是不合私通周帝臣。爲因此事春光漏，奸奴拐賣到了門。若說鄭家爲妾事，實是爹爹恨此人。不因夙怨深如海，彼此同爲一殿臣。奸臣怎奸行無恥，自然把妹送回程。至於打罵加凌辱，都是還報爹爹向日情。君子返躬當自責，爹爹且請自思尋。三妹鄭門爲妾事，看來不合恨他身。』

『且此等羞辱，在爹爹還是別人代受，國泰父子，都是親身所當。爹爹當此，便這般惱怒，想國泰也一樣心腸，只因自己無能，不得把爹爹親身報復，方才借他出氣。』

算來三妹今罹罪，爹爹自合救他身。若還深恨看他死，幽魂杳杳豈能伸？漫言三妹遭他辱，便搶孩兒這般情。也因與父深仇報，奸臣方始這般行。孩兒因得爹爹教，稍知大義二三分。又蒙賜與盤龍劍，得荷名節返家庭。三妹年幼兼無學，叫他何計保全身。捨生取義非容易，豈可將來責此人。爹爹若以兒言是，依求息怒恕兒身。若以孩兒言錯了，任從今日重施刑。左公聽了一席話，默默無言不做聲。

暗想這妮子舌鋒可畏，回答不來，便對儀貞道：『我聽你這般言語，總不過要救秀貞，但說得片裏一層道理，却想不到皮裏的緣故。只怕秀貞必不能救，你打亦未必能免，你且聽我教訓。』

著說國秦父與子，雖則同爲一殿臣。忠佞從來如水火，不爲私臣結怨深。爲臣自古忠君國，爲官自合愛軍民。左鄭兩人何仇恨？皆因不是一條心。若是與他多結好，除非我亦做奸臣。至於羞辱他們事，原來他先害我身。皆因翻出挺擊案，我心原是秉公行。他們以此懷仇報，終日思量害我身。故遣五兒爲刺客，孫家拜壽暗傷人。埋伏家丁同舉刃，他是他先起歹心。難道我應兩束手，任他謀害不計論。算來還是尋常事，何嘗報復謀害生。聽你今日言此事，只言爲父不該應。若說秀貞人一個，若還不說這椿情。深閨內院千金女，怎肯他家做小。辱身賤行爲賊妾，陷爲低下在奸門。賤人死有餘辜在，豈可還容他命生。且又僞受西宮號，一年身在賤家門。朝廷制法肅何律，我爲臣下怎專行。你今反己自批評，儀貞聽了無言說。半晌開言答父親：

『昨夜爹爹原說秀貞與帝臣苟合，不過兒女痴情，尙可不死。』左公笑道：『你這妮子說話，如何但摘一句，以圖把持我。昨說若在家便死，不到賊家爲妾，還可認爲左氏之女。或當日不出家庭，還可從輕免死。他如今罪上加罪，不止一端。』小姐道：『逃出家庭，賣與丁宅送與奸臣，都不是三妹自家主意，究其根本，都是嫡母叔父及翁鬚夫婦害他，以至於此，卻與他自己有甚相干？』

左公道：『言既如此，你只該與叔姪共爭論，要他去救三妹子，責備他們害了人。如何向我來爭執？平空說我害他身說甚反躬當自責，栽埋其父亂談論。說得儀貞無回答，默默低頭不出聲。』左公道言無辨了，你今日且近案前臨。玉人煩惱背其身，左公喝令來走過，且走前來立案橫。左公便乃開言問：『一生九死到如今，方始回家剛一日，父女相逢無幾晨。因何便自來生事，况兼又似一年春。較前愈覺多放肆，更無忌憚半毫分。此情真是難容納，恨你今日自己尋言罷之時，離坐起，取將戒尺要施行。小姐失色無理論，低頭掩面淚沾衫。只得開言來泣告，饒恕孩兒這次情。』

左公道：『若要饒恕，可還要再說救出秀貞四字？』

小姐無奈回言答，從今不敢再題因。既然如此權記罪，且向窗前去寫文。儀貞小姐回身轉，窗前坐定不開聲。文房在案全不，心中煩惱淚難停。暗思此事如何處，怎生救出秀貞身？父親動輒行責罰，言語及提禍臨身。此情無怪他煩惱，秀貞原是不成人。但我在賊家三個日，諸般全賴秀貞身。姐妹之情真不淺，無他未免受艱辛。今朝我得回家轉，他赴雲陽身首分。一在天堂一地獄，鐵石之人也不忍。此情斷斷難撇下，不能不救秀貞身。苦我一身說不得，必要救他出獄門。綁定父親人一個，除他誰可救人生？縱然觸怒無別樣，不過言罰不傷身。譬如刺了奸逆賊，有權當下起奸心死，而且不全首領。懼怕之時待怎生，今朝又得心安樂。難道反畏小杖刑，等爹爹息了雷震怒，容再與細評論。小姐只顧呆呆想，左公催促快書文。剛剛磨墨拈毫寫，外邊來了二爺身。相見長兄歸座位，儀貞便問坐安寧。二爺見了心歡喜，只稱吾姪兒安身。忽而見他容凄慘，腮邊垂下淚盈盈。驚問姪女因何故，維明使與說其情。可笑妒子生妄想，只思量救出女親身。言無忌諱將人詆，觸怒吾心欲責刑。他因煩惱生悲泣，此兒實實是癡人。致德聽說方知道，原來要救秀貞身。開言便叫大姪女，你今休得想疑心。賤人不是吾家女，他乃奸臣妾御人。一身犯了彌天罪，不日雲陽身首分。死了賤人吾恥，怎肯還叫轉回程？你今休將他提及，徒事多言惱父親。儀貞聽了如此語，不禁冷笑兩三聲。秀貞不是叔父女，當初他是甚人生？縱然做了奸臣妾，也有爹娘與姓名。

『他日綁上法場，人豈不說此是刑部侍郎之女，朝中首相之姪女，因何故賣進賊家，今日陷為賊類，可惜貴冢忠臣之女，一旦遭刑，難道叔父與父親寫告示出去，曉諭軍民，道不是左門之女不成？』

此言甚是多好笑，說來安得服人心。若言二妹這件事，實因叔父害他身。昔日父親原說過，不可招留周善臣。叔父身為一家主，不能作主半毫分。花園留下周家子，方纔做出這般情。事破又不能忍耐，驚天動地破家門。縱然從了鄭國秦叔父，何故恨秀貞自己害他遭凌辱，還該深恨自家身。如何責在親子女，此言太覺不通情。致德

聽了一席話不覺心中惱怒。生連聲冷笑，開口道：「好賢姪女，像先生愚叔，今朝來教了，果然我害秀貞身。依你這樣來說，起我該綁上法場去。」代秀貞你姑快，即今去換若何能？」

小姐道：「這也太覺言重了。但此三妹救了出來，也是人情天理。」

致德起身來一睡，我今當你夢中人。青天白日來說夢，這等無知妮子身。怎怪父親來責罰，不打之時了不成。小姐聽了心中怒，又復開言冷笑云：

「只怕夢中人還有仁義，夢中語還稍公道，不似夢外之人，清醒白醒，做出許多夢事。」

二、聽得難開口，左公離坐便抽身。道：「兄弟休與畜生放肆，不成人。惟有重責無他語，一聲猶未說完成，外有王黃兩杜老爺臨。在二廳上來拜學，兩人聽了便回身。左公手指親生女，少時與你細談論。儀貞小姐微微笑，方纔自己說分明。道該與叔父來爭說，比及爭之又生噴。早知不合回家轉，只該死在冷宮。」左公只作不聽得，兩人忙便到前廳。四人只爲來慶賀，盡贊門楣光耀生。這般令愛真難得，自是兄家詩禮聞。左公只得來謙讓，此乃寒家，幸深生女招災生禍患，深閨弱質出門庭。承兄等來謬獎，弟們反覺愧難禁。四人笑道：「休謙讓，誰人生女這般能，休言兄面增光彩，我等四人光耀生。這般一位賢閨秀，果然賽過楚卿身。若還不把鰲頭占，實不容他來娶親。」

左公笑道：「當初怪我難他，那知今日四位嫂翁，都要難起他來了。但楚卿之狀元，不愁不中。」六人談笑一回，左公留住便飯。飯後已午時刻，四人別去。左公弟兄都到外邊公事去了。

家人家將都在外，內庭只得二三人。小姐膳後書房坐，無心玩看聖賢文。還怕父親回家轉，理論方才一件情。心中甚是多忐忑，看看日色漸西沈。二人方始回家轉，更其常服到書廳。小姐上前來見父，告言家信寫完成。左公接過來看畢，便叫封固。莫遲停，開言說與童兒道：「還有諸多寫作情。兒總代勞休推諉，明日早早到書廳。」小姐

即便稱領命，二爺便笑說緣因：

『弟有一計，明着司獄將秀貞監斃便了。』二人正在商量，不料儀貞潛在門外，竊聽他們用計，心中暗想，今日且回房中，明日再用計救他便了。一夜無話，明日清晨，到致德起身，傳諭司獄將秀貞監斃。傳諭已畢，與維明一同入朝去了。小姐起身，即到書房，取過文房四寶，將前諭看明，照式再書，上寫諭到，仰司獄速交還前諭，奉左丞相鈞諭，着將犯婦左氏不必污蔑，並仰照料飯食，右仰司獄潘倫准此。

看罷之時，封固好，玉人暗叫妹兒身數行筆跡千金重，泉下鴻回你命生。即因當日多情義，愚姊今日費盡心。父親知道非小可，大發雷霆我怎禁。當時使着書童去，喚左安來到內書廳。書童奉命忙喚到書房廊下見千金。小姐道：『左安，二爺今早命你傳諭單付刑部獄司可會交到？』左安道：『奉命送到了。』小姐道：『二爺方吃飯後，又寫一諭單在此，也要與司獄的，因事忙吩咐我，你可拿去，即速交明刑部司獄，不可刻遲。』叫着倩雲來命去，左安接去使行程。交明司獄無差誤，二人午後始回程。見小姐書房勤筆墨，二人復又出家門，回望好友人四位，晚間方得轉回門。夜膳過後來安寢，一夜無辭到天明。上朝公事都完畢，午後清閑不出門。兩人同坐書房內，二爺說與長兄明。昨日諭單來傳去，限他今早來投病故情。弟身要去親驗看，未知何故不來程。直到此時還不報，甚是蹊蹺好不明。

維明道：『可着人去問他便了。』遂着書僮傳話左安，去問潘司獄緣故。左安去了一回，進來覆命道：『潘司獄說早間接了諭單，原打算晚間動手，不想午後二爺又行一諭，道丞相鈞諭着他停止，並要照料此人，因此未敢舉動。』致德大驚道：『我何曾又有傳單叫他停止，好不奇怪！快去再問潘司獄，是誰人傳與他的？』左安道：『午間大小姐，命小的進來吩咐道：『二爺留下諭單，要付司獄的，交大小姐發出，因此小的就送去交明。』左公聽了此言，大怒道：『原來又被畜生做了手脚。』』

喝退左安人一個，誰知妮子這般行？小小一個閨中女，這般放肆太欺人。潑天胆量通天手，如此施爲了不成。今朝必要來打煞，莫想輕饒這畜生。二爺氣得來失色，不住搖頭嘖嘖聲。好個女子真有胆，可知他會殺奸臣。肆無忌憚全不怕，眼中竟沒甚何人。那樣行爲了不得，巾幗英雄實可稱。

『着他出來，雖則不至打煞，略教訓他幾下，也是少不得的。』左公即着書僮入內，請大小姐出來。

小姐聽了吃了一驚，必然知覺那椿情，既已做了說不得，只得起身移步。一程來到書房內，左公便喝女親生。勃然變色，重重怒戒尺拍案震人心。指定儀貞來喝罵，問你無知逆畜生。你今還是身包胆，你今還是胆包身。小姐聽得如此說，只得回言答父親。爲人自是身包胆，誰人生得胆包身。左公照他只一下，畜生猶是巧言論。罷了！我也不必來問你，只立時打死有何論。言了一聲，離坐起，玉人嚇得失三魂。低頭忙跪塵埃地，掩面悲啼哭失聲。啊呀！爹爹莫非爲了論單事，因而大怒責兒身。念兒不忍三妹死，實實生于無奈情。論單已是傳了去，司獄遵行不舉行。只因我家聲名地，叔父都皆位大臣。乞憐三妹殘生命，孩兒就死罪該應。

左公暗想：『說了打煞他，這妮子不爲自己乞命，還要替秀女求生。指望他苦苦討饒，我亦可乘機息事，誰知到底願甘就死，却叫我無法奈何，只得要責他幾下了。』

怎奈死生剛病起，這般弱態怎能禁。欲下手時還又住，將言又復問儀貞。論單上面如何寫，畜生告與我知聞。小姐涕泣從頭說，致德聽完冷笑聲。維明正待重來說，忽聽書僮報一聲。桓府老爺來到了，左公聽得喜歡心。擲其戒尺回身出，撇下姣娃去接迎。儀貞小姐攙身起，不便將身往內行。恐防撞見桓母舅，回身避入內書廳。少時三個來走進，慎思堂內坐分賓。書童忙把香茶獻，桓公慶賀左公身。連城壁返生光彩，合浦還珠照耀明。兄家出此賢閨秀，寒門何幸得承歡。今在閨中清吉否，向時疾病可安寧。左公便說休提起，兄今還要替他身爲你這位賢令媳。險些氣煞我當身，只該終老皇宮院。不該請彼轉家門，回來今始剛三日，連番淘氣惱人心。應徵聽了心。

大駭。妹夫何出此言論？回來有甚洵氣事？這般大怒令千金。

左公道：「不瞞兄說，就是舍弟所生之三姪女，家醜不可外揚，桓兄託在至親，且在東京，又斬了翁鬚，他等料已盡知，弟不可瞞你。此時他已做了逆屬，乃罪上加罪之人，愚兄弟恨不能立時置死，怎肯救他？不想儀貞那妮子，只重姐妹之情，不顧家庭之醜，纔得回家，便要救出三人，向我等累次爭論，不尊分卑，一味出言挺撞，這也罷了！昨日舍弟恐不肖女正法之時，閑人談論，要監斃完事，誰知這妮子曉得了，趁弟等出外，他竟下諭，假借叔父之名，付與司獄，將此事按住。」

你道那個閨門女，這般大胆亂胡行？這個妮子還容得，決要送他命殘生。惟有打煞無他說，令郎再對好姻親。方纔正欲施刑法，却遇桓兄來到臨。不知迴避於何處，實實令人惱恨生。桓公聽了一席話，原來却爲這般情。開書便即稱妹丈，他爲同胞手足情。這般義氣真難得，智謀原爲左兄身。不可把他來挫滅，年大於今十九齡。如何還要將他責，將他當作小兒身。凡何等妓弱女，又兼病後少精神。風吹雨打未禁耐，少若傷殘了不成。吾兄只見來憐愛，可看薄面恕他身。左公聽了心暗笑，開言回答應徵身。

「寒門家法，從來如此，至於令媳一人，尤不絲毫寬縱，從幼到今，我時刻繩之以法，尙且如此。你若再加姑息，你令郎受害無窮。」

此女難與桓郎配，不似溫柔貴淑人。不如早來斷送，免致貽害甥兒們。應徵聽了微微笑，兄出言來笑煞人。縱然是你親生女，已經受聘在桓門。又几聖恩旌表過，御筆親封貞烈名。花封紫誥君王賜，不是無名少姓人。你今怎把何處死，慢說常身罪不輕。只我家娶起兒媳婦，兄還我甚何人？只怕你連夜再生生，不出言罷之時大笑聲。左公帶笑回答道：甚麼皇封誥命人？上方寶劍司何事？受聘桓門又怎生？致德應徵俱大矣。原來仗此服親生。

當時三人說笑一回，又說些別事，留過便點，方纔別去。二人送出，仍到書房，左公便問大小姐那裏去了？書童回說：「內書房去了。」

左公當下身歸座，儀貞連叫兩三聲，不聞小姐回來答，心驚忙便起抬身，走進內房抬眼看，姣姣倒臥在牀心。左公移步來走近，便問儀貞爲甚因？小姐只得來回答，不知却爲甚何因？忽然心腹多疼痛，不能起坐，難禁左公見說吃一嚇，因何心腹猝然疼從幼到今無疾病，因冷宮之病未除根。小姐聽說抬身起，拭淚將言告父親。冷宮臥病餘兩月，雖然選侍亦經心。總非自己親骨肉，怎及家庭父母身。病起又失於調攝，以致心腹時常疼。若還感觸他必發，一時絞痛最難禁。

左公道：「誰知以冷宮之故，種下這等病根，但今日何事觸發？忽然疼痛起來。」

玉人見問重流淚，孩兒從幼到如今。爹爹待我慈祥甚，未經這等發雷霆。數聲拍案心寒慄，胆落魂飛不自禁。一時頓覺心腹疼，不能靜坐起身行。言罷之時多悲咽，左公聽了這般形。不勝愛惜雙眉縐，開言便叫我兒你。今旣是多畏怯，爲何這等不安寧。每每自己來取責，非我無端把你尋罷了。免你責罰記了罪，放開心懷莫耽驚。可到房中將息去，此間風冷不相應。即請太醫來看視，此病應去早除根。言罷左公來出外，喚到瑤枝與雲。快扶小姐歸房去，小心服事莫離身。又着書童傳話出，太醫院內請高明。二爺暗地心中笑，知他此病假和真。多因妮子來畏責，故此虛言哄父親。當時便着家人去，獄中去說與潘倫。前後諭單俱繳出，註定淫娃斷首分。左公時看親生女二爺，也是到房門。太醫請到來看視，憑其六脈就知聞。皆因氣併身弱服其丸，散始除根。定了藥方辭別去，家中取藥轉回程。侍兒忙便來煎好，佳人服藥臥安寧。直到黃昏方覺定，左公心下始稍清。看視一回來出外，廚中晚膳中廳。二人罷閒談，房中再看女親生。見了安穩方出外，各歸書室去安身。一宵已過東方亮，上朝諸事已完成。辰牌時分回家轉，儀貞安候到書廳。左公見了心歡喜，我兒今日起抬身。小姐答道兒已愈。

問安叔父便回身。窗前坐定開硯匣，欲完未了這般情。左公說道：「未好，且宜靜養莫勞神。」小姐答道：「無妨礙，清閑反覺悶懷深。」當時書寫多一會，中堂早膳又排成，三人入內同用罷，昆仲更衣又出門。小姐看到內書室，坐向窗前筆墨勤，寫了一回重又想，喚進書僮問事因。二爺昨日如何說，可曾又寫諭軍文。

隨書道：「二爺昨日討回前後諭單，不曾又寫什麼，大約監斃之事不做了。」小姐聽了，心中暗想，今日已是初七，算到十四，止得七日了。若不即出來救他，耽擱到期，反害他不得全屍而傷。今晚待叔父睡了，我自求父親，果然爹爹肯了，不怕二叔不肯！小姐想得停當。

將身到了書房外，看日色漸西沉。二人方始回家轉，更去衣冠坐談論。黃昏時分排晚膳，膳完各自轉書廳。二爺晚翠堂中坐，觀其書史二更深。書童服事安身睡，玉人打聽得知聞。方起身喚了丫環女，相隨秉燭照行程。慎思堂內前來到，左公燈下尚觀文。小姐移步來近案，慢啟櫻桃叫父親。左公回首來見了，便叫：「吾一夜已深，如何尚不安身睡？」此時猶自到書廳。小姐和順回道：「兒來特問一椿情。何時處決諸罪犯，監斬官員是甚人？」左公聽了心暗想，你又來要救秀貞身。此女爲他真到底，真個見了他腦也疼。只得回言：「十四日監斬吏員即我身。你今問此爲何因？」儀貞小姐雙流淚，可憐三妹怎區分。只有七日存人世，由曹正法慘亡身。去年被賊來劫去，幸逢三妹在他門。東樓日日來陪伴，臥病寒暖他當心。君子以德而報德，我今難做負心人。言了向前雙膝跪，伏望爹爹一動心。務求垂救他一命，看兒薄面略施恩。總爲自己親骨肉，怎看他身受極刑？」是父親爲監斬，見之更加慘傷心。望求略動慈悲念，救出天羅地網人。左公扶起親生女，開言便叫我兒身。你始終只要將心救，叫我如何救此人？朝廷叛犯名註冊，豈可將來少一名？你父雖作當朝相，有時難以顧私恩。此事決不能行動，勸我如何條心。這般無恥不肖女，豈堪再入左家門？有了他時難與目，穢德冲人不可禁。我今賤之如糞土，莫令吾心惹氣生。自己病後宜調養，快歸房內去安身。再若言三併語四，又要令人動怒噴。此刻又恐驚壞你，打時越發不能禁。

算來教我眞無法，這樣冤仇似海深。但逢有事來纏我，恨無地洞去藏身。我反苦告求小姐，只當以寬你父親。不消再救三妹了，提起之時腦也疼。玉人聽了如此語，背面而立不開聲。果然不發慈悲念，叫我今朝怎處分。只得又把爹爹叫，非是孩兒逆父親。當初靜英黃小姐，非親非故路傍人。爹爹尚且來救出，勞心費力送回程。恩養在家如親女，何況今之左秀貞原來左門神骨肉。看生看長到如今，不過一時來失足，也因叔父害他生。論起秀貞今日死，慘比黃家小姐深。論起秀貞親疏別較比黃家小姐親，他呼父爲親伯父，不是年家世誼情。孩兒因見其親事，料來必宜救他身。方敢大胆求來告，不然焉敢亂談論。倘然觸和慈顏怒，任從責罰做兒身。此身原是父親賜，怎敢今朝不受刑。若說爹爹言我當不起，使兒無地可藏身。前日胡言來冒犯，更兼假寫諭單文。蒙恩犯罪寬未罰，今求就把法來行。兒因服藥全愈了，料然再不腹中疼。打了反覺心無愧，言罷佳人復跪塵。左公見說多少話，好個刁鑽妮子身。我說奈何他的話，他今便也奈何人。反來求我施刑法，又說黃家小姐情。

第三十三回

深閨中儀貞用機謀

法場上紅雲訴眞情

便對儀貞說道：『我看你這妮子的刁鑽心術，便打煞了，也還不足，既然願責，却有何難？但此時已半夜三更，誰與你淘開氣，且待明日，却與你算賬便了。』

你但說我救了黃家女，不救監中左秀貞。背親向疏爲反事，妮子心中好不明。一來靜英未犯朝廷法，二來其父屈他身。無辜人命方纔救，秀貞豈比那椿情。他乃叛犯親妻妾，僞受西宮封號名。冊上正犯人一個，越比他人罪更深。休當是我親姪女，便作他身是我生。叫我却也無法救，勢難廢法顧私恩。心中豈不來想念，實實令人難理論。小姐冷笑重立起，此等虛言哄甚人。爹爹若肯將他救，那怕心中沒法行。只愁不發慈悲念，不肯垂憐骨肉恩。

「當日黃家小姐，深閨內院之人，還被爹爹設個計策，使他自送出來，救其性命。何況三妹？不過是個叛犯家屬，父親身為首相，一人之下，何等威權，要救一女，值甚大事？」

只是生心不肯放，恩惠能行到別人。背親向疏，爹爹性沽名釣譽，是真心。仁人說得都是假，看破之時，值幾文？左公聽了他言語，又來放肆亂談論。開言便把儀貞叫：你休任意這般行。倚盡嬌痴傷觸我，只把狂言詆父親。吾非一意來姑息，不過憐你病後身。難道果不能處汝，再若多言腦我心。重責一言休想起，你長跪在書廳。顧你什麼心疼痛，且把吾心氣略伸。知機早早回房去，從今改過這般行。溫柔順方稱德，怙惡須教一洗清。遵我比言速去罷，少若遲挨禍及身。儀貞小姐聞此語，兩朵芙蓉粉面生。兒自初三來受氣，叫兒却也苦難禁。三妹還值得不救他來枉受刑，死了三妹人一個，一世爲人不稱心。又被爹爹來作踐，有何顏面再向人？不如也自歸泉路，言了之時便轉身。手中取出盤龍劍，左公一見即抽身。忙將寶劍來奪過，腦得心煩火直噴。喝問儀貞何主見？你身欲待怎生行？小姐低首雙流淚，背身不答父親身。左公此際真無奈，這般拗性怎區分？回身歸位重坐下，默默思言難理論。救出秀貞終不可，怎生叫我聽他情？」

「沒奈何，且哄騙這妮子進去，來日與弟說明，送一碗飯與秀貞，於中下毒，結果了他，這妮子便死心塌地了。」

當時想罷，開言說：儀貞，你且慢焦心。且待明日從容議，商之叔父救他身。今宵你且回房去，小姐聞言始轉身。如何救法？左公道：「私弊吾不爲之，要奏聞皇上，皇上救他，方纔使得。」

小姐聽了心中喜，口稱告退始回程。侍兒秉燭來引路，回轉香閨綉閣門。左公方得來安寢，半宵易到又天明。起身梳洗更冠帶，儀從擁護上朝門。二爺也到衙門去，各勤政事去勞心。直到辰牌方得轉，二人前後到書廳。且

言內裏姣小姐，梳粧完了出房門。書房又把安來候，剛到迴廊窗下存。兩過窗櫺猶未啓，父親叔父內言論。聽得秀貞兩個字，小姐關心立定身。且聽二人言甚事，只聞兩個細商情。少時打發送去了，只說大千金送飯與他吞。酒中下了砒霜毒，了此殘身完事情。省得妮子來纏擾，耳邊終日不安寧。兄弟二人來密議，衙前來了左儀貞。原來昨夜言和語，虛情哄騙我回身。起此狼心將彼斃，幸而又被我知聞。大抵三妹難救出，我今偏要救他身。今日對天來立誓，三妹遭刑我不生。且看誰人來拗過，玉人想罷進書廳。便向二人安候畢，愉色怡聲叫父親。昨宵許救三妹子，可曾啓奏這椿情？

左公道：『早朝我已奏明，蒙恩准赦，且到黃昏時候，用轎抬回，你且安心等候便了。』小姐心中暗笑，父親把我當做三歲孩子哄騙，却不知令愛是何人？

左公命坐親生女，二爺即便出書廳。儀貞小姐無心坐，略談數語告辭行。侍兒隨到中堂上，小姐開言叫倩雲。你可與我廚上去，問其廚役李隆身。可曾吩咐備酒飯，送與監中小姐身？併差兩個家人去，問明呼喚到中廳。

倩雲道：『小婢自到府中，不曾走到廚房，不知却在何處。』小姐道：『連我也認不得，但曉得外廚房在一帶羣房內作竈，從二廳傍門街中走去，內廚房倒軒側門內，朝後走去，如今却不知是內廚，還是外廚。』瑤枝道：『聽得說是外廚房送飯來的。』小姐道：『既在外廚房，你須要隱密，被二位老爺知道，非同小可。』倩雲奉命忙忙出，此時兩主在書廳。無事不到中堂上，內中作事杳無聞。小姐候不多一會，倩雲問了左安臨。

廊前來見千金女，小姐抬身低問明。

『左安，今日廚中備飯，就差你去送與三小姐，趁你之便，且少待片刻。』彼時中堂桌子上也有一副文房，小姐即飛寫了一行小字道：『酒中有毒，切不可飲，愚姐已得回家，在此設法救你。惟望寬懷保重，不日自有好音，切囑切囑！』後寫「三妹見字，立付丙丁。」寫完，折成符式，着瑤枝尋個飯粒黏好，付與左安，切不可被

老爺知道。左安領命告退。

少時早膳來排上，侍兒出請老爺身。二人來到中堂上，各皆歸位坐安身。見儀貞小姐身不動，左公便問女親生。儀貞怎不來就坐？小姐回言答父親：爹爹許救三妹子，孩兒待彼轉行程。與他兩下同用膳，此時不用且消停。言了恐父多言語，起身忙便轉回門。維明致德多好笑，有此痴心妮子身。且自山他來等待，報死信自安寧。

着書童去問厨下酒飯，可會送去？隨書問明回覆適纔前去。二人用罷，各自回門。直到午後，致德先回，忙着家人去監門打聽。小姐可會身死？家人去了，回來覆命。三小姐安然無恙。致德大驚，正說處左公來了，同坐二廳。致德告知其情，勸道：那賤人生就不死，左公便喚左安來問。

書童奉命忙傳到左公，親自問其情。方才送飯監門去，三小姐曾否酒沾唇？左公回道：不會喫。三小姐心中惱十分。酒飯把來都潑地，放聲大哭在監門。二爺聽了心大怒，這等無知潑賤人，好意叫你全屍身，你偏無福來消承。一刀兩段命註定，將人力拗天心。左公聽知言且住，開言又問左榮身。

『你到監中說誰人送他的酒飯？』左榮道：『小的照依二爺吩咐說是大小姐送的。』又問：『此事汝可有洩漏於人？』左榮道：『小的怎敢洩漏，並沒有第二人知道。』左公聽了心暗想：方纔我等議論時，儀貞恰好到來，莫非又被他聽得做了手脚，便問左榮道：『小姐可會着你寄信與他？』左榮聽說喫一嚇，暗想小姐着我瞞着老爺，怎好說？只得回道：『不會寄信。』

左公見他容色改，勃然變色，怒生嗔。明明小姊來寄信，你敢遮瞞這件事。叱令左右看刑杖，左榮聽了失三魂。小姐吩咐休要說，小人怎敢隱其情。二爺聽了重重怒，大胆奴才罵一聲。怎敢與小姐寄私信，不來稟告我主人。左榮道：『兩邊都是自家，小姐又非外人，大小姐有了吩咐，小的自然不敢違了。且不知寫的什麼，小的又不敢拆開。小姐姐妹輩中，寄信往來，又非私事，小的怎敢不行。』左公道：『此乃非他之過，是那妮子不好。』

叱退左榮抬身起，忽忽一竟到書廳。抬頭看見瑤枝出，問言小姐那方存。午間曾否來進食，回言小姐在房門。一些飲食還未進，左公頓足嘆連聲。把這妮子如何處，又一難題來難人。叱令侍兒房內去，請將大小姐出來臨。瑤枝應聲忙入內，須臾小姐到中廳。

左公便問爲何還不用膳，小姐道：「孩兒說過，等三妹回來，一同進食。」左公冷笑一聲道：「你我機關，彼此知道，還說這般巧語瞞誰？我知道你不過要把絕食三字來難我一人，如何使得？」着丫環供飯上來。

我身坐在親監看，快些膳莫消停。再休說着三妹子，那來三妹轉回程。一壺毒酒其身死，自甘畢命在監門。你的書信全無用，急來他身不聽遵。小姐一聽渾呆了，頓時失色淚雙傾。果然三妹身亡了，枉了儀貞一片心。上前扯住生身父，頓頓金蓮不住聲。爹爹謀死三妹子，孩兒不要命殘生。怎肯再喫人間食，同他一路去歸陰。言了一聲回步轉，撇下嚴親往後行。左公前忙扯住，就把孩兒叫兩聲。我把虛言來哄你，如何遽爾信爲真。你曉秀貞不肖女，何堪貪生怕死人。見汝書信傳消息，他將一飯盡傾塵。一些未喫安能死，現仍無恙在監門。你且慢慢歸房去，用其午膳再商行。

小姐見說：「既然妹子未死，孩兒待他回來，一同用膳。」左公聽了，心中焦躁，暗想我若逼他進食，必說情願出來就死，已是這般光景，苟再責之，妮子執性必至傷生，沒奈何只得陪笑便了。小姐道：「爹爹說道當今已赦三妹，薄暮時分便得回來，孩兒便再等一等不妨，料不餓死，爹爹但且小心。」

左公正欲來重說，忽見人來稟事，因閣中有事差官請左公聽以抬身。忙忙又出更冠帶，出廳說與二爺聽。可去勸勸儀貞女，教其進食莫消停。二爺聽了忙入內，左公出外到朝門。此間再四般勤勸，說盡千言萬語深。佳人執定全不轉，二爺惱了火生心。小兒如此拘執性，真是將他難理論。且等大兄來勸膳，恐叔今朝沒法行。愁眉深鎖歸書院，玉人回轉綉房門。長吁短嘆倚鴛枕，看看日落又黃昏。左公朝內方回轉，更其常服出書廳。來到晚

翠軒中內，將言便問二爺身儀真可否來用膳。致德抬頭說事，因執拗之人曾見有，不會看見這儀真兄弟何止千言語，想他身聽一論，咬釘嚼鐵心不轉，必須三妹到家門。維明聽了長吁嘆，實實叫人難理。我也把他無法處，因甚生他這等人？

致德道：「難道由他絕食不成？說不得軟勸不從，只得要用硬勸，威以加之，自然肯喫。」維明笑道：「全然無用。這女子心中無一事，不看得透澈，你若打他，便願甘打死的了，難道一個打死不成？除了這般威說，還有何法？」致德笑道：「真真無法，軟又不行，要硬又不行，要他進食，難道救了秀貞回來，却是漸漸使不得的。」兩人正在書房議，中堂晚膳已排成，書僮上前來相請，起身便入內中行。着人傳與丫環女，將請小姐出來行。隨書入內來說了，倩雲覆命到中廳。小姐不出來用膳，着小婢前來說一聲。左公喝令重去請，倩雲奉命到房門。三番四次俱不出，左公大怒，火生心。畜生如此來違拗，命將戒尺到中廳，插了袖朝內走，二爺同到綉房門。倩雲使女心驚駭，千金小姐怎施行？兩人來到書房內，抬頭觀看左儀真，側敬鴛枕牙床睡，見了嚴親不起身。維明走近將兒叫，你該用膳到中廳，我身喚你三四次，如何違逆不抬身？小姐聽說回言答：孩兒茶飯懶沾唇，爹爹許兒三妹轉，等到如今不見形，不知爲甚緣何故，畢竟何時方轉程？兒今要等他來到，一團用膳始抬身。左公聽了真堪笑，明知是假強爲真，開言便把孩兒叫，昨夜之言戲你身。秀貞乃是朝廷犯，我身無策似他身。你身休得痴心等，便候他一世不回程，難道真個不進食，快快抬身出外行。儀真小姐微微笑，爹爹尊長大人身。那有戲言將兒賺，斷然沒有這般情。

「若果然三妹不回，孩兒終不飲食，只是等他便了。或者誠心感動天地，保佑三妹回轉，亦未可知。」左公笑道：「你這妮子，莫對我說這般言語，天高地厚，便有誠心，恐一時感激不動，我今不勸，偏要你吃了晚飯。」你連唯唯來從命，不得胡言再逆親。若再言三并語四，我身一怒不非輕。現將戒尺來帶此，定然把你重施刑。

打到你身來從命，不須違拗快起身。同到堂前用了膳，休教觸怒父親身。萬一果然來責罰，你身質弱豈能禁？受刑不起終違拗，不如趁好順親心。小姐聽了微微笑，左公便令侍兒們取將晚膳來房內，移其案棹進房門。親身扶掖姣娃起，我兒用膳莫消停。苦我父親權作母，不作房中嚴父形。慈顏撫恤姣兒女，官做閨幃鞠養恩。言了親奉杯和盞，遞向多姣手內存。玉人口內無言語，接來仍放案上存。二爺又復來拿起，再奉多娃說事因。可看叔父之薄面，我兒略些少沾唇。小姐也便來接過，置於案上不聞聲。三回五次來挨起，玉人執定不應承。惱壞左公心急躁，戒尺將來拍案鳴。指定儀貞人一個，畜生連罵兩三聲。既然堅執來絕食，終須不保命殘生。不如打死還來快，早些生死到安寧。小姐見父言如此，低頭掩淚好傷心。倒身仍臥牙床上，左公舉手欲施刑。致德上前快勸住，大兄息怒到他身。言了便叫賢姪女，你今快快起抬身。何苦今朝來取責，可知舉手不容情。將言勸人無惡意，還須略順父親心。小姐叫了聲悲咽，叔父今朝聽事因。三妹不回兒不食，進食終須待此人。違拗父親難免罪，任從責罰死該應。三軍可以奪其帥，匹夫立志不能更。鋼刀加首難從命，總是今朝不順親。叔父且休來勸解，爹爹責罰任施刑。左公聽了心冷笑，開言說與二爺聽。

「如何這妮子這等見識罷了！我爲父的陪盡了多少小心，不當你絲毫體重；從今與你斷絕天倫之義，父子之情，任你餓死便了。」

譬如不養儀貞女，譬如老死冷宮門。想來也是天之數，從今再不理他身。便叫兄弟同出去，言了雙雙往外行。小姐見他都去了，不禁暗笑自言論。做好做歹來混賬，犯人當做小兒身。且看爹爹何法處，可能終不理儀貞愁。他不救三妹子，終須要你順兒心。

只是爹爹把我這般愛惜，我卽深與作難，真是罪該萬死！若得救了三妹，必須將儀貞重責，方可放心。莫言小姐房中事，且談兩個到中廳。左公晚膳無心用，默默思想是怎生。我從幼到今生在世，算來三十九年春。任

他什麼難事，我能剖析立區分；從來沒有雙束手，天大之事不費心。不想今朝被一閨中女，難得人來沒法行。使我這調和鼎鼐鹽梅手，竟難理家庭兒女身。

一個女子不食，竟無法強他，活活被他難死？想當年我母親強我納那桂香，還不曾把我難倒，今日反被一女兒難得走頭無路。

想到此處心失笑，世間報應果然真。我因一事違親命，再三不順母親心。所以生此希奇女，今朝一樣逆親心。且待明日假意將他撇下不理，若再不食，只得依他。我這儀貞怎捨得絕食而死？

此時只得來用膳，因轉書房安歇。次早罷朝回家轉，玉人不出候安寧。問之乃曉床中臥，愁悶心中不語論。早又一日來過了，時時暗探女親生。得知飲食全不進，難壞朝中一品臣。晚膳用罷中堂上，開言說與二爺聽。此情正是無法處，只得商量要救人。秀貞不轉他不食，兩天水米不沾唇。再遲必送殘生命，人而不食豈能生？致德聽了兄言語，默默無言不做聲。半晌只得開言道：「此事今朝難煞人，不想一個小女子，竟將無法可施行。言了之時長嘆息，萬分無奈這般情。致德半晌重微笑，果然好個女中英機謀。膽量過男子，活得他來死復生。諭單入獄，他能控毒酒杯中害不成。如今再用苦肉計，不怕嚴親拗到根。」

「兄治民治國，何等才情，不想儀貞一小女子，竟治他不來。」維明笑道：「惟女子與小人，為難養也。近之則不遜，遠之則怨。此女自幼從我攻書，一來過於愛惜，二來稟性聰明，諸事見透，自然不為人管治。且其執拗處，來他生性使然，非兄溺愛，不肯加責於他。怎奈執性之人，再不能一時屈伏。倘昨夜真個逼他尋死，便拚一死，決不肯從，且恐再尋短見。此等烈性人，只可順他行事，待他過性，然後指名其罪，他亦無辭。」致德道：「但救出秀貞兄弟，決不能從命。還請大哥設法哄他。」左公道：「且待明早別作計較。」次日左公兄弟還朝回來，先令左府一衆家人，先作散佈謠言，傳入內室，說老爺談了半夜，勸轉二爺，今日早朝面奏此事，求救三

小姐回家，誰知天子因是國泰之下，有權之上，第一名重犯，不准所奏，但准免凌遲，謹行決斬。許左氏收領屍身，看來鐵案如山，不能搖動的。衆家人互相議論，傳入上房，小姐聞之驚倒，不免淚如泉湧。因想：三妹！惟恐姊拚命捨生，要思救你，誰想天言斷定，萬不能一生。

此時維明兄弟同回府，便到香閣看女身。見他雙眼拋珠淚，倚枕氣怯低聲叫父却。左公見了反失色，爲何苦到這般行？

便道：『今日如何難道這般模樣，還不肯進食，真正要做伯夷叔齊了！』小姐道：『兒不過等候三妹，又非忠臣，豈夷齊可比？』左公笑道：『不做忠臣，便做義士不成。你這妮子好不忤逆，如今母親兄妹皆不在此，止我一人，擔了多少軍國大事，真個夙興夜寐，無一刻之安。你還添我這番內顧之憂，逼得肝腸寸裂。今祇沒奈何，奉請皇上，赦出秀貞，無奈彼係叛犯女犯內第一名，聖情徘徊，決難輕縱，蒙免凌遲，但行斬決，並許收領屍身。』已感天恩高厚，你如不信，明早帶你入朝。

儀貞聽了肝腸裂，家人議論果然真。事經奏請人工竭，天音難回待怎生？不禁傷心大哭三妹子，你今慘死我難生。始終望你全生命，已定天言收不成。感你東樓患難來矜恤，感你冷宮幽禁與調停。爲你屢次哀求叔父身，誰識王章三尺法，到頭命絕要勾行。你前生罪孽何深重，你今朝奇冤遇典刑。我黃泉之下難相見，負你今生恨不輕。左公便把姣兒撫，這般慘痛痛傷心。我非不爲你陳奏，此事同朝共曉聞。御口天言皇命下，有何方法救殘生？我今便把參湯進，且慰爲爹兩日心。你若再行來執拗，我須刺臂與你睜儀貞止淚心，悵怕半晌開言說事因。事已到此無可奈，屆期要往法場行。親與執手爲永訣，以了平生一片心。左公點頭頻嘆嘆，義氣生身十二分。理論深閨多禮禁，法場上去不該因。因爲昔日辭朝出，百官萬姓盡看明。要與他身來永訣，屆期許你前行。但到其時毋過慟，也須體諒二親心。這回且進參湯盡，便親手持來近口唇。儀貞此際真無奈，越思越想慘難禁。慘我

爹爹來婉轉，全然慈愛此親心。如何便不來飲食？忤逆爹爹罪不輕，勉飲參湯兩三口，依然拭袖淚淋淋。

左公見他進了飲食，便不強他多飲，反將閒話問他，多方勸慰。小姐十分過意不去，也只得勉強應一兩聲。左公只得吩咐丫環等，小心伏侍，移步出房而去。是夜儀貞一夜不眠，淚流滿枕，挨到五更時候，即起身寫一書，寄與秀貞，便將始末根由說明，即起奏當今天，言不准援免等語。候天明了，密密封固，付左安徑送監中。却說紅雲在西樓之日本悔自己，又聞外庭光景，知鄭氏旦夕必亡，自遇儀貞，誤識紅雲，便出力交接。自儀貞入鄭府進皇宮以後，無時刻不照應，婉轉追隨，也曾將維明反正誅奸，求儀貞求救自己一節相求。儀貞義氣深重，感其恩誼，膽吐心傾，又認他真是秀貞，誼原一本，故此儀貞於救秀貞一事，幾於拚死忘生。但使儀貞辨出紅雲，並辨出秀貞冤一事，轉將代妹報仇，焉肯顧私恩，傷天理，真個錯中有錯，僞裏尋僞。這紅雲因禁刑部獄中臨死哀鳴，也曾想出自己從前逆天大罪，好好一個秀貞，被已駕名誣陷，玷名喪身，天理昭彰，理當立死。已反逃生，走了入了叛黨，仍託左氏門楣，享受些時富貴，今須得儀貞出力相救，果真救出，亦到左門，現有在臂桃花，欺了致德，難欺周氏，只恐究出前情，二罪俱發，雖逃國法，難免家刑。維明現有上方寶劍，殺人不必先奏，亦自性命難全。

萬一儀貞來救出法場之內，要供明秀貞做鬼心，含怨將見黃泉與洗清，免到閻羅添罪案，刀山劍樹劫千層，紅雲千遍思量處，一紙書開走了魂，好個儀貞大小姐，義深於海，誓言真，你身貞烈當朝命，我恨淫邪怎理論？姊妹相稱隨兩月，婢奴真到別船行，我曾害你親堂妹，你未能知就裏情。若使前情來敗露，奈你身怎稱救殘生？隨你兩月多親近，舉止端嚴盡典型，責我千般多罪過，憐我百樣苦衷情。我如少小來伏侍你，也是青衫隊裏人。我今負你如山海，怎能前罪吐臨刑，免你費心無用處，撇之千刀萬惡心。紅雲悲痛良心見，直到當場再表明。却言正月交十四，各官齊集到衙門，吩咐一般劊子手，刑部監中綁犯人，一個個頸中去了連環索，腳鐐手鈕卸離身。

脫除巾帽衣裳，剝木桃，嚼口上藤繩。三穿四道，齊背剪，緊縛牢拴衆叛人。男男女女都捆畢，帶出三重鐵獄門。同到法場來跪下，蓆棚下面且安身。四面禁軍屯巷口，四方兵校守嚴明。行刑刀隊排排過，殺氣驚人怕十分。一輛飛車來趕出，貞烈夫人左人。將近法場來勒轡，將車抬進一家門。預先借此來洒掃，要來收屍。秀貞身特尋沙木多堅美，手製衣裳件件精。玉人滴淚如泉下，寸裂肝腸痛莫名。正在下車來坐定，要來傳假秀貞。忽聞清道傳呼至，一衆官員並到臨。丞相左公來監斬，傍隨刑部左堂尊司官在此分班列。看見威儀又喝名，左公兄弟真無奈，心中也慘秀貞身。大義滅親原不顧，况其淫賤敗家門。却如何到了臨刑處，自家監斬女親生。二人顏色多慘切，衆人俱各看分明。

只見值刑校尉在蓆棚下跪，向稟說：『第一犯婦左氏，說本身並非左氏，情願當場供明，再行伏法。』左氏兄弟及衆官等，俱各大驚，連儀貞也咄咄作怪。當下左維明恐防儀貞膽大包天，捨生拚死，或另將別犯頂名，弄出非常大事，便喝迅將該氏帶上供明。校尉遂帶上紅雲左公兄弟一認是秀貞，便喝你有什么話說。紅雲連忙叩首，直供別情，竟將當初屢次冒名，及竊鞋盜釵說出，併將秀貞委不知情，含冤不容辯剖，屈死後埋葬某處。骨殖現存，及翁鬻賣已頂名，儀貞誤認之事，從頭至尾，詳細供明。並出左臂桃花斑痣驗明。此乃秀貞所無，夫人以下，俱各曉得。左公兄弟及各官，遂各將痣斑驗明。當時左維明咄咄稱怪，便告致德道：『如此說來，秀貞被你屈死，他乃含恨九泉。』致德亦驚奇不及，衆官俱道：『他已罪上如罪，還虧他良心難昧，臨殺供明，以洗三小姐千古奇冤。』左儀貞聽得十分驚訝，直如冷水淋身。致德便喝道：『你這賤人叛犯，罪該萬死。』維明拍案，大喝斬訖報來。左儀貞不想紅雲如此作偽，立時心冷，便道：『也罷，便將衣衾捨此賤人。』儀貞即登車而去。

斬了紅雲，都哄快點來魏氏桂香身。姣娃此時心中苦，也憶從前一段情。想當初放我回家去，曾經吩咐我雙

親好生擇配良人婦，切莫將來轉買身。可恨父母貪錢少，賣我丁家做小星。又囑阿奴須安分，莫教惹得禍臨身。又害左家大小姐，春光洩漏到權門。如此陷入奸臣窟，綁縛雲陽身首分。老爺堂上朝南坐，威儀原是向時尊。阿奴不敢來求告，木枕碁口怎聞聲。一夜恩情丟去手，從此陰陽兩路人。不表桂香心內事，點齊一衆罪囚人。犯由牌上書斬字，紛紛押下法場門。雄兵四圍來，剗縛監斬官員坐定身。閑人一概都驅出，三聲炮響盡施刑。牛耳尖刀同掣出，墓地碎割死屍靈。三名劊犯涉遲死，其餘斬犯一齊刑。衆官帶命來朝內，又說紅雲一投情。天子十分來嘆息，左門家法不非輕。只因小小嫌疑事，屈死姣兒怨不伸。但看忠烈夫人，一家那有兩般心。我今也與加旌表，使他地下略平心。

便降旨封左一貞爲貞烈女，遷還塋從葬，勅翰林院擬文立碑。左維明兄弟俱謝恩而去。維明一到家中，將儀貞十分取笑，又埋怨致德屈死秀貞。

他身雖則多枉縱，該役使賤紅雲。況且周家開信轉，玉釵始末未出尋。他方極口呼冤枉，你不消停細付論。他一口呼冤思自辯，你黑白未分下絕情。這等刑暴無容耐，如今追悔也無門。我曾幾次來說過，事要三思定罪。不是事後方談起，你須恕我乃詐。於今冤死真冤死，你該償命報他身。便強同來掩飾，弟婦聞知待怎生。戮盡周氏一門無話說，叛斬草必除根。屈他女人一個，你果將何罪名致德低頭難置辯。十分回恨自家身，正當兄弟來埋怨，儀貞也知說原由。紅雲淫賤多狡計，渾我家中三妹名。不但累名並屈死，該我大罪不非輕。孩兒也被他瞞過，姊妹相稱說性情。豈大眼來問露，神差鬼使說分明。死者已死難追，喜逢恩旨雪冤魂。非但秀貞三妹堪瞑目，也與左氏一棺一洗清。今且辦他遷移事，速轉襄陽故一墳。莫教嬌母來看見，那時拚命不非輕。左公兄弟俱點頭，明日傳人速速行。

當晚三人傷感一回，各自歸寢。次日左維明兄弟上朝回來，便令左安左茂速即出行，認明遷出骨殖。維明

嘆息致德不覺痛哭失聲，連夜命停當家人，遷回襄陽祖坟，植樹立碑不表。這儀貞苦千辛，做了一場春夢，越憐秀貞冤死，每每嗟嘆傷心不已。

早早又過了十餘日，左夫人等到京城。桓府家眷且慢表，單言永正到來臨。拜見父親並叔父，又見儀貞喜不輕。忙亂之間言不盡，速發人夫轎馬行。申牌時分全到了，紛紛車馬進家門。儀貞移步來迎接，一同入內到中廳。夫人見了親生女，抱頸大哭好傷心。德貞靜英悲又喜，一番哭了禮來行。尊卑長幼同見了，方纔各各坐談心。夫人細問多少事，儀貞一一訴娘親。再把前情述一遍，今朝見母實餘生。夫人聽了雙流淚，準擬今生見不成。誰知明珠無恙歸合浦，白璧完全反趙庭。感得蒼天來保佑，依然還我掌中珍。思兒之念今朝撤，合家大小盡歡欣。各房各戶鋪陳好，人多手快易完成。夫人吩咐排宴家，此時早又夜黃昏。紗燈紅燭光明耀，兩席佳筵到內庭。尊卑長幼同歸坐，侍兒行酒進金樽。三杯酒罷方落盞，訴出長情共短情。夫人又問三小姐，儀貞代與說分明。幾人聽了都驚訝，秀貞冤死此夕明。二爺面上無光彩，添悔從前一段情。歡飲多時筵席散，衆人收拾後邊存。人人稱道左小姐，貞烈夫人沒處尋。時間不覺更深了，衆人俱要睡安身。三位小姐同告別，一齊來到綉房門。德貞靜英同洒淚，訴說多時想念情。儀貞小姐心傷感，悲訴回家一段情。個個心傷三小姐，十分切齒罵紅雲。閑話一回安歇去，次日天明又起身。四人對鏡梳頭罷，蓮步趨庭候二親。夫人着喚家人到，送還王府許多情。賞與丫環人兩個，每人二兩雪花銀。吩咐家人來送去，送到王府自當心。丫環歡喜來拜謝，二人攜手自回門。且表桓夫人等歸私第，應徵細說聽。情夫人楚卿心大，桓門有辛不非輕。好個英奇貞烈女，古往今來那裏尋。我兒早把鰲頭占，娶轉佳人始稱心。忙着楚卿前去賀，叩賀姑夫姑母身。又差四個家人女，問安小姐左儀貞。左府留在來用飯，諸煩閑事總休論。

三四日間，各人家小陸續都到了，正月二十七日，致德家眷到了，通報上來。永正忙出城迎接，仍到那邊宅。

內，一時停當，致德別了兄嫂，並姪兒女，便道紅雲一事，且莫與家中說，只怕弟婦翻天覆地尋鬧。衆人聽了，俱稱是，致德回身辭出門。家人急忙回故宅，匆匆一竟到中廳，不知夫妻會面悲和喜，說出紅雲事怎生？看官且暫消停，等再將下回接書文。

第三十四回 杜宅說親侍郎無意 左府辭婚公子有情

接上前文重就起，單言致德進中廳，夫妻見面來歸坐，兩位千金拜父親，說起儀貞多少事，誥封節烈號夫人。那知李代桃僵事，賤婢紅雲代秀貞。

周氏夫人聽見秀貞兩字，連忙問致德道：『如何秀貞被紅雲害了？』致德自從法場回來，心中十分追悔，只恐周夫人聞之，要向致德吵鬧，得地覆天翻，正打算瞞過周夫人，不防一時間順口說出，却也心中痛惜，悔恨萬千。又遇周氏窮詰，料難隱瞞，遂將其事之始末根由，一一訴說一遍。說得周夫人驚詫悲痛，涕淚橫流。直說到紅雲在法場供出，衆人各將紅雲桃花痣辨明正法，並周通政一門處斬，紅雲死後，帝亦以逆黨誅，雖曾害死秀貞，都已明彰惡報。致德一面訴說，一面揮淚，說得周氏頓足捶胸，號啕大哭，叫幾聲：『屈天屈地我的苦命呵！不覺暈倒在地。』

二貞正在傷心處，忽見夫人倒地塵。忙叫父親同扶起，口呼快醒我娘親。丫環僕婦俱驚駭，一羣圍住二夫人。事到傷心逢氣厥，緊閉牙關不轉聲。致德疾忙來抱起，夫人連叫快甦醒。便把姜湯來灌下，扶在床中靠定身。痛定一時纔醒轉，又放悲聲哭不停。慌壞侍郎人一個，愈加悔恨在心中。千差萬誤行粗暴，屈煞我孩兒左秀貞。紅雲昔日來觀石，怎不推詳下絕情。你今地下含怨死，怨我當躬且莫論。你母今朝來拚命，這便如何是怎生？周氏夫人傷痛絕，愈思愈想恨非輕。便將致德來指定，你這狗彘豺狼忒狠心。你說秀貞淫賤事，如今可有半毫分？不

容分解加凌辱，不住高聲罵賤人。賤人不是傳來種，不是我娘家帶到人。誰知死後天昭雪，賤字原難加兒身。虎毒吞兒也罷了，不該名節枉伊身。你身受把烏龜做，你可買娼做院門。不該枉自來噴血，屈煞親生短命人。可憐可痛還可惜，與你那世冤仇結得深。夫人難按無明火，一頭撞倒侍郎身。致德便乃高聲叫，不怨紅雲怨我身。不怨自家無主意，留住輕狂周帝臣。反將言語來沖撞，人死如今待怎生。夫人大哭來扭住，還我完全一秀貞。要替秀貞來取命，兩個把掌打面門。氣壞侍郎人一個，疾忙回步出中門。夫人哭罵將追出，二貞勸住不容行。

二貞便道：『孩兒等一向替三妹傷心，誰知從前一番是非，全係紅雲假冒。如此看來，三妹益發含冤屈死，實爲可恨可傷。但爹爹此刻，也是懊悔難追，死者不可生，母親且勿過于傷痛。又方纔爹爹說起，據紅雲法場所供，三妹遺棺尚在荒郊地上，母親務必使人遷回襄陽祖墳安葬，使三妹生前不能消侍，死後尚可相從。使孩兒等也可憑棺一慟，少盡同胞姊妹之情。』這一句點醒周氏，周氏連忙點頭，便傳左書速即依紅雲之言，即刻出郊訪明，遷回祖塋安葬，左書即忙領命而去。

慢言左氏遷葬事，回文再表二爺身。本來冒昧無含忍，屈煞姣兒恨不輕。今遇夫人來作鬧，這場禍事不非輕。要請大兄商議去，又防埋怨究前情。傷殘父女終身悔，決斷夫妻那言論。從前只道私情確，左氏門楣露醜聲。誰知這事難猜度，全是紅雲駕惡名。捉賊無賊輕治罪，論姦據假強施行。果然父女前生孽，投我胎來害你生。你可張羅親理論，我雖蠢婦細分明。倘思過去難補過，試問心來已負心。我今且告儀貞女，足智多謀是此人。倘若到來徐剖辨，定能相勸嬌娘身。

致德竟到大房，要請儀貞解勸周氏，適遇維明儀貞俱在慎思堂閒話。致德走進，滿面慚愧。此時左書已來稟知出郊遷葬之事，又見致德光景，父女二人料他夫妻反目。維明便請致德坐下問道：『弟婦可曾知道道秀貞一事？』致德不能隱瞞，維明長嘆道：『此事原是你粗莽太過，我也咎之再三，但如今死者不可復生，已往

不咎了。此事弟婦如此情形，如何能勸得轉？儀貞道：『若說三妹果真不端，二叔也還可以對得過嬌母，只想人死多時，二婦雖則傷痛哭泣，也還不敢吵鬧。正是心虛胆怯，懷恨在胸，如今法場供辯，通國皆知，二叔自難隱瞞，既已說穿，愈思愈恨，焉肯干休？我想二婦以婦，只休想過日使了。』維明笑道：『你這妮子，也忒刁惡，二叔正爲嬌娘吵鬧，來此相商，你反如此急他，豈非借刀推刀，助火添油？我如今欲使汝去勸轉了嬌母，汝若推辭，定當責罰。』致德也說：『正是爲此，要請賢姓女一行。』

玉人一笑抬身起，爹爹言語不中聽。當時三妹含冤死，問是誰人下狠心？隔窗之語無加察，私約之期未訊明。便算問官無庶獄，也須兩造獄詞成。一面之詞難以定，三尺之章不妄評。幾見犯人供來吐，便呼劍手立施行。就使情真并罪當，促生令死要哀矜。況于雷震飛霜慘，案有天反地覆情。匹婦匹夫須辨恤，何況嬌娃自己生。當時下手何剛斷？此日回思又軟心。漫言臨事無容耐，可恨人心沒半分。天性全無且莫說，居然刑部左堂尊。刑名何例還何律？要屈煞無辜愛女身。我身未與通謀議，勸你屈煞秀貞身。倘令我去公平斷，請嬌母從今闍一生。

當下儀貞一翻言語，說得致德怒氣冲天。維明笑道：『你嬌娘不過哭哭鬧鬧，你二叔已經難當，誰知利口如此，竟如老吏斷獄一般，將二叔責恨剔骨。如今說來，你不是替他分解，亦不過助嬌娘報仇而已也罷。這原是你二叔有千般不該，你也說得他痛快暢快，但如今你到嬌娘而前，畢竟用何言解勸？』儀貞笑道：『不過叫嬌娘問二叔要一個活秀貞便了。』左公怒道：『這妮子這等作惡，我現恕你犯上之罪，你還這等放刁。我今即使你去勸回嬌娘，你若不去，或去而勸之不回，一并重處。』

儀貞勸笑回言答：『這個難題不做文。我若能回嬌母意，除非我變秀貞身。我今便往成何用？那有言詞出口論？左公便說無妨礙，現謀遷葬一樁。且將反骨歸魂事，勸轉生離死別人。我也六壬占一數，秀貞應轉二房門。夫妻且自重和好，緣結三生有夙因。你今切勿違吾命，只當今朝替我行。嬌母如母非輕比，見母如斯那忍心？弟兄

子姪通天性，義美恩明，要付論。不是我遣兵不動來激將，也是事到其間，要你一行玉人，此祭真無奈。回房且告母夫人，慢言母女來談論，再說書房一段情。

維明道：『弟婦此時只想秀貞，還不會想起母黨滅門之慘；你回去，一面令左書妥當辦理，差人送回襄陽；一面也要婉勸弟婦，令伊回心，夫婦間自然和順。我隨後即使儀貞來使了。』致德一一應諾而去。果然周氏既痛秀貞，又痛母門之慘，飲食少進，臥病多時，虧得儀貞往來時常勸解。到了秀貞遷葬之期，使二貞亦未出郊來相送，直等起身之後，方纔告知周夫人。周夫人重又大哭一場，雖則日久忘懷，也還時常絮聒。致德因是自己心病，也只得受其埋怨，移步走開。

周氏夫人時吵鬧，總因屈死秀貞身，又因殺了周通政，全家一個不留存，只恨維明多刻薄，報仇雪恨太分明。害我親兄非小可，並連嫂姪更傷心。有朝得見維明面，捨了殘生把命拚。侍郎便乃開言道：夫人此話欠分明，你兄叛黨難容恕，國法安能赦此人？御筆親勾諸叛逆，周門豈得獨全生？

『罷了罷了！再不要哭了！你回家後，把個中堂竟哭做一個孝堂，豈不蹭蹬？』

言罷吩咐排家宴，衆人答應自遵行。婉請夫人來就坐，夫人只得止悲聲。珍羞百味難下咽，侍郎舉盞勸殷勤。含悲忍淚無可奈，兩位千金共談論。共侍雙親筵席散，夫人當下轉房門。獨坐燈前心轉苦，悲啼輾轉好傷心。想我一胎生了三個女，只有秀貞是我掌中珍。生來容貌多清秀，靈變聰明稱我心。只望長成來出閣，嫁一乘龍佳婿。身花封紫誥，登極品，鳳冠霞帔做夫人。生兒育女成家業，富貴榮華勝別人。痛心淫賤紅雲婢，巧遇輕狂周畜生。無端捏造彌天禍，玷他名節害他生。愛女已經遭慘死，親兄又復受非刑。不堪回首真痛，這樣爲人怎稱心？周夫人只因傷慘過甚，一痛幾危。桓夫入母女也時常勸慰，無奈二夫人總不開懷。致德也時時勸解。此時正值二月初旬，致德向周夫人道：『來了多日，還不會去到大房會會嫂嫂，他到屢次過來。夫人今日可同二

女到大房一走。周氏道：『我有甚麼歡腸？且左維明殺了我兄，恨入骨髓，遠到他家做甚？』致德笑道：『你恨我兄，只是我嫂嫂併姪女兒，却不曾得罪，豈有不見面之理？』周氏道：『我若過去見了維明，就要與他拚命。』致德笑道：『你與他拚命，他自然怕你。』

周夫人便忙梳洗，穿衣裝束盡完成。兩位小姐齊來到中堂安候二雙親。侍郎說與親生女，一同去到大房門。吩咐打轎忙入內，家人答應急忙行。三乘轎進齊坐上，男女跟隨便出門。上了長街行得快，那消半個小時辰。大房早已來到了，相府門前氣象新。門上慌忙通報進，轎兒直上二廳門。早有僕歸來傳報，夫人小姐得知聞。夫人同女忙出外，一行迎進到中廳。各皆禮畢分賓坐，侍兒左右奉香茗。衆人舉目觀周氏，但見他面黃肌瘦不成形。並無半點歡欣色，心知必爲母家門。各人敍罷塞溫話，二夫人抬眼看儀真。忍不住下淚心中苦，姪女而今回轉門。可憐三妹遭冤死，渺渺冥冥無處尋。當下問起紅雲事，儀真一一說分明。周氏聽了連歎氣，觸起奸臣賤婢情。登時變色來翻面，開言便問大夫人。可笑老左人一個，爲何這樣滅親情？我的哥哥非別個，算來也是左門親。奸臣逼使他宣詔，不會得罪左維明。因何便把他誅戮？此事今朝要講明。更兼且還有紅雲婢，害吾愛女秀真身。理應付我親刑罰，帶轉家門任我行。他既做了當朝相，何等威權掌在身。何難兩事來安頓，竟爾胡爲任意行。桓氏夫人聽此語，微微冷笑說原因。口稱嬌婢休煩惱，縱他不害令兄身。朝廷國法難饒恕，那個奸臣不喪身。除非不把奸臣做，做了奸臣活不成。若說紅雲淫賤婢，明彰惡報快人心。况登奸籍難輕縱，判斬之時刻不停。

周氏大怒道：『放屁！紅雲賤婢便罷了！我哥哥犯法，自有皇帝問罪，爲何要老左殺他！』

回頭喝問諸侍婢：『你主人今在那邊？』一衆侍兒俱大笑，回言現在慎思廳。周氏忿然離坐起，必要今朝來拚命。匆匆一竟來走出，桓氏夫人冷笑聲。說得這般多輕巧，今朝穩把命來拚。只怕惹來老左無好處，未必全然肯讓人。儀真小姐離坐起，笑容說與四人聽。我等都去同觀看，怎樣今朝把命拚。五位小姐同移步，夫人吩咐衆女

們。看便看來休啟口，莫叫惹得禍臨身。嬌娘出口無輕重，更兼舉手不容情。可記幼年書室事，我今第一戒儀真。你若多口來惹事，回轉中堂責不輕。小姐聽了稱曉得，並隨周氏一同行。迴廊走過來書院，竟往窗前廊下臨。左公正在觀書史，忽爾抬頭吃一驚。如何弟婦今來此，即忙離坐要抬身。

只見周氏把衣袖一勒，兩眼圓睜，心中詫異，明知必爲其兄索命而來。重復坐定，正色觀書，只當不聞不見。周夫人越發重怒，更加火冒頂梁心。一手又舉來走過，指定窗下一品臣，喊叫左公真名字，烏龜忘八你身聽。我哥哥與你何仇恨，千山萬水到邊廷。你倚仗自己多權勢，竟就將他兩段分。打狗也要看主面，烏龜忘八太無情。你不過領了幾個毛兵將，竟是做了當今皇帝尊。公然竟把人來殺，全無王法亂胡行。至親之誼全漸滅，好個狠心狗肺人。烏龜有日槍戮腦，奴才是劍穿心。賊皮賊官烏鴉啄，五臟心肝豬狗吞。好個狠心真忘八，全無廉恥賊奴。我今到此非別事，要討親兄命一人。若還沒有通政，與你奴才把命拚。周氏窗前來大罵，左公一聽分明，微微冷笑，全不答，低頭祇是看書文。周夫人罵道：『你不聽見麼？』

『嬌母雖然狂妄失體，却是你的尊長，汝爲幼輩，不可勉強出頭。且此等婦女，何足交言？我等但掩耳閉目，付之不聞，不見罷了！本該責你一場，以謝嬌母。只因他擅自妄作，已將你打罵過了，我却不便加責於你。今且吩咐左書，將秀貞遺棺，不必送回襄陽祖墓，此等幼殤，可即在路火化便了。』

二夫人忽聽呼三妹，驀地心中吃一驚，忙前扯住儀貞女，口稱：『姪女慢行程。』

『你秀貞三妹，既已負屈冤死，何不容他安葬祖坟？』儀貞笑道：『左門家法，幼殤不上祖坟，前日二叔也曾說起，是我爹爹多事，叱退二叔，命左書送回。今嬌母如此反面無情，自然秀貞之棺，仍舊在路火化便了。』儀貞說罷，回頭走，二夫人速即後頭跟。一行重進中堂去，謝罪夫人桓氏身。秀貞生已遭冤死，魂魄須教伴我身。怎忍半途來火化，幼殤不上左家坟。倘然如此來刻毒，我便殉女從兄地下行。二夫人哭到傷心極，頓足呼天。

不住聲。桓氏夫難過，明知得罪左公身。故作此語來驚嚇，未必他心有此情。

便笑道：『二嬸娘你明知死者不可復生，且令兄之死，國法難逃，老左不能編袒。你便逐日拼命，豈能救得令兄一門老左，但因被你辱罵，故欲火化秀貞，也未必真有此情。你若再待尋鬧，不肯干休，恐怕執意起來，拘定家法，不上祖坟，你我門內不能相拗，那時悔之已晚。』

說得二夫人頓口無言語，暗想維明情性果難爭，果然厲害真厲害，眉頭一皺計來行。弟將生命輕殘害，只把遺骨火內焚。這樣狼心同惡口，那世冤仇結得深。今且吞聲來忍氣，未便前來任性行。

當時周夫人默默無言，桓夫人靜英再三勸釋。周氏到此，却也無可奈何，只得轉求桓氏夫人，寄信往襄陽妥爲安葬。夫人一力擔當，又留往晚飯。周夫人勉強一坐而回。從此妯娌間漸漸往來如常。自從秀貞葬入祖坟，直到轉世爲左永孝，自掃前生之墓一段因緣終完，按下不表。再說靜英身也不敢將周夫人破口之言，述與桓夫人知道，只有儀貞暗中不忿，却被左公阻住，說他母門全滅，權且容忍一遭。

儀貞無奈來從命，悶悶無言往內行。次日起身來散步，二貞並及靜英身，慎思堂上前來到，適逢永正轉回程。芳春無事同歡聚，四人並起向廊行。芳草叢中舒綠箭，杏花枝上綻紅英。垂楊千縷東西映，紫燕雙飛上下鳴。斜穿畫棟呢喃燕，公子觀之笑說因。大妹見此梁間燕，試吟佳句若何能？

小姐道：『大兄有興吟詩，何勿聯句？』永正道：『聯句要先起韻。』

儀貞前秋別去再來遊，永正兩兩于飛喚侶儔。儀貞爲睇新巢猶未小，

儀貞方塘愛影頻回顧，永正繡陌銜泥暫停留。儀貞倘識主人情意重，永正可能雙剪破春愁？

兄妹二人連詠罷，靜英啟口贊連聲。永正公子微微笑，袖出花箋一幅臨。笑容說與黃小姐，箋題八首妙詩文。送與賢妹來一看，言罷之時雙手呈。靜英不便來親接，儀貞代接送佳人。姊妹三人同展看，書滿雲箋數百文。

其一 風飄絮點蒼苔，淡淡輕輕未盡開；筆墨空閑窺暗月，詩成安得玉人來？

其二 小窗待月獨徘徊，花影重重覆綠苔；遙送風情聲轉急，還疑珮響玉人來。

其三 流螢池面去仍回，點點飛光落翠苔；涼簟獨欹吟舊句，依稀惟記玉人來。

其四 金波搖蕩絕纖埃，桂影叢叢香暗迴；空負此宵好明月，那堪不見玉人來。

其五 爐烟煨盡冷香灰，愁聽樓中刻漏催；竹影蕭蕭驚宿鳥，鳴珂恍似玉人來。

其六 桐陰葉墮響空階，久病文園懶舉杯；筆墨空閑窺暗月，詩成安得玉人來。

其七 驚寒雁陣望秋回，黃菊籬邊霜雪蓋；遙送風情聲轉急，還疑珮響玉人來。

其八 紛紛桃李向春開，堪歎而今葉盡摧；涼簟獨欹吟舊句，依稀惟記玉人來。

三人看罷詩八首，靜英小姐不開聲。儀貞小姐微微笑，開言便問秉兄聲。

『詩意絕佳，但不像大兄口氣，且筆調亦兩樣，此詩果出何人？』公子笑道：『我意中無甚玉人，如何作此？』

『德貞笑道：』只怕想着趙家嫂嫂，要他早到來，故有此作耳。』永正又笑道：『嫂嫂自然會到來，想他做甚？且句中字裏，都是無復玉人來之意，好像玉人已是死了一般。我那趙舜娥現在活跳，一定是杜公，他此詩實非我所作，你只聞黃家姊姊，就曉得作詩的人了。』大小姐笑道：『如此說來，一定是杜公子。』永正笑道：『因兄纔在彼處，翻其詩稿，見此佳篇，故悄悄地袖來，送與黃家姊姊一看。』

儀貞姊妹多微笑，靜英不覺怒生噴。登時滿面紅霞起，秉兄何故太欺人？杜家公子吟詩句，與我何干笑煞人？說甚將來送與我，無端奚落把人輕。佳人氣得雙流淚，少時年伯轉回程。我將此事來親稟，且看將兄怎樣行。秉衡聽了吃了一驚，慌忙陪笑說連聲。小弟得罪重得罪，實然戲語出無心。伏望姊姊休着惱，告知家父死無門。說罷之時忙作揖，抬起頭來吃一驚。面前走的當朝相，謔的連忙退步行。左公見了多詫異，笑壞儀貞與德貞。左公便

問緣何故，四人俱各不開聲。一面問時來入內，大家只得進書廳。左公坐定抬頭看，黃家小姐意生噴，腮邊兩淚盈盈在，秉衡低首色如驚。便問四人因甚事，有何爭論在書廳。永正作禮何緣故，姪女含噴爲甚因。儀貞小姐何忍笑，將情說與我知聞。三人聽了難回答，黃小姐心中惱十分。可恨秉衡真輕薄，此等情由怎戲人。告知他父人一個，必然重責不饒刑。小姐便就依直告，只爲世兄取笑太傷人。因此與他來理直，姪女難當此等情。左公一聽心大怒，畜生何得亂談論。這般取笑黃家姊，怎怪他身動怒噴。言罷之時拿戒尺，要打公子秉衡身。公子唬得忙下跪，偶然失口出無心。誰知得罪黃家姊，亂言胡語負罪深。伏望爹爹來恕罪，將來不敢這般行。左公聽了無言語，擲去戒尺坐安身。不命秉衡來立起，罰伊長跪。書廳但看儀貞大小姐，詩箋一幅手中存。左公便着婢來看，玉人呈上父親身。認得杜家公子筆，看罷之笑說云：前因作了詩數首，玉人幾喪命殘生。如何他却全不悔，依然又作此詩文。若被老黃來看見，定須再貶玉人魂。叱起公子人一個，汝從何處得詩文。

公子道：「在起孝詩集中看見孩兒順便袖回。」左公道：「你到京中，可曾會着黃府兩位世兄，可知黃年伯近來能解釋前疑，不怒他令愛否？」公子道：「孩兒近日因打聽得黃府上的一樁奇事，正要報知姊姊，不想失口觸犯了他，因此還未說起。」黃小姐忙問世兄有何奇事，公子遂把黃御史昔日途中路上捉姦，巧蓮死了年伯與夫人和睦，大悔前非，細細說了一遍。靜英欲請左公放起，永正道：

如今不比從前了，家中沒了害人精。上和下睦多安樂，永絕刀兵享太平。此是黃兄兩個書童說，料無虛話盡皆真。靜英小姐聽完了，登時不勝喜歡心。感得上蒼施報應，一朝去了害人精。更加父母能和睦，何樂如之實快心。儀貞小姐微微笑，果然天道不差分。因害姊姊投河內，誰知他就喪波心。穢污姊姊芳名敗，自家醜事反彰明。一還一報毫不爽，豈可爲人喪本心。靜英小姐言正是，左公又問秉衡身。

「汝既知黃年伯深惜女兒屈死，不知他心中可怪杜起孝麼？」公子道：「前日孩兒套問黃兄等口氣，都

說黃年伯深恨起孝吟詩挑逗，害人性命，道姊姊便得重生，也決不肯去遂他私意的。」左公笑道：「如此說，我偏捉弄老黃，着他自己爲媒，將女兒親許起孝。但只是便宜了小杜，我亦怪他題詩挑逗，許便許他，却也要取笑一番，方能成事耳。」

慢說左公歡笑說，再言明早去朝君，午後公庭方退值，屏退儀從坐大廳，使叫家人吩咐道：「快請御史黃爺來問因有事相商須快至，家人奉命便行程。」左公坐候無多刻，通報黃爺到來臨，到廳相見來歸坐，老黃扯椅下邊存。左公止住開言道：「黃兄不必這般行。」

「在政事堂中，朝廷之上，則序爵位尊卑；至於私宅閒叙，何須如此？我等兄弟至交，切不可這般俗氣。」持正再三謙遜，決不敢當賓位。左公無奈，只得讓他二位坐了。

茶罷欠身來動問：「左公相召爲何因？」左公聞聽開言道：「爲有事相煩勞一行。」持正便問因何事？左公即與說其情：

「請兄到此，並無別事，煩兄執斧柯之勞，向杜宅一行，未知可否？」持正道：「兄止兩位令愛，前年俱已受聘過了，令郎又已納采，不知目下又有何人求聘？」左公道：「兄原來不知，只因去歲六月間，有一堂兄遠宦家中，止有弱女，未便遠行，故帶來京付囑於弟，並囑弟代爲婚嫁。今日所說，是舍姪女也。今歲年交廿一，其才其貌，非弟自誇，真可稱一世佳人，故欲爲擇一佳婿。但眼前才子，俱結絲蘿，惟有杜兄令郎，尙然未聘，又且才貌兩全，細思之，起孝非舍姪女，則終身無婦，舍姪女非起孝，亦終身無夫。故思黃兄與杜兄，托在連襟，若是往說，定無不允。今就煩兄一往，小弟在此，立候兄音便了。」

老黃聽了微微笑，左兄今且聽緣因，世間豈少多才輩，爲何要許杜家婚？小杜才貌雖然好，行爲輕挑不老成，吟詩引誘閨中女，害我弱息喪殘生。弟因提起心中恨，如何再與做媒人？左公聽了他言語，不禁失笑兩三聲。我

愛起孝才和貌，請兄前去做媒人。要你於中來撮合，怎反將言攔阻？小杜戲你賢令愛，莫須有事我疑心。你怪他來我不怪，說甚輕佻不老成？起孝真是乘龍客，當世風流英俊英。

「況且他年之事，也不過佳人才子，各存一點愛慕之心，不曾私奔苟合。自是黃兄殘忍，自戕骨肉，怎麼說是小杜害他？依弟愚見，可惜令愛屈死，若在閨中，這個佳婿，黃兄你自做媒人，把令愛許他，才是呢？如今倒是便宜小弟了，只怕結了朱陳，兄必羨慕，假使令愛今在世，我這一位東床，還要被你奪了去，也未可知。」老黃聽了，不住好笑：「兄自愛這輕薄之子，却與弟何干？我不過好意，恐誤了令姪愛耳。」

左公笑道：「你留心，但去做媒人，殷勤言語來撮合，休教弟再倩他人。」持正只稱奉命去，告別抬身便出門。左公自坐廳前候，看看將至日西沈，又報黃爺來到了，請入廳中坐定身，便問婚姻成就否？持正搖頭嘆一聲：「不要提起，我說這人，要理他做甚？兄去抬舉他，他反裝做身分。」左公道：「却是何說？難道他竟不允？」老黃便乃從頭說：「弟今奉命到他們會見，杜人一個，說起求婚一段情。杜公口內無推託，要問他兒始允成。入內說了多時候，始同小杜出廳門，可笑小杜真裝做，立辭不願結婚姻。小弟再四來勸說，他身倒反怒生，說道：『老左真可笑，有女如何硬與人？因此小弟不勝怒，將他數說一番情。不別而行忙出外，特來覆命左兄身。』丞相聽了，重問道：『杜兄之意若何能？』」

持正道：「老杜心中，無不樂從，也怪他兒子堅執，責備了許多，他也不理。」左公道：「黃兄心上怪他，莫非不與我好言撮合，故此小杜不願麼？」持正道：「豈有此理？受人之託，忠人之事，小弟焉敢存私？兄若不信，來問老杜便了。」左公笑道：「如此說，小杜却可惡極了也罷，來日待我做媒將姪女與他，若再不允，若不使小杜親自上門跪求，不算手段。今日黃兄空勞往返，他日小杜若要求婚，自然也要請你原媒的。」言罷之時，重笑道：「終是黃兄不善做媒人，所以小杜心不樂，來辰請到我家門，弟自對面和他說，管教起孝便。」

應承他到我家來允諾，自然請你老媒人持正，但只多好笑，何必單單愛此人？閨中有此賢令愛，少甚才人，結好親堂堂相府千金女，爲甚將來硬與人？左公笑道：「無奈事只好許他無別人，黃兄不必多閑管，才子佳人兩願情，當時留住來夜飯，直到初更始起身。」左公送出黃御史，將身便向內中行，一程來到中堂上，各人相見，坐安身。左公笑說方才事，開言便教秉衡身來日約了杜起孝，同他午後到來臨，待我自把媒來做，不知起孝可應承？永正聽了稱頌，命靜英小姐自思尋，可歎多才杜起孝，心中自願待奴身。當初若果河中死，難道終身不對親？幸遇左家年伯救，今朝撮合這婚姻。此恩此德如何報？身爲犬馬也甘心。當時合宅安心睡，漏盡銅壺天又明。丞相自到朝中去，且言公子秉衡身。早膳以後來出外，一程竟到杜家門，門上家人忙通報，順卿公子出相迎。兩人挽手同行進，靜安堂內坐分賓。書童就把香茶進，秉衡茶罷抬起身。只推案上翻書史，詩箋仍來集中存。轉身說與杜公子弟來造府無別因，只爲小齋玉蝶梅開盛，屈兄一玩請同行。順卿公子回言道：「感兄美意，自來臨，爭奈小弟身不快，並無心緒賞花辰。伏惟兄長休見怪，弟當改日再登門。」永正笑道：「休推却，爲甚無心賞好春？你我此事真快活，並無一事繫其心。除了讀書無別故，有何不快在？心中花朝月夕須高興，不可終日悶昏昏。況且弟自來相請，不消推託請行程。」

順卿暗想你等佳人才子，各合良緣，自是心中無事。我的靜英小姐玉碎珠沈，恨不能與隨同死，只因堂上無人，故爾苟延性命。我本是男子中之未亡人也，那有心腸，論到花朝月夕。

無奈朋友殷勤意，叫我如何推託情？只得勉強應承了，與秉衡同步出中廳。至了槽頭來備馬，二人並轡一同行。上南落北行得快，相府門前下馬行。永正相邀朝內走，兩人同步正心廳。西賓迎出齊作禮，分賓而坐奉茶巡。公子吩咐來擺酒，起孝忙時要起身。秉衡攔住決不放，兄何見怪這般深。順卿固堅辭，脫只得同步窗前看一巡。玉梅滿樹如銀砌，幾度疏香可沁心。公子便乃微微笑，偶成短句理詞文。小弟吟來兄賜和，順卿笑道請兄吟。

秉衡卽賦詩曰：亭亭玉質傍瑤臺，春到枝頭帶笑開。無奈朝來飢鳥啄，寒英數片落蒼苔。秉衡吟罷詩一絕，西賓等盡贊連聲，齊請杜家公子和，起孝推辭惟笑云：小弟日漸心灰懶，去年不快到如今。久疏筆墨吟哦事，江淹才盡不能文。秉衡佳句如珠玉，既見巫山難道雲。

永正笑道：『兄若不肯和，就做一首玉人來罷。』順卿笑道：『休得取笑，小弟其實無心緒。』陳蔣二人笑道：『公子便不吟詩，何妨領了秉衡薄敬再去？』順卿聽了無言語，須臾筵席到書廳。永正公子邀入席，書童左右奉金樽，傳杯行令言談笑，順卿怎得有歡心，勉強應酬終席罷，未牌時候要抽身。家童忙便收開去，四人散席奉香茗，一巡茶罷剛落盞，書童報道老爺臨，外邊走進當朝相，四人一見盡抽身。順卿上前忙恭揖，左公還禮略躬身，口稱賢姪來請坐，順卿扯椅下邊存，各各重新來坐下，丞相開言問順卿。

『起孝賢姪，我請令姨丈道府，道達愚衷，欲與尊府共訂朱陳，將舍姪女事奉箕帚，不知賢姪何故推辭？莫非鄙薄寒門，或嫌小女醜陋麼？』

順卿聽了如斯語，默默無言不出聲。半晌之時方開口，欠身回答左公身。

『多蒙年伯俯就寒微，小姪焉敢推託？一者因相門高第，不敢仰攀；二者令愛姪春色，反長一年，恐不相對，不敢斗膽，別無他意，惟祈年伯諒之。』左公聽了微笑，說道：

『杜起孝，我一團美意，俯就良姻者，不過愛你才貌雙全，非舍姪女無人可配，故屈尊求你，誰知你竟這般固執罷了，你既再四推辭，我也不便強你，但只是後來，切不可懊悔，再來求我，便了。』順卿聽了，微微冷笑道：『但請放心，小姪一言爲定，豈有懊悔之理？將來再不求年伯，不消多慮。』左公冷笑道：『這也未必，豈有如此好親，不復再求之理？只怕賢姪若打聽得舍姪女的才貌，必有懊悔之日，定要來求，也不可耳。』順卿笑道：『再無此事，年伯若還不信，只道口說無憑，就要小姪立一張誓約下來，亦不爲難事。』左公道：『賢姪還』

肯寫誓約麼？」順卿道：「小姪就寫，省得年伯疑心，將來豈有復求之事？」左公笑道：「如此甚好，請賢姪親筆寫來，好待我死心塌地，另許他人也。」

順卿冷笑抬身起，此公真個是痴人。你女總然才貌好，料非我愛人黃靜英。饒他天仙神女臨世界，我也不來左府再求婚。若還要我重來告，除非就是意中人。那時我就說不得，長跪求親也肯行。看他既要我來立誓，我今就寫與他身。省了只顧來纏擾，耳根之內不清寧。當時便近書案坐，花箋取在手中存。濡毫開匣磨濃墨，一揮而就早完成。拿在手中開言道：小姪無知冒犯深。年伯見恕千斤罪，改日登門謝罪深。左公便就來接過，將他誓約看分明。

立誓書人杜起孝今因左丞相大人，願將令愛姪許起孝爲婚；奈因人各有願，是以堅辭不允。又恐將來有反悔，再向左府求婚，故當日三而言定，永無反悔，誓不再求等情，恐後無憑，立此誓書存照。

看罷之時，多好笑，將來籠入袖中存，口稱賢姪多得罪，那知立性這般深。反是我等多瑣碎，却將姪女要妄攀。親從今找也立志誓，再不將來許杜門。若還再許杜公子，除非長跪自求親。有此誓書爲執照，料他難以再開聲。劉郎復入天台路，再問仙姬那裏行。言罷起身出去了，公子心中喜十分。如今辭脫多乾淨，料他無面再纏人。西賓永正微微笑，起孝相辭要轉程。謝別西賓及永正，三人相送到街心。上馬一徑回去了，此時日色已西沉。永正與父同入內，夫人三女在中廳。當下各人回內去，左公甚是怒生噴。開言說與夫人道：可笑順卿不知情。當面再三求允諾，堅辭不肯與連姻。又寫誓約爲憑據，聲言決不再求親。總使不知黃小姐，也是吾家姪女身。當面與我如此道，這般狂妄目無人。言罷袖中來取出，將來念與衆人聽。夫人等衆無不笑，左公收起說緣因。

「我當日救了靜英，原自要成全他兩個。去年只爲凶事羈身，無暇及此。如今好意許他，誰知這般拒絕，罷了他既無情，我亦無義。」

如今靜英欲對姻親事，決然不與此狂生。靜英是我來撈救，誰能作主半毫分？就使老黃來曉得，怎敢前來與我爭他將己女沉河死，久絕天倫父子恩。譬如當日身亡了那有孩兒許順卿，我身救得他回轉，却如已死又重生。嬌養閨中已一載，原如自己女兒身。婚姻大事由我主，誰敢前來有話論。難道除了杜世孝，乾坤再沒好才英。春闈在卽人無數，只消我自去留心。擇一多才新進士，完結終身百歲姻。狂生要想連姻眷，叫他夢裏也休提黃靜英。左公說罷一席話，偷眼觀看靜英身。低頭默默容慘淡，夫人便笑說緣因。

「他不知是黃小姐，所以拒絕，相公何不說明其事，那有不樂從之理？」左公道：「只爲如此，方才可恨，我與他父親何等相與，便把姪女兒與他爲婚，也是好意。縱是不願，亦常婉言謝却，如何竟寫張執照，發個大誓，決不要你家女兒爲妻，直如此輕人，太甚想其情理，實令人髮指。我如何還把靜英與他，遂其私意？」

夫人聽了微微笑，此君算得有情人。只因要守黃小姐，方纔不允我家婚。左公道：「真胡說，不知大義一狂生。父母止生他一子，紹接香烟止一人。他因小節忘大義，祖宗父母不在心。又把尊長來得罪，全然不像讀書人。可笑老杜多溺愛，一任狂生亂胡行。婚姻之事有父母，豈堪聽了自專行。父命聘了誰家女，那怕他身不依遵。稍有違拗從重處，爲甚令他自任心。皆因老杜多將就，狂生所以目無人。儀貞小姐聞此語，微微而笑說緣因。」

爹爹說的只是自己一邊言語。三軍可以奪帥，匹夫不可奪志。若人執起一定見來，却也無法可治。」左公笑道：「你是個執見之人，自然是一家言語。此等斬宗絕嗣之子，要他何用。立刻置之死地。」

言論之時銀燭上，早將晚膳列中廳。調開坐位齊入席，侍兒左右奉金樽。靜英小姐多不悅，珍羞百味懶沾唇。玉容慘淡無言語，左公頻視女千金。開言便問賢姪女，因何不樂一般形。莫非爲了方纔話，不把終身許順卿。因此心中懷怨怒，小姐低頭不作聲。桃花雙頰生紅暈，左相觀之作色云。靜英休得存癡念，莫想終身許順卿。因此畜生來立誓分明，一退婚文。安能再與他反覆，我豈區區失志人。當初救你回家轉，存其性命到如今。我等待

你如親女，並無高下在閨門，你身不肯稱呼改，我身何嘗有二心？重生父親，堪可做，無我你身那裏存？今朝許對婚姻事，豈不由我作主行？小杜若不沖撞我，何妨以你許爲婚？他今既是傷觸我，可知惱了那狂。若然再不明此事，決然將你另對親。休教也學杜起孝，稍有其一執拗心。我與顏翁無高下，亦可登時下絕情。何處來時何處去？依然送你玉河沉。依我之言，除此事，你休自取禍。臨身靜英小姐聞此語，不覺滿面起紅雲。當時感得年伯救，原是餘生活到今。倘然這樣言和語，姪女何不尊府存。惟求迷卽來處去，誰施一令便行程。

左公說道：『這樣說，決然要許杜家的心事了。却是萬萬不能，既我救你一番，豈有再可去置之死地之理？前事未必再行，惟有來日親到各處會館之中，選擇佳婿，看中一人，訪其姓名，將來拔置榜首，然後許婚，着他入贅，那怕你不說違拗。諒一女子，若治伏不下，如何立朝？若說三軍可以奪帥，匹夫不可奪志，亦不過所仗惟一死耳。你們這班妮子，若不容你尋死，還有何法？少不得要奉命而行。』儀貞笑道：『誰見女子必是死之一法？現孩兒對那鄭國泰，便不是惟一死之存心，如今他死兒生，爹爹何得這般小覷？』左公笑道：『你只好對鄭國泰罷了，豈能對得我麼？』

假使別人來遇我，潑天本領也難行。任你英雄豪傑輩，不能見我不消魂。况於小小閨中女，有何力量拗吾心？夫人聽了微微笑，只恐拗不過他心。

左公笑道：『你前日爲何不責儀貞所爲？這等心腸，都是一樣，不過愛之，非畏之也。儀貞所爲，不過是嬌兒女癡情態，豈可稱爲知音？我怎與他一般較量？』

認真若與來作對，儀貞何法可施行？我之所以依他者，要騙兒童，當甚真。你等決以爲得計，居然自命作能人。『來日黃小姐之事，決不能將就，必要與小杜爭這口氣來。』

衆人聽了皆無說，靜英小姐火燒心。金盃置桌拋雙筋，起身離座便行程。自向夫人房內去，丞相難禁笑失聲。

果然此女多拗性，算來難怪老黃身。就與儀貞無二樣，可作同胞姊妹身。夫人說道：真堪笑，不曾見你這般形。好在此同用膳，爲甚多言多語論？不管親生並過繼，一味忘形亂責人。德貞小姐開言道：爹爹想必飲多樽。大抵今日多醉態，不然何至這般形？左公聽了心中怒，開言喝道：莫胡論。

你這妮子，乃無用之材，從不會用你開口。今聽汝所言，頗見切當，想必近來長些學問了。你既出頭攬事，我便要你去請黃家姊姊出來用膳。若還請出黃家姊，恕你胡言不理論。黃家姊姊如不出一場重責，不非輕。你長成年十七，一些經重未知聞。今日也該輪到你，快些遵命，即忙行。德貞小姐吃一驚，這是平白無端把我尋是非。只爲多開口，將來再不出聲音。無奈只得身離座，儀貞兄妹笑頻頻。德貞小姐來房內，姊姊連呼兩三聲。請出外邊來用膳，休教帶累妹之身。靜英小姐開言說：二妹今來聽事，因可笑。年伯無意諱，當面將言奚落人。使我置身無地，入斷然不出外邊存。

德貞道：「姊姊不出，却帶累小妹，是那裏說起？」靜英道：「那有此事，他不過借你勒住我的法兒，賢妹何必認真如此？」德貞笑道：「這也論他不定，小妹其實不比大姊姊耐驚耐險，只求姊姊出去了，省些事罷。」德貞小姐頻頻說靜英只是不抬身。夫人不見孩兒出，妮子誠爲無用人。請求不出黃家姊，惹將其人又生噴。只得離座抽身起，自來房內勸佳人。再三再四無可奈，回身只得到中廳。左公便叫賢姪女，爲何這等忽生噴。」

「杜公子尙未許成，新進士尙未入贅，兩事都在懸虛，何必就這等認真起來？」

夫人聽了回面唾，少要胡言嚼舌根。誰人把着閨中女，與他當面論婚姻。怎怪靜英心着惱，果是你今醉十分。左公聽了微微笑，戲語何妨當甚真。靜英姪女休見怪，若此等嬌癡對令尊，必然大發雷霆怒。登時責罰不饒輕。幸而對我來使性，倒反今朝陪小心。請來用膳休說了，婚姻二字不提因。小姐只得來入座，左公笑謂德貞身。你這妮子真無用，請人却也不能行。若無汝母來幫助，如何覆命見爹親。小姐笑而無言答，侍兒又復進金樽。另言

別話歡談笑，膳罷之時報一更。散坐多時都要睡，各人回轉自房門。靜英小姐心煩惱，默默無言疑在心。果然不許杜公子，另對婚姻是怎生。不是救來反是害，但惟拚此命殘生。萬一再不容人死，叫我今生怎理論。思想之間長嘆息，儀貞小姐笑言溫。

『姊姊不須煩惱，家父生平頗好遊戲。他今日之言，一者乃與姊姊取笑，二者探試兩下真心，不過玩耍之意，姊姊不可認起真來。』

靜英默默無言語，各皆收拾睡安身。且說上房夫與婦，左公笑說與夫人。可笑靜英黃家女，聞言不許杜家婚。他心便自多着急，如何說道沒用心。

『昔日那詩箋，只怕原是有意袖回，怎怪得老黃要將他處死？』夫人笑道：『何故爲人這般捉狹？凡百事體，要試探人心。』

這等好心當促壽，只怕難享長年富貴春。左公聽了微微笑，何故開言詛咒人？我如身亡壽促了，你做孤孀苦更深。夫人笑道：何來苦兒長女大，盡成人功名已就家財廣。算來不用你當身，有你在時反覺苦。算來無計避君身。

左公笑道：『却不知你這人，真如此寡恩薄義？做了二十二年夫婦，倒反這等惹厭起來，願我速死，却是何故？只看黃靜英等佳人才子，何等多情。若不遂心，便甘一死，你爲何這等負心？』夫人道：『你若肯尋幾個美妾，鬆放了我，便願你永享長年矣。』

左公便道：言差矣，爲何你願這般行？我會當日親言誓，再不將心向別人。如何納甚偏房寵，只願夫人有妬心。正好不能鬆放你，安能咒死我當身？夫人笑道：君不死，少年將邁已灰心。少年情性休提起，人老花殘盡減春。左公笑道：何爲老四九之年多二齡，多不過紅顏少減芳菲色。風致依然正可人，一嘖一笑還堪愛。怎肯輕輕饒你。

身？夫人唾道：休胡說，命侍兒秉燭內房行卸妝已畢，來出外，夫婦同歸錦帳門。一宵夜景休提表，漏盡銅壺天又明。起身梳洗不必說，左公朝罷轉回程。術思堂內剛坐下，秉衡安候進書廳。又見儀貞雙姊妹，一齊候安到來臨。左公便問親生女，靜英何故不同行？小姐答道：內遲起，此時梳洗未完成。丞相聽了微微笑，多因一夜不安寧。便對三人道：『昨日請小杜賞花，今日必來謝酒。但來時永正可暗暗知會兩妹如此而行，只許靜英見他，汝等勿得露面。』

三人應諾都告退，須臾早膳到中廳。左公飯後仍出外，看看早又午時辰。永正外書房來坐，正坐窗前誦書文。只見書童來報道：杜家公子到來臨。忙起身來接定，正心堂內禮分賓。左右就把香茶獻，順卿請謝昨宵情。問道：年伯會朝罷，回言治政未回程。於是坐進閑談講，密令書童入內行。且言三位千金女，大家都在慎思廳。侍兒當下傳知了，儀貞小姐說原因。

『姊姊，前邊二廳上，有兩樹玉蝶梅，紅白二種，花開十分茂盛。我等今日清閑無事，何不去看花一回？』靜英道：『倘被年伯知之，又像前次踏青。』德貞笑道：『二廳不比園中，偶然一去料不妨。』儀貞道：『正是爹爹不在家，我等趁此早去。』當下三人輕移蓮步，同出書房，從橫窗角門，穿到二廳立定了。只聽得後面丫環叫道：『夫人有命請大小姐二小姐進去。』小姐問道：『可會請黃小姐麼？』侍兒回說：『不會。』小姐道：『纔得走出，偏又母親呼喚，且請姊姊與鳳兒在此，少待片時，妹等進去，即刻就出來的。』言罷二人同入內，暗立邊門偷看情。慢道小姐廳前歇，且說書房兩個人。

永正對順卿道：『小弟內書房玉梅亦盛，欲請兄去一看如何？』順卿依然領諾。二人同走進，剛到二廳門口，秉衡忽然道：『呵呀！我一把扇子，忘在正心堂了。』杜兄在此少待片時，弟取了扇子，即刻就來。』言罷回身朝外走，剛剛走到大廳門。正逢丞相回來了，問言你往那方存？公子笑與言其事，順卿現在二廳門。

左公聽了微微笑，匆匆就往二廳門。且表一人杜公子，見其永正外邊行，只道二廳之內無人在，舉步將身跨進門。擡起頭來吃一驚，廳前一位貴千金，亭亭獨立垂簷下，侍兒兩個緊隨身。公子一眼來瞧見，退步登時呆了神。怎麼活像靜英黃小姐，正要將他細看明，只聽步履之聲人走近，走進了當朝相國臣。靜英小姐吃一唬，回頭一看面紅生，忽見廳前杜公子，面前又走到左維明。低頭移步回身走，倉皇便入內中行，只聽得左公喝一聲住了，佳人只得把身停。左公故作惱怒色，正色將言責靜英。

「靜英姪女，汝可知這二廳之上，是內外交界之地，時刻有人往來，汝爲何擅出閨門，獨來此地？又爲外客所窺，是何體統？」

靜英只得稱年伯，本偕兩妹看花臨。妹因有事身暫入，故在廳前候半辰。不知却有何客到，失於迴避罪殊深。左公便叫丫環女，速隨小姐內中行。侍兒便引黃小姐，步進旁邊東角門。靜英本是聰明女，心中早已了然明。暗想此公必做作，不曉如何難順卿。且說廳上人兩個順卿忙，便上前行深深作揖稱年伯。姪兒今朝負罪深，只爲秉兄使令來等候，不知廳上有千金。

左公道：「此乃舍姪女不謹，與賢姪何干？」正說之間，永正走到，忙向順卿道：「失陪了！只就請兄同往。」原來左公一些作用，不過要使順卿細細認明，故意把靜英喝住，說那幾句言語，又叫他名字，要使出孝無疑，心中懊悔之意。

順卿便與左公子同進傍邊西角門。多才心中多疑惑，暗翠軒中到來臨。兩人便向窗前坐，玉梅一樹綻春英。起孝無心來觀玩，開言便問秉衡身。

「方才小弟無心，走上二廳，見一位小姐在廳前觀花，不知是兄那一位令妹？」永正問道：「身上穿甚麼衣服？」順卿道：「是翠藍褂牙色綉裙。」永正笑道：「就是前日來說親的那堂妹了。」順卿道：「不知與兄

台還是從堂，還是嫡堂？」永正道：「本是從堂。」順卿道：「如此說，何與黃家小姐一般無二？只怕兄台把虛言來哄弟，或者不是堂妹，也不可不知。」永正卿道：「這就奇了！天下容貌相同者儘多，為何因他容像黃小姐，就不是小弟堂妹起來？」順卿笑道：「人象相同，再沒有各樣相同的，真個從頭至足，左右四旁，音聲舉動，無一不是黃小姐，連名字都相同，豈是左兄堂妹之理？」永正笑道：「若照這等說來，杜兄却也忒殺放肆了！縱然舍妹失于迴避，你也只好略觀大概而已，為何看得這般詳細？又且連名字都曉得了，難道你竟與舍妹稱名說話麼？」順卿道：「小弟怎敢放肆？只因方纔看見，正欲迴避，却值年伯進來，小弟反立住了，令妹見了小弟，又看了年伯，唬得倉皇無措，忙要避入，反被年伯喝住，責備幾句，因住了立一會，故小弟得以細細詳觀，若不與家表姐相似，弟也不敢如此大膽。更又聽得年伯口中叫他靜英姪女，他又口稱年伯，弟思既是堂姪女，該稱伯父，如何叫起年伯來？況天地間，再沒有這般一板印成的相像，故弟看來，却是黃小姐無疑。但不知如何得到左兄府上，伏乞與弟細細言之。」永正道：「兄這些奇語，弟實不解，舍妹自幼便命字靜英，却不曉得與黃小姐相同，其實是左府所出，兄不必多疑。若說稱年伯，只怕是兄聽錯了。」

順卿聽了全不信，又復開言笑說：「兄與弟等爲交友，今日看來是假情。這等疑團不肯破，怎結金蘭訂死生？」永正聽了微微笑，杜兄今且聽緣因：

『便作是黃小姐，杜兄却待如何？』順卿笑道：「若真是黃小姐，自然又有別論。」

言罷之時，離坐起，一揖深深拜秉衡。小弟今日來下禮，望求兄長說分明。永正笑而忙還拜，開言便叫杜兄身。既承這等來下問，弟今不得不言明。但說便與你來說了，休教泄漏到黃門。若是與他知道了，家尊曉得罪非輕。順卿公子連稱是，秉衡只得說他聽。細將當日一段事，怎樣河中救轉程。到底從頭說一遍，順卿公子盡聽明。真個是喜從天降神飛舞，意外非常樂將情。登時滿心大悅愁都去，眉上春風解縹痕。我只道佳人身已喪，平缺千

秋空白雲。誰知此地藏春色，對院重逢舊玉真。當下便就開言道：原來這等救他身。怪道屍骸無覓處，誰知流到府中存年伯這等施恩惠，正是深恩義重人。說罷之時，心下想他：「明朝那樣面求親，我只道他真姪女，誰知就是意中人。」早知就是黃小姐，爲何堅執不應承？

我道：「左年伯詫異了爲何，一旦如此舉動，怪道說我後來必要懊悔，我爲何一時竟不能會意？」反寫一張執照與他，如今怎處這須說不得要違前約得再求他了。

於是笑問左公子：「昨朝年伯要求婚，恨弟一時多執見，不能會意這般情。堅辭不願連姻事，如今追悔已無門。伏望左兄來教我，如今可好再求親？」永正聽了微微笑，杜兄且聽我言論：不是小弟來得罪，你身昨日太無情，使就不是黃小姐，舍開尊府世交深，不過愛兄多才貌，願將舍妹與連姻。家父面對吾兄說，總然兄意不應承，只聞你說推辭話，原何舉筆使書文？只因一紙親筆誓家中，父心怒十分。決然另對姻親事，斷然不許杜家婚。倘若杜兄來請允，登時送到黃家門。黃年伯恨兄吟詩句道：你輕佻不老成，引誘他的閨門女，決然不肯許兄身。又且家父來救活，婚姻之事可專行。倘然兩家來執定，杜府那得這佳人？」

「前番家父原是一團美意，憐兄與黃小姐兩相愛慕之情，把令表姐故救回，欲撮成好事。去年因王事在身，故蹉跎至今歲。又打探得黃年伯深怪杜兄前仇不解，故只說是左門之女，不便明言。不想杜兄竟堅執力辭，觸惱家父，如今只怕也難說起了。」

順卿聽了無言語，默默心中悔不勝，坐了一會，抬身起告辭。永正出書廳，公子送到牆門外，兩人分手各回身。永正入內來告父，備言起孝許多論。左公聽了微微笑，看他怎樣再求親。按下左府談杜宅，順卿公子轉回程。一竟來到中堂上，相見雙親二大人。宏仁命坐開言問我兒半日，那方行答道：「左府來謝酒，兒今探得一新文。夫人向兒問何事，公子就從頭細說明。誰知靜英黃小姐，今朝却在左家門。姨丈所言求親事，却是親生女一人，却被

左家年伯來耍頑，大家瞞在鼓中心。今日幸被兒親見，事到如今始得明。宏仁聽了心驚異，誰知救在左家門？可知屍首無尋處，真個老左機謀愛煞人。爲甚前日求親事，却教姨丈做媒人。此是他後日無爭論，知他深恨我兒身。公子聽說言正是爹爹今且聽原因。孩兒除了黃小姐，公主招親也不成。如今趁他在左府，須當早就這良姻。若是還了黃姨丈，使他一世也難成。求得左家年伯肯，速行聘定便無更。姨夫若與來爭執，他是能言善語人。神機妙算人難及，不怕姨丈悔了親。宏仁聽了言正是我兒今日聽緣因。

「但前日老黃來此做媒，我原就要應允，都是孩兒執性，如今怎好再去求親？」公子聽了，把眉頭一縷道：「便是如此，爹爹不曉得，前日秉衡請孩兒去飲酒賞花，左年伯自到書房，尤許孩兒面諭，孩兒只恨自己執見，一味堅辭。他彼時言語，原有些古怪道：『此時辭了，後來莫來懊悔，再去求他。』兒就一時氣性，竟寫了一張執照，他有誓不再求之語，方才聞左秉衡道：『左年伯深怒孩兒，從今以後決不許杜家得了。』」

兒思此事如何好？一時做出悔無門。若不許婚如何處，叫兒一世怎爲情？宏仁聽了心中惱，緣何你却這般行。豈不把他來得罪，父執原來是大人。如何當面寫執照，公然放肆亂胡行。豈不把他來得惱，有何顏面再求親？夫人聽了微微笑，一時冒失這般行。總然惱也說不得，怎捨多嬌黃靜英。

「不如明日也請老黃去做媒，若有推托，說不得自去求他，必要應許才好。」

第三十五回 桓公子獨占鰲頭 黃小姐謝媒認父

宏仁聽說無言語，看看不覺又黃昏。用罷晚膳閒說久，各人自去睡安身。一宵夜景休提起，來朝且說左家情。左公朝罷回私宅，將身來到上房門。便換常服來出外，玉帶圍袍軟翅巾。中堂上面來坐下，來了三位女千金。一齊上前候安畢，書房公子也來臨。早膳擺上同用罷，左公便出外邊存。只見左清來報道，御史黃爺來到門。丞相

便命來請進，大廳相見，坐安身。書童忙把香茶獻，持正開言說事因：

『左兄曾對起孝直說親事麼？』左公笑道：『說是即說過了，黃兄問他何意？』持正笑道：『今日杜兄請弟爲媒道：「如今願聘令姪女爲子婦，共結兩姓之歡。」故請小弟前來求允。』左公聽了大笑道：『如何我說黃兄不善做媒，只消弟自己一說，包管立成，果然今日他到來求我，却不知小弟今非昔比，如今弟另有一家好親在此求說，其人弟曾見過，比杜起孝更強十倍。故願將舍姪女許與那人，已有成約，今黃兄可去回覆杜兄，叫他令郎另選高門罷。』持正笑道：『真是相府千金，三日之中就有兩家來聘，但杜家原說在先，左兄還該許杜家纔是。』左公道：『杜家本意是我先求他，已堅辭不允，我爲何再去挨他？黃兄但去回覆他便了。』伊父子心中自然明白。』

持正見了無他說，只得抽身告別行。左公送出大廳外，番身仍向內中行，更換冠帶仍出外，政事堂中去理事。情。有到午後方回轉，依然常服到中廳。又見家人忙通報，禮部尚書來到門。左公便叫來請進，宏仁行到大廳門。左公迎住來施禮，雖然從幼是交情，同朝須還要規矩，主位反教坐客人。書童又把茶獻過，宏仁當下欠身云：『小弟到來非爲別，只因一時不分，聞兄救了舍甥女，要求細說這莊情。二則小兒多冒犯，弟特親來謝罪名。左公聽了微微笑，靜英實弟救他身，養在深閨一載半，杜兄今日始知開。既然兄要聞此事，何妨與他細言明。遂把從前一段事，從頭說與杜宏仁。禮部尚書聽罷了，連聲嘆息說緣因，誰料左兄施仁惠，救他一命到如今。』

『但有一說，當時此女在家時，內人深愛才貌，便會屢次求親，無奈黃兄不允。誰料前年又多此一節，其父將他置於死地，自問姻緣已斷，不想吾兄又將他撈救，實出意外。前日又蒙兄來俯就寒微，但恨癡兒堅執，必欲得黃靜英爲妻，方成花燭，真個事出意外，反負吾兄一團情。至於小兒親見其人，訪知前事，方十分懊悔，故又請原媒造府求允，不知兄意深谷前情，不蒙慨諾，弟故知愚父子負罪不淺，今特誠造府，深謝前愆，望吾

兄海涵恕罪。」

言罷起身忙作揖，左公還禮也恭身，仍拱宏仁來入坐，微微冷笑便開聲：

「弟之初意，原爲令郎與令甥女兩相愛慕，無奈黃兄在內間阻良緣，弟每欲玉成其事，故昔日暗救靜英亦是此意；前日特請黃兄爲媒，亦是此意，故特言姪女者，以兄與弟平日交情不淺，諒無推託。孰意厚於黃而薄於左，再三謝絕，也不消說了。所可異者，前日令郎在舍，反覆面求，弟再三勸之，令郎堅執不允，辭色之間，反多矜傲。弟見他固執，復探其真無後悔之意，可笑令郎目無父執，竟慨然寫一紙誓書，弟收藏爲執照，今在袖中，與兄觀看便了。」

禮部尙書忙接過，從頭一一看分明。看完左相忙接去，依然藏在袖中存。宏仁又乃開言說：誰知放肆這般行。此事小弟全不曉，望兄恕罪莫爲真。無知小子多冒犯，代爲深謝罪千斤。

左公聽了，不禁大笑道：「兄止一位令郎，今得罪於人，便自己代他謝罪；若再多兩位令郎，兄每日只好向人家謝罪便了。但此事與兄何干？小弟並無怪吾兄之意。」

但婚姻之事休提起，令郎言定永無更。親筆誓書爲憑據，不來左門再求親。世間女子當不少，何必單求黃靜英？假如不救黃家女，早赴江心喪了生。難道令郎竟守寒窗老，斷絕宗祧不娶親。兄少次丁惟一子，祖宗血食若何能？當批諭令郎休執見，另對家貴宅婚。况且靜英黃小姐，身雖安樂甚思親。又聞老黃甚懊悔，一時猛浪害親生。黃夫人多又不安意，今日將他送轉程。婚姻大事須父母，弟却何如專主行。伏惟杜兄休見怪，求親須自到黃門。宏仁聽了如此話，默默半晌又開聲。既然左兄不肯允，弟今只得到黃門。

『但此事允你不難，爭奈其中有許多之處。』

一來舍姪女叨長年一歲，年庚不對怎連姻？二來相府千金女，婚姻只要對高門。三來你本寒微子，不是東床

王右軍四來起孝親筆寫誓書一紙永無更。五來我也曾言過，誓不將親許杜門。君子一言來出口，駟馬難追再不更。這段姻緣休提起，反覆多端豈是人願。卿聽了如此話，有口難以再理論。半晌只得重又道：小姪無知冒犯深。總年伯來寬恕，今朝不必記前情。左公道：談何易，堅執無回不允親。總然是我親生女，也不應該大絕情。而批執照親交付，不知把我當何人。連聲冷笑真放肆，父執全無在眼睛。我今欲而辱何順事，算你平時能教人。何足與你來計較？容忍耐不談請。如何倒反來提起？又復來求黃靜英，世間女子當不少，何須定要這釵裙。假如黃女真亡了，順卿終身不娶親。父母生你因何事，啟後承先仗你身。汝修小節忘大義，斬絕宗支罪不輕。勸你不必拘此義，快對豪家貴宅婚。靜英之事休思想，誓書爲證別交親。起孝不必多言語，往返徒勞再不成。公子聽罷一席話，着實心中無理論。低頭思想多一會，立起躬身說事因。年伯訓悔真不錯，金石良言敢不遵。但前日所書胡亂語，伏求擲下再觀明。左公豈不知他意，袖中取出誓書文。將來擲下塵埃地，公子忙將拾起存。兩手一扯紛紛碎付與書童命火焚，轉身雙膝來跪下。姪當再謝罪千斤，年伯此番能恕否？諒必能容悔過人。維明看了其情事，不禁哈哈大笑聲。

老黃問左公道：『但他當初那等推辭，因甚後來又求得這等懇切？却是何故？』左公笑道：『只因那日他到舍下，却遇舍姪女在廳上觀花，想必被他看見。』

因此傾心來求配，跪謝推辭一段情。持正聽了便說道：原來偷看令千金，終須是個輕浮子，作事無良不正經。但聞左兄家教多嚴整，爲何閨秀出中門，却被此人來窺探，下跪求親笑殺人。左公聽了又笑道：老黃今日好斯文。

『你做你的媒人便了，何必管著別人閑事？你說是我的姪女，就便作是你的令愛，若到了我家，你也管他不着了。』

堂堂一個新進士，有甚輕狂不正經？縱使窺看舍姪女，無非才子愛佳人。長跪求親無妨礙，無非義重與情深。黃兄爲甚多見怪？口口聲聲恨此人。老黃聽說忙陪笑，小弟如何管閑情？不過信口來閑話，左兄何故便多心？既然許了姻親事，須求庚帖到他們。

左公道：『庚帖與他不難，但小弟不知何故，今日忽然手顫，竟不能執筆，就煩黃兄與我代寫了罷。』持正笑道：『庚帖必須父出，小弟如何代書此帖？』左公道：『這却何妨？黃兄乃是父執，就寫上尊諱，亦可使得，況且寫個允謝字樣。』老黃無奈，只得近案取個大紅帖子，代他寫了，隨告別出門。左公即差四個家人，一同送到杜府。宏仁父子十分歡喜，擇於三月初四日，行聘過門。

兩家掛紅並結綵，笙簫鼓樂奏鈞天。家人對對披紅綵，辰時聘禮到門庭。綾羅緞疋無其數，金銀首飾是奇珍。聘金千兩紅絲繫，大紅金帖盡描金。十六羹果多豐盛，鵝鴨豬羊數不清。大媒一位黃御史，笙簫齊奏上高廳。堂前鼓樂聲相和，主賓相見禮來行。諸般聘禮都收進，高廳開宴待媒人。一切從人多厚賞，家人陪侍下廂門。酒罷一回來送出一盤，豐厚盡可珍。小姐年庚盛綉盒，通名全帖盡描金。上面盡寫黃持正，郡名忝眷不差分。外將封套來裝了，持正全然不曉聞。諸色禮物全收付，差遣家人送你身。兩家鼓樂多熱鬧，事事行行榮若雲。百年好事今朝定，才子佳人盡稱心。杜家一一來款待，重賞來人轉回程。此時日色西沉去，左公方得內中行。一程來到中堂上，面對夫人坐定身。傳請一八黃小姐，佳人聞命出閨門。中堂上面前來到，左公命坐說原因。當初相見賢姪女，只思撮合這良緣。今朝率已完其事，成人之美我安心。且待殿試諸事畢，肆筵設席請媒人。我當相請賢姪女，出到廳前見父親。靜英感激激雙流淚，口稱年伯大恩人。自問當初身必死，感蒙救得命殘生。恩養閨中如親女，馬來生報不清。只恐家尊來見面，不知相待若何能？左公回說何妨事，萬有我在廳門。他如不滅天倫義，送你回家見母親。若還其怒終不解，依然留住我家門。選擇佳期來出嫁，于歸杜府了終身。靜英小姐惟感激，按上閑

言且慢論。又見三月初三到殿試之起早日身。熹宗天子登金殿，鈞天樂奏進朝門。文東武西朝儀肅，三百名進士盡朝君。策論三題來頒下，玉階金殿顯才情。紅封十卷來呈進，初五單臚坐殿門。一甲一名稱桓玉，校尉攜來拜聖君。一甲二名左永正，再唱三名杜順卿。金階拜倒三鼎甲，殿頭傳旨賜平身。君皇座間朝下看，三名盡是少年人。玉音未下金鑾殿，轉出班中三大臣。一個百僚之首朝中相，一個禮部尙書杜姓人。一個工部侍郎桓玉父，一齊啟奏大明君。三名鼎甲皆是臣等子，蒙恩欽典占魁名。爭奈臣等都當道，天下文人定不平。只言有甚私和弊，伏乞將鼎甲點他人。三子願就二甲內，吾主殿上降綸音。三名鼎甲朕欽點實學真個勝別人，如何又恢來更改。三卿既是這般論，朕當再出題目考，覆試三名鼎甲人。天子言罷將題出，賜與爲臣細身心。三位鼎甲金殿上，怎肯魁名讓別人。盡將奇才夙學，錦綉文章頃刻成。進到君皇龍案上，大明天子喜歡心。詔上三卿觀文字，卿之三子果才深。朕已欽點無他議，發下文章示衆臣。諸臣進士多心服，三人只得謝君恩。夢魁禮乾俱二甲，當時就欲受封恩。狀元受職官修撰，編修榜眼探花身。二甲盡把詞林點，當時儀仗就來迎。狀元率領諸進士，齊出朝中一禮門。紅袍金帶烏紗帽，兩朵宮花左右分。一個個美如冠玉，青年少天子門生。誰不欽參拜，各官遊街畢，瓊林宴謝皇恩。當日青燈黃卷寒窗下，今日鳳凰池上展經綸。金蓮寶炬君皇賜，送狀元歸第盈盈。各家賀客人無數，禮物如山數不清。迎來送往多熱鬧，愈前番氣象新。不覺半月時光過，各家方得少清寧。且說左家人一個，要與黃家明此情。此日三月廿七日，早間發帖到黃門。單請一人，御史午間赴席到來。臨家人送帙回來，了丞相擡身入內行。中堂上面歸坐位，三位小姐候滿安。左公說與黃小姐，令尊少刻到寒門。姪女可得相見了，重整天倫父子恩。靜英未及回言答，大小姐開言問父親。爹爹請到黃御史，說明昔日那莊情。還是要送姐姐回家去，還是仍留住在家門。左公見問回言答，我今亦自不知聞。

『若說黃御史不答前情，要他令愛回去，我亦不便強留，自然送歸黃府。如若不能解釋，仍然留住在家，有

甚不可。」

二貞小姐心多悅，此是爹爹好事情。若還小姐歸黃府，須要爹爹還個人。左公聽了笑聲說：「兩兒之語好奇文。因何去了黃家姐，要我陪還你等人。」

「如此說來，反是我救他不是。」小姐道：「怎怪爹爹教他？從前之事，是絕妙的了！如今若說送他回去，却使我等怎生拋撇？」左公笑道：「且待黃御史來了，再作定奪，此時且慢爭論。」

言罷之時忙出外，恐防二女與相爭。出廳吩咐家人等，再將速帖送黃門。不覺看看日又午，報言來了姓黃人。傳教請到大廳上，兩人相見坐安身。書童獻得香茗上，丞相開言說事因。勞兄兩下多往返，玉成兒女百年姻。久要請來相酬謝，爲因場事未完成。又幸新婚塔高發，探花鼎甲第三名。應該召出舍姪女，親來作謝大媒人。言罷回頭呼左右，傳言入進內房門。你速請小姐來出外，持正聞言吃一驚。慌忙起身穩豈敢，左兄何故這般行。維明笑道：「何妨礙，弟姪如同兒女身。禮應出外來拜見，持正聞言不出聲。暗思老左真奇了，向來不是這等人。近日看他多相反，先將姪女自求親。再三配與杜起孝，如今既已結成親。又叫女兒自把媒來謝，世間誰個恁般行。正在心中思想處，只聽得廳後叮嚀環珮聲。門響一聲珠簾啟，侍女丫環擁定身。移動金蓮出綉閣，暫別閨中姊妹人。又見隨侍青衣六個人，香風拂拂飄蘭麝。捧出瑤台月宮人，二廳之上前來到。梳頭看見父親身，佳人未禁朱顏改。想起從前滿懷怨氣冲霄漢，怎肯開言叫父親。蛾眉深鎖低頭立，不肯趨庭禮數行。老黃聽得人來到，不敢抬頭開眼睛。左公見了心奇異，緣何此女這般行。開言便着了環女，拜罷鋪下地埃塵。便叫靜英賢姪女，上前拜見父親生。小姐只得移蓮步，大廳之上把身停。坐中呆了黃御史，方始抬頭一看明。分明認得親生女，慌忙離坐起抬身。口呆目定睜睜着，暗暗驚慌口問心。此女是人還是鬼，姓黃姓左究何人。左公叫他賢姪女，又言拜見父親身。不便動言來相問，且看佳人把禮行。」

見他上前深四福，不下全禮，便轉步回身，退向一傍而立，低首無言。

左公見了微微笑，老黃好個不分明。呆呆看定親生女，果然半點不差分。但他久已身亡了，如何得在世間？奇哉怪事全不解，只得回歸原坐身。開言便問維明兄，此位小姐是何人？道是左兄親姪女，何言拜見父親身？左公聽見微微笑，黃兄認了半時辰。

『難道心中還不明白，但看此女像誰，便是誰了。』持正道：『弟細細觀之，不便說出，却宛然與亡女靜英一般無二。』左公笑道：『如此說，自然是令愛了，又何消說得？』

持正道雖然像，但小女身亡一載零，如何還得存人世？此情弟實不分明。伏望吾兄明告我，解釋疑團得放心。維明笑道：真奇怪，父子相逢不認親，令愛不把前情訴，乃父不何昔年情。反向弟身追明白，只得今朝說你開。言罷之時呼看坐，命坐多姝黃靜英。佳人奉命傍邊坐，書童又上獻茶茗。各人茶罷收杯去，方始開言把話論。遂把昔年一段事，怎生撈救許多情。從頭至尾無遺漏，一行行盡說明。但這一位舍姪女，便是黃兄掌上珍。韞玉藏珠將二載，笑君今日始知聞。老黃聽罷前後說，方始心中了了明。怪道身屍無尋處，原來見救未傾生。

左公道：『我若不說明其事，兄亦不知。』持正聽了半晌無言，嘆口氣道：『罷了罷了！婚姻已定，料想不能翻悔。但小杜那厮，弟實實恨之，縱使小女嫁他，弟也不認他爲女婿也。』左公大笑道：『女兒既嫁了，他不是女婿，却是何人認與不認？在小杜有何損益？老黃你這等年紀了，爲何出語如此生氣？』老黃笑道：『我其實不要這般女婿，親事原是左兄所許，如今就把這妮子送與左兄做了令愛，你自與他去認翁婿便了。』左公又復大笑道：『這是極妙的了！內人平日深愛此女，今蒙黃兄如此盛情，則愚夫婦又添一掌珠矣。』說罷，對小姐道：『靜英既爲吾女，黃年伯便是外人了，不宜在此同坐，可入內中去罷。』小姐道：『便父不認，難道不容我去見母一面麼？』持正笑道：『送與左兄也罷了，只是內人終日，但一思及此女，則悲傷欲絕，恨不得從』

之於九泉，今既得不死，須他母子相逢。」

左公道：「兄差矣，令愛今爲左姓人，左門家法非比別，從無室女出閨門，怎能來到尊府下？若還母女要相親，除非尊嫂來我處，吾女如何到你門？」老黃笑道：「休取笑，來辰打轎到來臨。」左公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依然是你女親生，不知小杜人一個，可算東床坦腹人。」持正笑而無言。維明便著侍兒們，且隨小姐入內去，佳人離坐起抬身，向左公告退回蓮步，不理生身父一人，持正見他入去了，不覺長吁嘆一聲，開言說向維明道：「兄觀此女若何能待父親如此樣，怪區區下狠心？兄家兩位賢閨秀，不知可是這般形料來世上無第二，左公帶笑說緣因，弟將兩個閨秀女，相看一似掌上珍，百般恩愛如至寶，春風瑞日待他們，不似黃兄多狠毒，嚴聲厲色少溫和，閨娃各有嬌癡性，慣把言詞抵父親。」

「自從救了令愛回來，與他添了閨中密友，三人宛如桃園結義一般，今要將令愛送回，正不知要受他們多少埋怨。」

打點胸襟來受納，不與閨娃並力爭。黃兄可有如此量？但知深怒令千金。只說他身多忤逆，不知自己不容人。自然天性乖違了，兩下冤仇似海深。

持正道：「小弟雖然有點暴性，然而靜英也不是個溫柔女子。我看他頗畏服左兄，今勞左兄與我教導他些女德，方好回家，省得到家再與我淘氣。」左公笑道：「令愛勸他不難，現在小弟家中，將及二載，那些事長敬上的道理，他也熟諳的了。只是黃兄只欠些御下的方法，你可知聖人云：『惟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，近之則不遜，遠之則怨。』惟有莊以蒞之，慈以畜之而已。我嘗聞小女述令愛之言，說他在家，吾兄相待，甚爲刻毒。白幼來無一毫善狀，一怒之下，雷霆震驚，卽平居燕坐之時，也便如凄風冷雨，略無和煦之色，使其趨庭則膽落魂飛，待坐則屏聲息氣，胸中怒氣日積月深，一旦再加之毒手，自然恨你如仇。但凡家庭之內，再不可使積。」

怨，又不可依例而施。必須要順人本性，酌其輕重而治之，自然人人畏服。據我觀令愛，不是個執拗性剛之質。此等人更不可以一味剛去剋他，必要濟之以柔，方能屈服。兄如信我之言。」

此番回轉家中去，重整天倫父子恩。你若慈祥和霽來相待，包他孝順也殷勤。我教畏服多愛敬，你所言來無不遵。若還仍然作前樣，仇不能忘怨越深。父子參商非吉兆，家和萬事自然興。況且弟把他救轉，視之不啻己親生。他心豈不來思想，父親不及一閒人。自然怨仇尤深了，越思前事越寒心。兄今好意來恩待，他必道今日方知有父親。日親日近天性復，自己終須勝別人。黃兄依此言行去，必教令愛性和溫。你如父子相安了，我也安然放了心。救人救徹無牽掛，一概休題已往情。老黃聽了一席話，連聲嘆息甚輸心。仁人君子言金石，刻於肺腑怎忘情。何日方得來補報，世上難尋這好人。

左公笑道：「兄不須出此醜語，小弟生平不喜人稱功頌德，少時着人將聘禮送過，來日將令愛接回去便了。」

老黃十二分感激，起身作別左公身。門前上馬回去了，且表堂中幾個人。都在門後來竊聽，許多言語盡知聞。廳前去了黃御史，衆人方使入廳門。明朝黃府差人接，眼前便要兩離分。夫人聽了雙流淚，二貞小姐痛傷心。三載相依如母女，姐妹投機十二分。誰知今日輕離別，再想相逢難久停。靜英小姐心傷感，深承伯母許多恩。待之一似親生女，兩位賢妹甚多情。自從去年遭賊劫，今歲歸無半載春。正堪相聚同歡樂，誰料緣盡便要分。說罷四人多感慨，一齊掩面動悲聲。綉房四個丫環女，傍邊也似淚難停。幾人正在悲切處，早見左公出來到中廳。見了此景吃一嚇，慢思之笑失聲。是多因言及分袂事，一曲陽關盡淚淋。言罷轉身歸坐位，開言說與夫人聽。他們乃是兒女子，一片癡心共淚淋。老人這等年紀了，如何也是不分明。幫着他們多執鬧，堂中哭做孝堂門。看來真是蹊蹺事，吾心不解半毫分。夫人聽了劈面唾，誰人像你太無情。大家相聚多時久，難道分離不痛心。

左公笑道：『分離到何處？去不過隔幾條街巷，消停數日，就依舊相逢，何須啼哭快與我入內，將杜家聘禮，查點齊整，着家人送到黃府要緊。』

夫人聽說抬身起，左公笑勸那三人不消這等多苦切，暫離原可再相親。歡歡喜喜休煩惱，莫把那離愁放在心。儀貞小姐心中惱，盡是爸爸多事情。無端見什麼黃御史，却使兒等雁行分。黃公又不要親生女，仍是從前狼虎形。偏要姐姐來拜見，猶如掌禮一般能。算來無謂真堪笑，不知爸爸怎樣心？

德貞道：『不過爲姐姐許了杜家，恐怕將來閨閣要備妝奩，因此算計了他出去。』儀貞道：『既是爸爸這般慳吝，就不要他備辦，待我等罄其所有，相贈妝奩便了。』

決然不放黃家姐，休想明朝出此門。維明聽了真好笑，兩個癡兒不分明。我豈多此黃家女，既已婚姻許杜門。自然便要明其事，既明就要轉家門。小姐何等思其母，他心時刻願相親。想你當初身被劫，羈留他處不能行。一聞歸信如何喜，團團骨肉一家門。安能再憶他家去，我兒須要順人情。你今留住黃家姐，恩反爲仇怨必深。且自回家來慰母，消停幾日再來行。

小姐道：『若要見母，只消請黃夫人過來便了。我們留姐姐，直待出閣時候回去，也不爲遲，何必此時就去？』二小姐道：『況且方纔黃御史道：『不要姐姐，送與爹爹爲女的了。』如何還要送他回去？』左公笑道：『你兩個不消爭得，既是我送回，你要留住，明日黃府來人，你等回他便了。』儀貞道：『已經說破此事，叫人怎樣的回他？』

二女說罷重洒淚，頓足悲啼怨父親。左公無奈嬌痴女，只得近前笑慰兩佳人。總來成敗皆自我，改日前來謝罪深。言罷之時回步轉，忙出中堂往外行。三人收淚無可奈，只得同歸綉閣門。夫人取出諸聘禮，差遣家童四個人。一一送歸黃府去，此時天色又黃昏。中堂早掌銀燈火，左公父子內中行。與夫人同坐閒談話，早將晚膳到來。

臨着請小姐來出外，三人開命到中廳。一齊入位來坐定，侍兒左右進金樽。三人懶飲樽中酒，愁頭雙眉落淚痕。左公見了心無奈，開言即便叫儀貞。開懷歡悅休煩惱，包你相離無幾晨。不消如此傷親意，父母觀之怒悶深。夫人聽了無言語，強爲言笑舉金樽。須臾膳罷齊散坐，儀貞出扇奉雙親。又爲贈別詩數首，爹爹教正若何能。左公見了忙接過，展開燈下看其文。

其一 閑亭小立自徘徊，戲撲流螢逐翠苔。記得去年當此夕，畫屏開處玉人來。

其二 知音一見便傾懷，喜上蛾眉笑靨開。每向花陰閑處立，倚欄凝望玉人來。

其三 明朝相約賤金釵，日午心慵帳未開。無奈侍兒報警道，碧紗窗外玉人來。

其四 綺窗共綉踏青鞋，鬪草庭邊步綠苔。賭印淺痕瓜子樣，香泥留待玉人來。

其五 盈盈帶露滋紅腮，淺淡當微次第開。侍女攜來增絕艷，分花還待玉人來。

其六 金風吹面綉簾開，月疏漏陰上玉階。爲問夜香燒也未，幽亭靜候玉人來。

其七 漫空飛絮已盈階，此際慚無咏絮才。吟得詩成愁韻險，推敲須待玉人來。

其八 纓開別語動離懷，淚滴珍珠洒粉腮。今日關中分袂去，何時重覩玉人來。

左公看罷詩八首，笑而說與女親生。你今也學杜公子，題此風流香豔文。贈與姐姐持回去，倘然落在胡埃塵。老黃見了非小可，又惹風波平地生。害了姐姐人一個，必定將兒問罪名。秉衡等盡前來到，各各詩扇看分明。無不笑容稱贊好，儀貞接過手中存。送與靜英稱姐姐，俚言少表妹兒心。靜英小姐稱多感，接了從頭看分明。不禁兩行珠淚下，又動離懷百感生。左公目視儀貞女，暗思妮子太聰明。雖然詠此閨中事，總來奪趣姓黃人。非惟小杜深慕你，他今亦愛玉人臨。此女若是爲男子，必定風流品行輕。不如永正多誠實，正大端方守禮文。當時正色開言道，言公不解詩書人。若還此詩來疑猜，必定把伊責不輕。

夫人笑道：『此等詩意，若不解出來，除是黃公不識字了。』小姐笑道：『不如落款也寫個靜娘清玩，再等黃御史疑心，鬧出從前之事，讓與孩兒，反得個終身相聚了。』

第三十六回 嫁女婿男狀元入贅 如魚得水探花完姻

左公正色稱胡說，女子如何出此論。肆無忌憚成何體。市井狂談責不輕。夫人聽了便笑道，好個嚴尊怕殺人。看你忒煞嚴拘管，戲言也要責他們。儀貞深悔言不謹，無言待坐又更深。各歸房戶來安息，單言那三位女千金。上床那得能合眼，共說離愁直到明。只得起身梳洗罷，中堂安候二雙親。早有伴婦傳言進，黃府差人在外存。四個男來四個女，一乘大轎歇廳門。夫人吩咐來喚進，走進黃家女使。叩首老爺夫人畢，又問千金三個人。靜英小姐來傷感，今朝又見自家人。四個僕婦開言說，奉主人之命到來臨。感承老爺夫人德，河中暗救命殘生。更兼恩養家小姐，真個是重生父母大恩人。又承許配杜公子，諸般費盡老爺心。昨日主母聞此信，喜從天降一般能。恨難立見家小姐，一宵不眠到天明。今特差侍奉人四個，前來相接轉回程。致意夫人多拜上，還要親來謝大恩。夫人聽說微微笑，朋友交情怎算恩。吩咐一聲排筵宴，餞別黃家小姐身。

且說小姐筵宴已畢，向夫人說道：『二叔嬸母，並二位賢妹，及桓家舅母表妹等，伯母代為致意，姪女不及告別了。』

說罷深深重四福，一齊總別室中人。說聲去了身歸轎，家人放下轎簾門。上肩抬起匆匆去，左公送出大廳門。公子送到街坊上，看他去遠始回身。內裏夫人並小姐，一同掩淚進中廳。且表靜英黃小姐，此時只想母親生。一片歸心忙似箭，上南落北到家門。重追往事心傷感，當年母子痛離分。只言一去無歸日，准擬陰魂返故庭。誰曾料到生回轉，一場惡夢實奇文。此時轎進二廳上，夫人早候那邊存。花奴待月皆來報，叫聲小姐淚齊傾。扶出轎

來觀仔細，見了生身老母親，搶行幾步來抱哭，哭倒娘懷大放聲。夫人抱定親生女，口內姣兒不絕聲。莫非夢裏來見面，不然怎得又相親？大哭一場來入內，中堂又見父親身。深深四揖爹娘畢，合家大小盡歡心。齋來叩見姣小姐，誰知又得轉家門。二黃書室間知得，忙來見姐把禮行。小姐十分來稱謝，一同見罷坐安身。夫人細問從前事，小姐一一說分明。盡皆感激恩人德，刻他牌位保長生。又命小姐參家廟，猶如已死再重生。持正吩咐排筵宴，慶賀夫人小姐身。夫人此刻多歡喜，撇去年餘愁苦心。姣兒不死重回轉，又得婚姻許杜門。左公恩德如天大，世生生報不清。晚間母女歸房內，夫人細說巧蓮情。惡人天報沈河死，彼蒼有眼不饒人。自從妖婦身亡了，方能琴瑟兩和鳴。父親見我思兒哭，十分懊悔已往情。長短短言不盡，母女重逢快十分。自此老黃相待多親，密不似從前狠毒形。小姐也就多和順，殷勤膝下孝嚴親。厚待花奴待月等，忠心佳婢重加恩。想著左家兩小姐，花前月下每傷情。

且說黃持正經左維明勸釋之後，待靜英十分慈和，靜英亦忘舊嫌，宛轉孝順。持正覺得靜英格外秀美賢淑，十分歡喜。黃夫人因兒身死，不曾料有今日，又得回來，更成了親事，遂與持正商量，製辦妝奩諸事，終日忙碌，按下不題。

且說各位名公子，俱是今科新翰林。惟有二位韓公子，中於三甲內中存。各歸選部挨班次，都擇佳期要舉婚。左府擇了十月念六日完姻，將吉期送到趙家。趙公子擇七月初九日吉期，送歸桓府。桓公子擇八月十二日入贅，佳期送到左府。王公子擇十月二十五日，同時送來。杜公子擇九月十六日送來。黃府韓璞、韓瑤，擇六月初十日，同日成親，送到左府。

行盤送盤多熱鬧，各送佳期兩下行。盡皆料理完姻事，個個雙親去費心。且說二位黃公子，聞知王府女千金，尙在深閨來待字，央媒說合議婚姻。止方因見他上進，欣然允諾許成親。就於本月念六日，行其六禮送王門。忙

忙三月來過盡，諸凡閑事且休論。再說左家兩小姐，自從去了姓黃人，朝悲夕淚，心思憶觸，景傷懷悶十分。不思茶飯，懶懈病，花容清減，兩娉婷，雙親心下多憂慮。此事看來似怎生，爲因救了他人女，反害親生兒女身。再三苦勸終莫解，夫人埋怨相公身。實是你身來多事，無端送去黃姓人。如今反害親生女，終日傷心淚兩傾。容顏瘦損，懶懈病，不思飲食，減精神。相公今日如何處，解鈴還是繫鈴人。左公言道：真無一黃女賦歸，半月春如何便接。如何說，難以分他母女情。言罷，便向夫人道：你今不善做娘親，兩兒思憶黃家姐，當多開導，使放心。若還不吃茶和飯，另將那他物誘兒吞，他便心上忘情了，健脾開胃，自安寧。夫人說道：休題起，萬語千言，開二人。百般食物，供他口，費盡爲娘一片心。這不要來那不要，無奈痴姣兒女身。你身在外安能曉，只言是我，不常心是你，送去黃家女，害他兩個這般形。如今自去來醫治，敢教兩女病離身。左公聽了，便笑道：這樣相思，奇殺人。同行女伴，今如此，夫婦恩情，待怎生？這般兩個癡妮子，不知情，姓像誰人。如今在內爲何事，回言，縱自臥房中，思來不過身倦臥，慵觀詩書，懶拈針。左公聽說，擡身起，我今去看兩兒身。夫人便乃開言說：現今身體不安寧，不消再去來責備，惹他煩惱，病加增。左公聽了，微微笑，只爲夫人姑息心。將他姣養如花蕊，所以今朝累殺人。我今去把他來勸，強其飲食，笑顏生。若還不聽吾言語，立送他們命殘生。夫人道：言既如此，不勞你到綉房門。若我一身當心意，自然調養病離身。

維明笑道：『有其母必有其子，二女情癡，原似了夫人，所以如此。你若不容我去治他，仗你一人之力，這病如何得愈？』

兩人都是親生養，我豈胸中無愛心？如何便把他責備，怪你多餘叮囑人。因而故意來誑你，戲笑登時又當真。夫人要想醫兒病，須速投師拜我們。夫人一笑無言答，左公便向內中行。侍兒見了忙通報，兩姣正是在鴛衾。轟然驚醒來坐起，勉強站身叫父親。維明當下擡眼看，兩兒顏色少歡欣。愈比昨朝清減了，便向來前坐定身。開言

便把孩兒叫爲何都睡在床衾。想因體態多生倦，有言須告我知聞。二人回道無甚病，何因倦懶困息身。左公聽了微微笑，兩兒瞞我爲何因。只因去了黃家女，姊妹情長想此人。所以身體都不顧，懨懨得病減精神。因這等心痴念，誰把相思如此生。二位小姐聞此語，不禁低頭又淚淋。維明笑道真痴了，一語題及就傷心。看來一位黃小姐，要碎吾掌上兩珠珍。只怪自己真多事，不該惹禍到家門。言罷使命都安坐，兩兒聽我一言論。若說靜英黃小姐，不能不送轉回程。況且他去無多日，怎再再去接他臨。他今母子團圓處，未必前來想你們。兩兒枉費多情，義靜英却也不知聞。徒然如此真無益，又累雙親兩個人。母親爲你多着急，父親爲你帶憂急。又且靜英與你等，二載交情不算深。至于夫妻人一個，又還分離數月春。親恩生長非容易，豈反不及姓黃人兒等。爲他終不解，定然急壞我們身。二親若有長和短，兩兒心下果安寧。人生但只思大義，便將小節不存心。須聽我來相勸，回到中堂去散心。二位小姐回道：爹爹今日聽原因，不是兒等來逆命，實然懶得出房門。左公言道：休如此尋些安樂自安寧。

「數日以來，見兩兒煩惱，我若去二房接姪女到來，只因他等佳期在即，針綉匆忙，是以不便。如今也說不得，明日接了過來，以散心解悶，內則眼消遙散數帖，鬱不肝自然可愈矣。」

于是又將閑話來談論，夫人也到綉閣門，陪二女尋歡笑，要解二女煩悶心。看看將近黃昏了，家中到處掌銀燈。夫人說與孩兒道：可坐中堂外面存，二女只得抽身起，相隨移步一同行。齊到中堂來坐下，秉衡公子到來臨。看看兩妹都不快，各將閑話解愁情。言來語去多一會，早將晚膳到中廳。五人便乃齊入坐侍兒，左右進金樽。三人相勸兩姊妹，且自開懷飲一巡。二位小姐無可奈，難却爹娘兄長情。只得相陪同用罷，更深各自轉房門。一宵夜景休題表，次早天明便起身。正是四月二十五，左公朝罷轉家門。公子小姐常禮畢，維明即遣家中人。去接兩房二個女，並延醫藥到來臨。同坐堂中多一會，便聞小姐等來臨。公子出外來迎接，二人姊妹到中廳。各行常

禮相見罷，左公命坐各安身。侍兒忙把茶來進，兩妹擡頭見二貞。一齊驚問何緣故，姊妹如何這般形？容顏清減今如此，莫非有甚不安寧？左公見問，回答可笑。他兩個是痴人，只因去了黃小姐，同行女伴勿離分。終日切切來思想，終日傷懷兩淚傾。飲食不思心懨懨，容顏消減病臨身。多方勸解終不悟，無奈嬌痴兩個人。因而特接姪女到，盤桓數日解愁心。二人聽了微微笑，誰知姊妹果情深。言語之間排早膳，各皆入坐用完成。維明政事身出外，四人姊妹到房門。相勤二貞尋歡笑，侍兒奉藥到來臨。送上小姐來用訖，論些閑事話談論。左公閑暇回私宅，多方解勸兩兒身。奇花異草並珍玩，巧鳥良禽寬到門。琴棋簫管閒消遣，要引孩兒歡喜生。使他無暇思及黃家姐，內裏夫人又費心。百般異味開其味，隨其所欲順他心。又復數帖逍遙散，看看進食漸安寧。不覺盤桓八九日，容顏稍復有精神。二親方始心來放，時亦初夏漸炎蒸。按下閑文且慢表，詞中單說結良姻。吉期早已看到，喜氣盈門要成親。大紅帖邀衆位客，相府相交誰不臨。數家女眷都請到，二房一宅及黃門。內室外堂開喜宴，張燈結彩待嘉賓。早到念四良辰日，趙府妝奩送過門。般般彩色俱齊備，洞房鋪設一時新。左府重賞人一衆，款待酒飯轉回程。念六早辦催粧禮，誥封官備一齊行。左家公子都來到，盡是今科新翰林。午間打發親奠雁，夫人房內換衣衾。紅袍銀帶烏紗帽，兩朶宮花左右分。貌似潘安重出世，顏如宋玉再還魂。中堂來見雙親禮，好個風流新翰林。衆人無不齊聲贊，趙府千金福分深。禮罷之時來出外，鼓樂相迎到大廳。衆位公子來賀喜，左公今日與非輕。少時發轎來娶到，必然要看嫂夫人。與兄若是多相配，每人要敬酒三樽。管教灌得沈沈醉，看兄怎入洞房門？永正笑道：休說我，諸兄花燭眼前臨。今將小弟來取笑，將來照例一般行。樂人賓相來稟請，請令公子快行呈。儀從執事俱久待，莫教錯過吉時辰。衆位公子俱笑道：各休耽擱少話論。讓他快去來奠雁，早些好入洞房門。秉衡一笑抽身別，即來上馬出牆門。丞相翰林全執事，前呼後擁許多人。銜牌燈彩無其數，家僮僕從集如雲。人人肩

上披紅綠，樂音嘹唳奏大鈞。鑾鈴響處多才去，諸公歡笑盡回身。廳上開筵齊入席，衆官各府許多人。廳廂左右

齊奏樂丞相親來做主人。少時奠雁回身轉，新郎便向內中行。夫人吩咐來沐浴，家人扶侍在房門。頂冠束帶都已畢，幾位千金到來臨。笑呼兄長稱恭喜，快迎嫂嫂轉家門。良時已到休耽擱，爲何還坐不動身？公子笑道：「休取笑，數人正在話談論。」外人報道良時到，夫人命子去親迎。永正作別來出外，花燈綵轎盡完成。各色儀仗傍伺候，衆官席散已擡身。各位公子齊立起，盡擁新郎陪般行。翰林朝上深深揖，樂人鼓吹一齊鳴。三聲砲響驚天地，紛紛齊上綉鞍行。九卿六部官無數，行行職事列如雲。還有同年諸翰林，人人各送花燭。又兼乃父威權重，荷戈帶甲從雄兵。將軍提督參遊府，按隊旌旗前後分。頭行金字排數十，行行列列燦若星。粗樂細樂音齊奏，簫韶一派雲烟行。滔滔一路行將去，尙書府內娶千金。閨閣左府忙收拾，一衆家人忙十分。層層堂屋燈無數，盡換雙枝畫燭明。二廳上奉宗親位，金爐便把異香焚。婚姻乃是人倫始，娶婦原爲奉祀人。每事十分多敬禮，豈堪草率半毫分？內裏夫人多席散，各皆閑坐等新人。早已未牌時分到，狼烟大礮響三聲。娶親人衆回來了，衆官文武上高廳。左公迎住齊歸位，幾多儀仗兩邊分。花花彩轎由中進，層層開了畫屏門。笙蕭鼓樂聲不絕，一直擡來歇大廳。公子已到新房去，廳前賓相請新人。三通詩賦來贊罷，月圓嫦娥下彩雲。喜媪兩邊來扶起，下拜高堂三代親。廳前左右人無數，秉衡四揖接佳人。扶近牙床交並坐，交杯合卺已完成。新郎親與除紅服，房內人多不便聲。卸花解紅來出外，內堂先見衆夫人。夫人個個稱恭喜，公子回身到大廳。下禮衆官並叔父，天邊紅日已西沉。公家此夕重團圓，再請迎親一衆人。大廳坐滿文和武，各家公子巡門。笙蕭鼓樂音齊奏，兩邊行酒奉金樽。迎親一衆諸人役，各家酒飯不言論。單表大廳諸公子，永正相陪奉酒巡。狀元桓玉先笑問，嫂嫂姿容是怎生？弟們雖在來觀看，紗籠罩面怎分明？左兄自必來看見，料然才子配佳人。方纔弟等來議定，每人要敬酒三巡。

永正聞言，心中一想道：「此間二韓二黃，並桓王二位妹夫，還有小杜，共是七人，每位三杯，該是二十一杯酒。若飲這許多，豈不大醉？」

當時便就微微笑。妹夫今日且緣因新人醜而又兼陋，並無半點貌超羣。淡酒算來不可敬，兄等休來笑煞人。順卿笑道：休亂說，左兄今日騙誰人。

「尊嫂夫人纔入門來，左兄在新房，也不過略觀一日，諒未看清，如何見得醜而且陋？明是不肯吃酒，說反話騙人。」禮乾笑道：「此語若被尊夫人知了，今夜一定不許上床，只好趕在房外了。」韓公子笑道：「就是不該說不得這等喜事，小弟們如何不來奉敬？」二黃道：「正是正是，叫左右快取酒來，不怕他不飲。」永正笑道：「小弟其實量淺，吃不得許多。」楚卿笑道：「兄若說尊嫂醜而且陋，明是不該飲了。若不沈醉，如何可入洞房？」衆人笑道：「果然不錯，左兄今日總難推托，快領了情罷。」永正又笑道：「諸兄言語反覆不定，美貌的又要飲，醜陋的也要飲，總是小弟做新郎的不是。既承美音，難以盡却，如今每人領一杯酒。」衆人齊道：「使不得，三杯一位，不算多，如何減去大半？」永正道：「小弟其實量淺，目下七位兄長每位三杯，共該二十一杯酒，若都領了，豈不大醉？只恐家嚴知之深爲不便。」衆人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依他便了。但必須一氣盡飲。」永正笑道：「是了，今日如此，他日恭喜時，小弟却也不肯相饒。」楚卿笑道：「任你捉弄，我醉死了，是情願的。」

衆人聽了皆大笑，家童即便奉金樽。狀元接過雙手舉，奉上新郎左翰林。永正躬身雙手接，相請多才歸坐身。然後吃了一盅酒，書童忙又奉來臨。探花接過回身奉，敬上新郎左秉衡。永正立飲無餘滴，書童又奉第三樽。傳臚雖坐擡身起，奉上新科榜眼身。永正接了忙飲盡，書童又奉酒來臨。二黃二韓都勸過，方纔入位坐安身。歡談笑語傳杯盞，飲到譙樓起了更。方才內外來散席，各把酒茶獻一巡。紛紛作別多，起了秉衡公子內中行。家人等衆來收拾，霎時一切盡完成。公子中堂參父母，新郎共入洞房門。花燭酒筵來排下，扶過千金有福人。夫妻對面來歸坐，侍兒左右擁佳人。秉衡此際擡頭看，舜娥小姐貌娉婷。面似梨花承小曉，眉如細柳綻春英。秋波細眼清

于水，檀口香唇一點櫻。紅綿綉襖珠玉佩，金冠九鳳養烏雲。低頭袖首花筵坐，禮態端莊福不輕。却似王嬙重出世，宛如西子再還魂。公子看了心中喜，腹中暗暗自評詞。雖然弗及吾大才，也算傾城絕世人。看來與我相配匹，今日妻房果稱心。手中卽把金杯奉，三巡已罷起擡身。衆人事畢都出外，翰林新培奉佳人。錦帳結成琴瑟友，河漢歡從牛女星。迢迢滴盡蓮花漏，銀箭無聲天又明。合家大小紛紛起，新人房中也擡身。梳粧打扮牙床坐，新培登門去謝親。許多閑事不必說，三朝行禮上高廳。參天拜地成雙對，兩見宗親把禮行。紫袍玉帶常朝相，鳳冠霞帔國夫人。東山端止來受禮，兒媳雙雙拜大人。笙歌鼓樂齊奏帶，勤又請二房門。侍郎夫婦來受禮，又請五位姑娘把禮行。送出費見多豐厚，翁姑回答也。輕輕趙府禮到多齊整，贈嫁夫婦四對人。四名侍兒容貌好，一齊叩拜主人們。遠有左府人無數，盡皆叩見少夫人。高廳戲宴來款待，夫人親遞酒三樽。女賓陪席分左右，人人舉目看佳人。桓氏夫人十分喜，戲完酒散擡身起。新人送入洞房門，二房之中黃小姐盡皆辭別上轎行。次日新婦來出見，下禮翁姑二大人。兩位姑娘回拜見，中堂禮罷坐安身。左公夫婦心歡喜，趙家小姐果招羣。却與吾兒堪匹配，正是姻緣天作成。端莊閑暇多禮貌，果然不愧大家門。當下維明出外去，許多閑事莫談論。回門彌月不必說，舜娥小姐溫心存。爲人賢德多禮貌，敬重高堂二大人。精通翰墨能詩賦，夫妻恩愛敬如賓。翰林朝內公事畢，回轉家中魚水歡。兩位小姐多和睦，夫人愛惜似親生。左公以禮相看待，合家敬重少夫人。早六月炎天到，二房出嫁兩千金。粧奩一切多備完，終日忙碌不暫停。周氏夫人心不樂，我心不愛憐。他們誰知到戶多福氣，兩塔雙題金榜名。況日同日來迎娶，一齊都入左府門。二韓公子才貌好，盡上翩翩英俊。又沒姑娘與小叔，貴雙全盡稱心。我的心愛三活寶，偏偏冤死恨非輕。長吁短歎心中鬱，配結良緣母不欣。韓夫人親到京城內，賃其華屋住安身。早到六月初六日，門庭結彩鬧盈盈。二位小姐粧奩過各式，俱全數萬金。各贈庄田三百畝，韓家重賞待媒人。左府門庭高結綵，開筵設席請諸賓。便接大房夫人到，還加姑娘等三人。更有靜菴黃小姐，一連數口鬧紛紛。

紛到了八月佳期，韓府催粧禮到門。數班鼓樂多熱鬧，須臾雁奠又來臨。二韓公子回身轉，香閣裝束兩千金。鳳冠霞帔叮嚀盡，玉環金裝貌出羣。申時前後親迎到，兩乘彩轎歇廳門。一齊送上花花轎，二聲砲響出門庭。送親文武官無數，儀仗行走若雲流。星花礮聲不住，樂音飄渺奏天鈞。到了儀門三請畢，高廳簇擁拜宗親。送入洞房花燭下，東西兩室結姻親。百年好合成琴瑟，兩對鸞鳳天配成。夫妻恩愛都休說，三朝熱鬧不談論。回門親會都過了，韓夫人要轉家門。兩位小姐回堂內，拜別雙親二大人。外廳款待多禮貌，內堂款待女千金。就在家中住過夜，明朝同到大房。母拜辭伯父與伯姪，姪婿雙雙下聘深。大房備酒來送別，內外相留款待般。酒闌人散擡身起，三位多姣拜別行。此時想起心中苦，兩行珠淚濕衣襟。憶昔幼年多少事，生來不得母歡心。若無伯父與伯母，那能生長到如今。今朝分別韓門去，未何何日見親人。維明夫妻齊聲說，說道姪女莫憂心。此去韓門爲媳婦，孝敬翁姑二大人。琴瑟調諧休怠慢，無違夫子要和溫。必敬必莊牢牢記，不比閨中做女身。待你長成完姻日，再來相接轉家門。二位小姐來受命，長兄姊妹禮來行。依依執手來分別，各各唏噓淚滿襟。拜別一番來出外，大家相送到廳門。上轎仍轉家中去，哭到堂前父親身。然後回到韓家宅，從今回去不須論。日去月來容易過，七月新秋又到臨。早又趙府佳期到，夢魁公子娶新人。許多熱鬧不消說，一切繁華總不論。夫妻和睦如魚水，翁姑相待似親生。回門滿月休細說，八月秋風桂子香。儀貞小姐佳期到，打聽桓郎贅進門。收拾後樓爲新室，洛渚仙宮一班能。裝奩全副備全了，鋪設樓中簇簇新。

那時滿朝文武，因丞相贅婿，狀元完姻，都告假一日。天子又因貞烈夫人出閣，手刺篡賊，功烈乃尊，特賜金珠綵緞，及金蓮燭四十八對。又下詔三日以上命婦，俱赴左丞相私第，賀貞烈夫人出閣。

八名宮監離朝出，聖旨前來相府門。左公傳話中堂去，着夫人裝束女儀貞御賜冠珮，須穿戴，不得遲挨速出廳。夫人聞命忙不住，裝束姣姘有福人。一樣的誥命鳳冠珠玉珮，家人扶出到前廳。詔書宣讀排香案，夫人母女

謝天恩。八名宮監回身轉，相隨行去謝恩。只因一片金石志，播得芳名到處聞。那些誥命大臣人多少，久聞左女字儀貞。不知何等一女子，乃能宮院殺奸人。天子這等來隆重，我們怎樣見他身。今朝奉詔心歌喜，大家好去看佳人。盡皆備下隆重禮，綵緞珍珠首飾珍。初四紛紛齊送到，明朝初五要登門。

左公着夫人將知己人家送的，略收一二，其餘一概壁謝。將夫人名帖投遞各家，請衆夫人次日香車早至，如果必然要見儀貞，仍着他冠珮出見，不必推辭。

夫人一一來領諾，府中忙亂幾層停。層層門戶高懸綵，廊下廳前百盞燈。上席下桌俱齊備，樂人鼓手候牆門。上等名班來伺候，來朝款待衆夫人。又請二房母女爲陪客，晚間就住大房門。

原來敬順二貞八月初旬，已接回家，又接黃小姐到來，一同陪客。

諸凡閑事休陳說，且表天明賀喜情。相國夫人身早起，並趙小姐俱冠珮。左公父子到書廳，叩時前後都到了。寶馬香車集似雲，紛紛接到高廳上。盡是鸞封鳳誥人，一个个九鳳金冠珠絡索。錦袍命服珮環鳴，麝蘭香滿華堂上。盡稱奉旨賀夫人，一一禮罷齊歸坐。又轉上了各家小姐賀夫人，早有左門姑嫂來接待。禮儀遜坐兩分賓，八名使女將茶獻。衆夫人茶罷便言論，妾等乃奉君上命，特來賀太夫人。令愛特恩封貞烈，大明宇宙禮中英。今配狀元桓翰林，門楣光耀喜非輕。妾等一等來恭喜，二來請見令千金。桓氏夫人聞此語，開言回答衆夫人。此亦寒門多不幸，無端被賊亂胡行。搶劫儀貞大小女，無奈宮中刺賊人。保全名節回家轉，又蒙皇上重加恩。感得諸位夫人來光降，又令小女前來把禮行。言罷回頭呼左右，將請小姐到前廳。兩傍侍婦齊聲說，即忙傳命入中門。看看去了多一會，出言小姐到來臨。只見畫屏開處鳴金珮，月殿嫦娥下綵雲。兩班侍婦分左右，當中簇擁玉娉婷。九鳳金冠珠絡索，紅袍玉帶綠羅裙。越閃得明姿灼灼神光映，呆了廳前一衆人。眼光射定睛難轉，共訝天仙降世塵。不信這般一美女，却有潑天胆量刺奸臣。他看纖腰一捻如垂柳，三寸金蓮步怎行。料他這春纖玉腕

細膩質，怎能龍泉會殺人？

左夫人見了小姐出來道：『我兒過來，今衆位夫人在此，汝當以晚輩之禮相見，一總朝上四拜便了。』待兒鋪下紅氈，忙得衆人齊起身。一齊止住，兩言道：『太夫人，你且聽緣因。』

『一來左丞相位居最上，二來令愛小姐位賜極品，誥命在身，我等尚不敢以同輩禮相見，怎敢當晚輩之禮？』再三謙讓。左夫人道：『既如此，內中有苗王趙杜四位夫人，這四位年伯與汝父爲總角之交，當以晚輩相見，其餘各位夫人，恭敬不如從命，概以常禮見罷。』

於是小姐登毯位，深深下拜四夫人。受兩拜來，還兩拜，然後各位夫人把禮行。各各并皆同四禮，又頓過十金。一衆人分其賓主，同言畢，都從下面坐安身。待兒又把清茶進衆夫人，細細看儀，真卽向左夫人贊道：『好位小姐，真貴人，花容占斷乾坤色，貞節流芳百世稱。端莊嚴重多禮貌，和門家教果非輕。』左夫人但只來謙遜，衆人心下自評論，眼前見過多少千金女，並無一個及他身。奇人所以成奇事，料因不是世凡人。於是問起當初事，夫人一說其情，衆人嘖嘖多稱贊，巾幗英雄實可稱。自是夫人多福氣，這般光彩耀門庭。

當下黃夫人又再三稱謝救女之恩，杜夫人亦稱謝不盡，見了黃小姐，愈加親密十分。王夫人又請見二小姐，夫人命請德貞出廳拜見。王夫人見媳婦端莊美貌，十分歡喜，送上珠花兩對，金釧一雙，以爲拜見之儀。兩位小姐見罷，告退回房。此時前廳俾婦，將大廳一帶垂下珠簾，天井中彩棚之下，名班演戲。桓夫人便請各位夫人入席，共十六桌。

左右奉上金杯，酒梨園演戲奏箏笙，衆位誥命傳杯，謙恭遜讓，禮彬彬。半本戲完，齊散席，衆人收拾那消停。各皆靜坐，道茶一齊辭別，起擡身。夫人再四留不住，只得殷勤送出門，並肩排立深深福禮罷之時，盡轉身。香車一帶廳前歇，個個登輿，一聲儀仗擁護紛紛去，夫人送罷，自回身，更換常服，中堂坐，與二貞等共言論。左公

兄弟及父子，外廂陪客請諸賓。九卿六部諸文武，一連數日鬧紛紛。到了初十這一日，侍郎桓府請諸賓。請了五位媒人，又將狀元誥命，並鳳冠霞珞，送到左府。

早已十二佳期到，宴迎佳婿到門庭。是狀元來，便雁回家發轎到來臨。左府廷請官數十，一班內苑少年人，排齊儀仗全執事，亦如娶媳一般能。掛燈結彩多熱鬧，金蓮照炬出皇恩。桓門花轎廳前歇，三聲炮响就開門。衆官上馬來，送樂音相細奏。天鈞酒酒早到桓家府，賓人詩賦請才人。三通已罷桓郎出，并別雙親上馬行。紅袍金帶顏如玉，烏帽宮花左右分。翩翩上馬多光彩，天子門生去就親。當日許他洞房花燭下，須安金榜傳臚第一名。多才不違前言語，今日吳占鰲頭纔做親。一路榮華說不盡，到了潭潭相府門。三聲炮響聲下馬，衆官簇擁上高廳。永七公子來迎住，內房裝束賞千金。中堂扶上花燈轎，鸞蕭風管奏清音。一程來到高廳上，排齊儀仗出門行。青龍吉地來轉過，炮響三聲重出門。賓相吟詩三聲罷，扶得仙娥下彩雲。賓相再歌詩賦請，蟾宮貴客上高廳。參拜天地成雙立，一同望闕謝皇恩。御賜金蓮燈引導，雙雙送上畫樓門。坐床合卷都已畢，高廳筵席又排成。請出狀元來款待，戲筵直飲到初更。衆官方才多散，紗燈送去上樓門。門筵花燭當中設，衆人扶過貴千金。兩傍排列諸侍女，銀壺篩酒奉金樽。楚卿此際抬頭看，細細端詳絕世人。不禁暗暗消魂魄，目光撩亂不收神。這樣仙容何處覓，愈覺當初美十分。如此佳人配那個，自合天生桓楚卿。可笑凶秦權奸賊，思量我這玉娉婷。誰知斷送纖纖手，杜把殘生送美人。三巡酒罷起身起，此時顏面微醺。畫樓回顧來觀看，岳父岳母來費心。侍兒行列難禁耐，不由移步近千金。兩手拖地深深揖，上前舉袖叫夫人。今宵幸到瑤池上，九重仙子配婚姻。這等良緣何世結，不知可有福消承。玉人舉手輕還福，低首含羞不則聲。狀元此刻心撩亂，侍兒傍立笑吟吟。忙把花筵來收起，開了樓中兩扇門。桓上見人都散了，近前帶笑捧佳人。九鳳珠冠親卸，下款鬆環佩麝蘭香。低言又把夫人叫，當初劫到權奸門。卜官聞信腸幾斷，廢寢忘餐欲斷魂。人前不便拋珠淚，永夜長更恨轉深。准擬神娥歸楚岫，不料

襄王夢又存。感卿守住無瑕玉，三尺龍泉保此身。今朝留待桓郎至，凜凜綱常金石心。芳名傳播聞天子，何幸消承女俊英。欲意今宵來襲瀆，恐防天上有神用。今夕不知爲何名，怎叫良夜聽長更。玉人低首無言語，狀元怎那禁春心。溫柔軟情如蜜，雙雙同展綉鸞衾。通宵畫燭粧台上，月映紗窗亮似銀。星河良夜聞清珮，流水桃花遇正真。連理同枝春色滿，鴛鴦比翼共和鳴。意密情深緣不淺，才子佳人天配成。桓郎占盡人間福，妬殺千秋薄命人。良宵易過天初曉，太陽東上曙光明。合家大小齊身起，新人樓上也起身。侍兒一衆推門進，床前來奉貴千金。狀元梳洗冠帶畢，先到中堂坐定身。永正迎住稱恭喜，相邀同坐到書廳。不表書房人兩個，樓中裝束已完成。玉人洗手金盆內，見守宮一點尙瑩瑩。便把羅巾拭過渾無見，暗暗吃驚自忖心。誰知這等多靈驗，今日方知假其真。早又幾位小姐來樓上，齊稱恭喜賀佳人。儀貞小姐含羞色，自稱請坐妹兒們。早點送來同用罷，笙簫細樂到來臨。同上高樓來作禮，依然請到衆夫人。戲箋至暮方纔散，次日桓家發轎迎。款侍親人多熱鬧，初更時分始回程。明早乃是中秋節，衆家公子備筵樽。將楚卿澆得沉沉醉，歡娛一日又黑昏。楚卿夫妻如魚水，相敬如賓愛十分。早間郎舅公事畢，午間回轉左家門。岳父母前多恭敬，樓中夫妻又同心。只苦了德貞二小姐，姊妹同房十數春。如今一旦高樓去，獨坐香閣甚冷清。每日只在中堂內，陪伴雙親二大人。夫人喚過親生女，姐妹相說半時辰。有時同到樓中坐，楚卿一到便離分。有時晚翠軒中去，舜娥嫂嫂話談心。早又過了十餘日，家中諸事甚清寧。此逢八月廿五日，左公朝罷轉回程。夫人梳洗來出外，同坐中堂上面存。少夫人到來安問罷，翁姑自轉身。德貞小姐離綉閣，中堂來到候安寧。左公命坐親生女，開言笑說與夫人。儀貞一自來贅壻，總來不見早抽身。人人出外將安問，他今猶臥在樓門。夫人聽說微微笑，諒他梳洗未完成。維明又問夫人道：昔日朝中驗假重，曾付守宮砂一點，不知可在手中存。倘然一點紅消却，怎稱得冰清玉潔一完人。此事耳聞誰目擊，夫人一笑說緣因你我並未留心看，久已忘懷這件情。相公題起心思着，三人言笑半時辰。來了儀貞大小姐，安候雙親二大人。夫人喚過

親生女，攜他玉腕，驗虛真。將他玉腕來觀看，守宮不見影和形，不禁笑。問孩兒道：「因甚宮砂不見形？」小姐一聽，言如此，兩朵桃花雙頰生。回頭來顧生身父，低言正色答娘親。母親何故來如此？爹爹在坐問其情。這般取笑真奇，異言罷之時，就轉身。不向雙親來告退，佳人煩惱上樓門。夫人笑道：「都是你，要他虛實惹他噴。」左公見說，便言道：「此情只可暗留心。誰人着你来明顯？」且又將言問過明。如何不惹他煩惱？果是為娘欠正經。若還我是儀貞女，必要將你唾面門。德貞小姐微微笑，正當談笑在中廳。二位翰林朝中轉，德貞迴避母房門。楚卿永正來安候，左公命坐二人身。言語之間來說起，永正開言告二親。

「方纔孩兒進朝，曾在桃花院門首經過，忽然見王妹夫自內而出，孩兒問他何故到此？」他道：「偶然隨步，因此兒心甚疑。」

悄喚他來重細問，方知用九近來心。他因個個來婚配，惟彼愆期不耐禁。因此常去遊妓院，六月之中直到今。昔年身在寒窗下，年伯拘禁十二分。如今自己身成立，堂上威嚴不在心。每日朝中朝事畢，回家微服出門行。鍾情只在桃花院，迷戀青樓二美人。雙親拘管常淘氣，秋風過耳不依聽。算來此事真不妙，如何使彼禁其情？夫人聽了心煩惱，如何二堵這般人。佳期不遠初冬後，數日光陰不可禁。日遊妓院非好事，銀錢花費損精神。再染瘡毒如何說？誤了吾兒一世人。相公豈可來坐視？還要勸戒諭他身。

維明道：「此等事原是用九本心，非一朝而起。此子語言狂妄，性格輕浮，且為人十分狡猾。當日還是窗下書生，其父嚴緊，故不能放胆。如今他見功名已就，身入詞林，自然鬆泛了他，所以這般任性起來了。」

他雖不畏庭前父，須知還有泰山尊。管教不誤閨中玉，何慮東床王右軍。楚卿聽了微微笑，左公便對秉衡云：「少時爾等公事畢，可同用九到來臨。公子聞言稱領命，楚卿告退入樓門。各人膳能便冠帶，各赴衙門政事勤。未末申初公事畢，秉衡邀住禮乾身。一程轉致家庭內，相邀同坐慎思廳。並與楚卿人二個，言來語去半時辰。報道

老爺回來了，三人忙便起身臨。同進書房來坐下，隨書侍劍奉香茗。一巡茶罷收杯去，丞相開言說事因。便對禮乾稱賢塔偶然風聞一件，道你每到公事畢，微服青樓妓院行。你今已是功名就，不比書生窗下人。翰林本是清華客，豈知日夜宿娼門。設有言語來彈劾，枉費燈窗十年心。功名盡處還加罪，不比書生窗下勤。且佳期真不遠，十月初冬。畢姻且又令尊無次子，啓一承先你一人。若還年少迷花色，傷損精神不是輕。須當聽我良言勸，將來再莫這般行。禮乾聽說多慚愧，口稱岳父聽其情。小塔只爲朝事畢，獨坐書房甚冷清。偶然閒步桃花院，片時隨喜便回程。並未院中來歇宿，誰人嚙舌亂談論。今朝岳父言此事，真使平空吃一驚。公聽微微笑，既然賢塔冷清。我處有楚卿並永正，正是你同年是至親。使留賢塔書房住，慎思堂內甚幽清。三人每到公事畢，一同回轉巧談心。况兼十月完姻後，來要住在家門。禮乾聽說心不悅，此事今朝怎理論。分明拘我書房內，怎訪桃花會美人。當下便乃開言道，感承岳父這般恩。小塔若還身在此，家中父母掛牽心。維明說道，何所事，何留令姐在家門。况且相近無多路，早間回去問安寧。有事即時來通問，算來無礙甚相應。言罷便命隨書出，着左升王府說知。聞道我留下王公子，直待成婚始轉程。稟上老爺休掛念，隨書奉命出書廳。楚卿永正微微禮，乾無奈不開聲。永正告退回房去，楚卿生退上樓門書房止。剩人兩個禮乾不樂悶昏昏，勉且言談多一會。早又黃昏掌上燈，晚膳擺入書房內。兩位公子到來臨，內中姑嫂人三個，中堂陪奉左夫人。用罷晚膳閒談久，更深各自歇安身。書房留下王公子，不知做出甚何情。早又八月來過了，九月秋來菊燦英。早又杜府佳期到，願卿公子娶新人。左黃各備粧奩厚筮，鼓樂送來門。男客又賓來賀喜，府中熱鬧又盈盈。公子黃家來奠雁，四位媒人去親迎。衆官陪奉新郎去，還有同年四個人。此時二韓已是回家去，二黃新舅不登門。只有左公子與趙公子，王禮乾同桓楚卿。花花彩轎張燈火，熱事如雲數十層。行頭金字排無數，流星花砲振天鳴。數班鼓樂敲嘹亮，探花才子出門行。紅袍金帶烏紗帽，左右宮花御賜恩。貌似蓮花顏似玉，當時翩翻俊美英。到了黃門三聲砲，房中裝束女千

金。風冠霞珮金玉裏，母女分離好痛心。三請已完來上轎，三聲敲響便離門。奠雁執事多披綵，鼓樂諸親送起身。一路滔滔多執鬧，登時來到杜門庭。衆客紛紛來入內，王公接任坐分賓。花轎歇在中廳上，三聲吉語喜來臨。結親已罷新房去，坐床撒帳禮完成。順卿出外來行禮，重新開宴待佳賓。衆官俱在前廳上，二廳款待少夫人。一番音樂來奉罷，兩邊行酒奉金樽。單表一廳諸公子，永正開言說事因。杜兄今日真喜慶，算來不比弟門身。必須要飲沉沉醉，弟們各敬酒三樽。順卿笑道：「休取笑，左兄可記自家情。弟們要敬三杯酒，吾兄且領一杯情。小弟今朝遵舊例，決然不肯飲三樽。」桓家公子笑言道：「杜兄不是這般論。」

『你今夜成婚，不比他人一衆兄弟們，每人各有賀詩一首，特來奉敬。請兄先飲了這十二杯酒，然後取出來，與兄親看便了。』

當下禮乾呼酒，夢魁公子奉金樽。付與書童忙奉上，書童忙奉到來臨。先是永正連奉三杯酒，次奉三杯桓。楚卿順卿只得將情領，怎好推辭却一人。趙王二人同勸道：「方才入位坐安身，袖中各出紅箋紙，送上多才杜順卿。探花際此多酒意，接來細細看分明。」

趙詩曰：相思數歲日縈懷，今夜眉心始乍開。何幸結成鸞鳳會，良宵准擬玉人來。

左詩曰：巫山深處楚雲開，一枕襄王夢未催。舊訝峯頭舊神女，應知仍是玉人來。

王詩曰：畫堂深處秀屏開，舊恨新愁盡去懷。銀燭漫燒良夜靜，三星在戶玉人來。

桓詩曰：當年別恨滿愁懷，只擬仙娥去不回。豈料星橋橫河漢，依然仍渡玉人來。

順卿看罷微微笑，諸兄嘲我昔年情。無心題得詩數首，離合悲歡盡說明。四人聽了齊聲笑，弟們怎敢笑兄身。當日兄因此詠來起禍，玉人幾送命殘生。今朝得遂平生願，豈堪少却和詩文。借用玉人來三字，權爲弟等賀新婚。于是說罷皆大笑，各人歡笑共談論。書童左右來奉酒，知己情投十二分。直到初更方散席，一巡茶罷告辭行。

父子殷勤來送別，紛紛上馬盡回程。順卿公子來入內，雙雙送入洞房門。今朝始遂生平願，才子佳人兩稱心。盡皆感激恩人德，虧他撮合這良緣。三朝熱鬧休題表，四日便到左家門。雙雙夫婦來拜謝，深感當年救命恩。左府設宴來款待，疑留一日始回程。莫言杜府完姻事，且談用九姓王人。自從左府來留下，留住書齋半月零。日間雙雙公事畢，郎舅雙雙同回程。又且左府門戶緊，出門必要報老爺禮乾。此際真無奈，不得桃花會美人。心中思想青樓女，別來半月有餘零。恨殺老左人一個，這般奸刁會罕聞。皆因父母無主意，聘了他家女子身。官家小姐多不少，偏偏要結左家婚。如今尚未完姻畢，渾身已是泰山形。我這一身拘束如何過，怎做東床胆腹人。能退却他家女，另對婚姻始稱心。左思右想真煩惱，立向簾前往外睜。但只見籬邊白菊多開放，一雙秋蝶戲花心。可笑小桓並小杜，各件妻兒不出門。老左連日身不轉，還是九月十九進朝門。今朝已是念一日，接連三日未回程。獨坐書房多冷靜，幾個書童不見形。

望了一回道：『如何這籬多是白菊，並無別色？想必老左單愛此花，故而栽他，獨自無聊，我題詩消遣。』遂取過文房四寶，檢一幅花箋，不假思索，就寫成了：

平生不願號傾城，品格真堪隱士名。
凝露姿惟同皓月，傲霜心更比梅清。
採幽客至偏多句，載酒人來欲吐英。
世上久無彭澤令，東籬今復見淵明。

禮乾題罷微微笑，自吟一遍自評論。此詩本句非無意，却將老杜比淵明。我心正在多惱恨，不該這樣贊他身。正在自言並自想，忽聽廊前內角門。啾啾一響扉開處，公子往外抬頭睜。見有一人來走進，未知他是甚何人。

第三十七回 竊紈扇題壁破奸奴 搜金釧更衣斬淫婢

話說王公子正在吟詩，忽聽門響，回頭一看，見一侍兒走進書廳，年可十七八歲。綽約丰姿，身穿淡綠夾襖，

上罩黑綾背心，下繫白羅裙子。

面瓜子兒多俊俏，秋波如眼口如櫻。兩道眉毛分八字，楚楚身材弱不勝。紙頭慢步來走下，籬邊立住把身停。彎腰就把花來摘，玉腕擎來手釧明。禮乾忙回窗前去，眼光射定不回睛。侍兒只把花來摘，不曉書房內有人。禮乾細看心中想，此兒容貌動人心。見他花兒獨身立，故意輕輕嗽一聲。侍兒驚覺回頭看，看見禮乾倚屏門。

不覺低說道：『原來二姑爺在此。』便微微一笑，依舊一花。用九不住問道：『姐姐在那位房中，服侍那位小姐？』尊庚多少，取甚芳名，採這菊花何用？』答道：『小婢服伺二小姐，名叫鳳樓，今年一十八歲，奉小姐之命採菊一瓶玩。』

禮乾聽說微微笑，小姐如今那處存？鳳樓答在中堂內，用九聞言又笑云：『聞得小姐多容貌，我身留住內中行。從來未得逢他面，如今既是在中庭。』爺公子都不在，姊妹今朝做好人。可看那裏容方便，引我將來看一巡。鳳樓聽了微微笑，便叫姑爺聽事因。

『如今小姐現在中堂，除非在窗眼中觀看，怎奈侍婢人多，如何使得？』禮乾笑道：『你方二九青春，今年十月中小姐出門，你便如何？』

鳳樓紅面微微笑，不來回答姓王人。採了花枝回步走，帶上園門往內行。禮乾帶笑心中想，這丫頭甚可人。我家使女多多少，就算瓊枝與翠雲也還不及他姣媚，體態妖嬈動我心。將來小姐成親後，必然隨嫁有他身。那時決不來輕放，收了偏房寵妾人。禮乾正在心中想，又聽門開走進人，却是永正前來到，起身迎住坐書廳。問言岳父會回否，答言猶未出朝門。想來明日方回轉，二人閒話半時辰。永正來看新時句，贊其佳作甚清新。早又黃昏明燭上，送將夜膳到書廳。楚順公子方來到，一同晚膳用方完。清茶吃過抬起身，中堂去候左夫人。侍兒廊下忙通報，三位佳人各轉身。三人入內來行禮，夫人命各坐安身。開言便問孩兒道：『父親何事未回程？』永正便乃回。

曾答：只爲遼東有事情。緊密軍情難脫體，諒必明早始回程。夫人便問因何事？三人一一說分明。爹爹要薦熊廷弼，經略三邊總七屯。有人嫉妬行讒阻，兩口紛紛議未成。夫人點首歸房去，三人辭出各回身。楚卿便往樓前去，禮乾便自轉書廳。二位小姐方來到，秉衡夫婦在房門。四人侍母安身訖，方才各自去安身。且表禮乾王公子，要轉書廳廊下行。剛才角將門走過，暗中閃立一敘裙。低低就把王郎叫，不覺心中吃一驚。

『呀！是誰人在此？』回道：『不要高聲，是你親愛之人也。』

禮乾聽了心安穩，原來卻是二千金。小姐却爲何緣故，擅離閨閣暗藏身。小姐便乃低低說：奴身今日在房門，只爲鳳樓來告我，探花書院見郎君。感君甚是多情義，欲於暗處窺人。奴聞此說心爲動，思量十月便成婚。與君原是鴛鴦，何妨預會暗談心。恰喜父親今出外，欲扯你進內房門。恐妨你婦人多口，不若書房會夜深。王郎若不來相信，付你信物可爲憑。言罷暗中來遞過，禮乾接住手中存。

却是一把紙扇，繫着一個扇墜。禮乾捏着小姐玉腕，手溫軟如玉，不覺心醉，便道：『多承小姐美意，我今夜屏退書童，專心等候便了。』

小姐聽了方回步，禮乾立定看他身。見他不進中堂去，閃入迴廊不見形。多分小門穿入後，回身便入慎思廳。案前歸位身坐定，取將筆硯對明燈。開言說與書童曉：我今靜坐作詩文。你等幾人多出去，不須伺候在書廳。幾個書童稱曉得，各各回身走出門。幾個書童都走去，禮乾方始起抬身。白攜紅燭前來到，拴上橫廊外角門。內角門兒開半扇，回向燈前坐定身。袖中取出香紈扇，燈下擎來細看明。原來是柄檀香扇，細骨玲瓏廿一根。一面字兒一面畫，細將詩句玩分明。認得秉衡真筆迹，試題兒妹不差分。再看扇墜花藍式，白玉羊脂無價珍。有底有蓋金絡索，青色結子甚精工。確然正是香閨物，果然正要到書廳。

且住，我想老左爲人端方正直，如何生出這樣女兒？且素聞他家教最嚴，其女亦不應如此，不聽得瑤枝等

說：『老左訓女嚴厲如兒子一般。』如今却有這等意外事。

那怕家門多教法，管得身來難管心。爲人邪正天生定，豈是他人可變更？但看我的二小姐，安能及你姊儀貞。佳期不過一月，洞花花燭便成親，何須這等多性急，露此輕狂不正形。我不過偶戲丫環女，他身就這私心生。公然出而來私約，更深要進這書廳。到此書房何所幹？不過要赴高堂會楚雲。思量此女真無恥，雖然兩下結昏姻。未曾花燭成連理，原是平生素昧人。他竟全然無忌諱，背瞞父母亂胡行。想我王門多闊閥，世傳詩禮舊名門。父母單生吾一子，主祀蘋繁豈可輕？誰知錯配他家女，這等輕浮不正經。如何做得王門婦，豈堪與我配終身？罷了！他今夜既來就我，我也不辭樂得討便宜，拿得真贓實據，再作商量吧。

思量至此頻頻哂，老丈持家枉費心。閨門有此輕狂女，並不將他拘管身。反將女婿鬧多管，把我鴛鴦兩地分。又且儀貞大小姐，何等三貞九烈人。他反待之多嚴厲，何不移來待德貞。今朝做出如此事，此是私奔苟合情。若與左來知道，看他何面再爲人？只怕泰山尊號要減半，再要赫赫岩岩也笑煞人。聘則爲妻奔爲妾，辱盡我東床王右軍。禮乾不住頻思想，無心看玩聖賢文。

坐了良久，禮乾手中自持銀燈，到書架上搜尋了一本野史小說，消遣片時，誰知並不見一本閒書。

心中煩惱回身，轉再向窗前坐定身。且聽聽樓交三鼓，如何還不見他臨。立起身來閒慢步，書房裏面兩頭行。走出廳前歇一歇，萬籟無聲夜境沉。昏黃殘月多黯淡，今宵拚得不關門。來與不來由你去，我今且自去安身。移燈走入書房去，除巾解帶脫衣衿。

料想不來，我自睡罷，便忙忙卸衣就枕。

忽聽角門門兒響，窄窄輕輕似有聲。公子吃驚忙看處，見一裙釵閃進門。誰知此刻方來到，正要開門親看明。早聞一口將燈滅，小姐行來床畔存。

王公子慌忙坐起，見女子立在床前，遂懸起半幅羅帳，低低問道：『可是小姐來了麼？爲何將燈吹滅？』小姐來究爲何事？』小姐道：『不過要與你談談悶話。』請小姐到床上來罷。』小姐道：『奴只坐床邊上一回就要去的。』禮乾笑道：『使不得，夜冷風寒，如何坐夜？』

伸手挨住他玉腕，攜到床邊坐定。身鼻聞蘭麝香馥都，此際王郎醉了心，暗中忙解香羅帶，小姐憑他不做聲。任郎擁入香羅被，笑殺輕狂狡猾人，誰知相國千金女，這等溫柔好性情。我見花不探真痴子，做這樣新郎也易十分。幸得預支花燭夜，且向書齋鼓瑟琴。此時銀漏聲聲急，三更鼓罷四更深，不覺雞鳴五更到，小姐床上坐起身。摸着衣裳來穿了，禮乾拉住說緣因。此時未及天明亮，如何小姐便起身？

小姐道：『奴恐房內侍兒知覺，若有風聲，家父性嚴，必然送我性命。』王郎保重，若有空閑，再來相會。』禮乾道：『既是如此，不好相強，我有一個金戒指在此，送與小姐帶在手上，戒戒春心罷。』言罷遂勒下金戒指，套他手上道：『小姐好生去罷。』

小姐聽說無言語，下床忙便着衣衾，套上綉鞋回步轉，輕輕悄悄出書廳。書房氣殺王公子，好個輕狂淫賤人。那有半點千金體，豈堪爲婦姓？王門。

罷了罷了！我正怪老左性嚴，難爲翁婿。今就將這事敗露出來，他若知道，必把這德貞處死，我使得再議他婚，做別人家女婿。即使不然，我也便有藉口，將來任我三妻四妾，宿院嫖娼，他也無顏管我，我也並不能怕他也。

想得有理心轉喜，沉沉睡去到天明。紅日上窗方坐起，早來了書童兩個人。服侍姑爺梳洗畢，送將早點到書廳。禮乾吃罷抬身起，移過文房四寶珍。飽蘸一枝羊毫筆，題詩一首在牆門。回身走到書房去，角門穿到二廳門。直到大廳將出去，正逢丞相轉回程。頭門下轎前來，到禮乾退立在橫廳。看他到來高廳上，儀從護衛兩邊分。

公發放都回去，轟然一諾出廳門。方才轉上王公子，口稱岳父問安。小婿數日身未暫，今朝回去省雙親。衙門事畢仍來到，左公點首請回程。分付槽頭速備馬，王府書童應一聲。禮乾告別忙回去，上馬加鞭轉家門。中堂參見親父母，雙親命坐就談論。袖中取出檀香扇，細言昨夜許多情。誰知這等輕狂女，怎做王門主婦人。爹娘錯把婚姻對孩兒，不要這般人。正芳夫婦開此語，甚是心驚說原因。

『那有此事，居恆世傳詩禮家教最嚴，他女兒安有此邪行？』夫人道：『我前月到他處去，親見媳婦，美貌端莊，何等持重，那有這般不謹？莫非是你錯了？』大小姐道：『黑暗之中，怎見得便是弟婦？或有他人假冒，也不可。兄弟且勿信。』二小姐道：『瑤枝翠云會說左年伯待女最嚴，料弟婦不敢如此。』禮乾笑道：『姊姊與二親俱有不知，現有這柄扇子，有他親兄款子，實是香閨之物。』

昨宵書室來相就，何等風流說不明。柔肌弱質非賤輩，軟玉溫香絕可人。不是他來無別個，我今已是露其情。向他壁上題詩句，左公一見便分明。必然送彼殘生命，出脫孩兒另配親。正芳聽了中心怒，畜生好個喪良心。你既惱他爲此事，就該回絕不通情。既已與他成苟且，如何這樣害他身。閨中女子年輕幼，一時失志亂胡行。終須是你親妻子，未曾失禮與他人，豈可敗露其私事。他父聞知了不成。

禮乾冷笑道：『這樣妻子，若娶到家中，孩兒的烏龜做不盡了。』

言罷便歸書室內，翰范清閒少事情。在家不到衙門去，煩煩惱惱睡書廳。正芳公事身出外，按下王門說左門。維明當下回入內，更其衣服坐中廳。夫人梳洗來出外，問言今日始回程。

左公道：『連日只因邊報緊急，在閣中辦事，無片刻之閒，今已處分停當，故回家歇息一日。』

此身甚覺多疲倦，耗盡精神用盡心。速將早膳前來，且於書室去安身。二人正在閒談論，子女都來候二親。維明便問儀貞道：楚卿曾否起抽身？答言女婿身早起，候安父母轉家門。言論之間排早膳，各皆歸位坐安身。左

公飯到難下咽，開言便說與夫人。三夜未曾眠一刻，勞碌傷脾肝火騰。口中食物全無味，心中焦燥不權欣。

夫人道：『不欲用膳，愛食何物？即令廚下安排。』

回言不愛食何物，擲筯抽身往外行。便向慎思堂內去，案前拉椅坐安身。分付將茶來送到，書童忙忙奉香茗。視看老爺容不樂，兢兢業業一旁存。維維擊盞將茶吃，忽爾抬頭牆上睜。見四行字有茶杯大，帶草連真墨迹新。誰人這等來放胆，視之却是一詩文。

劉阮無心訪玉真，仙娥有意自臨津。想因難待行雲日，預識襄王夢裏人。

左公看罷新詩句，心中詫異不分明。此是禮乾親筆迹，他今指說是何人。據我看此其中意，分明就指德貞身。且說我正待安眠一日，誰知又出此等怪事。

便叱左右中堂去，請將公子到來。臨書童答應忙忙去，走到廊前回一聲。公子正當來用膳，一聞傳喚竟抬身。忙忙趨向書房內，近前來見父親身。維維指壁開言問，此是何人作詩文。你等在家須曉得書之於壁為何因。永永正開言忙走近，將詩細細看分明。

『這字像王妹夫寫的。』維明道：『我豈不知是他筆迹，他因何如此爾等在家，必然知道。』永正道：『孩兒其實不知，昨夜在此，尙不會見，想必是他今早寫的。』左公道：『如此說，你果然不知了，但你可看得出他詩中之意，指出何人。』公子見問，半晌無言。左公又問書童道：『汝等可知二姑爺何時寫上。』書童道：『就是今日早上寫的。』

維明便對公子道：我是連日在朝門禮乾住在書房內，難道德貞竟出外邊行。看他這首詩中意，分明已是預成親。明明白白書於此，有心要使我知聞，不信竟有如此事。你喚二妹到來臨，言完叱退書童等。公子回言入內行。夫人小姐猶用膳，問言父喚為何因。公子便把題詩事，說與娘娘妹子聽。爹爹喚二妹去，二人一聽此言論。

齊齊聽說真呆了。禮乾爲甚這般行？德貞小姐通紅面，全然不知半毫分。二人忙便抬身起，德貞小姐說原因：因喚孩兒什麼事，我今不去到書廳。夫人道：言待我去，便與儀貞小姐行。早已來到書房內，左公一見問原因。德貞何不問來，到永正忙回喚彼臨。

夫人道：「他因聽說女婿題甚詩句，因此害羞不來。」

維明大怒稱胡說，喚他爲甚不來臨？叱令儀貞再去喚，小姐心驚應諾行。爹爹何乃多盛怒，不是平時安靜行。果然今日添膽氣，分明好像姓黃人。

當時夫人看了壁上題詩，也覺詫異，便道：「德貞那有此事？或者是女婿題了頑耍，也未可知。」左公怒容不息，少時只見儀貞同德貞進來。維明一見德貞滿面通紅，唇如白紙，心中料他真有緣故，大喝道：「喚汝因甚不出？」小姐心驚，只得說道：「孩兒已是來來了。」左公指着牆上道：「你可看得出這詩中之意麼？」德貞見問，只得抬頭看了一遍，含羞說道：「孩兒不曉得。」左公怒道：「胡說，我平日常見汝看詩詞，一皆解得，豈有此等直言，反不能知之理？」

他今四句詩中說，明明說你到書廳。花燭之期等不及，預先會合已成親。我問你這小妮子，可曾矢志這般行？德貞見父言如此，氣得腮邊兩淚傾。滿面通紅難對答，低低默默不開聲。左公見了心大怒，見他光景像情真。此時手指二小姐，汝本千金出相門。自幼讀書知禮義，何以一旦喪其心？婚姻已許王用九，只在初五便完姻。佳期不遠只一月，如何倒反亂閨門？關雎之正你不守，轉效鶉奔牆茨行。先失其身與用九，一生王府怎爲人。雖然受聘爲夫婦，豈宜矢志亂胡行？私奔苟合人人賤，禮義貞廉那里存？左門家法從無此，不期出你這般人。豈可嫁到王門去，父兄何面入他們？惟有合着於死地，不留孽障到閨門。

「但此等事決非一人所爲，必有侍兒勾引，汝可據實說明，尙緩須臾以死，若再含糊，我立斃汝命矣。」

言罷喝問須快說，德貞聽了許多論，兩手氣得如冰冷，烘然火冒汗淋身。腮邊兩淚如雨下，掩面姣啼哭失聲。半個字兒說不出，左公大怒氣沖心。取將戒尺連拍案，畜生速吐真情！德貞唬得魂飛去，桓氏夫人心焦燥。喝問德貞何不說？有無此事快言明。

小姐哭道：「呵呀母親！孩兒全不曉得。」

左公離坐抽身起，近前來問德貞身。你今到底說不說，德貞退步戰兢兢。維明回步拿戒尺，上前舉手就施行。德貞被責忙跪下，哭告爹爹屈殺人。維明便說何稱屈，德貞號哭不回聲。惱壞儀貞大小姐，好個膿包無用人。果若不曾爲此事，理直何妨氣壯論。爲何唬得如斯樣，分明到像是真情。豈非自己來取責，偏遇爹爹肝火騰。夫人見女身受責，十分痛心上前行。拉勸左公來解說，相公息怒慢生嗔。他待我來慢慢勸，若還威嚇愈難明。此女無能多膽小，見你生嗔怕煞人。左公說道：何消問，詞窮理屈這般形。顯然實有真情事，豈能留彼命殘生。惟有立斃無他說，打死他來及你身。夫人聽了言難出，秉衡見父這般形。不敢上前來勸解，儀貞小姐在旁存。一聲冷笑開言說：便要今朝打殺人，也須問了王用九。罪實情真方可行。

譬如審詞訟一般，少不得先要問了原告方問被告，不會聽見原告不會到案，就把被告打殺之理。萬一將來王妹妹說道：「偶爾戲題，不會有實事。」那時這位問官，不知作何計較。

看起這樣來審事，怎生去做法司臣？又不知宰相審事應如此，令人心下好難明。也是妹子該晦氣，今朝犯出這般情。左公聽了言如此，當時轉步便回身。扯將交椅來坐下，喝令儀貞走過臨。玉人見了全不懼，蓮步輕移近父身。戒尺指定儀貞女，爾才所說甚言論。

小姐道：「只就這般言語，爹爹自然聽聞，何消再述。」維明道：「此事自然等王用九問明再作定奪，我不過恨德貞如啞子一般，一字不發，是以責之。你見我要打殺他麼？」小姐道：「孩兒那里曉得？只因爹爹說他

的是實情，要立時打死，兒方叫屈，不然女何敢言？」左公冷笑道：「你這妮子，如此放肆，可還記得書房內沖撞叔父之事麼？」儀貞也冷笑道：「不過一時疼痛，過後則忘，那裏記得？」維明道：「如此說，你這妮子，打既不怕，惟有殺之而已。且待我明白，了德貞，再及你可也。」

儀貞冷笑回身轉，近前扶起妹兒身。左公便到前廳去，便叫快請姓王人。單表書房人幾個，將言細問德貞身。何曾實有其情事，不妨直說我們聽。好作商量來解救，德貞小姐淚紛紛。夢也不會來，夢見直是冤天屈地情。

公子道：「既無此事，方才何不理直氣壯，對答父親，你不該嚇得如此光景。」夫人道：「我只想你是個沒見識人，或有被人哄騙，也不可。且待女婿到來，自然明白。」

言罷便令都進去，四人都便返中廳。無心中膳收開去，訊問丫環多少人。個個回言多不曉，盡猜用九戲題文。少夫人知了其情事，也到中堂問此因。盡言題了來玩耍，姑娘豈是這般人。正當言論維明至，便向中堂問此身。已經去請王公子，未知此事假和真。德貞且慢心驚怕，只等他來便問明。衆人坐候中廳上，一家婦女盡知聞。大家都聚迴廊下，私相議論這般情。德貞房內丫環女，也在中堂立定身。看看等了多一會，報說姑爺到來臨。姑嫂三人忙立起，避入夫人房內存公子。出堂來接着一同移步進中廳。禮乾向上躬身問，岳父相招有甚因。左公便道且坐了，禮乾聞命便安身。

左公道：「特請賢婿到來，非他故，只因偶見愼思堂壁上一首絕句，觀其作意，甚是蹊蹺，問之知你大筆，不知賢婿是有心之作，是無意之題？我心下不明，故屈來請教。」

劉阮爲你是自寓，不曉仙娥指甚人。自臨津渡來相就，又借高唐會楚君。襄王自入巫陽夢，怎說神娥預稱心。兩邊自有名和姓，不知賢婿指何人。且大書於我牆壁上，料必其中用意深。今你與我分明說，破吾疑惑一家門。禮乾聽他來問罷，方始回言一欠身。

『原來岳父爲幾句歪詩，特招小婿相問，小婿實有件事，欲稟岳父，不便明言，故借詩寓意。』維明道：『有此事，快請說來。』禮乾道：『怎奈說起此事，原是小婿不該，如何敢說？』左公道：『爲有何故，必作此推敲。』禮乾聽了方開口，就將昨夜一莊情，如何走到角門口，如何遇着二千金，如何私語來相約，如何自己守更深，從頭至尾直言明。『因此小婿見了這等上門買賣，那有个不做之理？』

自知不及魯男子，怎能閉戶拒釵裙，坐懷不亂柳下惠，古往今來止一人。此是小婿真該死，望祈岳父恕三分。禮乾說罷一席話，公子開言叫住聲：

『兩書室都有書童在內，舍妹到來，豈竟不迴避？』維明道：『我方才出外，已經問過書童道：昨夜因爲二姑爺作文，支使他們出去，果無一人在內。』禮乾道：『也是二小姐叫小婿屏退的。』維明道：『你可曾見小女怎樣模樣，與你說甚言語？』禮乾暗想：我本黑暗之中，不會看見，今既欲絕左氏之婚，須指實了他，方才有用。遂說道：『若說二小姐容貌，止是絕世佳人小姐，也形容他不盡。只一段溫柔體態，並那玉質香肌，真是豐潤有餘，柔若不足，最可愛。纖纖玉手，溫軟如棉，還帶了黃金寶釧。初說欲與小婿談心，因見小婿有勸駕之意，他也不辭竟欣然嘅喏。其柔情萬種，正如飛鳥依人，無不可憐可愛。』來直到五更，始起身要去。小婿不捨，他說恐房內侍兒知覺，家父一知，性命不保。因此小婿無奈，只得放他進來了。』

禮乾說出多少語，氣壞了夫人桓氏身。芙蓉面上如白紙，兩手登時似冷冰。喚過鳳樓與凝翠，開言喝問二人身：

『汝等在房服侍小姐，三更出去，五更歸來，可知些風影麼？』二人答道：『小婢們其實不聞，房中門開響，也不會聽見。』鳳樓道：『夜來實未聽得，不過今早起來，却是房門虛掩的。』左公道：『閑話少說，只問王用九既已與他苟且了，自然兩相情愿，何又題詩於壁，使我知之？』

禮乾聽了回言，論來昨夜那庄情，原是小姐多美意，因何小婿反彰明？只因回念來，一想覺得其人做事輕。佳期不滿只一月，有何難耐在閨門？雖然聘定成夫婦，到底平生素昧人，豈可如此輕狂態，不從禮義亂胡行。幸而小婿書房住，私奔也是自夫君，于情于義還可，若還別個在書廳，推而廣之來一想，怎叫小婿不寒心。萬一將來嫁過寒門去，這般情性怎區分？寒門雖不及相府，也頗稱詩禮舊名門。娶婦不望才與貌，只要貞靜幽閑守正經。

『昔日聯姻，原慕岳父家教不輕，閨門最緊，自然令愛小姐比衆不同，所以仰扳尊府。誰知這位二小姐，作事出人意外，因此小婿自思，或者這位小姐，是岳父母平日愛惜過當分的，所以如此，也不可，不然何至于此？故此小婿大胆欲鳴之於岳父者，不過求岳父將這位小姐勸諭勸諭，使其改邪歸正之意，此外並無別樣念頭。』左公聽了他一番言語道：『原來用九之意如此，却亦怪你不得此等女子，非但做不得王門之婦，亦且做不得左門之女。我却令喚他出來對質，明白了當，你與個決絕，隨即歸還原聘，定賦好逑。』

言罷一聲呼左右，速叫小姐到中廳，腰中取出盤龍劍，拉開鋒刃，吸人魂，擲于案上，喝快去。衆人答應戰兢兢。夫人母子魂不在，禮乾低首不開聲。侍兒只報來房內，且表房中三個人。禮乾外邊多少話，一一行行聽得明。氣壞德貞二小姐，咬牙切齒火沖心。好片虛詞天黑了，這般冤血亂噴人。罷了罷了真罷了！我今不要這殘生，姊姊借了盤龍劍，即今自殺在房門。森羅殿上鳴冤去，陽世何從辨此情？

儀貞小姐聽了外邊言語，也是狐疑，遂問妹子道：『此事是真是假？只有你自己知道，何不向我等說明，也好商酌。』德貞道：『只搖道：『昏天黑地之事，我那裏曉得？』』

小姐正要開言說，忽見侍兒傳命請千金。德貞道：『我不去，不會做出這般情。爲何出去來對質？儀貞便道：『好差分。果然未做如此事，正要和他對質。如何不肯來出外反如口軟怕他身？舜娥小姐言稱是姑娘大胆出房。』』

門。爲了這等彌天事，顧甚姣羞怕甚生？理直氣壯中堂去，與他對質辯其情。德貞氣得紛紛淚，便殺今朝不出門。正當在此疑難處，又一起丫環走進門。開言齊叫二小姐，老爺傳叫快行程。德貞急得號啕哭，便對諸多侍女云：『你對老爺說。』

便要立時殺了我，決然不去到中廳。儀貞小姐心火冒，立起身來唾德貞。世間有此真呆物，不能攻你腹中存。求你今朝出去罷，少減姣奴好做人。德貞但只蒙蒙坐，掩面悲啼那肯行。一衆侍兒無可奈，只得回身覆主人。左公聽了心中想，有此痴呆夢裏人。

那妮子誠實端莊，不比儀貞，口利舌辯，方才我怒責之，他若情虛，便早吐實。我實疑他冤屈，故令他出來對質，則禮乾陷害，他人做冒之情俱白。誰知那呆物，竟不肯出來。一味姣羞恨性，今縱使其母強他出來，亦不會與人對質，亦于事無益。如今須以一更替之法，方好書罰禮。乾爭奈我有計不行，只得叫儀貞會意。

想罷，便對諸侍女，再傳吾命到房門，着大小姐用意來勸解，妥貼周全安彼心。勸出一人二小姐，若還大小姐不當心，着他先出中堂上，立施責罰，定不輕。侍兒奉命忙傳入，依言稟上大千金。儀貞聽了心中惱，爹娘無奈妹兒身，便就栽埋來勸我，一湯燒澆我儀貞。

『呀！且住，他道着我當心用意，妥帖周全，乃要我使個機關，以辦其事。』

我休錯會嚴親意，玉人思想不開聲。眼看妹兒思計策，忙促娥眉計上心。立起身來含笑道：『妹兒，你且住悲聲。我今有個分辦法，你放心出去見他人。』

德貞道：『有甚方法？』儀貞道：『你穿了我的衣，走將出去，他若有甚言語，你問他見我穿的甚麼衣裳？』的甚麼首飾？聽他的差也不差？真假就立辨了。』

響響亮亮將他問，色慚氣餒不相應。姣羞二字權收起，快快抬身出外行。趙小姐連連稱妙計，小姐才調是堪

欽。姑娘不必遲疑了，放心大胆出房門。德貞聽了多少話，方才止淚出說因：

「奈我一經氣惱，就不能說話了，叫我如何剖辨？」儀貞笑道：「你說不出來，待我走出來幫你說便了。」儀貞此際無可奈何，抬身只得脫衣衿。儀貞忙解香羅帶，綉衣脫下手中存。大家服侍來穿好，侍兒擁定便行程。姑嫂送出房門外，揭起簾櫳望出睛。且表小姐來出外，伸伸縮縮步難行。滿面通紅無理會，母親一旁立其身。左公見他來出外，從頭打量德貞身。見他穿的儀貞服，暗贊姣娃愛殺人。當時便對二小姐，女婿言來句句真。爾方才滿口呼冤枉，今來對質辨其情。若還果是真情事，王左皆非你姓名。試看案上龍泉劍，便着完結你終身。速速上前休遲滯，再如違拗且施行。德貞聽得言如此，又復腮邊兩淚傾。惱殺夫人桓氏女，起身扯過德貞身。妮子快去親質問，真情難假難真。明了此事消停哭，此時不用淚紛紛。言罷了時長嘆氣，爲何生出這般人？左公怒甚方爲笑，永正心中似火騰。禮乾見了二小姐，慌忙離坐便抬身。

上前深深一揖道：「多承小姐一片盛情。在我禮乾原不該洩漏，但君子愛人以德，故不肯隱瞞。至于岳父要殺小姐，萬不能行。切休驚怕。祇請小姐出來問明其事，並談談閨教禮法而已。小姐但請放心，坐了好說。」德貞聽了，滿面通紅，只得說道：「想必活見鬼了！幾時見我到書房來的？」禮乾微微冷笑道：「翡翠衾中同臥，鴛鴦枕上並頭，如何小姐還說這般強語？昔日聞得令姊，一點守宮，表明金石之志。如今小姐還敢試守宮，則此事便假。」小姐道：「既是這等，你且說我身上穿的甚麼衣裳？戴的甚麼首飾，果若到來，你自然曉得。」禮乾見問到此語，不覺茫然，只得看定德貞，笑而說道：「小姐昨夜麼？」

帶的是兩鬢一對金如意，當頭白銀氣通簪。髮圍秋菊花數朵，翠鈿珠翹耀眼明。外穿魚白銷金襖，衫兒內襯粉紅綾。雙龍寶鐲垂細袖，牙色穿花百蝶裙。我禮乾所見俱能記，不知小姐若何能。氣壞德貞二小姐，塞住咽喉噤住聲。左公離坐抽身起，劍指姣娃喝問云：「可是這般衣與飾？你今無辯不開聲。德貞眼下寒光耀，諛得連連退。」

步云：

「呵呀！爹爹孩兒並不是這般衣服首飾，此一身裝束，是姊姊的。」夫人見說忙道：「我們也被你氣昏了！竟不曾留意，果然這一身衣服，是儀貞的，如何穿在你身上？」維明道：「喚儀貞出來，大姨見了妹夫，不消迴避。」儀貞立在房門首，聽得爹爹如此論，不待侍兒來傳請，蓮步忙移走出門。芙蓉快把爹爹叫，和盤託出實虛情。『這一身衣服，是我在房中，才與他換了穿的，首飾乃當今所賜，衣是奩巾新製的。二妹之衣，那有這般款式？』王妹夫若要說含妹昨宵的粧束，只看我身上便了。」

他外穿藕色銷金襖，內襯衫兒水綠綾。雙龍寶鵝釧黃袖，桃花綢綉白綾裙。此方是他真粧束，方才聽說許多言，並無一件堪相像，何曾看見妹兒身？

「只這一件小小機關，早已捉了破綻，若再試守宮，只怕要錯到底了！」

只怕此事無踪迹，是妹丈一枕夢中情。所以今朝說夢話，到底今日說不真。儀貞小姐一席話，掃得禮乾高興也。難伸維明問王子，何故衣裳記不明。難道翡翠衿中無意味，鴛鴦枕上未留心？

此時禮乾暗中懊悔，不該是這等說的，錯了一着，便被他們駁回。

不想儀貞這妮子，這般利害不饒人。宛如他父無二樣，何不勻說與德貞。當時只得回言答，昨宵其實未留心。

「燈光下，誰去辨別衣裳顏色也？只道就是身上的一般，那曉得大姨更換之事。」永正聽，冷笑一聲道：

「看到不會看明，說到說得詳細，這等言語，只怕連自己也不相信了。還該細細商量，或者到底是夢，也未可知。」禮乾聽了，大怒而起道：「秉衡兄若如此說來，難道我王禮乾是無踪無影，空屈令妹不成？」

現還有個大證見，尚明明明小弟兄。便向袖中來取出，躬身送上秉衡兄。請看這柄檀香扇，可是香閣內院送？是令妹玉手親手贈，作為信物付吾身。岳父母等都認得，不知小婿言來真不真。秉衡接過忙觀看，記起前年寫

扇情。實是妹子檀香扇。便將香扇呈上父親身。

左公看一看道：『扇子真是他的，但不知用九可曾回贈他些物件否？』禮乾道：『小婿見他如此，其實薄之，故於臨去時，贈一個金戒指與他，囑他戒戒春心是有的。』維明道：『戒指是如何式樣？』答道：『是一個雙龍抱珠的式樣。』左公道：『既有此物，却好追究了。』

便叫德貞將手出，並看可有指環珍小姊捲起雙龍袖，指環除下奉爹親。看時並沒雙龍式，依然還了德貞身。左公離坐抽身起，着衆丫環齊集到中廳。吩咐左升妻一個，盡搜侍女指環臨。

呈上大人細袖檢看，可有雙龍式樣。若無此樣，再到各房各戶細搜，便知分曉。

此時侍女齊集中堂左右分立，時奉命搜戒指。居中立定左公身。眼光四而來瞧看，徧視諸多侍女們。人人出手除戒指，顏色安詳不變更。看到鳳樓人一個，面如土色一般。能兩手藏在衣衿內，好似腰間探物形。抬起頭來只一看，見老爺覷定在他身。鳳樓不禁魂飛散，宛如無處可藏身。左公早已心明白，只見左升妻子走到臨。

叫把鳳樓除下戒指來臨，鳳樓除下，付與左升妻子。維明眼不轉睛，只把鳳樓看定。夫人與大小姐等，將衆侍女戒指逐一看過，並無雙龍式樣。回復左公，左公便指着鳳樓，對左升妻道：『你可按他裙帶上，有甚物件？』左升妻上前揭他衣服一看，見裙帶上繫一個小小包，取出一個是金戒指，呈上左公，正是雙龍之式。當中拱一粒珍珠。遂付與禮乾道：『可是這個戒指？』禮乾接來一看，不覺大驚，誰知却是此婢假冒。我這道真個是二小姐德貞。

此時面上紅了白，暗暗心中恨恨聲。此事錯了真錯了！只因要絕左家婚，不言昨夜吹燈事，却將醜語誣佳人。早知是那妖嬈女，爲何我不直言明？只得回言稱正，是緣何却在此人身？左公命女都入內，衆人此際都安心。着把鳳樓來帶過，衆人推下跪埃塵。鳳樓心膽都驚碎，左公喝問快言明。如何假冒二小姐，怎生前去到書廳？鳳樓

虎得雙流淚，戰戰兢兢不出聲。維明回步拿戒尺，照他肩上海施形。剛剛舉手只一下，戒尺登時三斷分。左公喝取皮鞭至，鳳樓哭倒地埃塵。哀告老爺休打了，小婢從頭招此情。維明方始歸坐位，鳳樓只得冒招情。只爲採花書院去，見姑爺言語笑含情。因他要看二小姐，恨小婢知情喪了心。千思萬想心難忍，只得冒辱千金小姐名。偷了扇子爲信物，夜深私走出房門。

維明道：『既是二姑爺有情，便明說自家罷了，何必假冒小姐？』鳳樓道：『小婢下賤之流，恐姑爺不納，因此冒名。』維明道：『難道不怕姑爺完婚？』問出此事。鳳樓道：『小婢只想做過通房，姑爺便問出來，已有前情，不好棄嫌。』左公道：『採花之時，姑爺已經識你，你夜中前去，豈不認清？』鳳樓道：『小婢一進門時，把燈吹滅，姑爺何嘗看明？』

只因此事多機密，直待成婚始得明。那曉姑爺多詫異，自家反自破奸情。害了小婢人一個，望老爺法外略施行。鳳樓說罷哀哀哭，左公審定只椿情。便喝永正來出外，喚四名家將快來臨。公子應聲忙出外，須臾四將到中庭。庭前參見當朝相，左公吩咐說緣因。把鳳樓賤婢來提出，梟其首級到來臨。四名家將齊聲喏，撩衣綽步進中庭。把一個鳳樓說得渾呆了，悠悠頂上冒真魂。上下牙關來打關，掙扎聲音叫一聲。

『呵呀夫人救命！』

夫人一見心驚駭，開言便叫相公身。可好從輕饒死罪，維明只作不聽聞。叱令四人飛斬報，四名家將就行程。左公便着公子出，出廳監斬賤人身。公子領命忙監斬，禮乾好像失心人。一班婦女都寒慄，老爺法令好驚人。夫人默默無言語，抬身走入內房門。恐防首級來獻到，德貞小姐戰兢兢。心中不捨隨身婢，怎敢開言求父親。且看衆人來出外，公子廳前坐定身。喝叫綁下梟首級，四名家將應齊聲。鳳樓倒在塵埃地，揉碎桃花赴鬼門。可憐一枝高唐夢，斷送青春二九人。中堂之上來復命，首級高提報主人。

左公吩咐將首級提進後軒，與衆侍兒傳看，即將尸首棺殮掩埋，家將奉命而去。不說衆丫環驚倒，都罵用九喪良心，慢說家將出門忙掩葬，中堂且表姓王人，又羞又惱，還悔，置身無地好難禁。只得上前來告退，左公止住慢行程，賢婿且請來寬坐，有言請教暫消停。

此事雖是賤婢亂法，然因用九勾引而成，不消說了。但既賤人雖吹滅燈燭，你並未見個本人，方才強證，定然是小女，並形容出多少柔情媚態，一口咬定親見其人，不知用九心中立的什麼主意，必要請教明白，方許回去。」

禮乾見問真無對，默默低頭不則聲。維明嗟嘆開言道：「總因我自錯聯姻，門第舊家何不對？女婿青年入士林，有才貌般般好，單歪心術不相應。似此爲人行不去，我今豈不識你心？大都爲我來留住，隔絕平康巷內人。是以因風來縱火，希圖送却左氏婚，不爲翁婿來管你，何以虛言喪本心？」

「我今日本待聊贈數言，料想亦於你無益，且待明日贈你尊翁便了。但此去桃花院，還當小心，恐一挾了泰山王公子，非其敵手，告事不實，就此請回。」

禮乾愧煞無言語，回身只得出中廳。公子勉強送出，左公此際氣方平。此時日色剛逢午，起身來到上房門。少夫人即時來告退，兩位小姐也回身。左公便上床安臥，夫人說與相公聽。回來早膳還未用，且進些飲食再安身。回言不必忙就寢，夫人親放銷金帳。出房自向中堂座，悶悶無言不快心。平空出此一庄事，那知二婿這般人。此段婚姻真錯配，德貞那對這狂生。思想想多不樂，兒媳房中去散心。德貞回轉香閨內，輾轉思量恨越深。明是有心來害我，有何仇恨在今生。平空闢此蕭牆禍，這般出醜氣難平。此人尚可稱連理，只好名色夫妻過一生。又想鳳樓人一個，雖然大胆亂胡行。平日服侍多中意，自幼相隨直到今。豈知頃刻遭橫死，不能救彼命殘生。眼前只六凝翠女，他做悲風泣雨鬼。想他臨刑真苦惱，怎禁腮邊兩淚傾。凝翠在旁同隕涕，主婢房中慘殺人。大小

姐在樓頭坐，窗前無事綉金針。楚卿至暮方回轉，始曉今朝一段情。楚卿聽了心驚異，誰知用九這般人閒話。一
回樓上去，中堂早已掌明燈。夫人便着丫環女，房中請起老爺身。幾個侍兒心胆戰，老爺好睡未曾醒。婢們若去
來驚動，恐防老爺一怒不非輕。

夫人笑道：『你們這些妮子，老爺只因鳳樓胡爲，險些害了小姐性命，因此將他斬首，你們何必驚疑？』

幾個侍兒無可奈，兢兢業業進房門。輕輕走到房前去，不敢開言請主人。候了一回他已醒，翻身開眼見燈明。

『呀！誰知一睡直到天明，爲何你等都立此？』幾人戰兢兢忙答應：『奉夫人之命，來來請老爺的。』

維明見了心奇異，侍兒何故戰兢兢？多因殺了淫賤婢，因此他們怕十分。賤人雖有應死罪，若要生時尙可生。
徧徧逢此多肝旺，一天盛怒不能平。立時斬首無回挽，此時甚覺氣和平。一來也是他該死，二來我也忍其心。惹
將諸婢魂都喪，把主人當作活閻君。起身便把衣冠正，中堂來到便安身。夫人便乃開言問：此時可覺少安寧？相
公思用飲食否？回言此刻甚和平。飲食頓思渾無恙，速將早膳到來臨。夫人吩咐傳言去，德貞小姐到中廳。左公
喚過二小姐，便乃開言說事。儀貞昔日圍房住，小心謹慎法嚴明。十數年來無一事，我今贅壻在樓門。等來剛
到四十日，你侍兒做出這般情。三更出去全不曉，五更歸來又不聞。險些把你芳名玷，只爲無才也放心。論起今
朝這件事，還該重責你的身。姑看初次全饒恕，今使飄香服侍到房門。自後再有蹊蹺事，妮子休來見我身。小姐
低頭無言語，早將晚膳到中廳。用罷了時收拾了，秉衡桓玉與儀貞。別後來到中廳上，德貞自去嫂房門。閒談笑
語更深了，各歸房戶去安身。天明又復抽身起，左公即便入朝門。

維明於午後回家，即請到正芳，備細告知此事。正芳謝過不遑，回去說與夫人。夫人並二女聞之，俱各驚異。

正芳遂將禮乾懲責一場，禮愧愧悔不盡。

第三十八回 寫金經笑救東床壻

閉綉闌恨結畫眉郎

不說禮乾多愧恨，回文再敍左家門。此時十月初三日，風雨淒淒天不晴。生辰儀貞大小姐，楚卿至暮未回程。只爲桓公來宴客，未得工夫到左門。小姐中堂陪父母，膳完告退上樓門。臥房來上銀河，便向窗前坐定身。等候桓郎還不到，研墨披牋自散心。正草隸篆隨意寫，侍兒俱各下樓門。盡向小軒來夜膳，玉人獨坐半時辰。西窗幾陣黃昏雨，檐馬丁當不住聲。滿塔落葉蕭蕭響，四壁寒蛩唧唧鳴。不覺渾身多困乏，暫時隱几睡沉沉。

儀貞剛纔隱几假寐，恍惚之間，覺身體搖搖，非雲非霧，重到東樓。儼然鄭國秦刼留光景，正在淒涼，只見宮娥左右，報說西樓貴妃娘娘來到。見紅燈幾對，導引秀貞前來。秀貞綵服宮裝，十分豔麗。儀貞怒形於色，方欲責之。只見秀貞忽變作散髮蓬頭，披枷帶鎖。儀貞登時醒悟，此正是賤婢紅雲，玷吾三妹名節，害伊名敗身亡。今日相逢，不能輕恕。儀貞立時義憤，將拔盤龍劍起斬紅雲。

只見一天雲彩空中滿，來一飄飄跨鶴人。仙巾道服多肅洒，骨秀神清貌出羣。執拂手招稱姊妹，你今可識秀貞身。紅雲玷污吾名姓，法場吐供已分明。歷劫莫消他罪案，帝臣報應也非輕。妹身感你多情義，誤假爲真欲殉身。再世那能聯手足，極源仙路再逢卿。儀貞正在驚疑處，鶴淚雲飄不見形。竟是南柯一霎夢，挑燈兀坐記分明。追想從前身陷賊，艱難歷盡轉家門。只疑真個西樓妃，是我同宗妹子身。那曉紅雲來假冒，夢中幻出只庄情。今宵之夢真奇怪，屈殺當年左秀貞。莫非已歸仙界去，夢中點示我常身。一門姊妹皆完聚，偏他奇冤死慘形。便把清名來洗刷，可憐弱質久催生。我身雖出于九死，全名保節轉家門。你遭惡父無分辯，疑似之間下絕情。幽冥路隔難相見，人鬼途分感夢魂。願你不遭人世浮閻劫，願你真個仙班列姓名。你歸玉府通靈夢，我寫金經了此情。玉人拭淚重三嘆，句出傷心漫寫成。

詩曰 寒雨淒涼不可聽，幽窗鬼語夜冥冥；
死生契闊從頭憶，照寫烏絲豆火青。

玉人正是閒吟咏，聞報姑爺回轉程。侍兒執燭來照上，楚卿移步上樓門。小姐起身迎問道：相公此刻始回程？

桓郎答道多耽擱，拋撇夫人負罪深。儀貞小姐微微哂，桓玉上前坐合身。忽見案上新詩句，楚卿燈下看分明。不
等質問儀貞語，夫人何作此詩文。小姐見問來微笑，偶聽窗前有鬼聲。戲爲詠鬼詩一首，桓郎聞言又笑云：多因
今夜郎歸晚，夫人獨坐覺淒清。只得與鬼來問答，此情真是可憐人。小姐聽了重含笑，安身那裏嘆淒清。姐嫂一
堂兄妹共，還有雙親兩大人。豈無說笑言談起，不然還有鬼談論。定然不望桓公子，百年在外不關心。你便自恃
爲奇貨，我意中並未有桓郎。楚卿笑道：誠如是，夫人原是一無情。言罷近前攜素手，深深好請早安身。小姐起身
臨寶鏡，卸粧低首挽烏雲。小小玉指雙插鬢，更衣洗手事完畢。楚卿看了消魂魄，這般粧束愈傾城。迢迢良夜猶
嫌短，次日一早盡起身。小姐便將昨夜話，如今要緊寫金經。今宵你便書房宿，寫畢之時再理論。楚卿聽說微微
笑，鬼話如今哄我身。恰好並蒂蓮一對，因何反去宿孤衾。小姐聞言不出聲，楚卿梳洗方已畢。玉人對鏡整烏雲，
侍兒左右來梳洗，桓玉旁邊坐定身。凝眸諦視消魂魄，何福消承絕代人。小姐說與桓公子，相公今日聽原因。

『妾昨夜得夢蹊蹊，』楚卿忙問何夢。小姐道：『夢見秀貞三妹及鳳樓紅雲等三妹，仙趾道貌，身在雲端，
紅雲鳳樓，倆目不忍觀，並滾一卷金經。我夢中俱允，因此我欲從今日十月初四日起，即齋戒沐浴，靜坐內樓，
與他們寫金經。但自然寫好，須得十二日工夫，方能完畢。相公可以今日爲始，或在書房安歇，或在家中，勿上
樓，待我完了這事，再來可也。』楚卿呆了半晌，方笑道：『我知道夫人博通經史，宗學聖賢，誰知不脫脂粉之
氣，忽然信起這等事來。』

此不過心中偶然來想起，因此夜中更要見諸人。有甚鬼神親自來入夢，求寫金剛經之理。我言此事你不信，
昨夜已是許仙人爲人，豈可無信義。必然要寫了其心，獨住數日何妨礙。那邊不好息安身，偏偏要到高樓上，譬
若當初未做親。難道不住書房內，也住高樓內。室門楚卿聽了微微笑，若說當初未做親。無家無室無牽掛，自然
獨住得安寧。如今既已來受室，如何還似昔年時。夫人不必亦疑此，寫甚金經度甚魂。鳳樓等輩何方住，何名

爲枉死城。是南是北是州縣？怎生受苦在城門？還是披枷與帶鎖，還是繩纏索繫身？夫人若是知其細，併叫此輩現其形。還是本無稽語，斷不能依此件情。主人聽了心中惱，不來與你辯虛真。我自閉戶將經寫，想君不得進樓門。言罷起身更綉服，侍兒隨了便起行。下樓來到中堂上，膝前安候母親身。又與妹子書房去，同移蓮步候嚴尊。問安已畢回進內，同坐中堂共話論。又見來了趙小姐，舜華安候左夫人。送將早膳來用罷，儀貞把夢告娘親。夫人聽了稱奇哉，我兒既是許他身。定須便把經來寫，教失信在幽冥。小姐聽說言正是，喚左升妻子到來臨。着他去分付買辦，要上好時青紙一刀，飛金八兩，淨筆八枝，又分付廚下另備素菜，供應大小姐。

左升奉命來傳出，諸搬停當送樓門。飯罷小姐歸樓去，沐浴更衣出志誠。吩咐侍兒將閣內，莫教姑爺入內行。慢言小姐樓中事，楚卿公事在衙門。事完早已將過午，永正一同轉回程。左公卻已私寫，書房閒散片時辰。永正告退歸房去，楚卿也是上樓門。走到外門抬頭看，內門緊閉不通行。上前叩戶無人應，瑤釵玉鈿叫連聲。兩個侍兒忙答應，楚卿門外問原因。

『小姐可在裏邊麼？爲何把閣門閉了？我要進來換衣，快些開了。』二人回道：『小姐在此寫經，姑爺的常衣，放在外邊椅上，換下的公服，放入書房去罷。此門是小姐親鎖，小婢等不敢擅開。』

楚卿聽了回頭看，果見衣巾椅上存。隔門便把夫人叫，你果然關我外邊存。小姐在內回言道：『早間已是說分明。相公暫住書房內，何須又問這莊情。楚卿不曉心中惱，把聖婉開言叫一聲。你竟把夫來逐出，崇信虛無胡亂行。好個宦室千金女，又不削髮在公門。度甚麼鬼魂，行好事，寫甚麼金剛金字經。不容人把房門進，自爲自主任心情。世人婦女誰爲此，在家人做出家人。小姐聽了心中惱，楚卿休得亂談論。暫住書房止數日，何爲逐出丈夫身。我寫金經行好事，何須要你管閒情。無論事之真和假，一言已出再無更。楚卿速到書房去，不勞在此亂人心。譬如我家來出，暫做空門削髮人。楚卿聽了心中怒，可笑裙釵淺見人。』

就叫：『聖婉休得執見，你不容我進房，着我書房安歇，其實諸事不便，快快開門，讓我進來。』小姐冷笑道：『二十年來在書房安歇，豈有這幾日工夫，反不便起來？』

爲人做了男兒漢，豈堪貪戀在閨房？設使幹功併立業，三年五載不回程。難道帶了家人走，連這座樓房抬着行。楚卿言道：真胡說儀貞言語不中聽。我今現在家中住，緣何不許進房門？並未幹功併立業，怎教家眷便離身？此語不通真可笑，不像知書禮人儀貞小姐心中怒。桓玉胡言說甚人，夫妻相敬如賓友，豈可輕口喚人名？難道你作如斯語，我身怕你便開門，未曾打聽生平性，我左氏從來不怕人。如此不通真可笑，怎樣爲官做翰林？楚卿聽得佳人怒，默默無言難出聲。半晌之間暗笑道：夫人息怒莫生嗔，言差語錯休見怪，桓郎得罪恕三分。求你今朝開綉戶，決不前來亂你心。我須任你將經寫，只求容我進房門。小姐道：言容不得，若進房中必亂心。不勞多費唇和舌，請移貴步到書廳。楚卿聽了真無奈，開言又復叫夫人。

『既夫人堅執我也無可奈何，只得去告知岳父母了。』小姐笑笑道：『這也任尊意，我怎好阻當？』任君前去爲投告，自然有罪我孰承。楚卿當下回身轉，便向高堂訴此情。不免一場來責備，看你金經可寫成？小姐並不開言答，翰林便服下樓門。將來到中堂上，德貞迴避內中行。楚卿便對夫人說，備言小姐寫金經。崇信虛無真妄說，不容女婿上樓門。獨宿書房真不便，伏惟岳母勸千金。夫人聽說微微笑，口稱賢婿不知聞。他因夜夢來許愿，持齋靜坐寫金經。持法誠心非小可，要度脫沉淪冤鬼魂。齋戒沐浴多潔淨，怎肯夫妻一處行？賢婿不須心煩惱，暫住書房數日辰。幾卷金經無幾日，待他完了這庄情。我女從來多信義，勸他料想不依聽。楚卿聽得無言語，暗想母女一條心。略坐一回來告退，將身來到慎思廳。左公父子皆在內，各人相見坐安身。維明抬眼觀桓玉，見他不樂悶沉沉。便問賢婿因何事，這般煩惱不歡欣。方才聞你登樓去，莫不夫妻有話論。楚卿欠身稱岳父，只因小姐不分明。因而口角來爭論，左公驚問爲何因。楚卿卽與從頭說，他寫金經度鬼魂。不容小婿來入

內，逐我書房安歇身。緊閉樓門不許入，千言萬語不開門。因想家室歸樓上，書房諸事不相應。欲煩岳母來勸諭，誰知也是一條心。因而小婿無可奈，難拗千金小姐身。左公聽了一席話，不禁失笑說緣因。

量他柔弱閨中女，有何力量在其身？崇信淨圖無見識，我常親去毀經文。使他無本來書寫，你便歸房歇安身。楚卿笑道：『方才小婿言語之中，略覺不謹，小姐已怒責不通。今如岳父所言，深恐未便。』左公不覺大笑道：『原來楚卿是一個懼內庸夫，這等說，只好被他逐出書房罷了。又何須煩惱？』

楚卿聽了多所悔，秉衡暗暗笑連聲。半晌之間重又道，此時小婿實無能。敢求岳父來勸諭，使他容我進房門。左公笑道：『若說儀貞那妮子，執性非凡，我亦有時拗他不過。今只是可憐你這等懦弱，實是不平。但此女口利舌辯，再不能婉婉聽從，事到其間，必觸我怒，不得不加以家法處之。賢婿却不可回護。』

楚卿聽了無言語，左公便命二童身。傳言便進中堂去，請將大小姐來臨。書童奉命忙去說，侍兒傳話到樓門。小姐聽了微微哂，果是桓郎把狀論。堪笑此君無見識，全然不識左儀貞。我若立心爲一事，地老天荒也要成。半途而廢從無此，他有何能把我更？但是父親來喚我，只得開門去一行。

此時買了一部印板的金剛經，照着書寫，小姐忙將經卷收閉。

侍兒便把門開了，輕移蓮步下樓行。來到中堂夫人問，回言父命到書廳。左公一旦開言問，爾在樓中做甚因？小姐見問吃了一驚，抬頭見父而生噴。

回視楚卿永正，皆侍坐兩邊，遂答道：『並無他事，不過在樓中寫幾卷金剛經。』左公道：『何謂金經？』小姐道：『金剛經乃釋教之書也。』左公道：『既是釋教妄談，汝寫他做甚？』

小姐又復回言道：此經可以度冤魂。兒因夜夢來許愿，因此今朝寫此經。左公聽了如此語，不禁冷笑兩三聲。我今聽你胡言語，宛似今朝失了心。何足以言來教誨，但問因何閉了門？不容女婿歸房內，更兼反是與他爭。

「此說可出在金剛經上。」儀貞聽了此言，遂侃然答道：「此等事惟憑一人誠敬。既寫經自須潔淨，所以不放女婿入來，不過使他暫住書房幾日。誰知女婿使出言無狀，把孩兒呼名喚字，大言不慚。因此兒也還答了他有甚爭論，他却來到書房，虛言挑撥，又親管這閑事。」

寫經不犯條和款，論理何須責備人？夫妻爭論家常事，大人不必費清心。小姐說罷多煩惱，左公聽了此言論。不禁拍案重重怒，一派胡言抵父親。左門家教傳詩禮，關絕浮圖世絕情。僧尼不許臨門戶，誰敢輕言佛與經。房代代皆如此，子子孫孫盡克遵。兩齋擅亂吾家法，首為倡始寫念經。且將女婿來逐出，肆行無忌這般行。當時想罷回言道，爹爹不必怒生噴。此事既然行不得，怎取違親必要行。孩兒便到樓中去，取來呈上父親身。言罷玉人來告退回身出，外內中行。見了母親言此事，可曉無知桓楚卿。攛掇爹爹去責我，決不容兒寫此經。立命把經來獻出兒今去取到書廳。

夫人道：「這等說來，經寫不成了！」小姐笑道：「如何寫不成？獻了一本，再寫一本便了。」遂看左升妻子到外，吩咐買辦，仍照前經，一一買辦密送進來，不與老爺知道。夫人笑道：「難道女婿又不要告知的？」小姐笑道：「諒楚卿焉敢再說？」

言罷之時，辭母入上樓，取出佛門經，泥經紙筆並刻木，侍兒捧了。下樓門，親身再到書房內，一一行行獻父親。左公使童來取火，焚却金經印板文。偷眼重看大小姐，一傍立定看他焚。盈盈帶笑全無惜，暗笑姣娃狡十分。他將此物來搪塞，悄悄地依然去寫經。必然挾制無能婿，不敢將情再告聞。

當時小姐來告退，回轉高樓上面存。早又在傍微微笑，掩耳偷鈴哄甚人？你猶道我全不曉，可知當日就知聞。挾制楚卿不敢說，回轉家中直到今。此情正好瞞別個，如何瞞得我當身？

「我所以姑容此事者，蓋因不關要緊，所以朦朧你，不可以我為不知，將來任情作弊。」

從來家教多嚴禁，祖宗立法到如今。女子總教身已嫁，不容越禮效他們。汝休恃此來縱肆，倚恃機巧性強橫。下回欺了桓家婿，定加青罰不非輕。那能年長並出閣，頭白終須是我生。無違敬戒于夫子，汝輩謹記凜然遵。小姐聽了言如此，默默低頭不則聲。楚卿永正無言語，夫人微哂自思尋。做了左家兒女輩，玉鎖金枷困一生。這様公子與小姐，不如不做托貧門。言論一回排早膳，各皆入座用完成。楚卿至晚歸樓上，夫妻恩愛又相親。却說德貞二小姐，佳期擇定結良緣。滿朝官僚來拜賀，笙簫鼓樂鬧盈門。此時王府來行聘，玉帛縑箱禮不輕。翰林誥命加官珮，廿三送到左家門。早又廿五佳期日，兩家喜氣共生春。九卿六部俱來到，又兼五位大媒人。更有一班翰林院，要迎新婚到門庭。花燈簇擁排儀仗，三聲大炮震天驚。迎侍新郎三奏樂，夫人裝束自親生。大紅圓領烏紗帽，兩朶宮花左右分。黃金寶帶腰間束，粉底朝靴足下登。翩翩風度人難及，拜別雙親上馬行。左府執事前頭擁，王家儀仗後邊行。迎親一衆官無數，旗傘鋪排五色雲。簫韶遂奏鈞天樂，流星花炮連接聲。一路風光來得快，到了凜凜相府門。三聲炮響紛紛進，高廳列坐兩邊分。秉衡陪奉東床客，樂工入內請新人。綉房粧束如花女，送上花花轎一乘。儀從花燈來擁出，青龍吉地轉回程。嬌歇二廳三請罷，喜娘扶出玉娉婷。鳳冠霞珮丁當響，又請新郎來接親。迎進洞房門一座，坐床幃帳禮完。新郎先把紗籠去燈光之下看佳人，那日中堂來見過，如今似覺更傾城。天姿國色人間少，果然宜喜復宜嗔。恨不上前攜素手，爭奈人多不便行。脫卸花紅都已畢，來請姑爺新貴人。紗燈鼓樂來迎出，大廳之上到來臨。丞相上前親遞酒，金杯安席禮來行。各官一一俱就坐，家人上下奉金樽。接杯舉箸，飲梨園唱戲演新文。慢表廳前來款待，詞中單說洞房情。

女眷中惟桓夫人併婉容小姐到來，周夫人因身重不來，單接過二房兩位小姐，黃靜英數人而已。此際筵席散。

儀貞小姐說緣因，我等何不新房去，試看吾妹做新人。四位小姐齊聲好，五人移步一同行。早已來到新房內。

爐香靄靄麝蘭盈。粧奩擺設多齊整，錦綉鋪排耀眼明。通宵紅燭成雙列，綉衣侍女兩邊分。德貞小姐牙床上，環珮端然不動身。五位小姐齊稱賀，含羞起立不開聲。敬貞等便閑觀看，儀貞小姐進房門。低言說與親妹子，可還記得那莊情。妹丈有意來陷害，今朝雖則與宗姻。

『二妹也不可太便宜了他，必要他陪一個罪方好，少刻到來，你可如此如此。』

德貞微笑難回啓，儀貞又囑侍兒們。姑爺若是來問及，這般如此答他身。二人聽了稱曉得，儀貞囑罷便回身。四位小姐全不曉，出房依舊到中廳。外邊早已筵席散，衆人辭別盡回程。禮乾回到中堂上，便教點起絳紗燈。揖別泰山同岳母，引進瑤台金闕門。禮乾到來新房內，抬頭觀看內中情。花筵一席堂中擺，侍兒十數兩邊分。綉幃不見千金女，公子開言問衆人。此刻千金何處去，侍兒說進內房門。

禮乾道：『吉日良時，小姐去內房做甚？可請來同坐花筵。』侍兒道：『小姐今晚不出來了，內房已閉，請姑爺自坐花筵。』

禮乾聽了抬頭看，果然關閉內房門。心中甚是多詫異，良宵何故這般形？莫非爲着從前事，佳人今夜不成親。開言說與丫環輩，你們快去請千金。花筵合卷當同席，百歲和諧琴瑟鳴。豈可一人來獨坐，算來踏蹬不相應。快些請出休遲悞，已經譙鼓二更深。一衆侍兒回答道，小姐方纔進內門。曾經再四來吩咐，不許多言稟一聲。閨中法律多嚴肅，不敢前行請主人。乾聽了心煩惱，當時雖坐便抽身。自家移步來行近，輕叩雙環三兩聲。

只聽得內中高聲問道：『那個叩門？』禮乾應道：『是我。』內說道：『可是二姑爺？』答道：『正是。』內中又道：『姑爺扣門做甚？』禮乾道：『今乃良時吉日，請小姐同坐花筵。』內中道：『容稟知小姐。』禮乾暗想，好個相門小姐，只聽得高聲說道：『小姐有言語，命婢等轉稟。』

小姐只因前日事，飲恨心胸似海深。無踪無影來污鱗，強鱗冰清玉潔人。若無一個金戒指，血濺屍橫早喪身。

請問姑爺何主意設謀要害命殘生。幸蒙天佑機謀敗，誰知又害鳳樓身。鳳樓本是閨中愛，自幼相隨十幾春。不幸書房來採菊，濃桃豔李便牽情。害他慘死心何毒，去我知心着意人。久已要問姑爺討，守到今朝進此門。萬般閑話休題表，且先還了鳳樓身。然後再窮謀害意，何怨何仇說個明。那時小姐纔出處，不然怎肯便相親。禮乾愧恨難開口，半晌之間回答云：

「此事雖我一時孟浪，小姐既然心中怨恨，待小生認個不是罷。但是鳳樓已死，焉得重生？小姐若要可意丫環，家中侍兒不少，待三朝過去，任憑小姐挑選罷了。」

今宵且請來出外，成就鸞鳳百歲姻容。我慢慢深謝罪，此時且請氣和平。

小姐道：「家中侍妾如雲，還怕少了好的？因鳳樓六歲跟隨，時刻不離身畔的，誰料一旦之間生命被害？」總來日日心思，感恨傷懷，直到今。若無此婢重見面，怎結鸞鳳百歲姻。且姑爺還有語，昔日中堂告衆人。王門世代傳詩禮，久稱閨閣是名門。娶婦不望才和貌，要不犯輕浮有德人。小姐乃是輕浮女，怎入傳家詩禮門。且又爹娘多溺愛，不知閨教半毫分。改邪歸正全不曉，難配翩翩新翰林。若還公子來配匹，書房豈不怪他人。想想其事非小，可累你終日要寒心。因勸姑爺重畫，不如今世掛空名。若還要作真連理，安心另娶大賢人。小姐自知難伉儷，名色夫妻過一生。言盡於斯無別話，姑爺且去自安身。若還心上多煩惱，不妨壁上再題文。留與老爺來看見，定將親女害殘生。那時出脫佳公子，日對豪門貴宅婚。言罷之時重冷笑，呆了新郎難出聲。他今報我從前語，字字尖酸不可禁。此女素性多溫厚，教師定是左儀貞。當時頓口無言語，只得回來坐定身。眼看內房門緊閉，不覺長吁嘆一聲。一團高興來入贅，穩坐巫山十二層。誰知記恨從前事，嫦娥不出廣寒門。銀河兩岸雲霞隔，鵲橋不與渡雙星。裴航枉做游仙夢，劉阮天台莫問津。人到洞房多喜氣，我完花燭這般形。算來此事如何處，今宵怎與結成親。又難回轉家中去，獨坐新房爲甚因。默然思想多一會，不勝焦燥火生心。攬衣而起開言問老

爺曾否睡安身？

諸人道：『不知老爺睡了沒有？』禮乾道：『小姐既不肯成親，我在新房則甚？且去見了老爺，說明此事。送我回家便了。』

衆人只得將燈掌，且說中堂幾個人。儀貞小姐歸樓去，衆人同坐話談論。只見左升妻子到，告稟新房一段情。傳言小姐將門閉，作難姑爺不做親。花筵虛設人不去，許多言語報前情。夫人聽了微微笑，想起從前一段情。禮乾薄倖真堪恨，原該作難不差分。雖說德貞賢性格，誰知也有此深心。左公聽了微微笑，德貞那有這般心。此情乃是儀貞女，教他妹子亂胡行。回問小姐人四個，可是儀貞教此人？四人答道全不曉，方纔並進洞房門。他與二妹言和語，不曾留意去聽明。左公便道：何消說，可知無似妮子身。暗中做定圈和套，他身反躲上樓門。正要開言說侍女，後屏通報到中廳。說道：二姑爺到了，四人忙避入房中。禮乾來到中堂上，左公夫妻抬起身。禮乾上前來相見，二人開言問其情。

『良宵吉日，賢婿不在洞房，來此何事？』禮乾道：『小婿無事，也不敢驚動二位大人；只因二小姐懷恨前情，躲在內房，將門緊閉。又數說小婿要討鳳樓，小婿再三分說，執意不回。』

聲言決不成親事，名色夫妻過一生。因而小婿無可奈，良宵獨坐到如今。只得告知岳父母，且勸千金出內門。若還心定真不肯，禮乾只得轉回程。左公聽了便說道：

『原來有這等事，良時吉日，如何不歡喜成親，反說起從前舊事？賢婿既已出來，且請書房少坐，待我勸諭。他開門便了。』遂着侍兒請公子暫陪二姑爺書房中去。

侍兒奉命忙忙去，晚翠軒中請主人。秉衡公子方就寢，聞命披衣忙起身。燭前重把衣冠整，趨趕中堂見父親。左公便與言其事，且陪妹丈到書廳。永正聽了方才曉，左公又命小姐臨。玉人聞命抽起身，侍兒秉燭行程輕移。

蓮步將樓下，後屏轉出到中廳。左公一見親生女，便向儀貞問緣因：

『我想你這妮子，這般作惡，自己恃強，扶制女婿，做個懼內之人，如何還要幫襯妹子，也去扶制妹丈？他乃今日吉期，必要歡喜完姻，你爲何攔掇妹子，將內房緊閉？』

儀貞小姐聞斯語，不禁失笑說奇文。爹爹何故言此語？孩兒不解半毫分。因何妹子將門閉，怎生挾制姓王人？果然踪影全不曉，平空又復屈儀貞。孩兒昔日將門閉，只因爲着寫金經。妹子乃是完花燭，豈有關門不做親？如何說我來攔掇？爹爹之語欠分明。

維明笑道：『德貞既不是你指使，你可到新房去，勸他出來，成其花燭。』

德貞本是溫柔女，奉命如神聽你論。我兒若是將他勸，自然立刻便開門。小姐聽說微微笑，可關兒事半毫分。妹丈要與成花燭，自家求告始相應。如何我代他求告，此事孩兒決不行。左公聽聽微微哂，你的機關圈套情。止可將來瞞別個，如何瞞得父親身？妹兒乃是良時日，如何教彼這般行？德貞生性多忠厚，那有知心捉弄人？豈非是你來指使，問之又不說分明。好生快到新房去，勸你二妹快開門。快快出來休遲誤，不必虛言賴此情。小姐聽了微微笑，半晌開言告父親。

『若說當日之事，在王妹丈實爲可惡，怎怪得妹子難他？若輕易完姻，只怕未肯俯就。常言道：「抽刀難入鞘，」爹爹何不說與妹夫，只消他屈一屈黃金膝，自然開門。』

若還不屈黃金膝，今生休想洞房春。左公聽了微微哂，這般狡惡世難尋。不因妹子完花燭，如何曉得你當身？自是楚卿真晦氣，這般女子配終身。想來女婿歸樓上，見了他來是膝行。四位小姐微微笑，一同開言說緣因。『想必姐夫怕要屈膝黃金，所以小姐行這號令。』儀貞便笑而答道：

只怕此情各位都行過，未必儀貞獨自行。夫人聽了方含笑，威風要讓少年人。我等真是無能輩，慣被人欺無

法行。左公聽了又笑道：夫人既是慕他們，五個女兒都在此，何不就把禮行：衆人聽了皆笑起，便叫傳命到書廳。速請姑爺來入內，五人迴避入房門。永正陪了王公子，來到中堂上面存。

左公道：『賢婿，我等方才入內勸諭小女，誰知他只爲前情，深入骨髓，道你設心不良，要害他性命。若論起當日之事，實是賢婿不該，我等不與較者，乃是一概撇開。他却是個女子，那有容人之量，如此念念不忘。適自房中再三勸解，他方才稍有回心，然不肯開門相見。』

因此我等來計議解鈴須仗繫鈴人。當初是你來得罪，謝罪還須你自行。爲今之計無別法，只有暫守門下屈黃金。或者他身還肯出，若還不肯轉回心。父母他便難容恕，有辭何以責他身。如今教我難言語，實因用九太無情。乾聽了言如此，低首大慚不則聲。半晌方才來說道：適在小婿出房門，原會自己來認過，奈何不理半毫分。『丈夫于妻子，也只好這般罷了，如何還要下跪？若說奴顏婢膝，其實不能。』左公夫婦未及回言，永正笑道：『王妹丈，你可曉得一種五行相制麼？如木火屬陽，乃是乾道，金水屬陰，乃坤道。據理論之，自然陽剛陰柔，天所以覆坤地，如何火見水而滅木，遇金而摧，此正陽剛反爲陰柔所制，所以世間男子雖強，見了婦人，無不屈伏，猶如水木遇了金火一般。你今夜若不肯屈節，只消將此理一想，自然輸心。』禮乾聽了，愧而笑道：『不意吾兄到熟諳這等一篇懼內之經，小弟領教了。』永正也笑道：『無奈小弟在趙家，不曾預支花燭，雖諳懼內之經，用他不着。』左公笑道：『一念之差，得罪妻子，他便要你叩頭，你也只得俯首，况一跪乎？還是德貞從輕發落，如何賢婿又不知輕重。』禮乾聽了，不勝好笑，道：『誰知府上的規矩，男子要跪拜婦人，小婿却一向不會曉得。』丈人笑道：『賢婿，你休不知重輕，你岳父若做了預支花燭之事，只怕我還要他叩頭謝罪，方肯開門，不止一跪而已。所以左家男子守法，不肯爲非，故不至屈膝于婦女。』左公道：『這行與不行，悉憑尊意。』雖然說是黃金勝，何曾膝下落黃金。張郎窗下描眉黛，奉倩庭心冷自心。真娘圖畫原求拜，鄰女傳神也刺

心。屈于妓美風流事，旋了方將且橫行。今宵不屈與好處，遠須仔細再思量。言罷之時叫左右，卽忙點起絳紗燈。把姑爺送入新房內，早成花燭結良姻。譙樓已是待三鼓，再若多言天就明。一衆侍兒齊答應，各將紅燭點紗燈。禮乾此際真無奈，只得抬身告別行。侍兒引導歸房內，看時依舊緊關門。使向窗前來坐定，默默無言不則聲。且說中堂人一衆盡皆談笑，姓王人這般狡惡，真堪惱，定該磨難不差分。五位小姐都來到，俏立窗前暗暗睜。且說禮乾呆坐下，思量可惱左家人。男男女女都刁難，合意同心處我身。

欲待不去理他，竟自睡了，却也終非了局。若去求他，又怕人談笑。想了一會道：「罷了！一時事已如此，我且暫時一屈，待成親之後，日子甚長，我却慢慢振其夫綱便了。」

當時座下擡身起，行到門前立定身。輕輕又把雙環叩，夫人連叫兩三聲。從前因我多不是，得罪夫人喪了心。伏惟海量來寬恕，念我王郎悔已深。夫人息怒開門出，面謝前愆把禮行。禮乾外面來求告，內中寂寂並無聲。免強按定心中火，低首凝眉不則聲。一衆侍兒都大笑，見他良久又言論。夫人既是難解怒，叫我今宵怎理論？只得門前遙謝罪，王郎全禮屈黃金。說罷之時無可奈，跪下新科王翰林。笑壞小姐人五個，侍兒忍笑腹中疼。

都向內房高聲說道：「凝翠飄香，可稟上小姐說姑爺在此跪求了，請開了門罷。」房中未及回言，又見兩個侍兒走來說道：「奉老爺夫人之命，道姑爺既已伏罪，著小姐速速開門，若再推敲，卽請二小姐進去。」

房中聽了無言語，便將門拴落地輕。一聲環門雙扇啓，公子擡身便入門。但向窗前端坐定，左小姐低頭無言不則聲。禮乾移步來行近，深深一揖叫夫人。良時吉日休教錯，譙樓鼓聲將四更。奉請夫人來出外，早完花燭結良姻。從前恨怨休題起，王郎已謝罪千金。言罷近前携玉手，佳人只得起擡身。侍兒左右來隨擁，扶近花筵坐定身。禮乾此際擡頭看，真真無雙絕代人。柔溫貞靜關中玉，口齒儒雅無俗情。當時飲罷三巡酒，屏退房中侍女們。佳人才子成連理，無奈良宵天易明。扶桑紅日重出海，照映紗窗曙色明。綃金帳內新人起，各皆梳洗事完成。禮

乾出外來親謝，左府開筵請女賓。款待諸人多吉慶，來朝王府待新人。相見禮行開戲宴，笙歌迭奏到黃昏。左府接女回家轉，四朝諸友賀新婚。單說禮乾王用九，早又新婚半月春。他心本是風流性，雖然小姐貌娉婷。幽閑貞靜從來慣，雅端莊守禮人。談諧戲語全不曉，十分不中禮乾心。思量此女真無趣，養似無情泥美人。怎及院內平康妓，談諧諠浪快心情。玉生香共花解語，風流態度醉人心。

因此禮乾每到公事一完，便微服到院中行走，告左府說在王府，告王府說在左府，王公夫婦早已知之。此時十一月十三，乃是王夫人生日。

左夫人便忙備禮，德貞拜壽到王府。二王小姐俱歡喜，出迎弟婦到中廳。請到禮乾人一個，兒媳雙雙拜夫人。正芳夫婦同受禮，兩位小姐拜雙親。中堂內室齊開宴，分付紛紛拜壽人。酒闌人散清閒坐，侍兒奉上好香茗。王夫人叫賢媳婦：你今可曉一莊情？小姐欠身回言道：大人所論爲何因？

王夫人道：我那禮乾不肯子，想必賢媳何不知之。他當日在窗下攻書，到還克守家教，不越於禮法。自入翰林，肆無忌憚，終日微服往行院人家，花費金錢，輕如糞土，我等累累責之，分毫不聽。幸今曾留在書房收管，誰知又作事蹊蹺，及辭了回來，仍去桃花院歇宿。我等制他不住，只說完姻授室，自必收心。誰知半月之後，又到院中去了。因此與賢媳說知，你可以良言相勸，或者不怕堂上威嚴，反受些枕旁教訓，亦未可知。

良人仰望終身事，賢媳須常用片心。規諫丈夫歸正道，仗你賢能內助人。德貞聽了方曉得：誰知又復這般行。連日不會來問及，他說家中有事情。那知却在桃花院，媳婦全然不曉聞。今蒙大人來分付，自然規諫勸他身。正當姑媳言語處，左升妻等到來臨。叩見王夫人已畢，告言主命接千金。夫人當下聽分付，粧共盤盒那消停。精緻茶點並細果，送其媳婦轉回程。小姐起身來拜別，家人打轎到來臨。夫人母女親相送，上轎登車出了門。轉灣抹角來得快，早到家中轎進廳。小姐下轎忙入內，中堂相見二雙親。左公夫婦齊命坐，細問王家拜壽情。小姐便把

婆婆語，告與堂前二大人。左公夫婦齊嘆息：本性難移是怎生？汝姑既是言如此，少時女婿若回程，當以婉言將他勸，切休與彼犯爭。若還不聽，仍如此，我亦有法治他身。德貞小姐來應諾，起身便到嫂房門，却好儀貞亦在內，三人相見，坐安身。略談數言，無心緒，告辭回轉自房門。更其常服除花朵，早又黃昏掌上燈。佳人悶坐紗窗下，外邊來，姓王人進房看，是二小姐，悶坐無言不起身。上前携手忙言笑：夫人何事不歡欣？

「今早到家中拜壽，盛設筵，款待了一日，又不曾輕慢於你，爲何見我入來，這般模樣？莫非父母說你？」莫不翁姑有話論。還是姑娘得罪你，還是王郎撇了卿？有言與我分明說，休要這等悶昏昏。德貞推却夫君手，回身背坐不開聲。禮乾笑道：真奇事，究因何故這般形？再挽香手重笑問：請教何因說我聞。德貞小姐重推却，冷笑開言說一聲：

「你如此模樣，可到桃花院中行之，何必于我前作此？」

第三十九回

操禁軍怒斬奸宦

觀花燈責打快婿

禮乾聽了方知道，原來爲了這莊情。想必今日家中去，母親有甚話談論。道我去到桃花院，因此心酸倒醋瓶。果然如此真堪笑，原來妬忌這般樣。德貞小姐心中惱，今朝拜壽到家門。婆婆與我分明說，道你桃花院內行。習向下流爲不肖，宿娼嫖妓走邪門。終朝還把虛言哄，說往家中有事情。那知自往桃花院，花背銀錢糞土輕。誰見翰林爲此事，自輕自賤不該應。禮乾聽了連冷笑，不通放屁好難聽。回身扯椅來坐下，開言說與德貞聽。桃花院是當官妓，誰人不向那邊行？王爺院中知多少，豈獨區區一翰林？爲甚自輕並自賤，何爲不肖下流人。銀吾家物，何曾干犯你家門？公然擅出胡言說，不知輕重就傷人。

「偶然到妓院中行走，你就吃醋了麼？」

若依這樣來看起，與你今生有鬧爭。我豈守定一妻子，將來正要覓佳人。三妻四妾何足道，要十二金釵列畫屏。東房歇了西房宿，何年輪到你房門，看你如何生妬忌？正有虛言哄你身，任你醋瓶醋甕都倒盡，我禮乾不懼半毫分。小姐聽說心中惱，登時滿面起紅雲。好個不通真放屁，如何說出這般行？看來枉吃人間食，分明狗糞塞其心。我本好意來相勸，如何道我妬心生。一些好歹全不曉，空着衣冠不是人。禮乾聽了高聲喝，你今開口罵誰人？

德貞怒道：『誰罵你來？想必耳都聾了！』禮乾立起身來道：『你說我空着衣冠，枉食人飯，難道不是罵麼？』

呀！左德貞！你休要倚恃相府千金女，想輕薄夫君不是人。未曾舉意先打聽，王生不是省燈油。你還道是花燭夜，作威作福肆胡行。我一時委曲受了，你至今此氣未曾伸。你今還要來放肆，口出狂言亂罵人。撚酸吃醋生妬忌，思量潑悍管夫君。不賢之婦無道禮，藐視夫君真賤人。德貞聽了多少話，氣得腮邊兩淚傾。

『呀！王禮乾！』

如何這樣來無禮，擅自開言罵賤人。做了甚麼輕賤事，這般罵我當身。果然是個衣冠獸廉恥，全無沒半分。說罷放聲來大哭，與你前堂告大人。可該這樣來罵我，誰是誰非問個清禮乾。一聽重重怒，拍案高聲喝快行。原來伏此滔天勢，父做當朝一品臣。所以把夫來輕賤，言了之時冷笑聲。人人怕你家丞相，見了他來氣不伸。可知有個王用九，鐵鑄銅澆不怕人。與你快向前堂去，看我當面將你罵賤人。不怕今朝割了舌，賤人火速快行程。氣壞德貞二小姐，放聲大哭罵連聲。好個詩禮人家子，分明禽獸一般能。自是爹娘瞎了眼，誤我終身配人輕禮乾。只叫真無恥，既然懊悔錯連姻。快向你父母分明說，重新再嫁好郎君。

可知道禮乾人一個，不是庸夫懼內人。受妻子來束縛，那容潑悍亂胡行。你休錯看王公子，懊悔嫌遲待怎

生德貞不住來哭罵，禮乾連罵賤人身。飄香凝翠心頭恨，後軒婦女盡知聞。齊到房中來解勸，姑爺小姐莫紛爭。左升此時方回轉，告與夫人丞相聞。儀貞永正同在坐，一聽其言吃一驚。新婚夫婦何爭鬧，左公便令侍兒們。請姑爺小姐來出外，大小姐迴避到房門。少時兩個來到了，夫婦抬頭看二人。禮乾滿面多含怒，德貞兩眼淚零零。維明便仍開言問，爲因何事兩相爭。小姐見問悲啼哭，只爲婆婆有話論。孩兒不合將他勸，誰知他就怒生噴。連罵賤人不住口，把兒凌辱不當人。道兒仗倚家門勢，他是銅澆鐵鑄成。全然不怕左丞相，要面對爹爹罵賤人。小姐說罷重又哭，左公聽了怒生噴。氣壞夫人桓氏女，公子心中火直噴。維明便問王用九，何故將他罵賤人。吾女有何輕賤處，你將此理說分明。

禮乾道：『小婿偶到桃花院走遭，他就妬忌，不容開口，便罵下流不肖。我禮乾堂堂男子，怎能受妻子欺凌？順口之言，其實有的，小婿果然罵了不賴。』左公道：『住了！若說今日之事，乃你令堂親對媳婦說，使他勸你，莫去院中。他奉了婆婆之命，方始進言，不過他忠厚，語言之間，少些婉轉，你何得破口辱罵？』

王家也是名門族，不是三家村里人。你今現在爲翰苑，口中也讀聖賢文。不應如此多草氣，難道胸中盡草根？夫人聽了連冷笑，看來不像讀書人。太抵腹中都是草，不然何至這般形。禮乾便叫岳父母，小婿雖然下賤人。若說這位賢小姐，也不像閨門有教人。無違敬戒四個字，想來耳內未曾聞。因此開言就把丈夫罵，衣冠禽獸幾千聲。兼罵雙親瞎了眼，懊悔終身配匪人。若然是個千金女，不應說出這般聲。料必腹中也有草，像個三家村里人。德貞小姐心大怒，是你狂言先罵人。因此我方來對罵，難道任你狂言不開聲。

又道：『是罵了幾句，還算便宜我了，不知心上還要把我如何。』永正冷笑道：『罵了若算便宜，自然還要打了妹夫！』

雖然舍妹多柔弱，左氏門中不少人。你如任意行狂妄，只怕秉衡也不是省油燈。饒你銅澆鐵鑄王公子，也能

將你打成釘。夫人便道非兒戲。我等家人無賤人。誰敢再罵吾家女。叫他試試就知聞。

左公道：「此一事原是他父母不是，兒子不肖，只該自己責罰，如何央媳婦勸之。我來日自有請教華伯，且看如何分割。」禮乾連聲笑道：「說我罵他不該，他罵我倒是該的了。」左公道：「若說毀罵，兩邊多不該。但你罵他賤人，還不切當，他罵你衣冠禽獸，到也不差。」

果然枉着冠和服，所事行為有獸行。禮乾聽了心大怒，若說妻罵夫來禮正應。我禮乾寧可無妻子，不敢高攀相夫人。千金習氣驕夫主，一個寒儒怎受禁。况日匪人難配匹，徒然誤了貴千金。從今告別回家去，相府千金另對親。言罷了時回步轉，一徑忽忽往外行。喝叫自己書童等，槽頭備馬快前行。不表禮乾回家去，中堂氣壞左公身。十生如此多無禮，全無人氣半毫分。儀貞小姐來出外，開言便叫父親身。禮乾這等來放肆，爹爹忍耐為何因。這等狂徒若不贈之以拳，叫妹子如何過日。」左公道：「東床姣客，未便如此，但看他此去，來也不來。那時我自有的處他之法。」夫人道：「正是新婚未滿一月，他便去了，也不成模樣。」左公道：「去了何妨，但是德貞方纔如何言語，便至這般爭鬧起來。」

小如便將方纔話告與雙親二大人。眾人聽了都失笑，果然出口就傷人。原着你婉言來勸解，如何這樣責他身。你這妮子真愚蠢，一些機變不知聞。禮乾不是純良質，狡奸能言氣概英。你若與他爲夫婦，須要時時用片心。順人之性行將去，自然琴瑟永和鳴。論起今日之爭鬧，是你之言激此人。言罷左公長歎息，我却恨兩女婚姻配倒行。

「楚卿爲人忠厚，又配儀貞，那儀貞狡猾，若對禮乾，豈不大妙？」儀貞笑道：「若是孩兒如此，只怕爹爹又要讓了女婿，只說儀貞欺負了他。」

幸而二妹遭此事，爹爹之語尙公平。若是孩兒逢此事，女婿今朝氣轉申。孩兒必犯千斤罪，一場責罪定施行。

夫人笑道：「誠不謬，你身果是另看承。」

說話之間，排晚膳，儀貞告退上樓門。自與楚卿言此事，用其晚膳已更深。各人安寢，休言表，再言用九到家門。一面之詞來告訴左家，強橫太欺人。孩兒寧可無妻子，再不相逢，愚婦人王公夫婦心不悅，叫他不過勸夫君。誰知這等無道禮，欺藐吾兒沒敬心。倚他相府千金女，這般狡妬怎爲情？王門之婦從無此，須當告彼父親身。

次日王御史來到左府，便把禮乾一面之辭轉告左公。維明與正芳說道：「雖則小女無知，一時冲撞，然亦是尊嫂夫人之命，方敢進言。不過小女少些婉轉，令郎何得大肆狂言，百般毀罵！且與我等放肆不別而行，並令小女再來轉嫁，不知還是明休還是暗棄？今二人俱在，可着令郎來此當面對質。若果是小女無禮，我自責之，任從休棄。若是令郎無禮，須把這再嫁之言立個憑據，方得與他開交。」

正芳聽了方才曉，誰知放肆這般行小弟，誤聽他言語，即令速喚畜生臨。言罷使叱家人去，少是復命二人聽。公子身體多不快，睡到書房難起身。左公聽了微微笑，不來不必強他行。

「但只是住在家中，須要奉公守法些才好。若做出越法之事，或者撞到泰山，壓爲齏粉，亦未可料。」
正芳但罵小肖子，謝別維明轉回程。重責禮乾人一個，着他謝罪左家門。禮乾公子甘心責，決不重登左氏門。正芳心內無可奈，又着夫人好語勸親生。只是秋風吹過耳，執定心腸不改更。正芳夫婦全無法，逆子無知氣殺人。

次日只得使家人婦女來到左家，要接少夫人過去，與他夫妻勸和。左公怎肯着小姐前去也？回他身子不快，不得起身。衆人只得起身回覆，正芳好生煩惱。禮乾反覺暢快，但到朝中只迴避了左公，不敢相見。即遇秉衡也不答話，又笑楚卿懼內畏伏丈人。自此一到晚間，便換了飄飄艷服，到桃花院中取樂，父母禁之不得。每每與他來淘氣，禮乾只當不曾聽。蓋因獨子多鍾愛，不拘嚴親多惜深。正芳若責夫人勸父子，氣多下手輕。

因此禮乾全不怕，日日花街柳巷行。一住家中半個月，忘了新婚左德貞。左府見他全不悔，使人打聽盡知開。左公聽了長歎息，這般不肯下流人。恨我當初差主意，誤將愛女與連姻。他之借端來相背，無非懼怕我當身。若不處到他心服，怎得安寧享太平。正芳夫婦全無用，不能拘制此兒身。我身再若來坐視，一生一世不成人。明責他來終不可，礙其父母不相應。必須小小施一計，叫他啞吃黃連苦在心。此時正月初九日，早間朝罷到家門。秉衡公子來安候，吉服衣冠簇簇新。維明便問兒何往，回言去到杜家門。今乃起孝生辰日，左公聽了此言論。眉頭一縷來心上，將言說與秉衡聽。既然起孝生辰日，禮乾必定到他門。若是開筵來待客，你可同言用片心。勸得禮乾多飲酒，常言酒是色媒人。必然高興游妓院，步入平康問美人。我今設個桃花院，誘得漁郎來問津。那時拿住東牀客，使他來認泰山尊。且教吃頓風流杖，少抑狂威把氣伸。公子聽言稱領命，告別嚴親自出門。左公便到前廳去，喚左升來到說其情。

『汝可到桃花院去，擇一所開房。』左升道：『桃花院隔壁，有空房一所出租，老爺要他何用。』左公道：『甚好，汝可將銀二兩，付與房主，言我等暫賃一宵，且先定下了，待我朝內回來，自有調度。』左升奉命去了，又喚左清着他到燈匠人家，做扇一對，午後送來。

家人奉命都去了，左公膳罷入朝門。政事堂中來理事，未末申切始轉呈。換了冠帶穿常服，開言即便問夫人。『永正可會回轉否？』答言還在杜家門。聞得留住未家宴，左公傳集左升門。一齊都到中堂上，夫人便問爲何因。『維明笑道：且慢說，升妻來喚衆釵裙。一班使女心驚戰，不知又爲甚何因。驚動二位姣小姐，忙到中堂來看明。但見一衆侍兒都走出，人人失色戰兢兢。左公見了如斯景，笑言安慰侍兒們。爾等自量無過失，料罪無責放寬心。衆人聽了心纔放，夫人小姐不分明。挑選侍兒何緣故，只見左公徧視衆釵裙。內有紅芳玉鈿生得好，疑雪春雲貌出羣。喚過兩個丫環女，笑容便說與夫人。』

可與四人裝束起，須要錦綉衣羅綺，再加金珠與翡翠，扮得如花似玉，香風繞，綽約風流，引動人，湘裙曳地，鳴環珮，綵帶垂肩，漾彩雲，夫人速速休遲誤，莫叫錯了時辰。夫人笑道：「真奇事，相公今日作何情，裝束侍兒四人，莫非要入洞房春？」

左公笑道：「我豈有這般福分？夫人不必多疑，你但與停當起來，少不得有禍福人消受。」

左公含笑將身起，命衆人取出綉衣袴，着侍兒巧挽盤龍髻，從頭打扮一時新。婷婷娉娉移蓮步，左公一見喜歡心。四個侍兒真去得，比得過秦樓楚館人。夫人母女全不解，此言說得好奇文。二位小姐齊出問，父親到底爲何因？左公聽說微微笑，德貞料也不知聞。儀貞乃是聰明女，自然心內已分明。

大小姐笑道：「孩兒委實猜詳不出。」維明道：「既是不知，我說與你聽。」因方才朝罷，偶步平康，那鴛母領衆出迎，我從頭看去。」

並無一個好佳人，只爲着勾欄院內無美女，往來車馬不臨門。因此我身稱口許，說與娉娉四美人。故來挑了人四個，將他發去院中行。左公尙未來說畢，四個丫環吃一驚。一齊立定渾呆了，夫人聽說這般論，便叫相公行不得，如何做出這般情。侍兒都是良女子，如何送去到娉門？况又自己隨身行，幼年服侍到如今。只該把他來婚嫁，那忍將他落火坑。此事我身卒不肯，休教作孽害兒孫。大小姐道：「玉鈿女乃是孩兒房內人，不能送入娉門去，爹爹休想這般行。」

左公笑道：「你兩個差了！從來妓女，原是良人做的，那有甚娉種不成？我作了主，你等焉敢阻撓？」

四個侍兒心中苦，掩面悲啼盡失聲。左公作色來喝住，汝四人焉敢這般形。鳳樓之樣曾見否，逢吾之怒命難存。四人一聽屏聲息，只見左升妻子到來臨。送到匾對燈一副，維明即便喚儀貞：

「不要惱了，匾對燈一副在此，我的字跡，恐有人識認，相煩你的大筆一揮，不可遲誤。」

便叫取過文房寶，儀貞只得取筆行。侍兒即便磨濃墨，飽醮銀毫在手擎。問明要寫何名語？左公便誦與他聽。寫上題名都已畢，將言又復問儀貞：

『你如今可有些曉得？』大小姐一想，忽失聲笑道：『是了？這武陵仙府，乃寓着桃花源的故事，爹爹莫非捉弄王妹丈？』

左公聽了微微笑，果然還算你聰明。當即便叫傳言出，喚進家人十二名。

左公立在廊前，吩咐下一番言語，即令便喚車來着。左公妻領此四女，前往巷中如此如此，務必將二姑爺拿來見我。家人奉命，忙喚一車來，又將五個婦女，囑咐數言，併帶了匾對燈，一衆家人擁護而去。

女人衆等方曉得，都言此計果然精。何愁他不來入套，狂生今日悔星臨。按下左家且慢表，詞中且說杜家情。諸君都聚書房內，用其筵席已完成。權談笑話多親密，早已黃昏掌上燈。華筵齊備來送上，起孝相遇似主人。一衆公子齊入席，食譜奇珍色色新。猜枚行令相歡讌，少年相聚總投情。永正深勸王公子，禮乾痛飲已忘情。謙樓二鼓方才散，酒意看來過八分。書童又把香茶送，逡巡茶罷又抬身。作別宏仁與父子，殷勤相送出庭門。燈籠伺候如白晝，齊言謝別出門行。二人送罷回身轉，楚卿携手禮乾行。王兄與弟回去罷，和睦夫妻百歲春。禮乾聽了微微笑，更不回言上馬行。楚卿甚覺無意思，趙公子哂笑各分行。單說禮乾王公子，一天酒興馬鞍心。思量要到桃花院，不轉家中遠路行。兩個家人來問道：『公子如何此路行？』

禮乾喝道：『你難道不曉得，要問麼？』家人道：『如此說便到桃花院去。』禮乾將家人喝住，跳下馬來，把外蓋紅袍脫去，內穿一件銀紅海青，除下紗袖，中取出方巾帶上。原來早間來到杜家，已打，故此預先停當，將冠帶付與家人，着他坐馬與燈籠都帶回去。家人道：『燈籠坐騎留下罷，若是黑夜步行，恐被巡邏的兵丁拿了。』

家人說罷，忽去。禮乾上馬便行。帶領書童人兩個，竟往桃花院裏行。轉灣抹角，來得快，抬起頭來，吃一驚。心中暗想：又不是元宵，怎麼桃花院門口掛起一對燈匾來？醉眼朦朧，仔細一看，見左邊掛對是「看舞袖翻臨館」，右邊是「聽歌喉宛轉近紅樓」。上面一匾乃「武陵仙府」四個大字。

禮乾甚是心懽喜，今宵裝飾這般新，必定其中有勝事，快些人內看分明。兩個書童開言說：「公子今朝且慢行。」桃花院倒像不是這邊，休得誤走到別人家去。」禮乾笑道：「門上現有匾對，明說是紅樓翠館，又題着武陵仙府四字，乃桃花源故事，不是他家是那裏。」

鞭兒便付書童手，方由重整抖衣衿。揜着一團豪酒興，擺擺搖搖踱近門。一程走到天井內，眼光左右看分明。心中不覺驚疑道：「呀，果然是不像桃花院了！仰看上面，乃是個小小研梁，上掛着四盞紗燈，半明半暗，左首蘭柱上倚着三四個女子，却穿着錦綉衣裳，鬢蘭撲鼻，一個個交頭接耳，笑語談言，紗燈之下，看不分明，難道桃花院搬了房不成？不要管他，且待我問問，就曉得了。」

可笑禮乾真孟浪，公然竟踱上廳門。居然走近裙釵女，美人連叫兩三聲：「你們爲甚搬在此？不住桃花舊院門。狂生一語剛問罷，驚起欄前四個人。」

一齊回轉身來，踉蹌亂跑，口中齊聲喊道：「呵呀呀不好了！有賊進來了！家人們何在快快出來！」只聽得轟然屏後高聲應，但聽滔滔脚步聲。一聲吶喝呼捉賊，趕出家丁十數人。禮乾一見驚呆了，悠悠頂上走真魂，回頭就往廳下走。衆人直趕到來，臨海青絆足行不快，一交跌倒地。塵衆人發喊齊擁上，拿住翩翩新翰林。禮乾高叫休無禮，你等何人敢亂行？我是掌院御史大公子，今歲新科王翰林，誰敢把我來當賊？這般囉唳罪難輕，衆人聽了哈哈笑，何來游棍亂談論？

「夤夜入人家，非姦即盜登時打死勿論。王御史的公子，乃是我家二姑爺，現任翰林，何等清高貴重，那有

夤夜在外，闖入人家的道理？我乃左丞相的親眷，一位夫人，四位小姐，從湖廣武陵一路到此。只因夫人途中帶疾，不便進府，又嫌旅店中煩雜，故暫借居於此。方才廳上乃四位小姐，你是那方光棍，擅敢闖進，胡言調戲，還要捏叫王翰林？禮乾聽了此語，燈光下，定睛一看，個個認得，盡是左府家人，不勝大怒道：『好一班放肆奴才，難道瞎了眼，不認我是二姑爺，還要這般胡說麼？』衆人聽了，又哈哈大笑。這斷必是個失心瘋的，又道：『我二姑爺在杜府飲酒，剛剛回去，我們親見他烏紗圍領，何等尊嚴，豈是這般輕狂衣服？你這光棍不吐真名，還強言假冒，送他到兵馬司，打問口供便了。』只聽得內中高聲說道：『何不就拿他去見左老爺審問？』衆人聽了，欣然應，禮乾白口也難分，被他們擁定，滔滔走，驚得酒意全然沒半分。兩個書童渾呆了，不敢開言問一聲，不知此處何人住。大爺惹得禍臨身，只得先叫一個回家報，一同隨定共行程。禮乾一路來思想，真個稀奇怪十分。明明匾對燈高掛，寫館紅樓寫得明，如何說是他家眷一衆奴才不認人？我說真來他說假，故意朦朧詐十分。定是老左牢籠計，今宵捉弄我當身。此去見他如何好？料無好意在其心，一頭想着行得快，早到堂堂相府門。衆人擁到廳堂上，着人入報老爺聞。如此這般一光棍，因此拿來見主人。兩個家童忙去了，驚動西賓等二人，忙出來看忙問故，一衆含糊不說。禮乾又氣又好笑，早聽得屏後哄哄人語聲，報說老爺牙到了，數支明燭到前廳，擁出家丁十數個，高舉燈籠兩下分。一擊雲板中門啓，走出當朝一品臣，刑部侍郎隨在後，更有新科兩翰林，出廳就位朝南坐，三人傍坐及西賓，喝將游棍來帶進，塔下多人高應聲，押上禮乾齊喝跪。禮乾直立不躬身，左公使乃開言問：你是何方游棍，身胆行調戲良家女，夤夜三更闖進門，平生素昧全不識，怎便開言叫美人？既已被人拿住了，今將押送到廳門，猶然大胆來抗立，速具供招真姓名。禮乾走上前一步，口稱岳父爲前因，難道小婿王用九，對面相逢認不真，別來不過十七日，眼花不至這般能！我爲今宵偶步桃花院，看見他門匾對燈，大書翠館紅樓字，武陵仙府甚分明。因此小婿方入內，見四女憑欄笑語聲，是以啓口將他問，那知公家什麼親。

平空把我來拿下，故作朦朧不識人。左公聽罷，一席話，拍案重重大怒，噴好大奴才，猶放肆，敢把官室閨娃作妓稱？叱令左右來掌嘴，兩邊答應上前行。禮乾大喝：『誰敢動？那有家奴打翰林？』

左公喝住左右：『且慢動手，我問你是甚翰林？』禮乾道：『新科二甲進士，殿試第四名傳臚，點入詞林，已半載，難道不曉得麼？』左公聽了，冷笑幾聲道：『這厮假冒別人，猶可，如何冒起這個人來？你道這傳臚是誰？他姓王名禮乾，字用九，乃掌院御史的公子，又是我的東床姣客，我豈不知王公子一來是個翰林，二來他爲人正直，品行端方，那有甚蚤夜出來街坊行走，又闖入人家之理？且今晚他在杜府中飲酒，與我婿部是同年親眷，眼看他出了杜府，一徑就回，豈有街坊行走，你這光棍，怎敢大胆冒名？』禮乾聽了，冷笑道：『這等說，我並不會回去，一徑就到桃花院去的。』致德道：『你到桃花院去罷了，爲何闖到我親眷府中來？他是我們遠房寡嫂，帶了四個未出閣的閨女，只因養疾故住在那廂，你如何竟當妓院，調戲其人家閨女來？』禮乾道：『既是良家，爲何掛着那樣匾對？若無此招牌，我如何入去？』左公便問甚麼匾對？家人聽了，忙取上來，燈下一看，又問道：『這樣匾對，何以見得不是良家？』禮乾道：『紅樓翠館，舞袖歌喉，不是娼家的名色？武陵仙府，却又是桃花源故事，自然是桃花院了，還有甚差？』維明大笑道：『真如此不通光棍，此等對聯，尙解不出，你還要假冒翰林？』明明道是看舞袖歌喉，居臨翠館，住近紅樓的意思，只因在桃花院隔壁，故作此語。武陵仙府者，他乃武陵人氏，乃戲書此匾，如何必定就是桃花院了？吾婿黃甲高登，乃翰苑英才，豈有如此不通理也？』

大胆光棍將名冒，公然翁婿口中稱。且先重責三十板，再審奸徒真姓名。叱令左右扯下去，衆人奉命應連聲。禮乾語塞言難出，暗想只爲飲多樽，不會細細詳對句，落在他身圈套門。看見四個人走近，不心驚處也心驚。只得喝道休無禮，家奴焉敢辱詞臣。衆人被喝權權停住，左公便笑說緣因。

「這厮雖則冒名，看他飄巾豔服，或者是個斯文根本，也未可知，且莫使家人行杖，請二位先生過來。」
 陳蔣二賓忙走上，左公即便命家人書房戒尺來取出，親將付與兩先生。可將游棍來扯下，責其三十莫容輕。
 二人只得來動手，禮乾公子走無門，被他拿下施刑罰，果然今日活遭瘟。三十打完方放起，氣殺公子一個人。抽
 身就往廳前走，維切喝令衆家人拿回游棍來見我，不吐真名怎脫身？衆人奉命齊擁住，禮乾大怒叱家人。

「甚麼真名假名，你們這班奴才，便是瞎了雙目，好道聲音也還識得，難道耳也釘寒了麼？」

要聞我的真名姓，王姓名喚禮乾身。號便稱爲王用九，瞎眼奴才可聽聞。維切聽了心大怒，登時離坐便抽身。
 上前指定王公子，你果然喚作禮乾名。若是禮乾還問你，大胆狂言罵甚人？禮乾此際心中忙，退步低頭答一聲。
 「小小堵罵的是衆人家人，怎敢罵岳父？」左公道：「你這畜生，若果是個游棍罷了，到也情有可原。今既
 然是真正王禮乾，愈加罪重，那有翰苑詞臣，私行微服，晝夜人人家調戲，閨門之理，方才若知是你，該重責數
 十板方是。如今罷了，我只將你所爲之事，作一字與令尊，隨他定奪。」

左公言罷回身轉，退入屏門往內行。此時致德擡身起，楚卿併及兩西賓。一齊都勸王公子，不如和了這庄情。
 趁今已是來到此，見其岳母內中行。夫妻百歲應和合，豈因口角決今生。況且吾兄非比別，姪婿何能敵此人？禮
 乾聽了牙根銼，將人凌辱這般形。鐵面睜睜不認得，當我無名光棍身。相府豈有光棍婿，小婿如何再認親？今宵
 事本因酒誤，天救相國做能人。姪且告別回家去，言罷之時疾轉身。忽見兩個燈籠到，王府家人走進廳。

檯頭一看，不見左公，遂向致德道：「小的奉家爺之命，有言要稟丞相，如何不在廳前？」致德道：「方才進
 去，不知老爺有甚話說？」

家人回有王公子，只得低言告說明。家爺得聞這件事，幾乎氣殺在家庭。要請左爺處死家小主，永與王門絕
 禍根。二爺聽了微微笑，未及開言說事因。只看一個家人來，走出一封書子手中擎。

道：「老爺着將此字，送與王老爺并送二姑爺回去。」永正道：「王府管家在此，就着他帶了回去。」王家公子回身轉，不向諸人告別聲，匆匆一徑來別去，書童帶馬在門庭，扳鞍上馬忙去了，且言左府衆多人，個個哂笑王公子，猶然不屈半毫分。一味恃強非智者，真個不到黃河不死心。當時二爺叔姪桓公子，三人齊到內中廳。二小姐便迴避入，左公笑問那三人禮乾有甚言和語，致德將言便說明。我等將他來勸諭，他身到反挫牙根，道相門那有光棍婿，愈覺無顏再認親。左公聽了微微笑，消停幾日再施行。何愁不作吾家婿，定叫他來自認親。若能與我強到底，便算銅澆鐵鑄人。夫人聽說微微笑，泰山手段未曾輕。他還不曉青紅白，再經幾次就知聞。儀貞小姐微微笑，見楚卿身坐邊存。開言笑說王公子，楚卿觀此可寒心。桓郎一笑無言語，維明怒道：此間論你今借此來挾彼，這般不敬薄夫君。你有此事需相反，乾之責責儀貞。小姐聽了心中惱，孩兒不過戲言論。爹爹爲甚多心去，反將此語抑兒身。女婿得此真樂意，却將孩兒欺一生。

左公笑道：「女婿非欺人之輩，你亦非可欺之人，倘若女婿果然欺你，自然也有個公論，又何消這等深心？」楚卿但只微微笑，兩邊都是有心人。當時閒論多一回，各人散去慢言論。單說禮乾回家去，家人呈上那書文。王公看了真氣殺，一宵數罵幾曾停。雖說老左安排定，也是魚來網湊成。經此一番却也好，儘堪警戒那狂生。可敢再去嫖妓院，諒你怎敵丈人？只該快快求和好，上門謝罪息紛爭。禮乾但只無言語，咬牙深恨左維明。到次日托病在家，不往衙門辦事。左公入朝，便諷上御史，言將挑花院官妓女，驅逐出境，稟准此本，諸妓不敢停留，都往別處去了。禮乾愈恨，真個無可奈何。

單說左公人一個，早起遲眠政事勤。風寒留冒身致疾，臥病家中不起身。天子知了心驚訝，御醫勅使視賢臣。回奏君無大恙症，不過風寒感冒深。調理半月身才愈，君皇方始得安心。日去月來容易過，左公病體已安寧。此時臘月廿五日，起身梳洗盡完成。叮嚀玉珮朝衣整，親到宮中去謝恩。儀從擁護朝中去，乾清宮外到來臨。忽聽

得軍聲鼎沸，鳴金、鼓、火炮轟然震耳。鳴聲從大內宮中出，驚壞了忠良相國臣。開言忙問宮官道：「何處軍聲戰鼓？」

宮官道：「皇上因准內監魏忠賢所請，將羽林軍馬調入宮中，自行操演，名爲內軍。」左公便命宮官啟奏，左維明入宮，見駕謝恩。

宮官入內忙啟奏，君皇勅退羽林軍，傳教直進常朝相，維明奉旨入宮門。謝恩已畢，平身訖，開言卿體已安寧。左公道：「蒙陛下聖恩，賜醫調治，已獲全愈，復觀天顏，但臣于宮門外，忽聞金鼓出自禁中，不知皇上近日來，何以內操禁旅？」天子笑道：「朕准魏忠賢所請，因羽林軍馬廢弛日久，故調入禁內親操。」左公道：「臣聞千金之子，坐不垂堂，萬乘之尊，豈可使操戈帶甲之輩，日侍左右？且祖制不畜內兵，魏忠賢何人，敢以此請得罪，使黨羽蟠踞，將生不軌之謀，皇上未可准其所請。方今水旱頻仍，流民爲盜，邊庭爛糜，終歲用兵，正陛下旰食之際，臣請皇上可勤政爲先，捨此無益之事，請即將旨，速罷內操，天下幸甚！」天子聽了，默默半晌道：「先生且退容朕思之。」

左公見上心不快，只得辭君出內庭。朝房政事掌來，聚集公卿文武臣，序爵尊卑齊坐定，左公便問衆公卿：「魏忠賢何時進宮，那方人氏，他請皇上開操內禁，有幾日了？」御史科道：「何無一言？」衆官聽了，各答道：「魏忠賢乃河間肅寧人氏，本一市井亡賴，天子在清宮，他已淨身入侍，目不識丁，惟能騎射，且狡猾，能迎逢上意，故天子信之。又與乳媪客氏，聯爲首尾，前因丞相臥病，不得入朝，敢請天子開操內禁，今已十數日了。宮中皇子新生，竟爲火炮震驚而死，金鼓之聲，徹于大內。我等諫院諸臣，累累諫止，爭奈皇上不准，無可奈何。」

今幸丞相身已愈，當速清君側，去奸臣。現在四處多流賊，豈堪內賊再橫行，不去忠賢奸內宦，怎信江山得太平？左公聽了諸臣語，不覺重重大怒，噴叱令左右忙傳喚，須臾來了魏奸臣，走進政事堂一座，奸賊抬頭往上請。

只見朝南坐定當朝相，兩傍列坐衆公卿。上前只得來參見，丞相因甚詔內臣。維明便把他一看，不覺心中暗吃驚。此人奸狡非小可，不去之時了不成。王劉他是前一輩，一朝得志禍非輕。當下見他參拜畢，正色開言說事因。『魏忠賢，爾不過一內監，只得灑掃宮闈，怎敢蠱惑君心，迎逢上意，奏請皇上開演內操，使金鼓火炮，徹于大內，以至皇子新生，震驚而死，且祖制不蓄內兵，爾何得忽爲此請，豈非蓄有異謀？』忠賢吃驚道：『丞相之言差矣！開演內操，出自皇上意，與內監何干？諒忠賢怎敢丞相此言，令人就當不起。』左公道：『此係皇上親諭，中外皆知，汝無庸狡辯。今皇上春秋正富，豈容此等奸宦在側，蠱惑聖聽？』

言罷之時，令左右傳到青衣飭典型。上方寶劍來付與，梟取忠賢首級臨。刑人應諾如雷震，忠賢頭上走真魂。八人趨上齊動手，當前拿下魏忠賢。除冠摘帶忙綁縛，擁出朝門政事廳。正要押付西曹去，內侍如飛來數名。喝住八名膽子手，口稱聖旨叫留人。忙投政事堂前到，硃批上諭近前呈。左公看了無言語，長歎連聲問內臣：

『皇上如何知我要斬忠賢，却降旨赦他？』內侍道：『乃奉聖夫人客氏啟奏。皇上道：左太帥傳去忠賢，必無好意，故使內侍打聽奏聞，因此降旨特赦。』維明對衆官道：『今日不除此人，一旦得志，必殺盡天下忠良也。』

算來也是天之數，我今何敢逆天行。傳教放了忠賢綁，上方寶劍繳維明。忠賢頓首塔前謝，鬼門關上放還魂。猶然冷汗淋身下，左公手指魏奸臣。今因皇上來特赦，當潛伏宮要小心。鼓惑聖聰仍如此，奏准君皇立碎心。忠賢諾諾連聲去，散了朝中文武臣。左公又入宮中去，面奏君皇一事情。客氏居宮居外宅，君皇只得准賢臣。因此客魏二人啣恨切，難逞奸謀畏此人。終朝算計思謀害，不知何計去忠臣。早已過了殘歲新正到，當時天啟二年春。百官封印閒無事，看看燈節到來臨。

黃小姐在左府拜年，夫人留住盤桓幾日。二夫人只因身重，未到大房。桓夫人又因小恙，不會過去，此日

月十九日，方同了女兒媳婦，並黃小姐，到二房拜節。

致德夫妻來款住，用其午膳到中廳。膳後左公亦來到，兄弟書房閒談論。來了小姐人三個，二人命坐各安身。致德看了二小姐，便對其兄說事因。誰知靜婉二姪女，婚姻許配這般人。婚完半月來爭鬧，直到如今不上門。我等每每相逢處，勸他執定不回心。這般女婿如何處，言罷之時歎幾聲。左公便問親兄弟，自逐出平康妓女們。狂生不得閒游蕩，可知近日若何能。致德便乃回言答，聞得他身無事情，衙門回轉更衣服，時常閒耍散心情。近來時近元宵候，每夜街坊來看燈。左公聽了微微笑，再施小計賺狂生。定須處到他心服，不然怎肯擅饒輕。狂生纔有拿雲手，難出天羅地網門。致德笑問何妙計，左公便乃說其情。

「此一事要用黃小姐及吾弟二人前往燈市，如此如此，這樣一行，必不能無言，倘若囉哩起來，吾弟撞去，把那畜生拿來，賢姪女却走出如此這般言語，待我將他着實教訓一番，且看他怕也不怕？」

把那畜生拿來，賢姪女却走出如此這般言語，待我將他着實教訓一番，且看他怕也不怕？

前番當作游棍打，只當丈人不便責他身，因此全不思改過，依然不理半毫分。今番叫到王家主，親責狂生待怎？靜英小姐便言道：年伯雖然計甚精，這恐姪女來出外，被家中知了不相應。只言出外遊燈市，况被妹丈囉唬，更難聽。維明笑道：何妨事，此去須知隱姓名。車前遮蓋無人見，誰識其中是靜英。只言左府蘇小姐，家中安得曉其情禮，乾不識尊容貌，安知你是姓黃人。此乃鏡花水月空空手，假名冒姓總虛文。姪女放心包無事，斷然不至累尊名。靜英小姐來笑允，言談良久出書廳，將情說與夫人曉，晚間打點看新文。已早紅日西山落，滿天明月又東升。永正公子回家轉，見其父母二親身，各皆說與夫人語，這般妙計果然精。早將晚膳排內廳，使人去探姓王人。此間晚膳全用畢，譙樓早已起初更。家人打聽回來報，探得姑爺已出門，飄巾艷服來走出，不乘坐騎步行。呈兵部後圍燈熱鬧，四座驚山麗十分。二童隨了姑爺去，特來報與老爺聞。

左公笑道：「快把轎車推進，請黃小姐出來，夫人等同到二廳，着花奴侍月與小姐同上車中，把湘簾放下。」

「車門首掛兩燈籠，着後使人推車，點八名家將，左右圍隨，囑咐言語，一行出去。」八名家將圍車走，都把左府燈籠手內擎。槽頭備馬前來，到二爺上馬便行程。幾對開路甘蔗棍，十數家人後面跟。人人手內燈籠亮，左府官銜寫得明。隨差車後徐徐走，都往兵部門後臨。且表禮乾王公子，用其晚膳出門行。聞得鰲山燈巧妙，一團高興去看燈。兵部後圍來到了，只見燈月輝天地明。鰲山萬點銀星燦，鳥獸魚蟲百樣新。游人士女知多少，寶馬香車擁似雲。禮乾此際真高興，看燈並且看佳人。飄巾艷服風流態，只見人叢來往行。至此看得多熱鬧，又見一簇看燈人到臨。擁推四輪車一輛，湘簾一掛在車門。車中隱隱佳人坐，一對燈籠左右分。

一邊是內閣大學士左府，一邊是刑部右堂左府。

禮乾見了心驚訝，這一行乃是左家人。是他兄弟官銜號，却是誰人來看燈？再看護軍人一個，都是左府燈籠手中擎。也有識來與不識，只因都是二房人。

只見那一輛車，見推到鰲山燈下，歇住了看燈。禮乾暗想，老左常說他家婦女，從不出門，如何今日有人出來看燈？可恨那般他作惡，待我去問明了，就在鬧市之中，譏笑他幾句，也是好的。當時隨了兩個童兒，走上前來，問一聲道：「你們可是左丞相府中出來的麼？」衆人答道：「正是。」又問道：「車中是那個？」答道：「是二小姐在內。」

禮乾一聽二小姐，不覺哈哈冷笑兩三聲。好個相府千金女，好個家傳詩禮人。常談俗語多傳說，好女從來不看燈。如何輕把閨門出，不遵禮法亂胡行。丞相父親何處去，放這少年女子出門庭。言罷仰天重大笑，一衆家人盡吃驚。都向禮乾喝住口，你是誰人亂出聲？

禮乾道：「可知你家小姐，與我這閒人，有些統轄的麼？」

可以管得方才管，不可開言怎出聲？他身可算我妻子，我身可算彼夫君。丈夫不把妻來管，倒是誰人可語論？婦人出外遊燈市，不知廉恥那方存？衆人聽了皆大怒，想必其人瘋了心。如何這樣來放，肆快快拿來見主人。當街囉哩千金女，該當什麼罪和名。禮乾正待重分說，忽聽得吡吡喝喝耳邊鳴。幾行儀仗前來，路上行人兩下分。却是刑部侍郎來到，一衆家人齊上迎。得知小姐觀燈去，被人囉哩這般論。二爺一聽重重怒，何來光棍敢胡行？喝聲與我來拿下，衆人一擁上前行。禮乾極口來分說，衆人不聽半毫分。哄然擁定滔滔走，兩個書童唬去魂。大爺慣要來惹事，無端多言管閒情。又被他家拿去了，此事今朝怎樣論？禮乾便道無妨礙，今朝不比去年情。我的理長憑我說，他們隨定共行程。車行馬走來得快，早來刑部侍郎門。一齊擁到二廳上，梁上晶燈如畫明。滿堂紅燈分左右，維明父子坐廳門。一見多人來擁進，慌忙起問爲何因？致德上前呼兄長，只因姪女去看燈。忽被一人來囉哩，當街辱罵內閣人。兄弟經過知此事，因此拿來要問明。左公一聽心中怒，誰敢王城放肆行？喝聲與我來拿下，禮乾冷笑兩三聲。從容行上深深揖，不消拿得日來臨。小塔乃是王用九，不是街坊游棍人。切休再作光棍打，岳父今番要認清。翰苑看燈非犯法，夫管妻來沒罪名。不會闖入桃花院，莫使先生再用刑。左公聽了微微哂，如何又是禮乾身？翰林不在家中坐，慣到街坊攬事情。前番誤入桃花院，今又囉哩女閨門。不知此是何道理？你今明白告知聞。

禮乾冷笑道：「前番只因中酒，不曾詳到對聯，所以失錯。今日這車中婦女，却是得禮乾的妻子；他這般不守閨門浪游街市，難道做夫君的管他不得麼？」

左公劈面只一堂，唬得王公子一人。踉跟一直連連退，幾乎直撞到塔心。幸得人多忙掖住，不覺鮮紅順口淋。低頭不住來亂吐，左公移步上前行。問言誰是你妻子？你曉車中是甚人？冒昧就把妻來認，公然竟做丈夫身。你說出車中誰氏女？我今饒你不施刑。若還賢婿全不曉，今宵不用請先生。乃岳自會施刑罰，只要尊軀能受禁。禮

乾初意多高興，全不畏懼半毫分。今聽此言方驚駭，不覺威風倒十分。只得開言回說道：小婿如何輕出聲？

『只因見車上掛着左府燈籠，又是左府家人回覆，小婿問他，都說是二小姐，因想二叔處小姐不在家中，現在只有德貞小姐，排行第二，因此小婿方敢出口狂言。』左公道：『如此說難道只有左家有個二小姐，別姓人家，就沒有個行二的麼？』

禮乾語塞難回答，笑壞了當時致德身。開言就叫賢姪婿：你今那曉半毫分？若說車中那位二小姐，實爲我等舊家親。他令尊名喚蘇光祖，此是他次女名喚蘇靜英。是我弟兄表姪女，年方二九，在閨門。只因此月十六日，吾兄四十整生辰，他隨其父來拜壽，初九方纔到我門。今隨父去來赴席，姪女心中欲看燈，因此乘車來出外，一半跟隨蘇姓人，所以稱爲二小姐，你却如何不問明？只因在我家中去，車前故用左家燈。你素知我等家法緊，那有閨娃出外行？如何這樣來冒失？當街囉哩亂談論。他身還是黃花女，這般言語怎爲情？你今若是不相信，請出車來認分明。左公命推車輪上，請出蘇家小姐臨。家人答應不住手，四輪車子歇廳門。相簾一掛高懸處，先來丫環兩個人。然後扶出姪小姐，下了車來立在廳。禮乾定睛觀仔細，果然另是一娉婷。金裝玉琢容姣艷，要勝銷金帳裏人。此時方覺渾呆了，懊悔如何冒失行？不問青紅與皂白，得罪他們是怎生？只得移步前來，到深深作揖。左公身果然小婿該死罪，冒昧得罪貴千金。惟祈岳父來赦宥，今朝免我罪和名。左公未及開言說，只見靜英小姐上前行。花容改變生嗔怒，把表叔開言叫一聲。此人乃是誰家子？姪女今朝要問姓名。他當街囉哩閨門女，全無法亂胡行。開言就罵無廉恥，是我何人出此聲？少刻父回言此事，都院衙門去訴聞。還我無恥真實據，不然到死不甘心。小姐說罷心越氣，左公兄弟不開聲。半晌之間方開口，蘇家小姐慢生嗔。且請坐了從容說，當時歸椅各安身。維明便叫賢姪女，此是王家公子身。他父掌院都御史，此人名喚禮乾身。兩榜出身新翰苑，是我東狀胆腹人。去年二妹完姻事，只因口角決今生。今朝得罪賢姪女，果然情理太傷人。惟祈姪女休着惱，海量包涵王姓人。

靜英道：「甚麼話？若是他身是翰林，愈加罪上還加罪，知法之情，答不請。那見翰林學做真光棍，就在城中胡亂行。」

「我父與御史楊璉，本爲至戚，央他去上一個小小疏兒，且看這翰林做得成否？」左公與致德一齊笑道：「勸賢姪女，乞看我等情面罷，倘若如此，他這翰林如何保得？可惜了十年窗下，苦得一個功名。」靜英道：「如此說，姪女白白被他臊脾，難道就這般罷了？若二位表叔，必要回護自家女壻，我蘇靜英圖個自盡罷。」我本未出閨門女，也是名宦室中人。河南一省從頭數，讓我蘇家大族門。今朝來到京師地，人離鄉賤果然真。無端遇此精光棍，當街辱罵對千人。甚麼夫來管妻子，此語叫人怎受禁？我非柳巷花街女，有何顏面再爲人？如早早尋一死，我父回家與理論。小姊說罷擡身起，要入屏門往內行。左公一見忙止住，只叫今朝是怎生用九畜生非人類，如何闖出這般情。禮乾默默無言語，低頭侍立怎開聲。左公又呼賢姪女，且莫心焦聽我論。」

第四十回 賀生辰計服東牀 慶元宵恩賜宮娥

王用九一時冒失，得罪你，怎怪得這般氣惱。然而爲此要去他翰林，併將性命結識他，覺得太重了！依我決斷，不如送他到家，使其父以家法從事罷了。不然，便請了王御史來，亦可。」小姐道：「姪女不見面生之人，請甚王御史便要表叔就此刻把這厮重打一頓，免了姪女之氣，也就罷了。」

左公聽了微微笑，何苦無端惹事情，便叫用九來行上，你今心內若能看來此事難得解，奏聞聖上罪非輕。再加做出人命事，連及尊翁有罪名。今朝此事如何好，叫我難以代解分。不知苦你身不着，權受些些小杖刑。我也不便施重法，譬如先生責學生。况你又是銅鐵鑄，料然打下不知疼。未嘗尊意應承否，趕早將言說個明。禮乾聽說通紅面，置身無地怎聞聲。一言不發低頭立，左公離坐便抽身。遂令家人呈戒尺，並叫永正近前臨。扯了左

手置案上，只用個書堂教法戒狂生。可憐鐵硬王公子，上天入地兩無門。落其圈套鑽不出，只得今朝受此刑。整責二十肌膚毀，兩手鮮紅血淋淋。渾身冷汗牙咬緊，痛倒塵埃難起身。永正致德微微笑，左公笑謂靜英身。姪女見此心快否？可把胸中氣一伸。靜英一笑稱罷了，口稱告退入屏門。廳前幾位重歸坐，使人扶起禮乾身。左公命坐王用九，禮乾不肯坐安身。回身就要朝外走，維明喝住且消停。吾尚有言來訓你，禮乾只得復回身。維明便乃開言說：用九今朝聽我論，汝爲翰苑詞林客。品行端方是正經，衙門公事回私第。還該深究聖賢文，不時天子來查考。胸無積學怎生行？如何但到公事畢，便微服街坊無忌行。高車駟馬你不坐，可知大夫之後不徒行。前番誤認桃花院，那般做戒你當身。算來却也該悔悟，那知不改半毫分。勾蘭妓女離京去，又到街坊去看燈。觀燈却也无妨事，何不高車駟馬行。偏偏只喜來徒步，艷服飄巾此樣輕。觀看婦女閑多管，平空又惹禍來臨。此番回轉家中去，好生改悔以前情。若還再到街坊走，只怕你罩定杆欄晦氣星。想你姣生併慣養，終不是銅澆鐵鑄成。我是不過輕輕舉手，何曾重責你痛到這般情。若還再不思悔過，如何受得許多刑。惹下禍來重遇我，只怕又比今朝重幾分。至囑良言須留意，此外無他請轉程。禮乾但只如不曉，聽他說罷就回身。一言不發匆匆去，書童跟了自回程。廳前去了王公子，夫人個個出屏門。大家談笑王用九，今朝要得快人心。看他可肯來謝罪不來，却也不饒輕。說笑一回已更深了，內中去謝二夫人。數乘轎到齊回轉，致德慇懃送出門。慢表大房回去事，單說王公子一人。回家就入書房坐，不敢中堂見雙親。囑咐書童休說出，燈前坐定痛難禁。兩手被他多打壞，不能動得半毫分。學堂高起難拳拍，耳耳猶然鐘磬鳴。咬牙恨煞維明賊，剖腹剜心也是輕。方才聽他一席話，明明原是計來行。恨我自己多孟浪，偏落他的圈套門。他之不肯忘情我，無非恨我不登門。所以只顧來捉弄，叫我如今待怎生。上門謝罪無顏面，又從左女肆驕矜。左思右想真無聊，只恨起初對此親。公子思想頻嘆氣，歸床不得合眼睛。直到天明方睡去，日上紗窗不起身。只言身子多不快，雙親來問爲何因。禮乾回答非病疾，不過身慵懶十分。夫妻相勸

親生子，還該和合左家門。有子有室多照顧，獨守孤幃是怎生？撇下新婚左小姐，看看兩月到來臨。我等勸盡良言語，畜生偏偏不依聽。此月十六他生日，趨拜生辰去上門。快快兩邊和睦了，爹娘專等抱公孫。公子聽了長吁嘆，更無一語不開聲。按下不表王家事，回文又說左家情。次日十三佳節近，上元圓月是良辰。左公早起閒無事，便着家人出外行。喚至幾名工匠，自畫圖形付衆人。

『使他得依分寸，扎縛十二盞美女蹴球之狀。』

心靈性巧無不妙，制就奇燈巧十分。到得晚間來點起，與夫人等衆細觀睜。人人見了都稱贊，如此奇燈那裏尋？

左公暗想家中童僕，禮乾認得者多。不若使廚役火夫等，執了此燈前去，他却不知。

傳集粗人十二個，喚二名家將說他聽。遙押此燈來出外，串走衙衙與衆睜。若還遇了王公子，這般如此賺他臨。衆人領命都去了，夫人笑問相公身。原來又爲王公子，賺到他來却怎生？

『且他昨夜被你那般挫磨而去，難道今夜還要看燈嗎？』左公笑道：『今夜必不出來，此燈一出，百姓必定招搖，禮乾耽於遊戲之人，那有坐性？他若聞知，再無不看之理。我家前門，他便認得，後門却不曾走過。我獨恨他說永不上門之恨，前番兩次是拿捉而來，故此今番要他自闖進來，且看那畜生作何光景？』

恨他前日匆匆去，道貴府千金另對親。分明休離吾家女，新婚就攔到如今。人人勸解全不理，情理難容最惱人。又且正芳無教法，不能制服那狂生。容他任性今如何，何日完成兒女情？我非要把他播弄，無非只爲德貞身。嫁了這等狂妄客，安得終身調瑟琴？使他令岳深可畏，夫妻方得敬如賓。將來不敢重放肆，閨中弱女始安寧。只爲德貞多懦弱，乃尊方始費清心。若當儀貞逢此堵，何關我事半毫分？夫人聽說便笑道：這般愛女果然真。我當此事真無法，把此狂徒却怎生？

維明笑道：「此等狂生，他眼中那有尊長？只看他去年，與我一句句針鋒相對，何等放肆！他對丈人尙且如此，何況你這般岳母！我看此人性情最傲，他昨日雖有些氣餒色沮，不肯低頭，只使他連遇風波，無有不心寒膽落也。」

此番若是來和好，奉公守法死其心，安能再作歪斜事？可使狂生做正人，白替老王來效力，他今那曉半毫分？且伊雖則居翰苑，這般狂妄亂胡行，豈少言官來彈劾，便有功名保不成？君子愛人當以德，一朝悔悟自知恩，夫人聽了深嘆服儀貞小姐笑言論。若說妹丈王用九，須要爹爹治此人。孩兒若是逢此輩，半籌莫展也難行。只好被他欺一世，有誰衛護半毫分？維明聽了便笑道：「此言經我適纔論，自然爲父心偏向，原來只護妹兒身。」

「此事與你辯之不明，只可惜你不會遇着對手。」夫人笑道：「儀貞對手，除非是你方可敵之。」小姐笑道：「孩兒一有所爲，爹爹必然識破，爹爹每有舉動，孩兒不能測之。」左公笑道：「此言不謬，若說儀貞只可與我作一幫手，恐對手尙不能也。」

一堂骨肉閒談笑，用其晚膳到初更。久之燈轉來回覆，未遇王公子一人。到了十四重出去，日言用九在書廳。日睡書房身不起，此日元宵十五臨。早間只得來坐起，強整衣冠揖二親。禮畢回轉書房內，兩個書童告主人。大爺今日休睡了，今宵出去看奇燈。禮乾便問何奇處，二童說得甚分明。不曉誰家扮出燈十二名，爲美人蹴球燈。彩毬對對高杆掛，搖動機關似活人。金蓮自起將毬踢，高高下下似銀星。上元之夜來出外，人人爭看果奇新。今朝十五元宵節，晚間自必出來臨。公子今可去看看，禮乾聽了此言論。心中頓覺多高興，打點良宵去看燈。日間膳後閒無事，悶坐書房不出門。恨不金烏快下西山去，捧出東邊玉兔臨。思想老左真可恨，倒我威風十二分。不然如此元宵節，正好逍遙快活行。誰知落彼圈和套，受他惡氣怎甘心。思量之間天已晚，須臾不覺又黃昏。公子歡喜擡身起，仍穿豔服換飄巾。依然不用槽頭馬，兩個書童隨出門。看見今宵猶熱鬧，皓月團圓分外明。照耀皇

都燈萬盞，金吾不禁夜遊人。車來馬去紛紛擁，都言要看蹴毬燈。聲音那個銜銜去？公子書童聽得明。三人隨衆同行走，來了毬燈一衆人。遊人婦女都停步，爭看奇燈盡贊稱。十二美人長五尺，五彩衣裳顏色新。明燈對對如錦綉，高杆搖漾似銀星。看燈人衆開言說，可搖動機關走一巡。

執燈的道：『有一位老爺府中，差兩個大叔來喚，要到他廳上串演；你們要看，大家跟來。』

說完一衆忙忙走，衆多百姓緊隨行。禮乾公子爭先走，要看奇燈緊隨跟。轉灣抹角難分辨，東穿西走半時辰。一心看定燈兒走，不知走到那家門。到一雙屏燈入內，衆人一擁到來臨。王公子已先入內，衆人也要進門庭。早已聽得人高叫，此是堂堂相府門。誰人擅敢來入內，咿呀一響緊閉門。隔住看燈諸百姓，唬煞王公子一人。堂堂相府誰家宅？此家難道左家門。擡頭觀看燈一起，紛紛走動四方行。東一盞來西一盞，霎時不見影和形。主僕正在驚疑處，只見衙中走出數家人。禮乾一見忙回步，思量要往外邊行。看時兩扇門緊閉，兩個人兒把住門。數人手執燈籠到，禮乾回首細觀明。認得左家人兩個，悠悠頂上走真魂。罷了真罷了，又入天羅地網門。只見幾個人走進，高高喝問是何人。

禮乾道：『不消吆喝，你們自然認得我的，只爲看燈隨喜，不合走了進來，可速開門，放我出去；明日都到府中來，領賞便了。』

衆人聽了哈哈笑，我們認得你何人？堂堂相國公侯府，豈許閑人夜入門？老爺現在書房內，快拿他去稟知聞。言罷衆人齊擁定，口稱快快共行程。

禮乾道：『你等衆人好笑，我王姑爺待你們也無甚差錯之處，你等爲何見了我，佯作不識？一個個狐假虎威，這般大呼小叫。今日若再無禮，明日王老爺自來請教你家主便了。』衆人笑道：『你這人省得甚事，專要假冒我家姑爺，可知王姑爺與我家小姐鬧斷了，已將及兩月，曾經說過了，不上門的了。』

前門尚且他不上，那有黑夜私來走後門？翰林身貴多志氣，斷無失志這般行。此言我等真難信，稟知家主自知。聞言訖，推定紛紛走，禮乾懷恨火燒心。分明原是他的計，何苦偏來捉弄人？每行一事真莫測，不知不覺套中行。此事今朝真奇怪，想是他家製巧燈。又是有心來設計，叫我今宵怎理論？看來公瑾逢諸葛，竟要遭他耍一生。若還不與來和好，不知何日得安寧？虛虛實實真或假，令人不曉半毫分。他把我玩在掌股上，不能出彼掌中心。今朝墜入他圈套，只怕又把蕭郎當路人。我今弄得真無法，真個見了他時頭也疼。與他倔強無好處，不若低頭暗小心。和了此人折口氣，竟難做銅澆鐵鑄人。一頭思想頻歎氣，早已書房來到臨。四五家人先入稟，不知何處棍徒人？隨了燈兒直闖入，小的拿他問個明。這人也冒王公子，特來告稟老爺聞。

左公笑道：『那有此事？王公子休了二小姐，今生誓不來。今日十五佳節，他早間還不上門，那有夤夜間，悄悄從後門而入之理？諒那幾盞燈，有何好看？料王公子決不爲小事，反失大志，必定又是棍子冒名，與我拿來審問此人。』

家人答應齊聲喝，公子一身戰兢兢。卽忙移步來走進，見書房上座左公身。楚卿永正兩西賓，列座窗前四個人。禮乾難顧旁人笑，迎前雙膝跪塵埃。口稱小婿知錯了，從前冒犯罪非輕。惟求岳父寬宏量，包涵卑幼撇前情。容與小姐來完娶，從此兒子不亂行。維明見他如此樣，故作驚慌說一聲。誰知果是王公子，請起連連口內稱。禮乾方始擡身起，左公命坐問原因。賢婿想必看燈去，如何却不走前門？偏自後門來入內，我等全然不曉聞。惹衆家奴來囉唳，又當街坊遊棍人。

禮乾欠身道：『岳父不消說了，總是小婿有眼不識泰山，累蒙嚴訓，今當改過矣。來日岳父生辰，小婿潔誠早到，一者拜壽，二者謝罪，但不知二小姐果能解釋，尚欲望岳父相勸。』左公笑道：『從前之事，原是賢婿任性了些，我等又不曾逐你，何消永訣而去？今已解悔，我決不復咎前愆，諒德貞亦不敢違拗，賢婿但放心便了。』

「禮乾道：『如此說，小婿且回，明日早至。』左公便道：『且住，今朝日暮，皇上有旨，詔各部大臣及諸翰林至初更齊入五鳳樓中侍宴。你不在家不知道，今已初更，我等去矣。你要回家，豈不誤了時刻？』禮乾道：『小婿其實不知，但冠帶不在，却難同行。』維明道：『你三人品級不同，他二人冠帶，却換不得，如何是好？』

此處到朝路還近，當命家人左安身，即忙飛騎王府去，速取姑爺冠帶臨。永正公子開言道：『怕二妹房中有一身。自從那日爭鬥去，不曾去取甚衣衾禮。禮乾想起真不錯，忙令書童入內行，須臾衣冠齊取出，忙更換出書廳。四乘坐騎齊備好，籠鞭上馬一同行。家人儀從來擁護，元宵侍宴去朝君。按下四人都去了，內中且說左夫人因見書童取冠帶，問之方曉這般情。直須如此他方屈，今番怕了泰山尊。儀貞小姐微微笑，這般賤相是天生。識時務者呼俊傑，妹夫不是見機人。三翻四覆他才悟，白白從前受責刑。德貞小姐開言道：『他便明朝來上門，孩兒決不能和好，終身不理姓王人。明休暗棄都做過，想是前番恨在心。舜娥小姐便笑道：『姑丈既已悔前情，姑娘也是丟開了，那有夫妻可斷根？』夫人聽了亦道：『是我兒休得執拗心。父親要與他和合，你如執拗惹他噴。前情一旦都丟去，不敬夫君做甚情？』德貞聽說無言語，儀貞又笑說緣因。

「那日被如此辱罵，又出再嫁之言，今若與他立時和好，却也不甘。當必故爲不肯，爹爹母親必然發怒，我等再從傍解勸，然後回心可也。」

三人聽了都好笑，你能做作果然真。當時夜膳俱齊備，遶廊到處掛紅燈。喚進美人燈十二，庭心串演共觀燈。放些烟火同花炮，傳杯歡飲共談論。按下不表家庭事，且說君王朝內情。羣臣侍宴龍樓上，共樂康熙享太平。詞臣應制吟詩賦，教坊司樂奏仙音。

天子知左相明辰四十初度，見他位極人臣，家中並無妾媵，命後宮點四名美女賜之。左公再三辭旨，天子不從。

旨意傳到宮中去，欽點宮娥四美人。來日賜歸丞相府，中宮奉旨那消停。

點得一名趙秀媚，一名周絳桃，一名馮柳媚，一名何翠雲，至來日賜歸左丞相府。

四名宮女俱奉旨，感謝君王雨露深。明朝離了深宮院，去享人間富貴春。從今重整胭脂面，洗盡當年舊淚痕。聞得外庭傳左相，他是才兼文武人。年纔四十非爲老，不爲白首對青春。雖與忠賢情義好，怎及朝中一品臣。今蒙皇上天恩賜，乘鸞誇鳳出長門。紅葉不煩題錦字，戰袍何用賜邊軍。一聲河滿無雙淚，不望羊車柳插青。任他花落黃昏夜，誰倚薰籠坐到明。今承雨露恩一點，妬煞三千薄命人。宮娥正在多歡喜，面前走到魏奸臣。

原來魏忠賢名雖大監，却有秘技，暗中遂與客以情同夫婦，又私通宮女，混亂宮闈。此四人却正是忠賢所私之輩，當時聞得點了這四名美人，要歸左府。

忠賢聽得魂不在，這便如何怎理論。四人賜到奸賊府，我的機關破到根。破了機關非小可，穩穩殘生一命傾。因而急急前來，一頭急計心中生。如此這般方可免，趕到更深見四人。

看他們滿面歡喜，十分得意。忠賢道：「四位姑娘，且是得意，恭聞得皇上有旨，把你們欽賜相府，但是丟我忠賢而去，不知心上可有些留戀麼？」四人笑道：「此乃奉旨之事，我等便留戀亦無可如何。且魏公公還有別人，不消念及我等。」忠賢笑道：「不知你們此去是禍還是福呢？」四人道：「我等身在宮闈，永無出頭之日。今承皇上天恩，賜歸相府，自然是福，那有禍之理。」忠賢聽了，冷笑一聲道：「這等說，你們去享福了。」言罷之時，回頭走，冷笑連將享福稱。四人見了心詫異，一齊扯住魏奸臣，便問魏公如何說。你今做作這般形。忠賢住步回頭道：你們四個負心人，算來不及來點悟，待你一去就知。聞四人聽了心驚怯，扯住忠賢不放行。定要問明何事故，難道左相生來會吃人？」

忠賢笑道：「人是不吃，有吃人的手段，你四人若去做他的姬妾，只怕性命難保。」四人道：「却是爲何？」

忠賢見說微微笑，叫四位姑娘聽事。因你們何不來思想？古來從頭數到今，那代君王皇宮內，未幸宮娥是婦人？百姓人家黃花女，到死終爲處子身。若說今朝左奸賊，心如蛇蝎眼如神。遇事必要追根底，豈肯朦朧放人？你們四位宮娥女，盡是含包已綻英。況且翠雲賢姐姐，有孕在身五月春。此行良夜花燭下，怎免幽情破到根？破出此事非小，可個個吞刀身首分。他身必回當朝奏，君王豈不怒生噴？混亂宮闈天大罪，典刑決不延時辰。我死一切猶自可，姑娘若何送青春。忠賢說罷一席話，四個宮娥盡聰明。不禁冷汗通身下，面面相睜呆了神。一齊眼內拋珠泪，開言都叫恩兄身。若依這樣來說起，今日不思出禁門，並非走的陽關路，步步如登枉死城。

忠賢道：『休說你們嫁他不好，大凡女子隨了此人，也入虎口。他一世不愛女色，見婦女從沒好眼相看。又心腸狠毒，遠過豺狼，覷人命如虱蟻，少失規矩，斃之刀杖。你們此去，不過豬羊發到屠肆罷了！』四人越發心寒道：『此便如何？』忠賢道：『若要救你，須依我而行。』宮娥道：『如何依你？』忠賢道：『你四人拿定主意，斷斷失身不得。若依從他，便是追究起來，如何遮蓋？』宮人道：『若到他家要我們爲妾，却怎生推託？』忠賢道：『有得推託，你們若要太平，只要殺了那老左，便不怕了。即今每人懷下利刃一把，至明晚睡時，虛言哄他先睡，自己只推有事，且慢上床。候他睡熟，却拔出刀來，一齊動手，喉下一刀，心上一刀，小腹一刀，脅肋一刀，四處致命，皆中傷，何愁他不死？死了此人，還怕那箇？』四人道：『萬一他不肯先睡，殺不了他，他家奏聞天子，却又如何？』忠賢道：『若不先睡，你們就都推頭疼腹痛，故意延挨，他等不及自然先睡。若說他要奏聞天子，你等只說因聽得他父子謀篡，要想弒君篡位，效曹莽之事，故我等把他刺殺，與國家除害的。那年他的女兒，刺了鄭國泰，天子何等獎賞。他女一個人還做成了刺客，何況你等四人？他現今權傾中外，天子豈不疑心？再加我等力奏，天子必依我說。』

一朝因禍而得福，皇恩旌獎做夫人。或者進納爲妃主，或者將嫁配同朝臣。那時何等多榮幸，正是半步走上雲。

宮人聽了多言語，笑逐顏開，喜十分。當時計議多停，當忠賢取刀付他們，打點明朝來相府銷金帳，裏刺賢臣。按下不表宮中事，單言朝散衆公卿各歸私第，休細說。只說左公回家告衆人，偏將名帖兼投遞，辭謝朝中文武臣。生辰免賀無多禮，養病家中不見人。

因此次早衆官遵命，一概不來，惟杜趙二家皆來拜壽。老左留住書房，內中女眷，乃二夫人及桓夫人、母女黃靜英四人而已。

禮乾公子身早到，二婿同心到內庭，請出左公夫與妻，雙雙拜壽禮來行。永正致德都拜罷，一班姑嫂禮完成。禮乾再到中堂上，衆家人迴避內房門，與公子深謝從前事，殷勤請見二千金。左公便着傳言道：「請將小姐到書廳。」侍兒入內多一會，出來覆命老爺聽。二小姐不肯來出外，維明即便請夫人，你可自入內房去，速喚他身出外。臨，夫人起身來入內，須臾同了二千金出房來到中堂上。禮乾移步上前行，深深作揖。二小姐遜謝從前得罪，深德貞背立如不見，低頭默默不開聲。公子慚色來退立，左公見了，怒氣噴，喝道：「德貞當還禮，如何不動半毫分？」夫人推移女兒道：「女婿殷勤把禮行，如何你不還他禮？快快回身把禮行。」小姐無奈回身轉，輕提翠袖禮深深。禮乾忙又躬身答，左公便叫德貞身。若言去歲一節事，惹起爭端是你身。不過女婿多任性，亂出狂言禮不應。他今既悔從前過，你亦常生悔過心。今日便可夫妻睦，二人各自丟前情。將來如逢將夫諫，言須婉轉莫傷人。失口之言，你休說，無違敬戒要知聞。好生和睦調琴瑟，再莫多言語無倫。德貞聽了嚴親語，半晌之間告父親。非是孩兒來逆命，此人當日太無情。明休使我重改嫁，暗棄終身不上門。賤人罵了多多少，廉恥全無是我身。兩月以來戒隔絕，今朝何必又來臨。若還再聚夫妻義，今生休想待來生。自是孩兒多薄命，難配翩翩王翰林。從今願守空閨，枉將嫁娶點虛名。王君豈少琴瑟友，自有金釵十二人。小姐說罷回蓮步，轉身就要入房門。左公聽了心暗啞，喝住姣娃那裏行，說開盡把前情撇，父命你今敢不遵。言三語四題前事，不肯和諧夫妻情。

「女婿爲此累經責罰，你這妮子，尙然待罪。」

不睦夫妻非婦德，不遵父訓罪雖輕。叱令左右取家法，小姐聞言吃一驚。低頭背立雙流淚，夫人正色責兒身。如何父命來違拗，夫妻和諧理正應。你休今日來取罪，母親不勸任施行。小姐但只多悲悵，滿懷怨恨氣難平。夫人說與維明道，相公歇息且消停。容待我等來勸解，自然琴瑟必和鳴。左公言道：「既如此，今朝女婿不回程，晚間要送歸房內，一言不許道前情。若還再把爭端起，妮子休來見我身。言罷之時離坐起，口稱賢婿外邊行。禮乾心中多敬服，此公真是沒私心。當時同到書房去，千齡壽麵用完成。此時已過辰時刻，欽賜佳人來到臨。王安奉旨同來府，維明忙出接綸音。王安上諭禮完成，撤過香案朝南坐。王公參見禮來臨，然後宮人來朝上宮妝翠袖舞衣新風飄，蘭麝鳴環珮，嬈娜輕盈拜舞塵。叩頭已畢偷眼看，四名宮女悚然驚。丞相威嚴真可畏，忠賢之語不差分。此人定是多兇惡，果然不像省油燈。我等向他來叩首，巍然高坐不抬身。免參也不得一句，好似僵尸死的人。不言不語朝南坐，分明走進廟堂門。左公此際抬頭看，見四名宮女果娉婷。桃面粉紅嗜曉露，柳葉雙眉綻早春。錦衣繡帶金扎額，掩映花彩貌非輕。維明定看稱奇異，此是宮娥內苑人。分明不是黃花女，滿面光華顏色明。若還天子臨幸過，豈將賜出與朝臣。四人看破來觀看，只因自己有虛心。更聽忠賢先入語，恐他看出有私情。不禁低頭紅滿面，置身無地汗淋淋。當下王公見別回宮去，丞相修箋謝聖恩。便令四名宮禁女，內堂參見國夫人。華筵早已俱齊備，至親知己宴廳門。優人酒飯後新曲，梁州清韻繞筵聞。山珍海錯俱全備，歡談笑語進金樽。酒闌人盡時過半，衆官辭謝盡回程。內中女眷多辭去，內外殷勤送客行。獨留二爺並兩姪，書院閒談日又沉。夫人吩咐排家宴，二廳上面席舖陳。當中就把珠簾挂，隔開女男兩邊分。宮燈彩耀高梁上，滿堂紅燭盡耀明。不知心在那方存？一套曲兒來唱罷，左公笑贊兩三聲。

「聲音之妙，正如鳳叶鸞鳴，不待言矣。只是其中却走了數句板眼，已領教過了，不知汝四人還能舞否？」

四人道：『雖也略知二三，不當尊目。』左公笑道：『不必過謙了！』

要看嬌娜輕盈態，全在方鞋舞袖輕。吩咐兩廊盛奏樂，錦毡鋪在地埃塵。四名宮女抬身起，各把塲頭妙技呈。柔腰慢轉風前柳，綵袖輕颺天際雲。飄搖翠帶鳴環佩，離彩翻霞香滿庭。鸞飛鳳舞盤旋處，忽然抬首看維明。心虛胆怯難按捺，不由步下亂紛紛。一齊垂手停住了，左公一笑說緣因。

『鸞飛鳳舞，自不可說，但只亂了些脚，又且那何翠雲回腰之際，因甚如有所礙一般，是何緣故？』

翠雲一聽驚呆了，三人失色自思尋想了此人何可刺這般精細怎區處？曲中走板他能聽，步下差池他會觀。又看翠雲腰與腹，這等奸人那裏尋耳明眼快如此樣，不知今晚若何能？可得做那鄭國秦，睡得沉沉方可行。當時各賜三杯酒，着你們右邊席上奉夫人。宮人叩謝回身轉，卽入珠簾裏面行。此處五人重歡飲，言來語去笑談論。直到二更方席散，兩邊俱各抬起身。二爺作別回家去，宮娥告退轉房門。父子並與東床客，來到中堂上面存。二位小姐歸房去，左公卽便問夫人勸得此女如何了？夫人答道：『已和平。便命侍女來秉燭，照送姑爺入內門。禮乾告退歸房去，殷勸深謝女千金。德貞只得相和睦，舊婚還竟勝新婚。按下不表回房事，再言堂前兩個人。夫人站起來說道：『欽承皇命賜宮人。相公莫錯良宵夜，直宜早入洞房門。不知安頓于何處？早些吩咐好鋪程。』左公笑道：『承大德，我本生來無福人。可笑四個宮娥女，見我便爲戰兢兢。全不許我把頭看，略看綾姿便失魂。這般做甚妻和妾，宮人胆小太虛心。料他怎肯同床帳，只怕這個偏房納不成。』夫人笑道：『休胡說，因甚佳人怕你身？和顏悅色無嗔怒，春風瑞日愛他們。因何不肯同羅帳，休得虛言哄我身。』左公笑道：『真非假，洞房權做外書廳。若得佳人心下肯，命進紅鸞天喜心。佳人若有推敲意，黑煞當頭有禍臨。言罷起身開言道：我今且入慎思廳。宮娥盡使來書室，莫留一個外邊存。兩個侍兒來伏事，夫人便自去安寢。我身今夜坐天明。夫人不必多閑管，你身但只去安身。若還獨自嫌寂寞，正副向來書院門。夫人聽了劈面唾，左公作別便回身。走進慎思堂一座，案前交椅坐安身。』

書童便獻香茶上，左公不語自思尋詳觀四個宮娥貌，正若花開春遇春。更有翠雲尤可異，窈窕身材出此人。柳腰因甚非一捏，反比三人闊幾分。宮中安有欺天事，何人胆大敢胡行？

此事要分明也不難，但這四人一日以來，見了我便心虛胆怯，難道爲此不成？

看來未必單爲此，我見他頻轉秋波尙有因。鷹麟狼顧非爲善，柳葉娥眉殺氣橫。專諸聶政要離輩，四人豈有這般心？

且住，去年在朝，我要立斬魏忠賢，此賊豈不懷恨？

得非便是忠賢弊，我今豈可不留心？閣宦若想宮闈亂，碎磔其屍還覺輕。且待四個宮人到，輕敲緩擊試他們。一邊思想茶已盡，擲杯於桌再恭臨。書童應聲忙奉上，聽得譙樓二鼓頻。天街早已傳三箭，外邊來了四佳人。兩個侍兒擎雙燭，照得宮人齊進門。左公抬眼來一看，屏退書童二個人。二童應聲忙去了，左公喚近四人臨。和顏悅色來開口，我有言詞問美人。

『你等日在宮中，可曉得魏忠賢近日蠱惑君王，又作何事？你等即可明以告我。』四人方才按定心神，忽又聞得此語，正是：

忠賢二字關情切，不驚心處也驚心。不當兩頰生紅暈，勉強回言說事因。忠賢近日無甚事，出入宮闈甚小心。外廷政事已不預，並無一語惑君心。

左公道：『你等出宮之事，他可知否？』四人回說不知。左公道：『同在宮中，那有不知之理？』四人道：『宮

婢們不曾看見忠賢，其實不曉得。』左公暗哂：我尙不能問到此處，他已說到此處了，何須說得四宮人自是

忠賢一黨，其中之弊，不可問矣。遂對他們道：『我今尙有一道表章未完，不能就寢，侍兒們且歸內室，汝四人可在傍伺候。』

丫環應命房中去，四人侍立外書廳。左公磨墨揮毫筆，燈下低頭作表文。四人細細來觀看，此公品貌甚光明。屏山姻繞香蘭麝，笙歌送奏遏行雲。命請老爺人幾位，更兼三位貴千金。一齊到了二廳上，兩邊安席禮完成。左邊席上入五位，右邊席上四佳人。陸海俱呈說不盡，兩邊侍女進金樽。酒過三巡看五味，夫人便乃說緣因。蒙恩欽賜宮娥女，應使賞筵奉酒巡。便叫速喚人四個，美人聞命出銀屏。吩咐左邊席上去，四人答應轉回身。只因有了虛心病，又且懷刀要殺人。更怕老左一雙眼，流來轉去有深心。說着過去來奉酒，十覺心頭小鹿行。輕輕移步精神怯，把持不定戰兢兢。參見丞相人一個，再把佳人仔細論。實然不像真處子，那有宮娥是婦人。四人見彼來觀看，低頭失色更虛心。左公但只端詳看，眼不回睛在四人。四人唬得無地入，左公暗哂自思尋。看這四名宮禁女，却有虛情十二分。桃腮不見生歡喜，小口櫻桃白紙新。低垂柳黛方羞怯，偷轉星眸有異形。此事好生多詫怪，且待從容試四人。左顧右盼多時久，二爺們暗笑自尋思。想他見了紅妝女，一身無主已消魂。可知美色人人愛，平日原來假撇清。當下看了多一會，方始開言叫一聲：

「汝四人點進宮闈幾年？天子可幸過？」四人一聽此言，唬得滿面通紅，戰兢兢道：「不不不會！」左公道：「汝等那方人氏？幾歲進宮？還是那一宮宮女？」四人見問，只得又說道：「妾等本本朝陽宮宮女，今年十九歲了，是萬曆八八十四年進宮的了。」左公道：「萬曆祇有四十八年，那有甚八十四年？」四人道：「是四十八年。」又問道：「進宮是十幾歲了？」答道：「十四歲了。」左公笑道：「方才說年已十九歲，若四十八年進宮，方得二載，如何便有十九歲？看你等四人語言之間，何故這般顛倒！」四人轉口道：「十七歲進宮，一時忘了。」又問籍貫姓名？宮娥等只得按定心神，徐徐答道：「他兩個名趙秀媚、周絳桃，揚州人；妾二名馮柳媚、何翠雲，乃蘇州人氏。」

左公遂不復再問，只見翠雲宮女便回身。金杯篩上銀壺酒，舞袖輕飄漾彩雲。低頭手捧前來到，左公席上又

回睛。

何宮人正奉酒來，偷眼把左公一看，見一雙眼睛，正落在他身上，不覺心頭一跳，兩手一鬆。

落下叮噹響金杯，瓊漿潑在地埃塵。左右之人吃了一驚，翠雲返步戰兢兢。書童上前忙打掃，左公好個不分明。其中實有蹊蹺事，宮女心藏甚樣心。

『不消奉酒了，着四名宮女過來。』

四人只得齊近席，左公便乃說緣因。你等蒙恩欽賜出，今朝來到我家門和顏悅色來通問，未把威嚴加你們。爲何你等見了我，這樣心虛胆怯驚。面容失色慌張態，是何緣故這般形。若照這樣來看起，怎做銀屏金屋人。四人低首無言語，半晌之間說一聲。今日丞相威嚴重，因此妾們見了甚心驚。又時把眼來瞧看，不禁教人羞態生。左公笑道：言差了，你等不比民間小婦人。日近天顏猶不懼，如何反怕我當身。若言今日含羞色，從今便是一家。自然朝夕來見面，安能禁我不觀睜。四人聽了難回答，左公言罷又思尋。

且住，莫非這四人是真意，亦未可知。待我再試他們。遂對四人道：『你四人身入長門，紅顏薄命，今幸皇恩賜出，同沾雨露之恩。』

正宜各展春風面，不當羞色與耽驚。威嚴決不加于汝，終身善遇好看承。美人不必心虛怯，慢撈紅袖捧金樽。『但今日既蒙恩賜，豈可負此良宵。汝四人試展喉歌，以爲筵前之樂，何如。』四人道：『雖然學習，怎好在丞相尊前獻酬。』左公笑道：『不必太謙了。』

常言詞出佳人口，燕舌鶯聲倍可聽。吩咐兩廊齊住樂，又將樂器到來臨。左右應聲傳命出，霎時蕭管寂無聲。數般樂器前來獻，宮娥傍坐兩邊分。

那致德興三位公子，看着他們許多光景，只是坐在席上呆看。左公問道：『不知汝等何曲最熟。』美人道：

『今日丞相誕日，就唱一套八仙請壽罷。』左公道：『如此甚妙。』

于是輕敲檀板吹笛笙，秀媚宮女鶯囀聲。壽筵開處從頭唱，時時偷眼覷維明。左公但只觀他處，不來瞧看四宮人。耳中細細聆詞曲，足下輕輕點拍聲。爲甚宮商錯亂無節奏，歌音腔板不分明。看他雖則歌超羣，只因上坐爲官狠，出言吐語有深心。今宵其勢如擒虎，不能歇手要施行。看他寫了多時候，聽得譙樓三鼓聲。合宅人聲多寂寂，萬賴無聲夜境深。左公裝作多昏倦，合眼垂眉欺四人。手中落下狼毫筆，隱几而臥不開聲。四人暗道如何處，此時還不去安身。果然不是貪花輩，良宵他亦坐深更。果然嫁了痴呆漢，那有分毫恩愛深。當時候了多一會，只聽得柳眉低言叫一聲：

『姊妹低言，只怕他尙未睡着呢！且來試試。』走近身邊，將坐椅輕輕一搖道：『啓丞相夜深極矣！請去安宿。』左公只作不知，全然不動。秀媚躡足走了過去，悄對三人道：『他要醒了，不如趁此動手。』翠雲道：『你便兩個去拿住他的手臂，我兩個去扶他，只消咽喉下砍他幾刀，就了其帳。』柳眉道：『使不得，聞得忠賢道：『他會些武藝。』萬一驚覺了，跳起來，我們如何敵得他過？破出機關，非同小可，還是等他來上床睡了，方好行事。不如叫醒他，送歸床上一覺睡着，等他自己醒來，彼不肯睡了，反爲不美。』

恐將我等下辣手，破出機關了不成。二人聽得俱言是，四個旁邊切切論。左公一一都聽得，果然妮子有兇心，定然都是忠賢黨，我之所料不差分。暗笑四個宮娥女，我今在此睡沉沉。何不上前來動手，現現成成殺個人。幾刀就下咽喉內，必然穩送命殘生。偏偏他又多胆小，要到房中方得行。佳人既有如此意，我今豈可坐長更？早歸錦帳從其願，做個良侍湊趣人。正當思想猶未了，四個佳人走近身。簫懺玉手來攙起，丞相連連叫幾聲。譙樓已是交四鼓，請歸床上去安身。左公此際如驚覺，撒手抬起把眼睜。誰知倦極來睡去，不知不覺幾時辰。我身睡着多時了，美人還在此間存。四人答道交四鼓，左公離座卽抽身。

「誰知這等夜深了，辜負良宵，那裏說起？」

移步近前來笑說，美人同入內房門。四人盡作含羞樣，却步低頭不則聲。左公笑道：「何緣故？春色今皆十九分。正當期及標梅候，三星照室幸非輕。因何反作推敲狀，尚有姣羞一片心。四人聽了通紅面，只得開言說一聲。且請丞相先安睡，妾等從容隨後臨。」左公道：「言無此理，你等身為妾御人，抱衾與裯為職事，奉侍闈房分所應。那有不肯隨左右，反加退避外房門。速同入內休多說，不消耽擱好時辰。四人此際無可奈，只得隨行入內門。兩個侍兒皆甜睡，左公不去喚他身。燈前再看宮娥女，愈加失色戰兢兢。上前携住何宮女，惟卿容貌最娉婷。春光先占你為首，寬衣及早入銷金。翠雲一聽心慌了，偏偏先向我當身通紅滿面難開口，脫身走過一邊存。左公笑道：「真奇事，此情本是出皇恩，今宵乃奉君王旨。豈是尋常良夜春？」

罷了！既是何翠雲不肯，就是趙秀嫵罷。秀嫵見了，默默無言，也走過一邊去了。左公笑身：「也是不肯的。」遂對絳桃與柳媚道：「他兩個不從，你二人心下如何？」兩個聽了亦不答，各各低頭背轉身去了。

第四十一回

刺忠臣宮娥授首

轉男身秀貞再生

左公聽了多好笑，空負皇恩賜美人。那知四個宮娥女，並無一個傾吾身。難道在此空擺樣，畫圖愛寵夢中人。竟不容我同衾枕，鏡花水月作虛文。魯男子惟柳下惠，古往今來有幾人。使我名花到眼香難嗅，美味當前品不真。世間有此痴人否？但須不是個中人。你等乃是為御妾，偏房不比正妻身。自當唯唯來婉順，點到燈前要奉行。如何有此推敲狀，個個回頭不理人。速速聽從休違拗，稍遲便要強橫。四人聽語心驚駭，果是非常強暴人。憐香惜玉全不解，軟語溫存沒半分。當時戰戰兢兢道：「妾們何敢不依允？欲待丞相先安睡，卸妝原有半時辰。自然隨後來服事，左公聽了此言論。他要衣冠濟楚就人殺，教我露體無衣被你刑。身歸羅帳難施展，空拳怎敵四般。」

兵。朦朧試你纖纖手，暗送無常死不聞。那有這等便宜事，須知不是鄭皇親。罷了！妓娃既是多兇勢，計許謀成如此行。我今何必求違拗，自然安睡稱他心。算來却是天之數，命薄緣慳怨甚人。佳人面上多殺氣，個個懷刀起殺心。這胭脂備酒銷金帳，桃花水污綉鴛鴦。鸞衾枕上銷魂魄，溫柔衿裏喪殘生。可惜我亦奇男子，誰知結果四佳人。常時離座抬身起，說與媵媵四美人。我今已是多困倦，既然你等不先行。且待我先安置了，左公便入鮫銷帳。不脫衣裳入綉衿，四人暗道他睡了，何如不脫裏衣衿。近前揭起羅幃道：丞相寬衣睡得寧。左公合眼朦朧睡，微微搖頭不開聲。四人見了心歡喜，正是他今倦十分。各人垂手床前立，須臾鼻息睡沉沉。方才移步回身轉，交頭接耳私語論。

「是個時候了！快些動手罷！」四個宮娥一齊來到燈前。

頭上去了金紮額，胸前解下綉肩雲。宮袍環珮寬袖，八幅湘妃盡卸身。一個個降紅小袄銷金袖，綠綾褲子綉花雲。纖腰緊束雙勒臂，玉腕高擎寶釧明。懷中取出傷人器，轉身床上刺維明。走了幾步還退後，不由心下戰兢兢。手捏尖刀身亂抖，幾次三番難近身。左公暗笑宮娥女，全無胆氣半毫分。今行這等天大事，必須決斷直前行。豈可上前重退後，今日看來刺不成。

「不知儀貞刺鄭國泰，可是這般光景？」

吾見料想非如此，此等蛾眉有幾人。只見四個宮娥女，逡巡畏縮半時辰。一齊拍拍胸脯道：一時事已這般行。欲罷手時難罷手，要饒人處怎饒人。今宵若不將他殺，這個私情破到根。蛾眉一皺心腸硬，輕赴床前立定身。兩邊羅帳來懸起，銀燭輝煌看得明。見他閉目沉沉睡，仰臥牙床覆綉衿。

秀媚道：「翠雲姊姊，你上去守在裏床，我等三人在外床，分了上中下，一齊動手便了。」翠雲點點頭，便從他脚後，輕輕扶了上去。手握尖刀，在裏床坐定。外面三人，輕輕把被揭開，只見他。

身穿月白綾棉袄，沉香色緞小衣新。雙襪整齊惟脫履，一手擎拳一掩心。六尺之軀來挺直，全然不動半毫分。四人暗道真好睡，衣裳不脫這般形。輕輕都把牙床上排跪床柱灣倒身。徐徐推下胸前手，翠雲握定左肩門。秀媚鬆解青綾帶，揮開衣服兩邊分。秀媚刀點心窩內，翠雲推握近喉吞。絳桃比手臨肚腹，柳媚雙鋒指脅間。銀牙咬緊齊動手，緊縐雙眉下絕情。可憐一位當朝相，只因慣耍惹奸臣。誰知今日遭毒手，斷送多謀足智人。說時遲來那時疾，刀尖離肉止三分。忽然驚醒當朝相，開眼看時大吃驚。左手一舉何氏倒，捏住了纖纖玉手娘。右手一揮頓跌去，秀媚柳媚下床間。輕輕一脚周宮女，絳桃滾在地埃塵。劈立拍落連聲景，驚醒了環兩個人。左公方始來坐起，看時何女像呆人。將他手內刀奪過，吩咐了環說事。因地下拾起刀三把，侍兒兩個戰兢兢。不知甚麼緣故事，携了明燭滿房尋。東一把來西一把，果然三柄不差分。一齊捧向床前獻，左公接過有分明。每刀連柄長三寸，刀薄頭光亮似銀。一手握定刀四把，開言便問姓何人。你等本是君恩賜，來做銀屏金屋人。好風良月春宵夜，何故人人起殺心。與你有甚仇和怨，個個懷刀來殺人。乘吾睡熟施毒手，舉齊霜鋒下絕情。不知此是何道理，美人明告我知聞。翠雲抖倒牙床上，那裏還能把話言。登時牙齒來相抖，戰戰兢兢怎出聲。左公言道：休驚怕，我今不殺你當身，快快放心從直說，含糊反惹禍當身。翠雲聞得無可奈，只得將言告左君。

『只因妾等問得丞相威猛，用法森嚴，家中侍妾若有差池，便要立時斬首，妾等不願相從，方起不良之念。』左公道：『這等言語，聞自何人？』宮人只得告道：『其實是魏忠賢說的。』左公道：『原來是此賊所言，但你等今夜行刺，刺我不死，目下還是從也不從？』翠雲垂淚道：『妾等雖是一時放肆，却也不會犯得丞相，若蒙赦宥，願為使婢，服侍一生便好，其實不願相從。』左公道：『這却是為何？』翠雲道：

我等本是黃花女，何曾做個這般情。從來不識男兒面，怎好今宵失此身。左公聽了微微笑，原來却是這般心。可知我身最愛黃花女，怎肯今朝饒你們。既然不肯相順從，便作強姦也要行。宮人慌得難開口，左公即便下床。

行低頭看那人三個，一堆跌倒地埃塵。分明好似瘡病疾，渾身寒抖不會停。左公便令丫環女，各持明燭侍床門。上前拖過何宮女，按倒牀心難動身。胸前金紐從頭解，鬆下腰間帶一根。上身剝去紅棉袄，玉質香肌看得明。胸前兩乳高高起，腹上牢拴一汗巾。周圍用手團團接，渾如一餅在心中。左公不禁來大笑，好個黃花閨女身。問你此孕從何至，污穢宮闈是甚人。翠雲此際如癡子，緊閉雙睛像死人。左公當下回身轉，整冠束帶着衣衿。吩咐侍兒人二個，宮娥帶出外書廳。言罷之時移步出，侍兒走近臥房門。將翠雲扶持穿衣服，喚起埃塵三個人。燈前只得重妝束，此刻誰樓交五更。侍兒扶了齊出外，來見當朝一品臣。此時事已都破了，四人心下反安寧。案前雙膝齊跪下，低頭待罪不開聲。左公便乃開言說，你等今朝始進門。我已一眼來窺破，識破形容是婦人。殺機時露吾深曉，刻刻留心試你們。今皆一旦和盤獻，可吐宮闈私弊情。誰人胆大來濁亂，誰與尖刀囑你行。從頭一一供招出，稍有支吾話不明。上方寶劍斬汝首，言罷高聲喝速言。四人見問低頭想機關，已敗怎般行。算來算去都是死，若要遮瞞了不成。不如一直供招了，且留性命到天明。四人不覺齊聲哭，伏惟丞相聽其情。宮婢豈敢爲私弊，全是忠賢害我們。遂將魏賊私情事，一一從頭說個明。污了妾等人四個，何氏姊姊五月春。還有慧鸞宮內女，被他沾污十餘人。訴罷前時一節事，從頭又說昨宵情。如此這般多明白，並無半字是虛文。此情都是彌天罪，算來難保命殘生。望求丞相鹽梅手，如何救援感深恩。宮人說罷齊頓首，左公聽罷許多情。便着侍兒人兩個，把宮人收進內書廳。好生謹慎來看守，稍有差池罪不輕。侍兒奉命來帶去，四個宮人苦十分。要求自盡難動手，傷心切恨魏奸臣。左公獨坐外書室，怒髮冲冠火直噴。誰知奸宦今如此，碎尸萬段罪不輕。此時只盼到天明，聽得譙樓絕了更。須臾宿鳥飛鳴起，紗窗早又透光明。左公即便離書室，中堂之上到來臨。上前便把門來叩，連叫紅芳與秀雲。夫人房內來驚醒，聽之却是左公身。果然一夜來未睡，忙叫丫環兩個人。老爺在外來叩戶，快些抽身莫暫停。侍兒慌得忙忙起，披衣開了上房門。中堂就把拴兒去，左公便向內中行。夫人便叫懸帳幔，披衣起坐在床心。開

言笑問左公道相公何乃早抽身？果然一夜全未睡，倚翠偎紅樂到明。左公道：「言且慢說，要緊宮中去面君。侍兒忙去來取水梳洗完時，日影昇紅芳捧上烏紗帽，秀云提過蟒袍新，金鑲玉帶腰間束，粉底朝靴足下登。叮嚀玉珮鳴，左右袖笏擡身正出門，吩咐家童人幾個，肩輿擡出四宮人。左公上馬離門去，儀從徐護入朝門。乾清宮外來候旨，宮官啓奏聖明君。有旨宣進常朝相，金階拜倒棟梁臣。朝參已罷平身訖，左公啟奏聖旨傳。」

『昨蒙皇上天恩，賜臣四名宮女，臣安敢擅用天子近御之人，無奈出自聖恩辭之不得。執意四名宮女，均被內監魏忠賢玷污，因皇上賜臣，恐臣察出曖昧，忠賢托宮女懷刃刺臣，幾遭毒手。現獲兇器口供，謹呈御覽。』說罷，將刀與供詞獻與龍案，又奏道：『四宮女供稱魏忠賢名雖太監，却受祕方復生人道，四宮女並慧鸞宮宮女十數人，盡爲所污，現在何翠云已有娠身五月了。』

臣謂謀刺猶小可，穢亂宮闈罪不輕。自古及今從少此，罪不容誅魏賊臣。四人現在宮門外，臣請吾王勅旨行。發于東廠來嚴審，驗取忠賢果是真。寸磔不足償其罪，速赴西郊正典刑。忠良奏罷一席話，君王一一盡聽明。不禁拍案重重怒，誰知逆宦這般行。旨意傳出宮門外，登時宣進四宮人。駕前俯伏稱萬死，一一將情奏聖君。

天子大怒，命將魏忠賢及宮人等，發下東廠嚴審。王安奉旨，將忠賢等審驗的實情，上呈口供。

法不待時應取決，五人綁縛市曹門。丞相謝恩離宮禁，閣上閱本自勞動。誰知却有人來報，皇恩又赦魏奸臣。止仗四十仍闔割，宮女西曹身首分。左公一聞心大訝，誰人報救救回程。答道奉聖夫人保，駕前婉轉感君心。因而忠賢回宮轉，左公一聽怒生噴。此等罪名猶不正，朝廷立法爲何因。奸黨不死非小可，再到宮中去面君。立奏忠賢無赦例，請旨重將正典刑。君王聽信客氏女，更兼深喜魏奸臣。忠賢雖則應死罪，念他青宮侍朕到如今。將功折罪來免死，先生執法要公平。再三苦諫終不聽，無奈忠良爲國臣。只得辭駕來退出，短嘆長吁悶十分。君側之奸除不去，枉做朝中一品臣。不如辭職歸田里，在朝目睹怎爲臣。上表乞休君不准，無奈回歸私宅門。且表家

中人一衆，不知其中就裏情。訊問侍兒人二個，方才一一盡說明。人人嘆服神謀智，果是人間沒處尋。三位公子心中想，昨夜筵前看美人，只道他心多好色，誰知却是有深心。這般才智真難及，誰人算得過他身。正直左公回家轉，曉得忠賢未與刑。三位翰林齊嗟嘆，此人不去怎安寧。莫說大房諸般事，詞中再說二房情。夫人身孕多沈重，二位小姐轉家門。想起秀貞常悲淚，專心只等要臨盆。正當二月初一日，初更時分腹中疼。穩婆早在家中候，大家等待在房門。致德二爺常驚恐，坐在中堂聽音信。人參湯共催生湯，連連送上與夫人。

誰知夫人腹內緩緩疼痛，不見轉動胎元。二爺時刻使僕婦進來問安，心下甚是憂疑。左茂妻道：「夫人腹中痛有兩個更次，還不轉胎，只怕臨盆尚早。此時已有三更，不如且說安置。」穩婆道：「正是，方纔看夫人脈，尙未離經，只怕是試產，也不可。」

二位小姐都言是，母親且請睡安身。周氏夫人抬身起，和衣少睡入鸞衾。二位小姐陪母寢，侍兒盡入後房門。止留了穩婆人一個，默然靜坐不開聲。二爺回到書房去，三更二點夜深沉。衆人困倦難開眼，桌上殘燈半滅明。只聽得簾竹蕭蕭風習習，半空仙樂奏笙簧。玉妃得旨完因果，又謫下仙宮左秀貞。飄飄蕩蕩輕輕雲下，擡頭認得母房門。遽然走入房兒內，見衆人都已睡沉沉。輕輕走近慈幃側，近床掛起帳銷金。

口叫道：「母親，孩兒秀貞在此。」

只爲生我恩情無果報，九霄重謫作兒身。

「二位姊妹阿小妹秀貞在此。」

早歲分離生死別，不見同胞共母人。誰知又有爲手足，虧得三篇金剛經。說罷秀貞輕撲上，夢中驚醒二夫人。頓覺腹中痛得緊，胎元轉動要翻身。使使將身來坐起，床中驚醒兩千金。幸喜都是和衣睡，帳兒懸挂上床門。桌上燭花來剪去，喚起房中伺候人。一切盡皆停當下，此刻譙樓正絕更。夫人腹內多疼痛，胎元墮下要離經。扶上

臨盆來得快，一連三陣子離身。啼聲清響，人人曉，穩婆接捧手中存。連聲恭喜生公子，喜煞夫人周氏身。二位小姐心中喜，使人忙報老爺聞。致德此際心花放，慌忙移步進中廳。叫人連到房中問，夫人安否若何能房中忙亂來收拾，夫人穩坐在牀心。新生公子忙包裹，送上夫人周氏身。一切事務多停當，紗窗雪白天大明。算來正是初二日，恰好寅時得降生。夫人手抱親生子，仔細將來看一巡。怪與秀貞幼小無二樣，果然愛女轉男生。便將昨夢希奇事，說與親生二女聽。二位小姐稱奇異，所夢皆同一樣情。果然三妹情投到，母親也可免傷心。夫人聽說言正是，分明死後又重生。但是夢中親說道，虧了金剛三卷經。此中却是全不解，不知却是爲何因。不說夫人房內事，此時合家大小盡來臨。請安叩賀傳言道，二爺厚賞穩婆們，便使大房來報喜。左公夫婦甚歡心，忙差四個家人婦，二房安候二夫人。少刻致德前來到，個個皆將恭喜稱。忙來家廟焚香燭，祖宗之福又添孫。到了次日三朝，日賀客填門喜氣盈。湯備洗兒豐後禮，開筵設席待佳賓。男賓女眷多熱鬧，大房幾個盡來臨。儀貞姊妹來接待，回到香房裏面存。二貞姑嫂來安候，桓氏夫人恭賀稱。準備公子來沐浴，穿衣裝束謝神明。人人接得來觀看，盡皆稱聲好郎君。儀貞小姐來接過，仔細將他看一巡。就與三妹無二樣，果然投胎又轉生。公子見了大小姐，兩眼睜睜看不停。分明心下多會意，儀貞便問嬌娘身。聞知兄弟寅時出，回言正是不差分。小姐又復開言道，昨夜寅時兄弟生。嬌母有甚先兆否？周氏回言奇十分。就將昨夜之夢兆，說與房中一衆人。大房幾個微微笑，各看儀貞說事。因誰知真有如斯事，金經三卷轉男身。二房母女齊聲問，儀貞小姐說其因。細將去歲金經事，從頭說與衆人聽。豈知今日新手足，當年猶是出同羣。秀貞三妹重生此，依然投到左家門。周氏母女方曉得，可見金經話有因。十分稱謝大小姐，衆人正在談話論。只見侍兒通報進，大房公子老爺臨。還有姑爺人兩位，一齊都坐在中廳。命抱新生公子出，乳母聞言忙立身。手抱公子來走出，五人都上看分明。人人都道生得好，必是強宗勝祖人。兄弟議取兒名字，永孝爲名字子仁。傳言問候夫人語，侍兒傳入上房門。少傾內外齊入席，笙歌熱鬧各歡欣。男賓

女眷都辭別，諸般收拾盡完成。中年得子真如寶，小心護養不非輕。日月如梭容易過，看看滿月又來臨。公子清秀豐姿好，夫人出了暗房門。致德因妻生了子，琴瑟和偕恩愛深。周氏也悔從前事，深咎前非做好人。許多鎖碎說難盡，詞中再說內宮情。

却說熹宗乳母奉聖夫人客氏，本定與民人侯二之妻，年十八入宮，二十而寡。遺下一子三女，名喚侯國興，女名梅姣，名桃姣，名荷姣，皆未聘未字。客氏與忠賢情同夫婦，故魏忠賢之姪魏良卿，亦視客氏如母。國興如兄，互相連結。忠賢日夜謀去王安，便可專權弄政。因畏左公等，不能舉行。惟客氏倚仗天子乳母，甚是猖狂。兩個賊子俱授指揮之職，家中高堂大厦，畫棟雕梁，宅邊又起一座花園，內有四時不謝之花，八節長存之景。門上一匾名葉芳園。那三個女兒，便是名爲千金小姐，容貌遠不算中品，便說是王嬙再世；西瓜大的字識上兩籬，就說孔子復生在學堂裏面，聽得幾個之乎者也的字眼，驢頭勿對馬嘴的文法，整日在口中，自以爲通文達理。看幾本彈詞唱本的灘頭，就說是自己做的詩文。以爲如此才貌兼全的小姐，就要揀個實有才貌兼全的丈夫，方纔中意。客氏道這三女宛如金寶一般，無不任其所欲，因此但有人來求親，必要其親自到門，着三個女兒自己相擇。三女心高志大，因此橫不中意，豎不稱心。蹉跎到今，梅姣二十，桃姣十九，荷姣十八，年既長成，又具了這等一副不三不四的才貌，豈能少了傷春苦夏，嘆老嗟悲之意？因此每到臨鏡梳粧，上床安寢，並花朝月夕之時，三個女兒出盡醜態。

半大金蓮裝高底，稀疏黃髮挽時新。紫糖色面塗粉粉，掃帚雙眉翠黛勻。白嫌眼大常半閉，心憎口闊掩羅巾。金珠首飾隨心帶，彩綉衣裳日換新。丫環使女憑呼喚，後戶前門任意行。母親客氏多鍾愛，分明三粒掌中珍。日嫌耽擱青春大，心中時刻想夫君。早起梳妝開寶鏡，必對菱花嘆幾聲。晚間卸服歸羅帳，兩行珠泪泣衣衿。拈針刺綉到雙飛處，默然不樂把眉顰。此時四月初一日，三人同坐綉房門。梅姣大姐開言說：妹兒兩個聽原因。今日

我等閑無事，大家聯句做詩文。桃姣二姐言道好，荷姣小姐便言云。

『這等說，就是大姐先吟起句，小妹二人依次聯吟。』梅姣聽了，就想了半日，方吟一句道：『看罷桃花又牡丹。』桃姣想了良久道：『青春一去不回還。』荷姣沉吟半晌道：『光陽似箭催人老。』梅姣又想多時道：『日月如梭趕少年。』桃姣道：『何日成親離綉戶。』荷姣道：『幾時出閣做神仙。』梅姣道：『可憐辜負多才貌。』桃姣道：『安得知音與細談。』

三人正在吟詩句，來了娘親客氏身。聽得吟詩多明白，輕輕步進綉房門。三個女子抬身起，一齊開口叫娘親。客氏道：『我兒在此做甚麼？』三人笑道：『兒等今日閑而無事，所以吟詩一首，以遣悶懷，乃三人聯句而成者也。』客氏笑道：『我方纔聽得詩中之意，大有傷春嘆夏之心。不是做娘的耽擱孩兒，都是你們過于選了。我勸你三個將就些罷，再擇幾年，人也老了，還有誰求？譬如我做娘的，自二十歲上死了你父，我便不爲粗細美惡，一概全收。因此風花雪月，作樂到今，何嘗一日守寡？若都像你們這般揀擇，我却能有幾個丈夫？』三人聽了，故意含羞，却又忍不住嘆息一聲道：『咳！不意人才如此難得乎？目今不是孩兒老臉，現在園中之牡丹花兒盛開，母親可吩咐園丁，將園門大開，儘放遊人來玩其花。兒等三人，則登其樓而選其婿，若十分揀不出好的，便將就些，也說不得了，每人揀了一個，豈不大妙乎哉？』

客氏聽了微微笑，此言說得甚中聽。明日初二黃道日，你等三人便去行。內有迎鳳樓一座，下邊廣種洛陽春。遊人老到芳園內，定然都要到樓門。兒等在樓來細看，任從棟一好郎君。我着兩個侍兒休出外，若還相中有可人，便令丫環來速報，接到家中便做親。三人聽了心欣喜，商量以後出房門。奉望夫人忙不住，後樓收拾洞房門。妝奩久備都搬上，專候人來好做親。次日開門招遊客，三人樓上選夫君。按下此事且慢表，姚黃杜桓左翰林。聽得來往人傳說，集芳園在於何處？牡丹開放縱遊人。楚卿回言弟不曉，順卿說道我知聞。此去轉灣無幾步，東南

角上有園門。客氏家園人盡曉，永正開言說事因。

『這等說，我們回去用過午膳，換了巾服，何不大家去看玩一回？』順卿笑道：『回去甚好，但須瞞了父母。若告知客氏花園，便去不成了。』楚卿道：『兄言甚是，少刻飯後，約定到舍同行便了。』

三人商議都停當，回家飯後換衣巾，仍爲園下書生樣，瞞了雙親妻子身。各喚一童隨侍去，同到桓家共起身。不向槽頭來備馬，微行來訪牡丹春。此時未末申初候，集芳園在面前存。果見園門扉啓人如蟻，男女紛紛出進。三人同衆來入內，園中景色果然精。芳香撲鼻和風暖，萬紫千紅觸目。高搭錦篷遮日色，洛陽花放有精神。三位翰林來觀看，果然名花愛煞人。又聽得遊人口內多說道：樓上花開更覺精。左公子開言便問，樓上却在那裏存。衆人指點說分明，三人觀瞻到樓門。果是牡丹花更盛，桃黃魏紫鬥芳芬。三人樓下來觀看，驚動樓前揀塔人。一眼看見三公子，不覺魂兒盡去身。梅姣大姐開言道：兩個妹子聽原因。我今一日來觀看，無數遊人出進行。老者不必來說起，少的又奈不超羣。直到如今纔看見，一連三個俊書生。飄巾素服顏如玉，看了他求愛煞人。可好也是人三個，豈不是天送夫君與我們？

『幸喜的樓下遊人稀少了，樓下並沒閑人；那三個童子想是跟隨的，快報與二位大爺，來陪進裏邊方好，不要被他走了去。』

丫環奉命忙飛報，二個賊子急忙行。一程趕到園門首，口稱快快逐遊人。

此時已將日沒，遊人也不多幾個在園，一聽此言，大家都出去了。惟三個遊子在樓下看花，不曾聽見。國興吩咐鎖了園門，自却從裏邊迎到迎鳳樓下。

一見樓前三位佳公子，果是翩翩英俊。兩個賊子觀仔細，認得是朝中三翰林。一個是狀元名桓玉，一個探花杜順卿，一個榜眼左永正，原來都在這園門。

魏良卿道：「榜眼是老左的兒子，狀元是他的女婿，他老子可恨去年爲內操之事，要殺我叔父。今年爲宮女行刺，又害他閹割，打了四十御棍。今日他子婿到此，正好拿他報仇雪恨也。」侯國興道：「此時現在我妹看中了，母親要招作女婿，你怎敢說報仇的言語？」

二個賊子來商議，三個聞言大吃驚，急回花陰觀仔細認得良卿與國興，兩個言語都聽得，如何生出這般心罷了罷了！真罷了！今朝走入是非門，急忙回身尋出路，園門鎖斷不通行。四面找路無別往，粉牆高峻接青雲。這樁事便如何處？家中大小不知聞。私行微服無僕從，止此三童隨出門。他們這等前來議，誰可回家報信音？三人好不心焦躁，且言二子內中行報與客氏知其事，却是朝中三翰林。客氏聞言心大喜，開言便叫兩兒身。

「若說是去年三鼎甲，妙之極矣！我每常看見一面，羨他才貌兼全，人間少有，怎奈都是有了妻子的。如今他到來，既三個妹子，又看中他們，也是天緣福緣，且請進來，備下花燭，與他成親了，便是生米煮成熟飯，我却到宮中啓奏天子賜婚，不怕我孩兒不做夫人之位。」

一面着人忙備辦，新房備做畫樓門。一並三間爲洞房室，一齊今晚要成親。自家隨迎諸婦女，並同二子到園門。抬頭看見三公子，假山上坐其身。客氏衆忙走進，原來三位在園門。妾身一向都認得，不必重新道姓名。翰林此處非坐地，特來且請到中廳。二子上前來作揖，三位爲兄入內行。三人一起開言道：「偶爾閑行到此，存看得名園花似錦，故來一玩洛陽春。此時日已西山落，望啓園門要起程。客氏聽說微微笑，小園已鎖不通行。要行須自前門出，翰林且請到中廳。妾身還有言相告，說明方好轉回程。三人此際無可奈，只得抬身移步行。客氏衆人前引路，轉灣抹角半時辰。早已到了中堂上，金鑲交椅兩邊分。客氏上前來萬福，三人只得也躬身。二子到了重作揖，秉衝止住說緣因。」

「禮是方才見過，如今都不消了，有甚說話請說了，我等回去要緊。」

客氏便請三人坐，開言呼喚奉香茗。

楚卿道：『不必賜茶，有話須請快說，我們回去要緊。』

客氏聽了，笑微微，如何性急？這般能少停侍女擎茶到，各人只得取香茗。一巡茶罷，收杯去。客氏開言問一聲：

『敢問三位翰林，貴庚多少？』永正道：『我等忙碌，生年時月久忘。』楚卿順卿齊說：『我等其實不記得。』

客氏聽了，微微笑。翰林今日面欺人，豈有年庚都不記，分明混語不差分。三人聽了，微微哂，你今何故問生辰？

客氏道：『不是妾身多問，只因有一句話，要說與三位翰林，故先請問生庚月日。』三人道：『甚說話？』客

氏笑道：『三位翰林且聽我說。』

妾身今年三十六，誥封奉聖太夫人。生下三位姣小姐，都是才貌兼全人。才如謝女重出世，貌似王嬙又復生。

只因爲此多才貌，難得金屏中雀人。求婚說配人無數，不知相遇幾多親。誰知小姐都不中，回絕多少般俊人。

三人聽了，忍不住好笑道：『怎麼府上擇的如此？真可謂閱人多矣。』客氏也笑道：『不是甚麼自擇，只因

爲小女忒生得才貌雙絕了，所以難對婚姻，故要等他自已相中了，將來好歹，就沒有埋怨了。』三人笑道：『

原來如此，但今日對我們說這般言語，做甚？』客氏道：

只因爲此難婚就，青春耽擱到如今。盡皆期及標梅嘆，耽擱閨中是怎生？算來算去真無法，却遇角園中間放

牡丹春。因此小女生一計，把園門大放進遊人。少不得後生年少多來看，三人姐妹坐樓門，以便自己來相看，今

朝已看許多人。

三人聽了，都心下暗想道：『這樣說，竟是個開門接客了。』便笑問道：『這令愛們揀了一日，不知可曾揀

着幾個後生男子？』客氏道：『你聽我說。』

誰知看來看去多不中，徒然一日眼睛昏。看看不覺遊人少，小女們正要下樓門。那知三位來光顧，喜于望外

不非輕道。言才貌人間少，却好三人配得勻。每人正好招一個，豈非天送上親門。因此妾身心大悅，特來留進翰林們三人聽了心大訝，楚卿回答說緣因。

『怎麼令愛却相中了我這也奇了！』

相中別人猶自可，還得招留結做親。相中我門真無味，大家都是有人妻。我是左相東床客，他是尙書令坦身。此是御選親女婿，三年自己結成親。並非無室無家者，留進家中待怎生。是謂中看不中用，府中令愛枉勞心。白令朝相中了，算來無益半毫分。客氏聽了他言語，笑面又說翰林身。三位在朝爲官職，妾身豈有不知聞。原來都娶夫人過，高門大宅久成親。

『老身這奉聖夫人的千金小姐，也不弱似你們夫人，就是三位翰林已做了親，爲官做宰的人，豈止一個妻子便再娶一個，也不妨礙。

言罷對了二子丟以色，二人會意便抬身。把前門後戶都上鎖，回身依舊到中廳。三人便乃開言說：你們今日這般論。

『我們都是娶過，目下你家女子，既看上了我們，還是娶與我們爲妻，還要與我們爲妾？』
若與我們爲妻，家中已有正夫人。若與我們爲姬妾，不願房中置小星。客氏聽了微微哂，我們回絕這般聲。若說我家千金女，與你三個結成親。休說大來休說小，一般要做正夫人。

『待你們今晚成親，我明日進宮啓奏，請皇上主婚賜配，你們一邊是父母之命，我們一邊是皇上賜婚。』
君親之命都一樣，豈非都是正夫人。三人聽了真好笑，看他硬來強成親。今朝此事如何處，只得開言正色云。奉聖夫人言差矣，豈可婚姻勉強成。一馬一鞍從來說，一馬雙鞍無此文。我等授室今已久，怎肯重婚再娶親。不合把你花園進，緣何生出此條心。此事決然行不得，我們此刻要回程。說罷三人齊立起，回身便要外面行。只見

那兩個賊子微笑，喝聲你等要往那方行，前門後戶都上鎖，只怕插翅也難飛出此園門。三人聽得渾呆了，只得停身又告云：你等鎖門因何故？難道今朝強暴行？

二子聽了微笑道：『也差不多。』

三人聽了心大怒，豈無王法敢胡行？我等三人爲翰苑，每日都要進朝門，衙門裏面要辦事，不是閑居退職人，你敢今朝來關鎖，奏知聖上罪不輕。二人聽了微微笑，你們走到我園門，又無人役來擁護，又無坐騎步行程。止有三童在此地，誰人通報你家們，把你深閨內院籠牢住，使當今皇上也難明，你們既然把我們兒進，只得屈留做做妹夫身。三人又氣又好笑，客氏又開言叫翰林，將酒勸人無惡意，你且聽吾說個明。若言三位千金女，真個走遍天涯沒處尋。王嬙西子難比並，閉月羞花美十分。出口成章多學問，之乎者也會通文。況且妾身多鍾愛，妝奩數萬贈他們。俯就你們無差錯，極該歡喜速應承。我今一概都停當，新房舖設畫樓門。伏惟三位休推托，早些上去結成親。明日請下君王旨，再行六禮會諸親。言罷一聲呼使女，掌燈送上翰林們。三位公子看此景，這便叫人怎理論思量，欲與來反面，此身已陷在他們。又無從人來護衛，手無寸鐵一書生。他若動相何以拒，只得將首回答云。

『你們如此行爲，想是一定要強招爲婿了。但送我們進去，終爲無益，若堅執不肯成親，諒你等有何法處治？不過徒損醜態，自惹人談笑耳。天下男子無數，何苦如此強爲？不如好好放我等去，留心替府上令愛，尋他幾個標緻男子，來做親便了。若執定強要我們，却萬萬不能從命。』國興聽了，哈哈大笑道：『放着現鐘不撞，何處尋鐘？你們這些巧語，騙得甚人？』良卿道：『你等三人，休得不知好歹，你那老子仗倚着做個首相，何等狂爲，去年在政事堂前，把上方寶劍要殺我叔父，多虧皇上特旨救回。今年又害他，重打四十御棍，重復閹割了。我們二位大爺想着了，恨如切骨。老實與你說，若不爲三個妹子，要你們做丈夫，我們今晚就結果了你們。』

值甚大事？」

賊子說罷，重重怒，客氏慌忙喝住聲。你等休得胡言說，他今既到我家門，何愁他插翅將飛去，不怕今宵不做親。若還不到新房去，那時再與話談論。

說罷，喝令衆人：「你們點起燈光來，把左翰林做了大姑爺，送到大小姐新房中去；桓翰林做了二姑爺，送到二小姐新房去，杜翰林做了三姑爺，送到三小姐新房去。」

喜得新房都在高樓上，一並三間，便十分。廚房速備花燭酒，今夜良宵要做親。且待成就鴛鴦侶，明日宮中去奏君。家人答應忙不住，頓時點起絳紅燈。大家都把姑爺叫，請上高樓洞房門。三人到此真無奈，地網天羅沒處奔。欲待不上高樓去，恐怕賊子起凶心。欲待上了高樓去，怎擋紅裙女陣門。家中父母都不曉，誰可離此報信音。千悔萬悔悔已晚，且待登樓看怎生。我們不把親來做，看你們怎樣奈何人。左思右想真無法，只得隨地舉步行。一齊同把高樓上，困在紅裙女陣門。詞中慢說三鼎甲，再說家中不見三翰林。

且說左公出朝歸宅，獨坐書廳。

但見了王公子，不見桓郎共秉衡。他們都到何方去，此時還不轉回門。便令書童傳話出，問其門上衆家人。門上回覆道：「下午見公子換了巾服，說是桓老爺府上去了。」左公便着家人，請公子與大姑爺回來。家人奉命忙忙去，桓府之中到來臨。走到廳上相看見，桓公正坐在中廳。桓公來見開言問，管家到此爲何因。家人道：「奉老爺之命，請姑爺與公子回去。」應徵聽說，便對家人道：「你公子下午時到此，坐了一歇，就與我公子一同出門，還有杜公子也在此間，我問他們那裏去，說是到你府上來的，如何又到我家來領。難道不會來到麼？」家人道：「公子下午出去，到今沒有回來。」應徵道：「如此說，想必到杜府下去了。」家人聽了方欲去，只見面前又走到一家人。却是杜府差來使，來請他家公子身。應徵照樣來回答，莫非都到

趙家門兩下家人回轉去，各人去覆主人聞。盡遣家人各家問，都言不見影和踪。翰林衙門都不見，各處相知也問明。盡言並未前來到，忙了三家父母身。怎麼一去都不見，三人却在那方行。家中各處都尋到，那知不見影和形。當時杜桓人二個，一齊都到左家門。盡言各處多尋到，爲何不見好奇文。左公便說真奇怪，算來何地去存身。紅樓翠館都驅逐，二人卻在那方存。盡皆年長非幼少，况都出外作翰林。定然不被人騙拐，還有書童跟隨身。主人不見也罷了，幾個童兒不見形。

心中一想，便問家人道：『近日城中可有甚麼勝事？』家人道：『也沒有甚麼勝事，只有奉聖夫人客氏家園內，牡丹花開得茂盛，三日之內，任憑游人士女紛紛去看，別家園內總不及也。』

左公聽了雙眉繚開，言便對二人云：『莫非三人他家去，這個是非了不成。』客氏原同園官賊，交通連結一條心。我去年要把忠賢斬，今年又復破私情。豈不恨上重加恨，若還三子到園門。定然落彼圈和套，快着家人去訪問。衆人聞命都去了，此時早已到初更。三人坐在前廳上，少時回報主人聞。奉命客家前探信，他們說得甚分明。衆人士女無其數，隊來隊去亂紛紛。安能逐個來細認，誰識朝中三翰林。來了我們原不曉，不來却也不知聞。三人聽了無言語，各遣家人十幾名。按了四門分路去，打了燈籠各處行。茶坊酒館都來問，菴堂寺院也搜明。紛紛覆命家人轉，盡言不見影和形。急壞高堂人幾個，想煞香閨姑嫂們。不知失陷何方去，今宵已是夜深沉。料然無處來尋訪，且到明日再理論。桓杜二人相別去，禮乾並與左公身。方欲起身來入內，家人傳報二爺臨。刑部侍郎匆遽到，維明一見說緣因。吾弟可知蹊蹺事，姪兒姪婿共三人。忽然今日全不見，遍尋京師沒影形。致德道言真怪事，弟因赴席出門行。適才回轉方知道，這便如何怎理論。左公便說真堪惱，畜生不告自私行。知他却到何方去，今日忙忙那裏尋。一面說時同入內，夫人忙問相公身。孩兒女婿尋着否，左公便道那方尋。京城找遍無消息，可恨無知二畜生。不知何處去玩耍，暗背堂前結伙行。步行微服無僕從，亦似常年用九行。如今一個都不見，却教

勞費枉用心。任他生死何方地，來朝不問那三人。夫人聽了雙流淚，相公怎出這般言？你不問來誰去問，難道今生斷了根？媳婦房中愁悶煞，夜來絕膳未沾唇。左公聽了無言語，致德開言笑說因。

「嫂嫂且慢心焦，今夜夜深，料無訪處，且待來日再尋，少不得有個消息。」左公便問：「儀貞爲何不見？有些愁悶麼？」夫人道：「怎麼不悶？方才在此，如今到樓上去了。」

左公聽說離座起，將身便往後樓行。一程早把樓來上，侍兒通報主人聞。小姐擡身忙起接，愁鎖雙眉叫父親。三人可有真消息，究之出去那方行。左公道已無消息，兒今在此作何情？回言卜問金錢卦，詳此三人死共生。左公便問凶與吉，小姐回言說得明。占得陽盛陰微課，其卦名爲地澤臨。應爻尅世多旺相，官鬼常頭禍及身。必有人來暗算，陷阱拘囚不得行。幸而本命還無恙，天值青龍有救星。

「今乃初三，至初四或初五，尅去官鬼三人始得出頭。」

第四十二回 集芳園客魏使巧計 迎鳳樓桓左強招親

左公聽了微微笑，此課占得頗有因。言罷推窗來一望，即便向樓廡立定身。一天星斗無雲點，默默仰視細觀。良久回身來入內，將言說與女親生。我兒不必心焦悶，細看三人本命星。瑩瑩移入東南角，原然無恙在天門。料來三子不至死，且自由他慢理論。言罷左公將樓下，依然回轉到中廳。開言說與夫人道：三人本命皎然明，傳言媳婦休焦悶，不日回家但放心。數人議論多時久，二爺辭別轉回程。各人只得各歸房，何能合眼到天明。且說客家三鼎甲，一齊送上畫樓門。正中一室大小姐，東西姐妹兩邊分。先說永正來到新房內，抬頭舉目看分明。擺列着粧台綉幔芙蓉帳，通宵畫燭亮光明。四五丫環傍侍立，着床坐着大千金。九鳳珠冠頭上帶，大紅命服佩環新。低頭袖手端然坐，永正從頭一看明。不覺失聲來大笑，好個樓頭找漢人。公然竟做新人了，這般打扮在樓門。

當時便向交椅坐，只見丫環來報云：

『姑爺請到床沿上，與大小姐一字並坐，怎麼還坐在椅上？』永正道：『你家小姐坐在床上，如何叫我去坐古禮七年男女不同席，你家小姐，難道不知麼？』丫環見說，哈哈大笑道：『這位姑爺，想是痴了，今日與我家小姐成親，怎麼講起古禮？』永正笑道：『我等平日只曉個古，其餘一概不知，你就當我做痴子便了。』言罷之時，全不動，挺身在椅不開聲。丫環見了，多好笑，只得回身又說云：姑爺不坐如何處？梅妓扭捏嚙嚙聲：『既然不來坐床，也扶我椅上去，並肩而坐，其身便了。』

永正忽聽如此說，忍不住哈哈大笑。侍兒扶過梅妓女，公子慌忙立起身，避到窗前來遠坐，梅妓無趣不開聲。依然獨坐金交椅，默默坐了半時辰。只聽下面扶梯響，四名僕婦上樓門，各擎盤盞並佳釀，調開交椅兩旁分。四人鋪設都停當，一對金盃把酒斟。回言便請姑娘道：請坐花筵合盃。公子聞言心下想，用其午膳到如今，止吃他家茶一盃，腹中飢餓正相應。

但防我坐下去，那無恥之女，必來同坐，若與他對坐一坐，他就要圖賴我同坐筵，成過親了。也罷！我有道理在此，便對着家婦人道：『你們請坐席，還是獨坐，還是請人來陪宴麼？』衆人道：『這是小姐姑爺對坐合盃，姑爺難道不知？』永正道：『其實不知，我們襄陽的風俗，到了花燭良宵，熱鬧不過，必有多少朋友親眷，都到新房共席而坐，名爲賀新房。新人在其帳中，不出來的。我去年家中做親，也是如此，今日却不能破例。你如今家中，既不請親友，我們倒有二個同來之伴，你可去請了他們過來同飲酒罷。』衆人笑道：『這個規矩，倒也從不曾曉得，姑爺入贅我家，自然要依我們的規矩爲是。』永正道：『那有此說？女子從夫，自然要依夫家的規矩方可。』

衆人來告大小姐，今朝此事怎生行？梅妓便乃開言說：他家作此理和文，算來只得依他罷，請同一室飲杯巡。

『但我們北方規矩，大姨是見得妹丈的，不知襄陽風俗如何？』永正道：『此處到處相同，妹丈到來，只顧相見便了。』

不說此間將請客，且說楚卿去上畫樓門。但見樓上鋪設多整齊，畫棟雕梁觸目新。妝台箱籠都工麗，兩枝畫燭亮光明。牙床坐着桃姣女，鳳冠霞帔做新人。楚卿並未回頭看，便從交椅坐安身。挺身靠背無言語，眼看明燭不回頭。丫環來把姑爺叫，請歸床上坐安身。

楚卿道：『床上去做甚麼？難道此刻就要睡了不成？』丫環笑道：『不是去睡，叫做坐床，乃是成親的規矩。』楚卿道：『我們也是成過親的了，却不知有此規矩，也是新人坐在床上，我自坐在椅中，不會有什麼同坐。今夜要我破例，却萬萬不能。』衆人聽了，都轉身道：『二小姐，姑爺不肯坐床，却是爲何？』桃姣道：『不肯坐，也只得由他便了。』

看看坐了多一會，花筵一桌上樓門。鋪設停當來相請，桓玉開言說事因。花筵到此應該吃，但我今怕面生人。你們須要來知趣，莫請生人陪我身。

衆人笑道：『這也奇了！這合盃杯是要與二小姐同吃的，難道小姐也算生人不成？』楚卿笑道：『我與你這小姐，從不會謀面，如何不是生人？』

這衆人正要分明了環兩個到來臨。『請二姑爺到那邊去，與大姑爺共飲，說他們襄陽風俗是這樣的。』楚卿暗笑道：『定是秉衡兄的計策了。』便道：『果然不錯，我們襄陽正是如此。』

便從座上擡身起，心中思想自評論。本該不吃他物件，奈何已陷此間存。難道從今來絕食，此身餓死在樓門。算來却也真無奈，將身且到那邊存。那時衆人都到西樓去，且說西樓杜順卿。衆人擁進新房內，便自抬頭一看。

明只見橫鋪錦綉多華麗，金闕瑤池一樣能。大紅寶帳金鈎掛，當中端坐女裙釵。鳳冠霞帔圍珠玉，低頭垂眼做新人。順卿偷眼來一看，不禁微微冷笑聲。這樣佳人從未見，果自才貌來驚人。便從椅上來坐下，早早轉過了環說一聲。

道：『請姑爺過去坐床，如何坐在椅上？』公子冷笑道：『床上已有人坐了，還要我去做甚？』丫環道：『這是規矩，生成要坐坐的。』公子道：『我襄陽人不作此理，胡亂坐坐，省些事罷。』

丫環只得回身轉，說與荷妓一個人。荷妓扭捏聲音道：『既然不肯坐床門，』

『只消動其手，而扯其過來可也。』

順卿不覺哈哈笑，可知說道會通文。便是這樣通文法，果是生平未得聞。丫環走過來動手，要扯多才杜順卿。公子喝道：休放肆，既是姑爺豈可輕幾人？退步不敢動，又見花筵到來臨。衆人鋪設多停當，正要前來請順卿。早見來了人兩個，說大姑爺相請那邊行。二姑爺已先自過去了，襄陽風俗慶房門。起孝聽了心歡喜，秉衡妙算不差分。不然今夜如何處，吞飢忍餓在樓門。當時急忙起身起，侍兒引路就行程。三人依次來歸坐，就命丫頭奉酒臨。珍饈百味隨意用，歡談笑語飲杯巡。丫頭左右來奉酒，樂得開懷且暢心。三位翰林歸一處，桃妓姊妹盡來臨。閃在門前來探望，梅妓移步近房門。

低低說道：『二位妹子皆進來了罷。』桃妓笑道：『姊夫在內，叫我如何可進去？』早被左公子聽得，在席上笑道：『日間迎鳳閣上，已看見過了。怎麼如今又怕起姊夫來？』桓杜二人笑道：『好個姊丈，頭一日就着小姨，那有這樣道理？』永正笑道：『這也是襄陽風俗。』

三人說罷俱大笑，傳盃弄盞幾時辰。姊妹三人吩咐丫環不要拿酒了，且送飯來罷。

丫環奉命來送飯，三人便笑說原因。

『怎麼吃不上六七盃酒，就沒有？』丫環道：『小姐之命，恐怕姑爺吃醉了，因此不取酒來。』永正笑道：『你家小妹忒也厲害，頭一夜就要管丈夫了。』

三人只得來用膳，丫環服侍往來行。少時吃罷忙收拾，衆人搬取在樓門。衆位翰林來散坐，香茶一道早來臨。手接茶盃心下想，此事今宵怎理論？口中雖則來談笑，腹內迴腸百結成。家中此刻多熱鬧，那知我等此間存三個書童歸何處，陷在此處怎脫身？永正思想生身父，妙算神機第一人。可能訪出其情事，來救孩兒出苦門。楚卿思想雙父母，定然急壞苦煎心。岳父神機人不見，不知可否探其情。不來早救東床客，小姐家中是怎生。順卿公子心中想，高堂父母二雙親。不知怎樣來焦急，唬壞佳人黃靜英。只恨自己多差誤，一時高興到園們。總然要把花來看，也須稟告二雙親。永正公子心尤悔，自家走入是非門。明知客魏通連結，今陷他家是怎生。兩個賊子聲聲恨，要報怨仇口內稱。今宵若不成花燭，定然害我命殘生。千差萬差來差了，撞入天羅地網門。左思右想心焦躁，喝問丫環左右人。我們書童何方法，因何不使到樓門？丫環聽說回言，答酒飯相留外面存。樓上我們來服侍，不用書童三個人。永正又復來相問，此時約有甚時辰？答云二鼓交三點，言罷丫環說原因。姑爺各請回房去，此是都好睡安身。楚卿起孝開言說，各自歸房去怎生？衆人見問微微笑，姑爺反問爲何因？今宵本是良辰日，各自歸房去結親。三人聽了齊太笑，便笑對丫環說事因。

『我對你們說了罷，我三人是不會做親的，你們不要妄想過了。我們三人來了一同來，坐也一同坐，住也一同住，睡也一同睡，再不走開的了。』

丫環聽了微微笑，姑爺說話好奇文。既言不會成親事，緣何家內有夫人？三人便說誰知曉，夫人原是虛掛名。丫環言道無此理，這般混話哄誰人？姑爺快請回房去，豈有三人坐一門？三人但只微微笑，坐在中樓不動身。只

仍閑談言共語，不理丫環一衆人。衆人只得來立候，看看來到半時辰，只得又復來催請，三人不理半毫分。一連請了三五次，譙樓已是打三更。梅姣大姐心焦躁，招呼妹子一同行。大家走進樓房內，來見多才三翰林。

丫環道：『三位小姐自己來了。』

諸人聽了抬頭看，果然姊妹到來臨。只見並肩齊立來萬福，座中只得要抬身。俱各欠身還半禮，三人禮罷就言論。

『三位官人請坐了，聽妾身一言。』三人歸座，都一拱道：『請教。』姊妹三個扭捏嬌聲道：『妾等三人，才可稱其爲才，貌亦可稱其爲貌，有何不當三位官人之意乎？今宵良夜，不肯成親者也。』三人聽了，只得忍着笑答道：『我們三人，才亦不知其爲才，貌亦不知其爲貌，却都是些痴呆男子，其實不會成親者也。』

姊妹三人聞此言，不勝含怒在心中。一齊變色開言道：『這般混語哄誰人？我們奉聖千金女，出身尊貴不非輕。今朝以禮招你親，要結鸞鳳百歲姻。你們既把高樓上，如何說個不成親？既然不把親來做，緣何闖入女閨門？我今從實言來說，你休惹火自燒身。好模樣成親事，我們相敬不非輕。若再三聲稱不會，登時叫破衆人聞。三條索子來捆起，送到衙門罪共名。三人聽了妖姣語，哈哈大笑好奇文。』

『你這三個女子，原不該把男子關在樓上，強求了成親，既說我們在此的不是，就等我們迴避便了。』言罷起身都外走，匆匆都要下樓門。三個姊妹心慌了，忙使丫環扯住身。不可放他來走下，鎖了樓前兩扇門。三人此刻真無奈，要脫身時難脫身。只得回心同坐下，一齊坐在椅中存。三個姊妹抬身起，上前陪笑叫郎君。言差語錯休煩惱，總求不可認爲真。伏望官人休執見，事要三思想個明。一時既已來到此，也是前身緣法深。況且我等千金女，不爲辱沒你三人。做了我家女婿無差錯，緣何執定不應承？三人見他如此語，也各抬身正色云：你等三位真錯矣，我們都是有妻人。皇封誥命都封過，怎好重婚再娶親？你們既是千金女，這般才貌會通文。怕少

人才來工配，何苦今朝纏我身？婚姻本要心相願，如何苦逼強招親？此事斷不能從命，請你今朝休起心。三人聽了一席話，默默無言不作聲。那知客氏坐在樓窗下，他聽仔細多少情。始而他不開言說，既而聽到這般論。不覺勃然心大怒，高聲喝令衆多人：

『他們再若推三阻四，你們一齊動手，扯他上床便了。』

樓上衆人齊答應，三人聽了也驚心。這般却是如何處？若來動手不斯文。今宵之事真難解，只好用個緩兵之計到天明。

衆丫環道：『三位姑爺怎樣說？再不起身，我們就動手了。』三人道：『先請你家小姐先睡，我們隨後上床便了。』丫環道：『自然姑爺小姐一齊安寢才是，怎麼叫先睡起來？』

每見人家成親事，親除花朵脫衣衾。就是小姐先安寢，也要姑爺服侍身。永正聽說微微笑，襄陽無此禮共文。當初我也成親事，喜娘服侍上床門。那有丈夫自動手，床前服侍女閨人。我等乃是男子漢，如何做起侍兒身？既是與我爲妻妾，自古夫家禮數遵。衆人聽得言如此，默默無言不作聲。三個小姐開言道：他們既是這般論，無奈即是依他罷，也須各轉自房門。三人此際真無奈，這却叫人怎樣行？只得起身彼此丟眼色，永正開言問楚卿：

『姊夫你那新房收拾得如何？可比這邊好些麼？』楚卿道：『我那邊覺得還整齊些，表兄不棄，同去看一看如何？』丫環道：『夜深了！明日過去看罷。』永正笑道：『你們這般妮子，忒也放肆，便催得我們上床，也只是與你家小姐同睡，便有你們一分在內不成爲何？你們反比小姐，還催得要緊，是何原故？』

言三語四無規矩，真是乳媪一家使女身。你等猶如同眠惜，大家規矩不能行。侍兒不過從使喚，誰敢多嘴妄插言。稍有些不到處，登時拖下便施刑。你等再若多言語，叫你認認姑爺左翰林。衆人聽了都息喙，胡蘆閉口不開聲。說罷三人齊走動，耳聽譙樓已四更。三個姊妹俱來到，並進東樓一座門。三人故意來觀看，踱來踱去繞

房門。這樣看來那樣看，延挨却有半時辰，方才各人來歸座，丫環不免又開聲：

『夜深極矣！請姑爺散罷！』楚卿道：『胡說！既已到此，那有不坐之理？是我新房，我就是主人了，我要留客，你家小姐也阻撓不得，況你們敢來多口則甚！』

言罷，喝令將茶獻，再復多言打斷筋。一班女子心中訝，做出姑爺面叱臨，無奈只得廂樓去，烹點香茶待客人。此時泡起茶來，又是一會，三人接得茶杯在手，又說古談今，言來語去，早交五更了。

方始起身來作別，楚卿說與秉衡聽。

『我們兩個送了杜兄進房，再轉來成親。』永正道：『使得。』

丫環只得持燈送，又到西樓一座門。二人說與杜起孝，請兄入內早成親。弟們且自來別去，起孝慌忙攔住身。那有過門不進禮，二兄且請略消停。坐下不時多一刻，不覺的寒風吹面天又明。

『我們還只道有三更時候，誰知天都明了！』桓杜二人道：『那有此事！』就都到牕前一看道：『果是天明了！怪不得這些丫環只顧催促，如今怎麼處？白白帶累三位小姐，陪了一夜。』就都走上前來對了三人作了半個揖道：『小姐休怪，我們辨不出遲早，已經耽擱到天明了，料想做不成親，且待今晚早些做親便了。』三人好不心煩惱，一齊立起睡連聲。

『一衆丫環們，隨我到當中樓去。』

一衆丫環無不恨，哄然出了畫樓門。撇下公子人三個，心中好不快十分。且圖躲過這一夜，今宵商量再騙人。見一衆女人都去了，且隱几而臥暫寧神。不言公子人三個，且說家中父母心，也是一夜難合眼，天明極早就差人各處尋訪無消息，啓奏當今天子聞。朝中失了三鼎甲，翰林藏匿那方存，旨意傳出朝門外，比戶搜查三翰林。誰人知在花園內，水隔桃源萬丈深。只有左相心疑惑，閑閑只訪客家情。桓黃杜趙心惶恐，十分着急四方尋。

又一日來過了，再說三名鼎甲人。

次日天氣大明，客氏來到樓上，問知一夜情形，心中大怒道：「你躲過一夜罷了！看他今晚再有何法？若不

成親，便囚在我家，休想放他回去。」三位公子心焦急，只望家中有救星。日間陪着三女子，之乎者也言語論。晚間只說要吃酒，消遣時光哄騙人。都推吃得沉沉醉，便叫丫環取點心。

丫環卽忙就取出八個水盤，搬出些香糕茶食瓜子生果等類，裝入八水盤，就擺在案上，移過兩枝明燭，篩上三杯香茶。丫環道：「點心齊備了，請姑爺們吃罷。」

三人暗笑齊走過，大家入位坐安身。把點心細細來受用，口內閒談今古文。手剝瓜子長生果，吃來吃去不抬身。丫環傍立來侍候，三姊妹無言不開聲。看他三個來延挨，譙樓五鼓響頻頻。暗思這便如何處，光景看來睡不成。只得又催丫環去，催促他們快起身。丫環走上前來說，三人大笑便開聲。

「你們這裏作事，也是新文，既請人吃點心，也待客人自吃方是，那有主人自來催吃之理？我們能吃了幾個，就不許吃了，既是不捨得，又要搬出來做什麼？」

丫環說得無回答，只得由他耐着心。人人困倦難開口，個個嗟呀有怨心。三人但只談歡笑，心頭似火盼天明。一桌點心來吃罷，銀箭無聲絕了更。四處雞鳴來報曉，三人方始起抬身。丫環上前收拾去，來請姑爺說一聲。更樓鼓絕天將曉，此時可以請安身。三人喝道休胡說，此時只好有三更。我等點心方用畢，正可消停閑步行。原說你等先睡去，何必今宵等我們言罷。三人齊出位，逍遙散步兩邊行。恨不得紅輪快出東洋海，枝頭好鳥早飛鳴。偏偏今夜難得曉，使盡三毛七孔心。衆丫環恨恨無言處，三人姊妹倦難禁，兩邊踱了多少會。永正推窗看一巡，只見曉星照耀東方白，頃刻之間天大明。

三人笑道：『只怕遲了，做不成親。』順卿笑說道：『今夜不歇，還有明日呢？』桓杜二兄那邊也坐了片刻，豈有小弟這面有見外之理？』兩個再三辭謝，一個再四苦留，三人立在門前，早又延挨了良久，說之再四，方同入房。

東方看東西也看，只把粧匣仔細睜。穿衣鏡內將衣整，梳粧台畔照方巾。久之方始來就坐，姊妹三人又臨臨。看見他們又復坐下，這却怎處？就叫丫環道：『不消說，自然要吃了茶，方纔肯放你們快去拿現成的茶來篩了，看他們怎樣？』杜公子聽了，微笑道：『三小姐，我們如今相聚了大半夜，也有些親分了。實對你說，想我等因要緊出來看花，吃不多午飯，原打算回去，再吃點心的，誰知就被你家留住，住在下，說了多少言語，你令堂連點心也不備一盤，直到方纔花燭酒來，腹中已着實餓了，正是要多飲幾杯，你這三位小姐，又堅執不肯。止吃了兩碗飯，飲饌又不可口，甚難下咽，所以如今腹中已着實餓了。況我因是獨子，父母愛惜，自幼吃慣了上床點心，再不能枵腹而臥的，今小姐快些收拾些點心出來，吃了好睡。』左桓兩個笑道：『豈但桓兄一個受餓，我們也是獨子，人人吃慣上床點心。家中夫人又賢，父母又加愛惜，一要就有，件件隨心。却不料到此間，你們這般薄待，酒又不許多吃，點心又不許備了，這個女婿，實是做不過他。』

衆人聽了，多少語，三位姑爺可笑人。方才到此頭一夜，就求全責備許多論。若與小姐爲夫婦，怎般承奉，始歡心？荷妓只得抬身起，吩咐丫環整點心。不多片刻，天已晚，三人伏案酣眠不起身。任從那女子來搬弄，全然不動半毫分。

早又罷了一夜，到了第三日了，正是四月初四日，客氏聞得夜來依舊不曾成親。

妖姦不覺重重怒，這等無知小畜生。恁般不識抬舉處，公然執意不成親。囑令家童人一衆，上樓拿下那三人，鎖入二廳廂屋內，三個書童也進門。只與一餐稀粥飯，直待回心看此人。兩個賊子心火冒，母親不必這般行。

「他既不肯成親，正好報仇雪恨。現在叔父新造下三般刑法，未曾試過，我們去拿來，今晚處死這三人便了。」客氏道：「處死他們固好，只恐三個妹子不捨得他，還是逼他成親方好。」良卿道：「妹子愛他才貌罷了，有甚難處？趁如今牡丹未謝，今日仍開園門，放游人進來，我與兄弟在內選看，只揀標緻後生的男子，多選些進來便了，值甚大事？」客氏笑道：「且待選着了，再讓你們施爲便了。」

兩個聽說心歡喜，登時便去到園門，吩咐大開門兩扇，二人待妹選夫君。按下此間一節事，單說家中一衆人。見聖旨挨門查不出，人人急得失三魂。這樁事便如何處？三人難道出京城。思量却也無此理，難道他們已喪身？杜桓兩人無法處，通衢貼出賞格文。趙尚書與黃御史，徧處差人訪信音。數家內眷惟有哭，盡言子婿定亡身。只有左公心不急，每日朝罷轉回程。言談自若無煩悶，任他幾個亂紛紛。你來我往多談論，但坐家中不出門。惱懷夫人桓氏女，舜娥深恨氣難平。儀貞悶悶多不樂，二爺不解叫奇文。此日早間朝散去，數公都向左公云。不卜三子何方去？尋訪不出怎處分？左公也說真難訪，知他生死那方存？言罷作別忙上馬，人人擁護便行程。數人見了心奇異，左公全然不在心。他也有個親生子，如何這等不關情？致德也言真怪事，不知家兄甚樣心？看他言笑渾如舊，全無焦急半毫分。我等與他商斯事，他但回言無法行。

「他平日何等足智多謀，不料如今也束手無策了。大抵這一子一婿，是不要的了。」宏仁道：「那有不要之理？這般光景，倒只怕他曉得風聲。」應徵道：「弟昨晚與趙兄前去候他，他回身子不快，不肯出來。」

如今他已回去了，我們再去到他們與他商議尋踪跡，要請居頃妙策行。上南落北無多刻，相府門前把騎停。家人入內忙通報，左公便到大廳門。傳請五位官員入，到廳相見坐安身。書童忙把香茶獻，應徵開口說其情。今朝已是三日了，杳無信息怎區分？左兄到底如何處？怎生沒處訪三人？左公聽了回言答，直是蹊蹺怪事情。堂堂三個新翰死，竟然不見杳無音。煌煌聖旨嚴查問，尙然沒個信和音。却叫我如何來處？只好由他，不理論。宏仁聽

了微微笑，目視維明不作聲。二爺便乃開言說：大兄難出此言論。現在子孫多稀少，長兄止此一兒身。不孝姪兒才滿月，姪媳年輕未妊身。如何說個由他罷？你今不要此兒身。

左公笑道：『兒子既不見了，我就要他，却也沒法。』致德道：『兄前日夜觀星象，說三人本命星落東南角上，如今即依那方向訪問便了。』左公笑道：『昨日奉旨比戶嚴查，徧京城已問到，難道獨空得東南角上不成？吾弟吾弟，且落在東南角上，何不去尋了回來？』致德未曾回言，宏仁笑道：『左二兄不過是個叔父，兄乃是亡人之父，尚不在心，如何倒叫別人去訪尋了回來？』左公笑道：『杜桓二人，正復彼此，不知可曾尋訪得消息了麼？』

二人聽了微微笑，弟等無謀拙見人。何方打探真消息，不識三人本命星。怎及左兄多智略？三人去向定知聞。看你故意推不曉，不知刁難甚何人？

應微微笑道：『想必尋了回來，恐怕便宜了小弟們，因此這般作難。』宏仁笑道：『桓兄令郎，就是他的令婿，倒只怕便宜了小弟，故此作難。』持正笑道：『他若果然尋了回來，待我等備些禮物來酬謝酬謝便了。』左公笑道：『我到不會刁難各位，如今各位反刁難起我來了。』

只因永正不肖子，出而不告自私行。所以我心無意緒，不去東南角上尋。任他生死由他去，如何刁難二兄身？趙聖治使微微笑，由來兄怪這椿情。

『大抵三人消息，兄已知之，不過怪他不告而行，所以這般作難。但兄便不要了，只是小女何辜，却在你家中做這一世孤孀寡婦？』左公笑道：『小弟那知消息，不過戲言。』

現今三子不見了，眼前各位盡當心。日夜焦勞來訪問，尙沒分毫影和形。如何但只栽埋弟？叫我從今何處尋？宏仁聖治皆微笑，不是今朝栽你身。只見因你心安泰，自然成見在兄心。三人去向兄必曉，所以同來請說明。兄

今不必來推托，請問三人那裡尋左公，但笑而不語。老黃焦躁睡維明。老左忒會做腔板，既已知之快說明。老黃一世爲人直，說出之時再不更。若還尋得三人轉，備禮全來決不輕。左公見了真好笑，老黃何故性移更你心深。恨杜起孝，品行輕浮不正經。吟詩誘你閨中女，今朝不見正該應。如何又要尋他轉，竟認他爲女婿身。

老黃道：『不要說起，就不算小弟的女婿，也是杜兄的令郎，看朋友面上，賜教了罷。』致德笑道：『兄若知之便說了罷。』左公笑道：『我亦非能真知灼見，不過現在看他們三人尚在此，且說與兄等詳之。初二那晚，弟問家人城中可有勝事，他們說道：惟有客氏花園中牡丹盛開，遊人來往不絕。我已疑惑在心了。到次早入朝，我即訪之王安，問他客氏家事，他說客氏有三女一子，其子倚仗母勢，自不必說。其三女自誇才貌絕倫，凡有求婚者，俱要自相，自相不中，就擱到今，盡皆年長。午後吾又繞道回家，從他門首經過，見他那園門上鎖，寂寂無人，因此心中又疑，既然牡丹盛開，縱放遊人觀看，何獨只開一日，到次日便鎖了。以此觀之，或者是他女兒借此選婚，也不可，若選不着，自然次日還要開園。吾料三子必是聞得此園花盛，欲往觀看，故不告我知，微服而行。一者去時將及日落，二者無僕從與馬，誰能認識到得園中，此等三個美少年，客家女子見之，豈肯放過之理？自然籠絡進去，強逼成親。且弟看三個本命星，移入東南角上。昨見客家，却好是東南方，三子陷入他家，決無疑義。』五人聽了，點首道：『如兄所論，一點不錯，但只是如何去救拔他們回來。』左公道：『弟昨夜五更，尚觀其本星明朗如初，因怪他等私行，本欲撇下些時，慢慢去救。誰知今朝早上入朝，仍向他們門首經過，見了園門依舊開了，遊人進去紛紛不已，因此弟甚駭然。此無他說，必是三子不肯相從，他曩以照前行事，三子必在他家囚困。且客氏與魏忠賢情同夫婦，魏賊與我有仇，若起兇心，三子性命不保，大抵今日再挨不過去了。但必須探聽一個實信，方好行事耳。』

且待政事俱完畢，弟生一策探其情。若在他家容易處，管教今夜回家門。桓黃趙杜齊聲說，仰仗神機妙算人。

言論一回都別去。左公膳罷入朝門，政事完畢日過午，未牌時分轉家門。更其常服歸書室，來了王家公子。問道：「三兄有音否？」左公使乃說其情。懸揣三人他處去，要煩賢婿探其情。你今改作書生樣，步行去玩洛陽春。我使左清遙隨後，進了他園一座門。有人問你名和姓，隨口回言莫說真。他家若要招爲婿，你須滿口便應承。與他女子相逢處，留心便問那三人。賢婿快去更巾服，尙有言詞囑你身。禮乾便說與其情，小姐忙促丫環女。取其中服莫遲停。侍兒一一來奉上，去其冠帶換衣巾。方巾之下雙飄帶，魚白花綾淡海青。手搖聯句檀香扇，走下烏靴粉底新。貌似潘安重出世，顏如宋玉再還魂。裝束已完將鏡照，回頭訴說與夫人。此到客家游玩去，定然惹得女釵裙。若蒙招作東床客，王郎一去不回程。撇下夫人休見怪，尊翁快便去重姻。小姐見說微微笑，相公此去要留心。你本身是風流性，莫墮紅裙女軍門。若能探出家兄信，回家自是感君恩。禮乾含笑稱言重，出房一逕到書廳。左公見了心歡喜，好個風流美俊英。客家女子如見了，怎肯輕輕饒你身。紅絲必定親相付，奪我東床王右軍。

便道：「賢婿，此是流心起火一枝，你袖了他家不留你進去，此事便屬虛無。若留你進去，三人必在他家了。你若探問着實，得便處即以號火昇空，我便知之矣，即來相救他們。」

賢婿不比桓家婿，懦弱無能但曉文。你本身是多機變，所以今日用你身。當時說罷便令書童去，喚到家人是左清。

吩咐他道：「你今日可遠遠隨姑爺到那園中，他若無人招攬，你便依舊跟了回來。若有人留了姑爺進去，可飛報與我知道。」

左清聽了稱奉命，禮乾告別出門行。且說德貞二小姐，忙將此事告娘親。夫人衆等聞知了，各人心中略放心。只等好音皆踴望，左公坐等在前廳。且講禮乾王公子，豔服飄巾色色新。左清遠遠來隨後，曲直衙衙緩步行。東南角上忙來到，集芳園在面前存。果是雙扉已啓人來往，男男女女走如雲。王家公子徐步入，左清窺探開花陰。

且說賊子人兩個，一日園中選看了，看了一日不中意，忽然見一好郎君。

候國興大喜道：『哥哥你看，才走進來的這一個後生，容貌甚好。我們看了一日，再沒有此人縹緲了。』良卿聽說，定睛一看道：『此人到像翰林院修選王禮乾的模樣，也是老左的女婿，爲何他也到來？』國興道：『天下同形同像者儘多，且去一問看。』

二人移步來花下，舉手開言問一聲：『尊兄何處來到此，姓甚名誰？那裏人？』禮乾公子抬頭看，認得良卿與國興，即忙欠身回言答：『弟是荊州湖廣人。』

『姓李名若乾，因有家兄北京候選，探兄而來。聞得此園牡丹之盛，故來看花，不知二位尊兄是遊園，還是看花朋友？』二人笑道：『我們就是園主，這座花園，乃是奉聖夫人侯府上的。這奉聖夫人，乃天子乳母，就如太后一般，我是他親子，名候國興，他是繼子，名魏良卿，各授錦衣指揮之職，與天子就如兄弟一般。你這位仁兄，難得到此，且請進去見一見家母如何？』禮乾聽了，故意失驚道：『原來是二位貴人，小弟不知，失禮多矣。冒入名園，蒙海涵不究，感德無涯，怎好入內冒瀆太夫人，小弟其實不敢了。兩個賊子笑道：『何得太謙？』

雙雙攜手，王公子轉過花陰往內行。左清看得多明白，出了園門飛步行，一氣趕回忙直走，上廳告稟大人聞。如此這般留進去，喜壞多謀足智人。忙傳數十名家將，即今快到那邊行。客家宅內遙遙伏，看他宅內要當心。但看號火昇空起，即刻飛來報我聞。衆人奉命都去了，又差家人各處行。把方才五位都請到，聚坐廳前等候音。且說二人請進王公子，來到中堂上面存。見了客氏女一個，禮乾只得揖深深。客氏定睛觀仔細，回頭便問兩兒身。『這人像王翰林模樣一般。』良卿道：『便是，我看他相像，及問其姓名，却非王禮乾。』客氏道：『郎君請坐，敢問貴姓大名？那方人氏？今年多少尊庚？』王公子照前回答一番。『今年虛度二十。』客氏道：『可曾授室？』回說尚未娶妻。客氏道：『如此却好。』便道：『今請郎君到來，並無別事，只因我家有三位小姐，生得才

貌雙全，因此難得佳婿；選了數年，並無一個中意。因此借牡丹茂盛，開了園門，招攬遊客進來選看。今遇郎君這般品貌，正與小女十分相配，若還不棄，便招爲婿如何？」禮乾聽了，滿面喜歡，即忙躬身說道：「只是小生寒微之子，荷蒙太夫人如此垂青，只怕書生薄命，消受不起耳。」

客氏聽了，心大喜，郎君不必太謙情。你做了貴人門下婿，何愁不是貴人？只消我去宮中奏，封你官員做貴人。禮乾但只躬身謝，客氏問言說事，因只是妹子有三個，那個今宵先做親？

良卿道：「論理起來，該是大姊纔是，但他們前日虛熱鬧了兩夜，今宵難道叫二妹三妹看人熱鬧不成？依孩兒主意，不如三個妹子，今晚暫且權嫁了他，待兒等明日再去選看，若二人不肯，再選兩個進來，然後分開。」客氏道：「你說得有理。」禮乾問道：「如何說三位小姐熱鬧了兩夜，難道都有過丈夫的了麼？」客氏笑道：「雖說有過，却都是虛名，並未成親，賢婿不消疑惑。」

禮乾公子微微笑，心知是那三人。客氏便着丫環女，相送姑爺繡閣存。左右答應忙相送，禮乾來到畫樓門。丫環忙報其情事，三人姊妹笑相迎。一見翰林生得好，各相喜笑說原因。這位官人多俊秀，看來不弱那三人。王家公子抬頭看，不禁哈哈笑失聲。原來這等三女子，謂之才貌實超羣。只得近前來作揖，小生何德又何能。感蒙小姐來垂愛，今夜三人嫁一人，三人一聽魂兒落，忙忙還禮說緣因。

「因妾等三人，美其貌而多其才，家既富而母又貴，所以難得其夫而配之。今遇郎君如此之人才，實爲大妙矣。故只得三人權其暫嫁一人者也。」禮乾聽了，忍不住哈哈大笑道：「三位小姐，貌既驚人，才復異衆，西施難及，正堪彷彿東施。小生已歷二十度春秋，頗見人家閨秀，從來未有此等，古往今來用不着的文法，乃於小姐口中，說得這般順當，真爲希世之才者也。」

三人聽了，心歡喜，這位郎君妙十分。如何這等多知識，正是前生緣法深。當時進樓來坐下，忙叫廚中備點心。

三人挨近身來坐，禮乾素性本輕狂，落得把他來乾掉趣，鉤肩搭背假殷勤。肉麻之態他熟諳，引得三人落了魂。下面點心來送上，十六冰盤色色新。熬酥細點時樣果，蜜食香糕味更精。禮乾落得來受用，三人個個讓夫君。一道點心來吃下，西山日落又黃昏。丫環忙點通宵燭，華筵盛席上樓門。鋪設已完來奉請，四人入位坐安身。左右忙奉金杯酒，三人舉盞勸殷勤。禮乾飲下三杯酒，帶笑開言問一聲。

「方才小姐等一見小生，便承謬贊，說不弱於三人之貌，不知小姐樓上何人在此？伏乞言明。」三人笑道：「官人却是不知，這開園選婿，原是妾等的計議。初二那日，親自選得三個人，姓左乃朝中首相之子，一個姓桓，父爲工部侍郎，一個姓杜乃禮部尙書之子，都是貴家公子，現任翰林。當時兩個哥哥鎖了園門，引得他們進來，送入洞房花燭。誰料他等三人，竟執意不肯與妾等成親，白白混了兩夜。因此母親惱了，今早把那三人拿進，連他三個童子，一齊鎖入廂廳。」禮乾道：「原來如此，這三人爲何這樣不知好歹？既有如此才貌的小姐，又有這樣富厚的粧奩，何等不美？他却不肯成親，未知何意？吾想三人必有懊悔之日，萬一他竟回心起來，把小生置於何地？」梅姣笑道：「那三人已與鬼爲鄰矣，那裏會悔心？」禮乾驚問道：「却是爲何？」三人道：「官人不知，妾禮乾父名喚魏忠賢，是個太監，現在天子十分寵愛，言聽計從。只因左維明那廝與他作對，累累挫辱不堪，因此與他不共戴天之仇。昨日那三個是他一子一婿，便是杜姓的，聞得也有些瓜葛。兩個哥哥一見了他，原想報仇雪恨，只因我等要他，所以忍耐，不想他等不肯成親，就怒惱了我弟兄等，如何還肯饒他？今夜須要送他上路了。」禮乾道：「不知如何送他上路？」梅姣笑道：「你不知我家乾父爲人最狠，他連日新造就三般的刑法鐵籠，將來大權到手，處治那些強項的。因此我哥哥去拿了來，一者把他三個去試試新刑，二者代乾父報仇雪恨。」禮乾又問道：「如何刑法，怎樣制度？」梅姣道：「一樣叫做過山龍，是用銅鐵打成，通身節節活動。若用此刑，將人渾身洗剝，立刻週身盤繞，却將白滾熱湯，自口中灌入，于尾中流出。如此

有三回，其人必週身肉爛，痛不可言。一樣叫做錫銅鑼，是用熟銅打成錫銅鑼之式，又將鐵索穿了，用鮮紅炭火灌錫銅中，却向人背上烙熨，覆之者必皮焦肉爛，火毒攻心而死。一樣叫做紅綉鞋，是用生鐵打成一雙鞋，子向火內燒的通紅，使其人依足穿了，便牽使步行，連走三步，兩足化爲灰燼。此等奇刑古今未有人若受之，必無生理。」

言罷之時，嗟嘆道：「可惜召來三個人。若還好，好好成親事，何等安然享太平。偏偏執意來不肯，這場慘禍自家尋。禮乾亦嘆言詞是，口內雖言心內驚。那知三人遭大禍，幸而岳父早施行。若還明日來到此，尋他魂魄返家門。此時須快昇號火，眼前速召救星臨。當時便問丫環道：我欲更衣那處行？丫環言道檐廊下，現成淨桶那面存。王家公子抬身起手，提明燈開了門。依舊把門輕拽上，更衣已畢便回程。袖中取出流星火，點將藥線那消停。審的一聲直上去，火星直到九霄雲。」

就中假意說道：「此時又非元宵，那有誰家放這起火炮？」

說完了時，仍入內，衆多人手怎知聞單表左家一家人散于四面細觀看。忽然宅中昇號火，急急回身飛速行。一程飛到家門內，上廳回報主人聞喜。敘左公人一衆，拜伏神機妙算人。左公立起便笑道：「既然三子在他們，算來不必晚遲了，弟當立取轉家門。桓杜二人重作謝，多多仰仗左公身。維明說了忙入內，夫人一衆盡知聞。人人個個心花放，燈前忙便換衣巾。元色蟒袍橫玉帶，全身穿就便地行。上方寶劍腰懸挂，當下家將傳來三十名人。各取刀一口，個個腰間帶捆索。作別在堂人五個，門前上馬疾驅行。燈籠火把齊點起，幾行儀仗在前行。上了長街行得快，當朝首相去搜人。按下救星來半路，詞中且說客家情。兩個賊子商量就，用其晚膳近初更。廳前架子生炭火，排列家人二十名。三人便乃朝南喝，叫聲拿出那三人。家童忙去開繩鎖，簇擁三人到大廳。三位翰林抬頭看，賊子朝南坐定身。左右衆人齊排立，火把燈籠如畫明。一邊生着紅炭火，三樣奇刑撒在塵。三人一看陣

呆了，這般施爲爲何因？只見兩個賊子齊開口，微微含笑叫三人：

『我想你們三個，該自知禍福，豈不知你那老子大人，與我結下深仇，恨你三人還要到我園中看花。既已自來，我好意不記前仇，反將妹子與你，你還不知好歹，執意不從。既是不從，我們却要報仇了。如今並無別樣恭敬，這廳上三般刑法，乃我伯父新製的，還未曾用過，所以今日請你們三位出來試新。你們上前來，每人認了一件，好待我們制度行來。』

賊子說罷一席說，三人聽得甚分明。悠悠七魄三魂散，面面相窺呆了人。回頭看看三般法，此事叫人怎理論？手無寸鐵防身器，只恨平日但學文。今有賊子施謀害，那有何能敵此人？詩云子曰難救命，之乎者也怎保身？可憐父親人三個，不念親生骨肉親。三日以來無消息，忘了傳宗接代人。身死他家也罷了，爲何結果在非刑？即刻立時遭大難，叫我三人那裏奔？真個上天天無路，果然入地又無門。左思右想渾無語，怎得平空落救星？罷了罷了真罷了！算來也是命該應。此時即忙開言道，你們兩個慢勞神。

『一時不合，闖到你家，真是飛蛾投火，自然有死無生。但你們今日不過要我等性命，待我三人各尋自盡便了，何消用此奇刑？』二人笑道：『爲要試此妙用，所以借重嘗新，如何放他自盡？』喝令家人，快把三般刑法製造起來。

家人答應忙不住，銅鑼就把火來焚。錫壺滿盛新煎水，鐵鞋排放火炭焚。正在廳中來制作，內中來了姓王人。只因聞得了環說，嚇出三魂去二魂。只推出外來觀看，使人引路到前廳。一見這般光景樣，通身冷汗戰兢兢。只得上前來問故，賊兄賊弟笑欣欣。開言便就稱妹丈，出來正好看新文。三位翰林抬眼看，分明認得姓王人。如何他也身在此？賊子呼爲妹丈身。正在身上難分解，忽聽家人報一聲。

『三件奇刑，一齊停當。』良卿吩咐，把這三人上下洗剝起來，將左永正上了過山龍，桓玉用了錫鑄鑼，杜

順卿穿了紅綉鞋。

吩咐一聲齊答應，急煞廳前三翰林。唬倒一個王公子，此事如何怎理論？暗中搓手連踢足，岳父誠爲誤事人。號火舉之時已久，如何還不到來臨？三人此際真無奈，回頭並要撞階心。一衆家奴來扯住，大家動手剝衣衾。禮乾只得忙走上，正待開言勸三人。忽聽得耳邊一陣如擂鼓，兵兵亂響打門聲。吆吆喝喝人聲鬧，賊子聽來吃一驚。正要使人出去問，只見一衆家人飛走臨。人人失色言難出，個個慌張話不清。只稱禍事真禍事，禍事臨門了不成！大爺二爺不好了！飛天禍事到來臨。兩個賊子驚呆了，慌忙連問爲何因？

家人等喘氣說道：『大爺二爺不好了！外面左丞相來了！』二人忙問怎麼說？家人說：『左丞相帶領五六十名家將，個個帶刀仗劍，直進門來，說他看得三位翰林的本命星，落在我家府中，要進來搜看。小人回他稟過主人，他登時大怒，不由分說，打開大門，紛紛一齊擁將過來。』

家人說罷一席話，二賊聞言走了魂。好似高樓失足，平空跌入海，跨缸到底沉。面如土色，渾身顫，身下軟攤立不起，口中有語怎開聲？只向兩邊頻揮手，分問說道快收刑。一衆家人全不懂，茫然個個失三魂。二人抖倒交椅上，喜壞朝中四翰林。只聽得鬧鬧哄哄，人吆喝，紛紛擁擁進來迎。數行儀仗，明戈戟，火把燈籠遍地明。肅然立定分左右，當朝首相上高廳。腰間玉帶掛金劍，家將跟隨數十名。手提寶劍，腰刀挂，嚇倒家奴一衆人。縮到牆邊索索抖，二人抖在椅中存。左公兩邊只一看，問聲上面是何人？兩旁人役齊吆喝，綽步撩衣往上行。揪下賊子，人兩個，擲下廳前響一聲。左公方始身歸座，四顧廳前三付刑。又見翰林人四個，便乃開言問衆人。把他二賊來拿上，哄然應諾雷鳴。鷹拿燕雀，齊動手，提上良卿與國興。雙雙跪地，渾身抖，口呆目瞪，似痴人。左公當下開言喝：『你是何人報姓名？』二人抖戰言難出，點首搖頭無論理。左公喝問何不對？半晌方才掙出聲。

『小子叫做魏良卿，他他叫做侯國興。』左公道：『原來汝二位是客氏之子，忠賢之姪，只因近日朝中，失

見了三個翰林，奉旨嚴查了兩日，却無影響。故我夜觀星象，見他三人的本命星，卻都落在你這宅中，是以我親自到來搜檢，一搜檢，不知他三個可在你家？」二人聽了，愈加戰戰兢兢不住。搖頭道：「不不不在我家。」左公笑道：「我才見廳傍有三個儒士巾服之人，分明是那三個翰林，如何還說不在？」

命喚三人來當面，三人聞命上前，只得當面齊跪下。左公便乃問其情。你等三人從直說，爲甚因由在此存銅鐵之件爲何物？這般刑法處何人？三個翰林聞聽得，原就從頭告此情。打從看花來說起，直到今宵用極刑。若非大人來到了，子婿三條命不生。三人訴罷前後事，禮乾移步上前。小生也是看花到，他家留住強招親。日聞到此方得脫，方才廳上用奇刑。小生在此親眼見，險害朝中三翰林。可作三人一見證，並求相救出他們。左公聽了多少話，着四人暫退一邊存。

暗想此二賊倚勢胡爲，目無王法，今日之罪，死有餘辜。吾料客氏不出前廳，必有後門，到宮中保奏去了。今日在此，若不立誅二賊，緩之明日，必爲漏網。當時立起身來，對二賊道：「汝二人既食朝廷之祿，豈不知王法？怎敢將翰林詞臣，禁囚在家，強招爲婿，不從汝意，即私造極刑，取死三人之命。且連日聖旨通行都下，比戶嚴查。三翰林既在汝家，安敢藏匿不報玩法欺君，乃至于此！汝二人今日罪不容誅矣！我即以上方寶劍，先斬汝二人之頭，候明日再行奏聞便了。」

喝令二面家將等，拿下良卿與國興。去其冠服來綁縛，親斬欺君玩法人。一班家將齊聲諾，揪住二賊下階心。慌煞客家人，一衆東躲西藏四處奔。兩個賊子痴呆了，冠袍剝下盡離身。牢拴緊縛齊都了，高舉燈毬點得明。左公掣出上方劍，堅心立定斬奸臣。霜鋒過去人兩個，家將人頭手內擎。一聲響處人跌倒，湧湧鮮紅似雨噴。良卿一命陰世去，再殺奸臣候國興。雙睛緊閉無生氣，如同酒醉睡沉昏。寒光起處人頭落，不知疼痛半毫分。忠良除了人間害，客氏家中絕命根。拭乾血跡歸劍鞘，重歸廳上命諸人。三般刑法收了去，首級懸於客氏門。命衆翰林

都出去，更有三童也脫身。四人好不心暢快，出門上馬即同行。紛紛擁擁滔滔去，前呼後擁轉家門。一程早已來到，下馬一齊上大廳。五人迎住心大悅，左公相見坐安身。叱退從僕人一衆，轉過多才四翰林。各人拜見生身父，回身再拜泰山尊。深謝禮乾同作揖，桓杜左三公齊問。因何前日觀花去，不告而出私自行。此心此意何人起，你等今宵說個明。三人聽聞低頭立，半晌之間始出聲。只因客氏花園內，告之惟恐不容行。若問何人來此意，三人彼此有同心。三公聽了齊冷笑，好一起同心合意人。

左公笑道：『去之時是同心合意了，不知方纔那賊子三般刑法，你三個人可會同心合意，認他一件麼？』若還認了那一件，我今現帶轉回程。你等同心來試試，嘗此私刑滋味深。如或此刑當不起，家法從輕論罪名。同心議定來同話，每人自責領何刑。三人默默無言語，退立一傍不則聲。趙尙書與黃御史，一齊笑勸說原因。『既往不咎，仁兄都不消責備了。三子在他家遭了這般難容，顏比往昔都消滅了一半。如還要將他責罰，可看我弟情面置之不問罷。』左公笑道：『他兩個賴有泰山之靠，代爲說情，但我這泰山却不曾與女婿討饒，如何可笑？』致德說道：『兄既不會代我叔岳說通人情便了。』衆人聽了都笑道：『廚中夜膳早來臨，兩席排在高廳上，各皆入坐位分賓。席前問起客家事，三人細細告分明。』言及三女無不曉，歡然飲到五更深。方才散席諸賓去，秉衡桓玉內中行。相見母妻悲又喜，幾乎不得回家門。備說到家多少事，桓郎作別說原因。今宵回去明日，至大人衆等說應該。在廳幾個都謝別，歡歡喜喜盡回程。左公方始來入內，相見夫人坐安身。深讚禮乾王公子，又加責備秉衡身。按下此事休重表，單說方纔客氏身。他在裏邊忽聞此信，急到後門，上了肩輿到宮中。啓奏天子，代兩兒乞命。天子諭令且歸，俟明日早朝定奪便了。但卿等擅將翰苑詞臣囚禁私堂，連日有旨嚴查，爲何不報？此等事亦甚爲不法。左卿爲人正直，他若堅執起來，却也不便顧私恩，而廢國法。』

客氏聽說無可奈，只得辭王回轉身。剛剛走轉家門近，幾個家人劈面迎。齊叫夫人不好了！小爺兄弟損亡身，却被左公親審問，上方寶劍立施刑。一劍一個都殺了，屍身現搬在庭心。兩個首級門外掛，收去門前三付刑。家人還未來說畢，奉聖夫人已聽明。好似頭頂三江水，猶如腳踏五湖冰。口呆目瞪言難出，淋頭夾面汗渾身。五臟六腑如刀割，三魂七魄盡出奔。高叫一聲我好苦，翻身撞倒轎兒門。頭南脚北咽喉塞，咬牙張目手如冰。四體挺來如壁直，妖姣嚇死在街心。唬壞轎夫人八個，來了家中報信人。一擁上前來拖住，夫人叫得震天鳴。狠叫一回路醒轉，傷心大哭好傷心。痛恨咬牙忙上轎，如飛趕到自家門。燈籠火把如白晝，撩起頭來又一驚。人頭一對門前掛，面如白紙血淋淋。兩目大開如盼母，口開好似叫娘親。客氏寸腸方萬斷，帶哭連爬往內行。齊到大廳天井內，兩屍跌倒到庭心。肩上無頭血滿地，背縛牢拷尙帶繩。客氏未曾仔細看，外邊趕到護奸臣。也是家人來報信，同此如飛趕進門。二人見面號陶哭，抱住屍骸大放聲。捶胸頓足齊哭罵，把他萬副凌遲也稱心。祖宗三代都罵到，梅姣姊妹都來臨。五人圍住屍骸哭，差了家人快出門。喚了兩個縫頭匠，將首縫來聯那身。買得兩具盛棺木，殯殮雙雙二子身。恨在心頭真無可奈，平明聖駕出宮門。

左公上殿，細將昨夜之事。陳奏一番，又把三種非刑，恭呈御覽。情真罪當，無庸再議。但將三翰林罰俸一年。又奏魏忠賢私造非刑，理應治罪。

君王寵愛魏太監，不准忠良所奏情。先生已把良卿斬，魏卿無用議罪名。左公退朝心不樂，幾次三番枉用心。不用除去奸黨命，枉做當朝首相臣。不如告退歸鄉去，優游林下放我心。自此存心歸里去，未知何日出朝門。要知以後多般事，再觀下回便知因。

第四十三回

賭博行讒惡婦凌兒媳

遊園誨盜左公訓妻女

且說袁公見宦官橫行無忌，朝政日非，思量引退，而左府遠隔襄陽，親戚間亦多事故。當初萬歷四十三年，孝貞嫁到晉門，晉族原是望族，晉公夙學，雖官止教諭，而從遊甚衆，家計不貧。其妻袁氏生二子，長子德誠，卽孝貞之婿，忠誠孝友，頗有文名。次子德志，則刁頑狠毒，迥然各別。

正當萬歷三十九年，晉公在任病亡。袁氏與子扶棺轉開喪安葬事完成。二子家中來守孝，其時沒了管家人。德志任心嫖賭，袁氏嬉遊沒正經。結交賭友鄉紳婦儼然日夜往來行遊山玩水觀戲劇，尼菴佛寺搶金銀。人來客往留酒飯，典田賣地不心疼。況而愛賭非好事，只有輸來沒有贏。長子德誠常諫母，不覺傷殘天性恩。次兒德志逢其意，諸般湊趣順娘心。三年孝滿家私盡，實得田地沒一分。要與德誠來娶室，媳婦資財可濟貧。

因將各處莊田找絕，找得百餘金，爲完姻之用。自娶左小姐過門，見他粧資豐厚，十分喜歡。

再有粧奩田一百，依然足用不愁貧。孝貞小姐多賢淑，見了夫家家道貧。贈嫁之人，都遣去，親操井臼不辭辛。只留兩個丫環女，名喚鸞笙素月身。晉府一童名阿九，三人服侍在家門。

孝貞小姐十分孝順，因見婆婆出外，缺少衣裳，將自己上好衣飾，取出來與他穿戴出去。爭奈一上他身，卽爲賭本。

着了一套重一套，賭了一身再一身。金珠頭面來抵押，去時有路轉無門。孝貞一則年紀小，二來生長在豪門。不將金貲爲奇貨，要時雙手奉他身。因此袁氏多歡喜，贊其媳婦孝賢人。

不覺過了一年，孝貞的衣飾，早去了一半。到了次年，袁氏只愛逍遙快活，把家事都交孝貞執掌。每日三朋四友，都到家中玩耍，來時需酒需飯，不到三更不去。百畝良田，安能足用？又過二年，早已賣盡。萬歷四十五年，已生一子，名喚麟兒。四十六年，又生一女，名喚瓊瑤。四十七年，粧資已典賣一空矣。

手中窘迫多難苦，五個年頭光打精。德誠是歲身入泮，覓其一館做先生。束脩不過金二十，逢節方支怎濟貧？

袁氏不管他死活，總教媳婦自支撐。煩惱大娘申氏女，這般受苦怎區分？

此時孝貞手內無錢，家中賭友供給不能照前豐盛。袁氏也就絮聒起來。申氏在家，雖然執掌一切，因兩叔都不在家，不便將銀米送與女兒，只好將自己存下的私房衣飾，時常貼補與他。只要一送過去，袁氏即來借貸，一經他手，即便賭完。大娘無奈，只得常送些食物過來，與女兒吃用。袁氏知道，不是拏去送人，便招賭友來享。

送來不得占實惠，苦壞佳人寡母親。只得接女回家去，住了三朝就要行。袁氏即便來迎接，不能長住母家門。那袁氏要得左家資助，恐他女兒回去受享，便沒送來。若扣住媳婦在家，大娘不捨女兒，自然送來用度。其時萬歷四十八年，左公子回鄉考試，得知孝貞苦況，親來看姊，送銀二百。袁氏知道了，便來借去，只說贖田，誰知不上一月，又輸得精光。

夫妻氣悶無處，德誠向有病纏身。吐紅身熱成癆病，不能處館爲先生。臘月初旬回家轉，養病房中不出門。早又殘年來過度，天啟元年正月春。正當新春初二日，小姐回家拜節辰。轎到二廳來歇下，侍兒僕婦共來迎。一程來到中堂上，大娘齊問官官等，爲何不與共同行？小姐回道家中住，陪伴姑爺未出門。侍婢獻茶都已畢，大娘觀看女親身。傷心不覺雙流淚，我兒連叫兩三聲。想你九歲來亡父，母親做了未亡人。爲因勉強在人世，只因難拋我兒身。猶幸托孤與大叔，一諾千金無改更。接得母子回家轉，加倍慇懃待我不輕。看戲我兒多愛惜，更勝親生兒女身。伯母孀娘多賢德，助其夫子以成仁。自從服滿回家轉，助你粧奩多少情。上好錦綾裁衣服，首飾釵環十足金。粒粒珍珠圓又大，細細粗粗有幾升。花梨檀木爲傢俱，諸般銅錫盡皆金。水旱不荒田百畝，只因知你晉家去。誰將姪女如此嫁，大叔爲人那裏尋。誰知你却多不肖，自從嫁到晉家門。却將金銀輕似土，任意花消做好人。良田又復從他賣，五個年頭光打精。如今片草都無有，忘了恩人一片心。又爲負了恩叔義，又爲累我寡母親。

留在晉家身受苦，我神馳左右夢魂驚。千方百計來照顧，總來益了姓袁人。看你這等寒天氣，一件棉衣罩在身。嫂生惜養如花質，怎禁熬煎這般形。即今這件貂皮襖，百金之價簇簇新。乃是伯婆來送我，向來珍惜不相輕。如今與你穿回去，再莫將來送與人。倘送汝姑爲賭本，休得前來見我身。任你餓死他家中，不來照顧半毫分。小姐聽了多少話，默默低頭難出聲。悽然淚下心傷感，母親慈訓謹當遵。不知兒有兒的苦，自從嫁到晉家門。他家庭日多艱苦，婆婆衣飾不過身。孩兒無物也罷了，既有妝奩多少珍。如何看彼多欠缺，一毛不拔怎爲情。況且嫁到他家去，要在他家過死生。若不要得婆歡愛，不然難以過光陰。誰知他却無厭足，誅求不足苦纏身。又將家事來推諉，叫兒獨力怎支撐。一家大小來吃用，又兼賭友日登門。酒飯茶湯早夜備，油燭輝煌點到明。每日用銀二三兩，若非典質怎區分。女夫但知文章事，不能設措半分文。坐吃山空無進益，安能不至這樣貧。情知負了恩義叔，情知累母帶憂心。叫兒却也真無奈，算來總是命該應。小姐說罷長吁氣，大娘惟只恨媒人。又問女婿如何病，早將茶點到來臨。母子二人同入內，早見丫環稟事因。

只見總管率領大小家僮，進來與大小小姐叩頭賀喜。小姐立起身來，正要回他不必，早見家人排立天井之中，叩頭在塔下。

小姐出位還四福，衆人退出外面存。總管左書來廊下，問安小姐說緣因。姑爺病體曾痊否，官官姐姐爲何因。不與小姐同來到，孝貞便與說其情。姑爺病體難得好，總然服藥不能輕。

『若說官官姐姐，實不瞞你說。因身上少些妝飾，因此不便出來。』左書道：『小姐何出此言。到母家來，何須妝飾，便是隨身便服，難道誰敢見笑不成。待小的接了官官姐姐到來，小姐在家過了元宵回去。』小姐道：『爭奈姑爺有病，家內乏人，我今晚必要回去的。』

左書聽了難相強，告辭小姐外邊行。須臾又復來入內，廊前說與小姐聽。花綾兩疋紅綠色，公賬稱來十兩銀。

與官官小姐裁衣服，銀子將回用度撐。莫與奶奶來知道，從此還去存個心。小姐艱難他不顧，算來不必管他身。『況姑爺有病，那房中不要用幾個銅錢，若再被他得知，必來求借。小姐要問他討，便如大海撈針。』大娘與衆僕婦都道：『此言最是，從今以後，有了錢財，只該瞞着放下。況且這個袁氏，是襄陽城中開頭女光棍，原沒有天理良心的。小姐有錢奉他，自然說好，若手頭貧乏，他就又有一樣看承。』小姐道：『此時相待，已大不如前，但你等說瞞他用度，如何瞞得？若要買物，必經阿九，還有一個管二官，爲人外若忠誠，內實奸詐，每打聽兄嫂房中，若有一言半語，他便去搬弄是非。』

算來算去瞞不過，不若無錢倒太平。衆人聽了都嘆息，世間少有這家門。都是前番差主見，誤信媒言結此親。常時茶點來用過，華席盛筵到中廳。大娘待女言談講，衆人左右奉金尊。酒罷之時日過午，母女深談兩地情。用些夜點紅日墮，管家轎子到來臨。小姐起身來別母，申氏傷懷淚滿襟。母女情長難捨割，大娘即便命衆人快把點心裝四盞，帶與家中兩外甥。小姐拜別來上轎，衆人齊送到前廳。都說：『爺若病好，小姐回家住幾辰。孝貞別了離門去，一程轉到自家門。廳前下轎來入內，送的家人自轉程。娘娘出外還未轉，兩個孩兒接母親。鸞笙把盃來奉上，佳人來到白房門。夫妻相見皆問慰，安排晚膳用完成。守到三更袁氏轉，一番安慰問安寧。次早乃是初三日，紅日初升早起身。』

且說城中有幾個破門戶，鄉紳婦女，一個是馬門常氏，一個是牛門邊氏，一個是袁門方氏，與袁氏因賭相識，又且都是同年五十，所以這四人更加密結，結爲同年好友，各論月份大小，以姊妹稱呼。牛馬兩家丈夫一個做過司獄，一個做過驛丞，如今都亡過了。惟方氏丈夫是個呆子，就是袁氏的親兄，無男無女，只在家中靠著妻子養活。

驛司丞獄官雖小，也要同將奶奶稱。方氏雖然無職分，只交接結有情朋。所以也將奶奶叫，此日同來到督門。

一與袁氏來拜節，二來玩耍賭輸贏，三乘轎子來廳上，阿九慌忙報主人。袁氏奶奶忙出接，三人携手到中廳。你也福來我也福，姊妹歡呼不絕聲。彼此分賓來坐下，便叫使女獻茶臨。茶送一道忙來到，袁氏開言說事因。可請大娘來出外，拜節諸母奶奶們。鸞笙入內忙傳報，孝貞只得起抬身。來到中堂抬眼着，原來牛馬等三人。去歲與姑相交起，所以今朝拜節辰。小姐辭別回房去，袁氏觀之也起身。登時隨後來房內，媳婦連叫兩三聲。

『這三人一個乃是舅婆。兩個去年與我結為姊妹，情勝同胞，今年拜節，還是頭一節。你須要好生看待他們，先發一桌齊整點心出來，筵席更須豐厚，晚膳也要豪華，切不可淡泊了他，惹人取笑。』小姐道：『家中所有，不過殘年所備的菜蔬，若要華盛，那來銀錢去買！』

妖狐見了如此說，默默冷面皮門。哈哈一笑回頭走，更無半句話談論。小姐見了長吁氣，說與官人晉德誠。這般苦荒多艱苦，豈盛華筵那裏尋？一言回出無錢鈔，婆婆便自怒生噴。官人之弟為母子，尙然無處去趁錢。妾身本是釵裙女，怎教空手把家撐。巧婦難炊無米飯，此後教人怎理論。德誠惟只長嘆氣，默默無言難出聲。小姐只得抬身起，開好廚門取點心。

把昨日帶回的點心，裝了四盒，着鸞笙等托出中堂，擺在桌上。四個婆娘擡眼一看，乃是一樣年糕，一樣饅首，兼糖果四色而已。

三個婆娘心不悅，晉家待客這般輕。新年頭上來拜節，四樣東西當點心。倒也虧他拿得出，這般行為窮家形。袁氏惱在心兒裏，只得擡身說事因。

『嫂嫂賢妹，不嫌粗點，請少用些。』三人笑道：『說那裏話來？這樣盛點，要算襄陽城內，數一不數二的了，姊姊還要太謙。』袁氏只得說道：『賢妹，這都是媳婦兒管的。』

三人欲待推不吃，飢餓難熬無奈情。只得起身來就坐，一頭吃着不甘心。

邊氏忽然問道：『馬家姊姊，我去年到你家裏拜節，亦是幾品細點，我却忘懷了。』當氏道：『我家大娘，爲人愛重體面，非凡的親友，他豈敢怠慢賢妹？去年到我家來，他備十六色細點，款待你的。』邊氏聽了，哈哈大
笑，方氏也問邊氏道：『牛家奶奶，他記得本年到你府上拜節，你家點心，密排排擺了一桌兒，我也看得眼花，竟不會數得是幾十樣點心。』邊氏笑道：『也不爲多，不過一十四樣而已。不瞞你說，我自從沒了你妹丈到今已二十年，守了一個兒子，娶這一個媳婦，也不爲容易，他們怎敢不孝？我若吩咐了，不怕他不依，若不依，我便打兒罵媳，吵他日夜難安。』

二人說着哈哈笑，袁氏羞慚不作聲，惱恨媳婦真出醜，不顧婆婆體面情。當下點心來吃罷，再與隨來老僕吞孝貞小姐廚房去，安排午膳，自當心須。史早又多完備，兩個丫環托出門。六碗四碟來排好，兩壺熱酒共一斤。袁氏又道：『不是起身，只得讓三人各人歸位來就坐，是何餚饌放中心？一盤四燉東坡肉，新泛青魚嫩筍烹，小炒腰子並脆掌，十香素菜湯與羹，三人好不小心，惱你家媳婦太忤人。這般乃是家常飯，豈可新年待客人？看看到有菜六色，還連素饌與湯羹。』

再開那碟中四色，一樣雞蛋，一樣醉蝦，一樣瓜子，一樣小菜，尤覺不堪。三人吃着，擲杯擲筯，不住大笑。方氏說道：『袁家姊姊，你可曉得今年海味買多少錢一斤？』方氏笑道：『只怕要買一百兩銀子一斤，也未可知。若不然，何至人家席上，都不用海味了。』當氏道：『怪道近來酒席，只用得豬身上的物件煮來，海味這等貴了。但不知年下雞鴨兩樣，時價如何？』邊氏笑道：『我過年買一隻雞，足足三千六百錢，不會少一個。』方氏笑道：『實貴了些，酒席上都吃他不着。』當氏笑道：『要用不難，明日到我家來，我的媳婦賢德，又要體面，包你海味雞鴨都有得吃的便了。』邊氏道：『後日到我家來，我家媳婦也是耍體面的，便邀晉家姊姊，一同來吃些好物，強似在家受苦。』

二人說罷哈哈笑，袁氏聽之愧十分。思量可恨慳吝婦，惹人恥笑這般情。當時說與牛馬道，妹等生來福氣深。娶的媳婦多賢孝，待人有理順婆心。我家真是多悔氣，娶這般忤逆不賢人。說罷了時，嘆息。二人作勸笑言云：姊姊不必心煩惱，算來也是命該應。一齊舉杯來吃酒，口內假着個斯文。篩一盞來乾一盞，吃一巡來又一巡。三斤陳酒多飲完，後邊添出又三斤。三盃盃盤多獻底，又添幾盤到中廳。鮮魚雞蛋豬頭肉，滿滿裝來滿滿盛。三人仰面哈哈笑，我門都要做財星。此處大娘來祭享，保佑他家漲黃金。

『不要管他拿來就吃，我們是不論精粗美惡，都會收拾的。』

說完放量忙忙吃，另換茶鍾把酒吞。一仰一杯多爽快，酒完不覺醉薰薰。人人面上加血濺，哈哈大笑亂談論。各人吃了三盤飯，方纔離席起擡身。殘筵收拾揩桌上，壇場鋪下賭輸贏。三張盒子兩張併，開招活壓是全勝。孝貞夫婦惟嗟嘆，外邊又來了二官人。他在人家來拜節，款留酒飯到如今。回家看見人三個，娼娘舅母叫連聲也入場中添脚色，袁氏心中喜十分。看看賭到日過午，方氏險得正打精。

沒了半錢，如何是好？心中一想，方氏娘家富貴，自然廣有私房，且待我去借幾兩銀來，翻本便了。

方氏想着離座起，只推解手裏邊行。來到小姐房中去，方氏婆娘舉目睜。見孝貞小姐床邊坐，抱却瓊瑤小女生。德誠悶坐窗兒下，多病相如不出門。麟兒伏地來玩耍，侍兒引領笑歡聲。一見方氏齊立起，方氏連連稱謝聲。多謝多謝真多謝，謝你夫妻費盡心。華筵盛席來款待，幾乎吃煞我們身。至今幾塊豬頭肉，猶然塞緊在胸心。孝貞明曉他恥笑，只得開言說事因。實因家道多清淡，一年不及一年春。只須備下家常飯，十分怠慢舅家們。方氏笑道：休謙遜，大娘怎說此言論。你家本事多豪富，叔父官杆自相爭。如何說起貧窘話，孝貞不禁笑言云：雖然叔父家富貴，我家寡母無親人。一貧如洗虧一養，已備粧資多少珍。安有再能他額外，舅母休出此言論。

方氏笑道：『休得太謙，我只因今日沒有本錢，特地到來，要與大娘借五兩銀子去翻本，爲何倒說起窮話。』

來？」孝貞笑道：「今非昔比，當日有時，休說五兩，便要五十兩，却也容易。如今這等艱難，縱使五錢五分，亦無從設措，那裏還有五兩存銀？」方氏道：「若無銀子，就是當頭也罷。」德誠笑道：「不瞞舅母說，雖然甥媳有些妝奩，典賣到今，真是寸絲無剩，其實無甚東西了。」方氏道：「既無別物，可否大娘身上，這件貂裘，借與我去，暫抵幾兩銀子，待翻回原本，立刻回贖何如？」孝貞笑道：「這件貂裘，並不是自己之物，只因昨日回家，四房姑母見我寒冷，所以暫借穿回，明日便要送還他的。」

方氏見他都不借，心中恨怒，便一身連聲冷笑朝外走，口內嘮叨罵不停。中堂上面前來，到袁氏聞言問事，因嫂嫂後面來解手，因何許久始來，臨又且滿面含嗔，誰人得罪你當身？方氏道：「言休提起，我爲輸了少本錢，向你大娘來開口，暫借銅錢幾百文，非惟不肯來借貸，倒反嘮叨笑罵人，說我們多是無廉恥，一般老怪賭錢精，打擾人家賠酒飯，前世冤家結得深。你道教人惱不惱？我等何須在此存袁氏一聽心，大怒大罵妖嬈小賤人，怎敢這樣無廉恥，我今前去問他身，言能便要朝後去，三個婆娘阻住身。」

都道：「姊姊不要性急，只說我們在此，攪得你婆媳之間相罵，傍人知了，不成模樣。你只要從今以後，放出些做婆的面孔來，他就不敢這般放肆。」袁氏道：「波婆面孔，非不會放，只因他的姪女家，也不曾有甚不是。二來他的叔父，都做大官，我若磨滅了他的姪女兒，恐將來有甚話說，敵他不過。」方氏笑道：「姑娘却是不在行，難道做婆婆的磨滅媳婦，要把他朝罵夜打不成？只要終年累歲，再不與一副好面孔，自朝至暮，只是冷語冰言，指桑說槐，打雞罵狗，每日供膳，道歹嫌非，摔碟拋盞，時刻尋他不是，使他終日忍氣吞聲。倘若認真，你道我自說別人，與你何干？却來招攬，仍舊是他的不是了。便是叔父做了大官，你是個寡婦親母，他也無可奈何。」

袁氏聽了無言語，點頭只說不差分。當時人有重來賭，賭到黃昏點了燈。方纔收拾吃晚飯，幾色水盤無話論。

歡呼豪飲來吞罷，鋪設又賭到二更。方纔謝別來送出，三人都用脚步行。街坊迤邐奔回去，且言袁氏老狐精。中堂坐面轉怒色，孝貞小姐到來臨。走近老狐安候請，婆婆一日太煞神。袁氏聽了全不理，哈哈冷笑兩三聲。孝貞見了心明白，必因酒飯不豐盈。所以他心深怨恨，只見老狐回語二官人。可笑家中多淡泊，枉養孩兒兩個人。不能掙得錢和鈔，使娘受氣不堪聞。今日三人來拜節，原該你等自支撐。十六色細果非爲厚，十二盤珍饈略堪吞。像模像樣來款待，怎被他人笑破唇。母親面上生光彩，不被人罵賭精。況且這樣寒天氣，我已行年半百人。薄棉兩件多單冷，那有貂裘穿在身。空養你們兒兩個，也該掙件與娘親。老狐說罷長嘆氣，德志聽了心下明。哈哈大笑開言道：母親不必表他人，哥哥雖則多癆病，還有孩兒在此存。有朝一日高中了，飛黃騰達上青雲。三牲五鼎來供養，少甚貂裘穿在身。母親不必心煩惱，萬般由命不由人。孝貞聽了多少語，原來還爲這衣裳。立在中堂無意思，回身即便入房門。一邊收拾來安寢，一邊流淚暗傷心。枉負母親多少意，如何穿得這衣裳。果聽了三人下來，明朝去還老娘親。悲嘆一回來就枕，德誠早已睡沉沉。那知妻子私啼哭，回文再表老牛狐。果然聽了三人話，多來不是孝貞身。冷言冷語朝朝有，百般承奉不歡心。孝貞終日來淘氣，大娘日夜不安寧。差人寄信京都去，女兒晉宅苦難禁。左公知了真不樂，回書與嫂且安寧。家中銀米并用度，送與姪女濟他貧。愚叔今秋必定轉，歸鄉商議這椿情。申氏得言心少放，只盼秋來叔轉程。時光迅速如流水，春歸夏盡冬將臨。德誠病體看看重，上了眠床不起身。急煞孝貞左小姐，急壞家中寡母親。女婿病重如何好，現今受苦在他們。若還再有多不幸，叫我孩兒是怎生。日使家人間候病，醫藥之資盡左門。袁氏老狐全不管，德志全不在心。娘兒終日身出外，不來看顧病中人。德誠病入膏肓，內口吐鮮紅日不停。諸藥用來皆不效，敢該命絕不由人。有名醫士都回絕，皆言此病不能輕。苦壞孝貞人一個，此事叫人怎理論。此日九月初三日，德誠病益深沉。時時發覺神魂脫，只怕今夜難留程。自從與你爲夫婦，並無好處到賢卿。累你粧奩都用完，裙布荆釵無怨心。希望止明有日身發達，補報賢妻多

少恩，豈知終日心鬱悒，犯此沉痾病纏身。而今已入膏肓內，散盡精神命欲傾。只愁撇下恩小姐，又拋童女怎成人。雖然身死心難死，辜負賢妻枉此身。德誠說罷雙流淚，孝貞聞語淚如傾。自然不日身痊可，官人何出此言論。果然若有長和短，妾願相隨一路行。德誠說道休言此，若還小姐命輕生。一雙女兒將誰靠，撫育孩兒全仗卿。小姐道：此言雖是，大義難棄這等行。奈何事勢無終結，妄求區區一婦人。母親漸衰相虛待，高堂相待絕無恩。令弟手足無成器，守此孤兒事甚人。與其日後無終始，不如從死反相應。佳人說罷重洒淚，德誠聽語嘆連聲。

「雖如此，小姐還有兩位叔父在朝，有日回鄉便是泰山之靠。只是我母親兄弟自從病重以後，難得他們進房一看。今日已成永訣之勢，小姐何不着人去請母親兄弟同來，再見一面死亦心安。」

小姐聽語心傷感，唏噓掩淚出房門。正遣鸞笙來人報，外間總管左書臨。小姐便着來喚進，左書廊下見千金。「奉奶奶命，問姑爺病體如何，又送一兩人參在此。」着了環送上，孝貞接過，便對左書道：「姑爺病體甚是危篤，看其勢只怕今夜難過。這身後之事，叫我無從措辦。」左書道：「然此事不消小姐費心，姑爺果有不好，少不得晉奶奶與二官自應料理。」小姐又道：「只怕未必，總使他兩個肯來照管，也就是了。但不知如何將我磨滅，只看他自從兒子病重，從不肯進來一看。如今正要打發阿九去請，以此論之，只怕身後之事，奶奶與二官全不料理，也未可知。」左書道：「若然如此，小的們來此料理便了。」

生死乃是大之數，小姐還須顧自身。還有官官與小姐，莫教爲死反傷身。等待老爺回鄉轉，自然小姐得安寧。小姐聽了雙流淚，難得忠良老僕身。左書告別回家去，孝貞小姐到前廳。說與阿九人一個，請其奶奶二官人。回身再到房兒內，忙把人參煎一停。德誠到口難下咽，壽命該終不由人。小姐並及丫環女，只見兄妹一雙人。大家走近床前立，看將至日西沉。方報奶奶來問病，袁氏娘兒走進門。床前立看親生子，我兒連叫兩三聲。德誠正在昏迷處，忽聞母喚又甦醒。看明其母床前立，不禁腮邊兩淚流。開言便把娘親叫，孩兒病體日沉沉。精神消耗

無起日，大抵今朝命必傾。養育深恩難報效，永無慈顏不轉程。不能待母天年老，兒是人間一罪人。孩兒若是身亡後，母親不必痛傷心。家貧理宜從薄殮，孤兒寡婦乞施恩。袁氏聽了他言語，不禁洒淚痛傷心。口中只把親兒叫，如何病勢這般形。摸他身上如柴瘦，愁鎖雙眉無理論。德誠又叫親兄弟，從今長別雁行分。高堂老母桑榆景，菽水承歡靠弟身。吾弟自是多孝順，從來深得母天心。不消兄長親托付，必能孝順母親心。但是寡嫂人三個，姪女姪兒苦伶仃。此事却要來相托，未知吾弟可應承。

德志道：「大哥何出此言？病就可好的，縱然不起，嫂嫂姪兒，是兄弟一力擔當了，還有甚說的？」

德誠洒淚稱：「感此時漸漸散神魂，眼看姣妻並幼子，母親兄弟一家門。逐個喚來難捨得，陣陣陰風散去程。奄然長逝雙垂目，霎時氣絕命歸陰。可惜今春剛廿五，一事無成喪了身。拋妻別子飄然去，一任呼號不轉程。在房人衆齊大哭，孝貞絕抱屍身口口只把官人叫。願來抱我一同行。」

大家哭了一回，德志只叫：「如何是好？這身後之事，却將何物措辦？且待我到親友人家，去借貸罷。」

正要看家人去報死信，却好又來了兩個家人，探問姑爺病體，方知人已死了。小姐備言身後之事，無人料理。那家人忙忙回去，報於大娘。中氏大哭，急使左書等備辦一切，又差四名僕女，同到晉家，勸小姐保重。自身要緊，止是只要有錢，諸事立就。到黃昏時候，衣衾棺槨，俱已齊全。左書與七八個家人，押了抬到晉家，大家動手入殮，將晉姑爺停到二廳之上。小姐悲號踊躍，痛不欲生。衆婦女百苦勸，時刻陪伴小姐，過了三朝入殮已畢。衆家人方才辭回。晉德志無面回來，躲在外面。袁氏老狐，謝也不謝一聲。衆家人無不咬牙切齒，一路大罵而回。自此孝貞小姐，與兩個兒女守孝，終日悲哀，一切家事，俱謝絕不管。袁氏喪了一子，也覺無情起來，不去賭錢，只靠晉德志在外東扯西借，設措回來，仍是袁氏當家理計，只與孝貞母子，一口清茶淡飯而已。

早又斷七初冬到，娘兒兩個語閑論。可憐左氏人一個，自爲孀居寡婦人。竟將家事來脫卸，要想安然吃現成。他家倒是人三口，我們因甚養他身。

德志道：『便是哥哥當日死，我要托我昭管，我雖一時高興，口承担，然仔細思之，那有這般力量？因此想得一法在此。嫂嫂今年，方才二十四歲，在青春，守什麼貞節？不如勸他改嫁。此等美婦，怕不是受財禮千金？他若肯時，得聘財，便何與孩兒娶過？妻子母親又有媳婦進門，也可復些產業。又且孩兒再娶了富家之女，帶些粧奩過來，仍舊是全盛人家。左氏既得了好處，我們即因此與家，真是一舉兩得，不知母親意下如何？』袁氏聽了，滿心大悅道：『果然妙策，但不如左氏可肯否？他平日自問，以爲知書達禮，出自名門，只怕失節兩字，未肯相從。』德志道：『吃過夜飯，待孩兒前去，探他口氣便了。』

母子商量且慢表，單表房中左孝貞。用過晚膳初更起，鸞笙素月在廚門。打發兩兒先睡了，無聊燈下且拈針。寒蟲四壁聲淒切，回頭未見影隨身。舉目言笑誰爲伴？寒窗不見畫眉人。佳人展轉悲往事，兩淚腮邊似雨傾。自從夫君身亡後，看看涼月到來臨。託着晋二成虛謬，堂上全無半點恩。當初我把他們養，且將美品奉他們。如今我吃他們飯，粗食難堪比下人。我自吞飢也罷了，可憐兒女受艱辛。兩兒日漸容消瘦，幼兒伶仃怎受禁？我願立志從伊死，爲此孩兒留他身。看兒受苦心如割，何年方得長成人。千愁萬恨縈心曲，少吃無穿怎得生？

『雖然母親時常照顧，爭奈皆爲婆婆奪去。叔叔曾許今秋回來，如今又值初冬了，又覺音信不通，料想年內不能歸家了。』

日夜之間常嘆息，傷心又痛九泉人。與他七載爲夫婦，舉案齊眉敬似賓。雞唱燈火勤攻讀，聲音朗朗到三更。雕龍繡虎文章好，爭奈生來命不辰。身入泮宮何太晚？未能柳汁染衣青。誰知成了傷心事，一場秋夢不翻身。慕想容儀如在眼，泉路茫茫何處尋。滿懷悲愁憑誰訴，控詞志恨且題吟。便將針線權收起，移過文房四寶珍。觸景

思人心又苦。想當初未得病纏身。拈題分韻常酬和。如今還有甚何人？取得素牋拈筆起，四首詩成滿淚痕。
一霎文星隕自天，果然頃刻喪才賢。可憐半世青雲志，剩稿遺文亦枉然。人去琴留滿座塵，
淒涼觸目倍傷神。檢君遺稿藏私笈，留與兒曹習父經。先占荒山土一坵，呼天飲恨淚長流。
曉來擲鏡肝腸斷，同咽糟糠不到頭。堪憐七尺委荒萊，子幼妻貧徹夜哀。若向白楊聞杜宇，
可能化鶴一歸來？

小姐題完詩四首，自吟自誦轉傷心。正然淒感回想處，怎聽窗前步履聲？佳人不覺吃一驚，離座抽身問誰人？
窗前回言稱小叔，暗思他來爲何因？只見二官走入內，兩人相見坐定身。小姐便乃開言問：婆婆獨坐在中廳，二
叔不自來陪母，黃昏到此有何因？二官聽問回言道：只因飯後偶閒行，嫂嫂獨自房中悶，故來閑坐走一巡。言罷
之時來立起見其案上有詩文，取在手中燈下看，首首將來朗誦吟，一首來贊一首，看完便笑說原因。

原來是挽詩四首便道：『嫂嫂人已死了，還想他做甚？該尋些快活，打點後半世的爲人方是。還想前事怎
麼？』孝貞冷笑道：『我本未亡人，所以不死者，乃爲此孤兒，苟延性命，還有甚快活打點什麼？後半世爲人？』
德志笑道：『嫂嫂若要撫孤守寡，自命爲未亡人，自然無甚快活。若除了這個念頭，往好處一想，如何不快活？』
『小姐聽了，又冷笑道：『除了撫孤守寡，還做何等樣人？』德志道：

『撫孤守寡非容易，不是人間易事情。再加貧苦無家業，更比他人苦幾分。襤褸孩兒枝上露，怎保他年必長成？
嫂嫂竟以爲己任，可能始終這椿情？孝貞便說焉能保不過從天由命行。若蒙天意憐孤寡，保我娘兒無別情。有
一日來過一日，若還無日便輕生。若還天不憐孤寡，或有非常意外情。便拼一死無他意，寡居只有 一條心。』
德志笑道：『果然如此，真個沒甚快活了，但是哥哥娶了嫂嫂七年，也不曾有甚好處到你，你何必做這樣
忠臣？』孝貞道：『不做忠臣，到做甚等樣人？』

德志聽了微微笑，若還不做這忠臣？嫂嫂如此花容貌，年方青春正後生。又有滿腹文才好，怕少豪家再對婚？另尋一個琴瑟友何必拘拘守死人？有穿有吃來享福，強如受苦晉家門。姪兒姪女是難捨，不妨帶去一同行。到可養得孤兒大，留其後嗣始相應。也不謂之無信義，也算做個半忠臣。實在兩全其美事，嫂嫂還該細想情。孝貞小如聽說罷，果然禽獸不成人。不覺怒容且冷笑，立起開言問一聲。

『叔叔，你這頭上戴的，身上穿的，都是什麼？』德志笑道：『此乃衣冠。』孝貞道：『原來叔叔着的是衣冠，爲何出此不情禽獸言語來了？』

你可晉家便有人再醮，我左家那有再婚人？

『此等事，只好將來叔叔死了，待婦婦領了令郎令愛，到別人家去，做半個忠臣罷了。若對我說此言，真是臭屁，臭不可聞！』

一言說罷回身轉，床前去看兩兒身。晉二羞得通紅面，頓然呆了不開聲。良久之間方立起，慢步徐徐走出門。暗罵賤人真可惡，這般得罪二官人。你不改嫁從你說，也該善話好言論。如何這來破口，罵我衣冠禽獸人？既然不識人抬舉，甘心受苦我家門。從今母子同意見，管教斷你脊梁筋。

晉二回了中堂，把孝貞言語，添了些枝葉，說與袁氏母子二人足足罵了半夜。至次日，便去喚到媒人，把個素月丫環領去賣了。袁氏欲去賭錢，便把鸞篋帶去服侍。每日丟一升糙米在家，以爲三人口食。不許在母家久日間去了，至晚要接回家，只說少年寡婦，只該夫家守節，方是正理。大娘請得族間幾個叔伯，去向晉二理論。晉二一面之詞，說得他母子相待府上小姐十二分加意。至於飲食淡薄，不過爲家道清貧，若說不住母家，實是沒娘，不忍相離之意。滿口好話，說得左家各位難以反面，只得回報大娘。大娘明知他用線裏藏針之計，處治女兒，此事須待大叔回來，方有計較。只得每日安排飯食，送到晉家，與大小姐母子度日。着珠廉小燕兩

個丫環，輪流前去服侍，日間過去，至晚回來。

再發書信京都去，懇求良策救親生。此時乃因元年事，京師再說左公身自從殺了客家子，救其三子轉家門。君王不問奸臣罪，煩惱忠良爲國人。累次告休君不准，看看夏過又秋臨。更兼連接家中信，若不還鄉是怎生。此時七月初七日，大房設宴賓良辰。接到二夫人母子，外面席設慎思廳。左公父子同兄弟，還有東床兩個人。傳杯歡飲閑談議，說起三鄉一段情。左公不覺長吁嘆，開言說與二婿聽。當初孝士先兄世，說其寡婦一雙人。吾雖未負先兄託，待吾寡嫂頗安寧。厚嫁其女非爲薄，可稱完了這椿情。誰料孝貞大姪女，又做孀居寡婦人。遭際還不如其母，更逢袁氏老狐精。將他身來磨難，寡嫂家中無計行。音書寄到十數次，要求良策救親生。此事如何教我處，必待回鄉始可行。

『本累次乞假，聖上不准，來日入朝，只得告假掃墓，暫且回鄉，諒天子再無不准，回去安頓了孝貞再處。』致德道：『如此甚好，小弟來日與兄一同啟奏便了。』桓王兩道：『婿等自登筮授室之後，俱供職在朝，未曾祭掃先墓，哲父若是回鄉，婿等也去告假一路同行。』左公道：『甚好，况我二女原擬同歸，共掃先墓，賢婿等若去，也省了來年一番相送。』

計議定了皆歡喜，書童又復敬金樽。來了乳母人一個，抱其公子進書廳。公子才交五個月，宛似羊脂玉琢成。致德見了心歡喜，忙將接過在懷心。席上杯盤來抓取，見人引誘笑欣欣。見他令伯雙手拍，伴郎何遜與兄身。置子膝上歡言道，此兒吾心快事情。生得此心無變矣，有了傳宗接代人。

三位公子歡愛小兒，引他玩笑一回，乳母卽抱回去了。

酒闌人散交二鼓，致德夫妻辭起身。慇懃相送回去了，桓王告別也回程。要與父母商其事，秉衡相送出廳門。回身來到中堂上，各人相見坐安身。說其孝貞身受苦，來朝告假乞歸程。永正便乃開言說前年，赴考轉家門。孩

兒去看大姊姊，袁氏來房見我身。看他容貌真可畏，面肉橫生帶殺形。自然是個豺狼婦，姊姊何仇遇此人？姊夫是個無能輩，陽氣全然沒半分。况且尙患癆劣病，自然是個病亡人。姊姊一自粧奩盡，老狐不肯改貪心。言四語四常瑣碎，受他閑氣在家門。

『這也還算可恕，最可怒者，母家送去東西，盡歸他有，再不能留一些與姊姊，又不許姊姊回家多住。那日孩兒接回姊姊，剛得兩日，他便抬轎到來，說奶奶身子不快，一定要接回去的。送去二百兩銀子，他又不知如何知道，頓時借去，賭得精光。』

這般作惡猶可恕，如今姊丈又亡身。姊姊做了孀居婦，便該另與好看成。他到加意來作惡，真是豺狼梟獍心。儀貞小姐微微笑，此等虔婆老妖精。那知甚麼仁和義，豈是人情物理人。論起姊姊今受苦，算來害在父親身。左公不覺反笑道：此言說得好奇文，又是甚麼緣何故？平地栽埋我父親。

小姐笑道：『前年若不拆了孩兒書信，早將姊姊接到家中；他去婦命運，犯了刑尅，若得遠離，姊夫或者不死，姊姊或者不做孀居，且是不受老狐磨滅。』

偏偏拆了襄陽信，破我機關事不成。如今害彼身受苦，不是爹爹是誰人？左公笑道：真胡說，與你今朝辦事，情縱教回轉家鄉去，也不能強接回程。你等不必胡思想，往事還須依理行。

夫人道：『你即回鄉，也無他策。』左公道：『可接時，前年儀貞的假信，也由他寄去了，我去另有別計而行。』公子聽了，心下不明，遂問兩妹假書之事，各人談笑了一回，已至更深，各歸安寢。

次早上朝來乞假，兄弟金鸞奏聖君。三位翰林同告假，乞賜回鄉祭祖坟。君王只得來准奏，各皆給假一年春。來年歲暮當復命，免朕朝中去想卿。五臣跪謝辭朝去，打點回鄉多少情。合家大小多歡喜，只因天氣尙炎蒸。擇了八月初一日，良時吉日起身行。兩家收拾諸般事，閣部官員日餞行。翰林自有同僚輩，却也有那同寅們。東家

辭了西家去，往來終日不閑停。看看早又七月盡，此時念八早清晨。

兩家行李，一切收拾停當，雇了十六號大船，都停泊張家灣口，將家中男婦先去一半，三位公子坐鎮在船，檢點行李。到了次日，諸女眷來親送，夫人一一言謝，而別。獨留黃小姐在宅，至來日同送登舟。午膳後，清閑無事，夫人與三位小姐，並少夫人等，閑步前廳，認認外房屋，都說道：『我等自進此屋，便入內堂，到今足足八年，從未識外面房屋，今日到處一空，西賓等都上船去了，我等也該去認認正心堂，玩耍一回。』

五人到來外書室，侍兒僕婦緊隨。書房坐定，言談論黃家小姐問緣，因此屋到處皆齊整，當初典價幾千金，可曾備價來贖回？夫人答道：『千金前日已將原價繳，我等裝修不計論。儀貞小姐開言道：『思量嘆息，那園亭終年逢閑未曾見，如今回轉故鄉城，尚不能與彼爲一別，辜負花園多少春。』

夫人道：『休說你等不得窺園，我自到宅中，也只去過一次。如今門上的鎖，倒也去了，有心前往玩耍一回，只恐又惹出花怪木妖來，惹那人埋怨。』黃小姐笑道：『此不過偶然之事，那得便有許多妖怪！』德貞與舜娥說道：『青天白日，又且人多，便有邪祟，不敢出來。』儀貞笑道：『縱有妖怪，孩兒備有寶劍在身，却也不怕。』你一句來我一句說，得夫人高興，便道：『既是如斯說，我等同行玩耍。』一班婦女都歡喜，大家簇擁便行程。二廳小街來穿走，早到花園開了門，一齊入內同行走，只因關鎖久無人，亭台樓閣蛛牽網，草蔓花階路不明。殘花敗葉飄于地，蓮沼牽少錦鱗，木樨枝上黃英綻，秋色蕭條最感人。五人觀看頻嗟嘆，可憐名園少主人。此時各處皆遊覽，凡有亭台盡一行，從今一別回鄉去，此生未必再來臨。莫言此地花園事，再言左相到朝門。兵符勅印都交納，上方寶劍賜隨身。肩上卸了千金担，威權解去一身輕。君王戀戀情難捨，宮中賜宴餞賢臣。未末申初辭駕出，儀從擁護轉家門，却從私宅園門過，忽然抬頭吃一驚。

只見三個彪形大漢，騎了三匹健驢，緊緊跟住牆邊，不住伸頭探望。衆儀從大喝一聲，三人方始回頭見了，

都笑一笑，加上幾鞭，如飛去了。左公心中詫異，即自行獨馬，來到牆邊，往園中一看，却原來自己宅眷都在園中。夫人坐在湖山石上，儀貞與黃小姐並倚雕欄，德貞、舜娥亦正在板折木榭，衆侍兒、女俱在，四散閑走。左公看了方知道，原來合宅在園亭。暗想夫人可以笑，這樣爲人沒正經，引領小女閑嬉耍，不知牆外有人，方纔看那人三個，相貌猙獰似歹人，必然不是良善輩。他見從人大喝聲，並無半點帶慌，反加一笑，行程方今正當多盜賊，三人豈像善良民？這些婦女真可惡，不知自己貌傾。晦氣還恐招奇禍，豈可輕身往外行？今日春風來洩漏，必惹風波禍不輕。事到頭來誰能保，無非只苦我當身。算來都是夫人錯，且自到家問此人。一邊思想行得快，門前下馬上高廳。屏退儀從人一衆，一淨匆匆到內庭。進得中堂抬眼看，悄悄全無一個人。只有陳嫗堵上坐，見家爺立起身。左公便乃開言說：夫人等盡到園林，直到此時還不轉，深傳吾命語來臨。陳嫗見說吃一唬，老爺纔自轉回程。如何便曉園中去？當時答應急忙行。如飛來到花園內，便傳主命請夫人。

夫人道：「老爺回家可曉得我們在此？」陳嫗道：「纔自進來，已曉得。」

夫人便說真踴躍，只因歸去偶閑行。到此園中無幾刻，偏偏他又轉回程。只得喚衆同行出，依然關了那園門。一行回到中堂，舜娥、廊下轉房門。左公見了夫人，即便開言問一聲。

「中堂一人不見，何處去了？」夫人笑道：「只因明日便要起身，故出去認認外邊書室，併到花園內游玩片時。」左公道：「外書房玩耍，却也不妨，但花園內做甚？既已到園，可曾見短牆外有三個彪彪大漢探窺麼？」夫人只說吃了一驚道：「我等並不會見，那有什麼人窺探？」遂問衆人道：「你等可曾見否？」衆人都說：「不會。」左公冷笑道：「你等衆人要得昏了，那有眼看到牆邊？若是無人來窺，焉知你坐在假山石上儀貞、靜英同倚雕欄，媳婦德貞、折桂花？」夫人道：「這等說，原來就是你在牆上窺探的。」左公說：「我因看見那個人看得高興，是以也來一看，若不爲此，又安知你等在園？你想你身年已四旬，是個半老佳人，想必無

人動念，却不該做了領袖，引着一班年少女子，到這不謹的去處耍玩，既被歹人注目，尙自不知。」
想你那有夫人體，不像皇封誥命人，只望你深居嚴守，法約束閨中少女們，誰知倒要爲領袖，引誘他們到處行。玩耍行中爲第一，那見夫人這等輕？今爲惡客來窺探，有何面目，怎爲情？言罷回說親生女，不可呼他做母親。止堪與你爲姊妹，清蘭姊妹是他名。夫人聽了一席話，腮邊不覺起紅雲，惱羞變怒，開言道：「休出狂言，捱削人。」
「今日不過大家說起，到此八年，連房還未識得，故此出外一看，又因儀貞等，及園中風景，於是同往一遊，何曾有什麼外人窺探，忽地平空嚼舌，造出是非！我既不像夫人，便連夜讓位，待你再娶一位莊端嚴重的夫人便了。」

說罷之時，心轉怒，氣得腮邊兩淚傾，三位小妹無言語，左公冷笑兩三聲。原來今日園中去，又自儀貞起此心，言罷喚過小如，開言即便說他聽：

「你想你母親，只因自幼喪了外祖，其母又過于溺愛，是以未奉閨教。要未嫁之時，向外邊遊玩，所以我方得見，愛其美貌，與之聯姻。後來嫁到我家，閨門嚴禁，不得出遊，他之以守禮者，只是個勉強而行，汝出吾門，熟諳內則，閨門素聞。且昔日到園中玩耍，第一次惹出是非。」夫人聽得大怒：「我再到後園玩耍，看你怎樣？」

言罷之時，回身轉，攜手佳人黃靜英。開言便叫賢姪女，與你花園玩耍行。你非左氏親生女，未便將你作替身。靜英小姐微笑，隨了夫人一同行，又叫幾個丫環女，跟隨同去到園亭。一齊出了中堂，左公但不開聲。回眸偷覷儀貞，盈盈含笑面生春。左公暗啞擡頭起，出了中堂往外行。書房尙有隨身鎖，袖取雙簪到二廳。自行來到園門首，見了夫人已到廳。左公帶上門兩扇，捏捏雙簪緊鎖門。將身再到中庭內，遙見儀貞與德貞二人背立堂門首，言語談笑這庄情。爹爹欺母真太甚，母親平昔最無能。今朝却也來激起，此去花園妙十分。當面反了

爹爹眼，一般氣得不開聲。左公聽得多明白，即便將身往內行。二女看見忙住口，左公便乃說緣因。可惱汝母多放肆，公然仍復到園亭。他說面前反恨我，看我將來待怎生？此事豈可姑容恕？因而我已鎖其門。鎖閉汝母花園內，待他游到大天明。來日起程才放出，我今有事外而行。兩個妮子身在外，不許前行開鎖門。若還放了他出外，定行重責不饒輕。言罷之時回步出，來了多姣兩個人。如何狡惡全如此？鎖閉親娘園內存。

德貞道：「原是母親多事，嫁了爹爹這樣人，只合順他些便了。若與作對起來，如何是他敵手？如今日色已沒，又無月光，少時黑暗下來，却怎生取燈燭入內？」儀貞笑道：「那有真個被他鎖閉之理？少不得我等要去開門。」德貞道：「若開了門，爹爹責罰起來，如何當得？」儀貞道：「若要責罰，我自有一言語，但只是沒一鑰匙，又不知是個什麼鎖？你可將鑰匙包取來。」

德貞忙入房中去，隨了使女幾個人。姊妹二人身出外，二廳側街到園門。果然門上雙簧鎖，小姐前來看鎖門。却是個萬字式樣，大小姐笑道：「原來又是此鎖，當日聽得母親說過，道爹爹曾經與他取笑一遭，亦是此鎖，這却沒有對鎖門的鑰匙，如何開得？」

便使侍兒石塊，打開這鎖，使開門。侍兒忙去來尋覓，石塊將來奉玉人。小姐便着將鎖擊，侍兒動手啣連聲。一連擊了數十下，全然不動半毫分。德貞小姐愁眉鎖，怎生開得這園門？

大小姐把門上前，內一推，鎖挺懸空，對德貞道：「爹爹會說那盤龍劍砍鐵如泥，且待我就把這鎖試一試看。」

言罷便從裙帶上，取出霜鋒兩手擎，扯開一道寒光冷，玉手高擎往下橫。德貞與衆暫退後，但聽鏗然響一聲。叮噹落地雙簧鎖，儀貞小姐喜歡心。衆人齊贊真寶貝，拾其斷鎖便開門。兩位小姐齊入內，此時天已暗沉沉。尋到海棠軒子下，夫人與衆內中存。小姐上前來自備說，爹爹鎖了門。孩兒斷鎖方能入，母親快請外邊行。夫人

聽了微微笑，既是狂徒鎖了門，你們何必來開取鎖到天明待怎生？我今不見狂徒回，今宵決不到中廳。

小姐笑道：『母親差矣，爹爹若不鎖門，母親倒不可出。』既把母親如此捉弄，却偏不肯折氣，縱使不是，亦須到內堂再說，或者可躲避耳。

只言鎖閉花園內，不敢將身自出門。若還明日方出外，父親出言母不遵。靜英小姐便笑道：大妹言之有理論。伯母快當身出外，天色沉昏，步怎行？德貞也來將言勸，夫人只得起抬身。衆人隨了齊行，轉灣抹角出園門。一程回轉中堂上，夫人移步到房門，便命侍兒來點燭，拴了房中兩扇門，不與狂徒來見面。侍兒奉命欲閉門，大小姐便開言道：母親若是這般行，父回必累兒遭譴謫，怒小姐把氣沖。夫人道：言何礙？小與你無干。十二分我兒若怕他責罰，同坐房中伴母身。小姐笑道：尤不可這般更覺罪非輕。夫人便令將門鎖，三位小姐轉回身，都到翠軒中，議論其情怎解分？且說左公回府宅，黃昏方始到中廳，見案中燭檠慘慘，上房寂寂，緊閉門。中堂四顧無人，在上前即便剪明燈，轉步推門全不動，回身兩位坐安身。聞言問道：何人在側軒後面應齊身？數個侍兒來走出，左公便乃問緣因。小姐等盡何處去，上房因甚緊鎖門？侍兒即便回言答：夫人現在內房門。小姐晚翠軒中去，左公又復問其情。夫人鎖閉花園內，是誰敢放轉中庭？

侍兒道：『小婢等不知。』左公道：『方纔是春雲等隨去，如何回說不知？』春雲只得說道：『是二位小姐進來，請夫人入內的。』左公道：『既如此，着大小姐到來。』

侍兒答應忙出外，晚翠軒中請主人四位佳人都立起，一出移步內中行。舜娥立在迴廊下，三位佳人進內廳。左公道：『園門鎖是誰開的？』儀貞道：『爹爹鎖門，母親在內，兒見天色已暮，既無星月，又無燈光，此等荒園，如何使母親在內過夜？因此無系，只得冒死去開了園門，奉母出來的。』左公道：『原來如此，但你將何物開鎖的？』

儀貞小姐回道：並無何物可開門。孩兒但解盤龍劍，砍斷雙簧兩下分。言罷袖中取斷鎖，將來放在案中存。左公一見重重怒，指定儀貞罵畜生。父親閉鎖人在內，况兼吩咐又言論。你敢這等來大胆，斬關落鎖去開門。公然去放娘親出，斷鎖還來與我睜。回顧左右心冒火，今日饒你不是人。德貞靜英渾呆了，儀貞小姐便鬧聲。

『孩兒今日之事，實難辭責，但父親若鎖了別人，孩兒斷然不敢這般大胆。怎奈鎖的是父親，被鎖的便是母親，坐視母親，倘成母親責備起來，却無辭以對，今日違逆父親，現責備，兒亦無辭，惟是非曲直，反待爹爹分剖明白了，再責儀貞亦可長些學問。若說以長臨幼，以強爲勝，則今日之事，是父強母弱，萬一母強父弱，爹爹竟被鎖在園中，孩兒還是開門的是，不開的是也。須爹爹賜教一番，方知罪之所在也。』

左公聽了一席話，點頭無言難理論。反被妮子來駁倒，此情難以責他身。靜英小姐微微笑，暗喜多才善辯人。少時晚膳來送上，侍兒調坐兩邊分。左公命請夫人出，兩邊答應上前行。傳請夫人來用膳，桓氏夫人說事因。傳命惡夫是左相，有言鎖我到園門。如今更鼓方纔動，豈堪釋放外邊行。鎖我這等非常妙，頻坐堅牢受罪名。侍兒聽語難開口，左公開言笑失聲。

便叫：『儀貞過來，我問你父母反面，爲人子者，兩下勸和的是，還是暗中挑撥的是？』小姐道：『爲人子者，只有勸和，那有挑撥？』左公道：『這等說，你亦人子，今日還是挑撥。』小姐道：『孩兒怎敢挑撥。』左公冷笑道：『汝母從來忠厚，我看他今日行事，與別日大不相同，這長學問的去處，我亦不必明言，但要他用膳，乃與他和好之心，你既說是勸和，此刻便該往勸。且汝既能斬破園門，奉母入內，便能砍破房門，奉母出來。』有「你這等多能女，怕甚疑難大事，情可與我開了門兩扇，請你娘親出此門。玉人聽語回身轉，上前即便叩房門。父親請母來用膳，望乞開門出外臨。夫人聽了連冷笑，我是他家大罪人。出來必要施刑法，又累孩兒作替身。你今不必多言語，釋囚赦罪候天明。三位小姐齊聲笑，儀貞回覆父親身。左公便道：言如此，你的純彌印在身也。該

拔劍將門破，這事小姐說事，因此門緊閉如何破？這事孩兒却不能。左公聽了真胡說，銅鎖猶然兩斷分。房門不是金銀鑄，如何又說不能行？

小姐道：「銅鎖小物，這兩扇房門緊緊閉上，叫孩兒何法砍開？便有下手之處，也無這等力量。爹爹必要母親出來，何不自去撥開房門？却是埋怨女兒的身上。」左公道：「若自去破門，又道是父強母弱，欺人太過，你爲女者，心中不服。」

故而不將門破，寧教你等去開門。如何這等來違拗？言三語四不遵行。父鎖園門偏斷鎖，母閉房門便不能。父與母來都一樣，你敢心存厚薄分？每件事情皆教你，諸事由來你權行。寫經拒絕令門鎖，挑唆妹子難夫君。今又教母來難父，這些都出你一人。好生砍破門兩扇，將功折罪恕你身。若還不把房門啓，九死難教剩一生。小姐聽了是此語，不禁失笑說緣因。孩兒當日將門閉，女婿無言自轉程。妹子當日將門閉，妹夫門外屈黃金。並無那個將門破，爹爹要比昔年情。除非也學王用九，不然便學楚卿身。拔劍砍門誰會做，孩兒不曉這椿情。左公便去取戒尺，你今尙敢亂談論。見我口說身不動，只道今宵戲語行。快快上前休誤了，稍若遷延罪不輕。小姐移步來退立，左公喝道快啓門。佳人不覺心中躁，走近前來叫母親。這從那裏來說起，孩兒曾勸母親身。閉門必累兒遭責，果然今日這般行。伏望母親來出外，免得爹爹責罰行。夫人道：「由他責，你身原是彼親生。生生死死由他處，與我無干不救人。打你原是來代我，怎肯來饒我自出門？小姐便說言此話，兒却無能替母親。爹爹舉手來打下，孩兒拔劍自殘生。左公聽了微冷笑，既要今朝把氣掙。不該留女身在外，責打終于當替身。儀貞把我死來唬，我先收寶劍再施行。言罷上前來扯住，解劍將來還我身。玉人此際渾無奈，不覺悲聲兩淚傾。夫人聽得多明白，恨煞刁鑽捉狹人。只得呼喚紅芳女，抽去門栓開了門。相請小姐到房內，紅芳奉命去開門。小姐掙脫忙入內，左公含笑兩三聲。快點共母來出外，恕你兩個不談論。若還仍把房門閉，我若開門值甚情？那時休想輕饒怒，儀貞妮子

自思專言罷回答歸座位，小姐歸房勸母親。夫人執定堅不起，我身無面出中廳。輕狂不像夫人位，難配今朝一品臣。從今斷絕情與義，另娶端莊有福人。我兒依此言回覆，不消再有甚言論。縱然他怒重加責，拚你孩兒作替身。便作今朝來打死，算來也是數該應。夫人說罷心轉怒，不禁腮邊淚兩傾。小姐有言來勸解，靜英并與德貞身。一齊入內來相勸，靜英出外到中廳。年伯既欲來和好，伯母還須平了心。百年琴瑟非一日，算來小事莫生噴。夫人不聽三人勸，我今決不到中廳。欺人太甚真堪恨，算來非止一椿情。受他委屈多多少，各人心內自分明。三人累勸堅不聽，左公即便喚儀貞。小姐便對夫人道，母親不肯外邊行。孩兒怎去來見父，必要隨他出外門。

夫人怒道：「你們爲何只幫着他，苦苦逼我，難道就不便勸他，將就些，不要我出去便了。」

第四十四回 送祖餞公宴彰德門 征歸州過賊漢江心

小姐數人無可奈，只得回身往外行。左公問道如何說，儀貞便告母言論。靜英小姐稱伯父，既然伯母言般論。爭伯何須來強請，不如移騰到房門。等待言中了氣，自然琴瑟兩和鳴。左公聽了微微笑，自做夫妻廿四春。雖然微有違拗處，再無今日這般形。分明做做儀貞女，我今不是楚卿身。婦人順正方爲德，剛強性格不該應。自將小兒花園去，惹其惡客來窺春。我之責罰非無理，不望他身免苦聽。如何反怨吾言語，立時乃復到園亭。此情畢竟誰強橫，因何獨說我欺人。他今不出來用膳，打死儀貞你替身。若與我來掙氣，奪去儀貞始算能。若還任我來責打，終須是打姓桓人。言罷之時離座起，便叫儀貞你且聽。今朝不是來責你，借你之身責母親。好將寶劍來納下，速臨塵埃受責刑。汝母氣傲心高，咬牙忍受音開聲。若還啼泣來饒恕，使他無地去藏身。左公在外如此語，夫人房內盡聽。不禁激起心頭火，抽身移步出房門。上前便扯大小如，與吾速進內房門。偏不許你身在外，誰與狂徒肆首行。夫人言未曾說畢，左公即便叫夫人。原來到底來畏法，一般自走出房門。

『儀貞怎敢隨你入房，既已出來，家常飯候之已久，且請少坐，待我發放汝二人，方可入去。』

夫人只當不聽見，回身便妥內邊行。左公近前將袖扯，這般留你不應承，對他坐椅忙一掇，愁你今宵往外行。夫人足下難立起，連連退步似浮雲，退到椅中身坐，左公命女自安身。三人當即齊歸坐，隅坐多姣趙氏。暗想婆婆難執拗，終須被逼出房門。夜膳到今方向轉，堂侍女敬金樽。夫人斜對門兒坐，默默無言不出聲。左公笑道：『何體，又非昔日做新人，背燈斜坐，在郎面，樽前酒到，沾唇。我今欲起，假香意，奈何不如少年春言罷，便命三小姐你等，擡身奉玉樽。我也不勸他多飲，共以三杯要領情。三人聽了，稱個命，靜一笑，便擡身。案中舉起金杯酒，口稱伯母請回身。死女相請惟今夕，來早登程兩地分。敢敬伯母杯中酒，伏惟起飲莫推情。夫人便乃開口說：『稱姪女請安身，非是我今不飲酒，心中如集萬年冰。叫我如何來飲？』小姐開言說笑，因酒能下氣兼消悶，通行經絡最相應。且請飲乾杯中酒，儀貞小一起擡身，親執銀壺，篩上酒，近前來奉母親身。

夫人冷笑道：『你終久是我替身，這一杯酒，我兒代以了罷。』左公笑道：『若說責罰夫人，生平未曾經歷，故使儀貞代替，若說飲酒之事，却無干，你如何也替孩兒飲？』

小姐聽了，微微笑，母親不必苦推情。爹娘不睦來爭論，兒由于中懊悔生。幾番要把孩兒責，置身無地好難禁。幸得母親身出外，恕免孩兒重罪名。如今不飲杯中酒，爹爹又道我存心。不能勸母來飲酒，定然又要責兒身。言罷，舉杯重奉上，夫人只得接金樽。小姐勸母來飲，盡德貞小姐舉擡身。親奉一杯來敬母，笑顏便叫母親身。孩兒不具能言輩，叫我何辭勸母親。兩姐奉來都飲了，料然也稱我中心。夫人倒覺無言答，接過金杯在手存。一飲而盡，來擡盞。左公笑對女兒云：『既然已飲三杯酒，還須勸母莫回身。每人各勸他一碗，夫人便道好奇文。生平未吃三碗飯，何故今朝大逼人。想欲致我成疾病，再娶莊端有福人。』

左公笑道：『三碗其實不能，兩碗是平時吃，只照常便了。』夫人道：『一口也不能下咽。』左公道：『那

有不吃之理？」

便令女兒來取飯，三女殷勤勸不了，逼得夫人無可奈，只得將來口內吞。勉強用完一碗飯，擲筯抽身離座行。連聲冷笑真奇異，竟作兒童待我身。依然回轉房中去，左公冷笑不開聲。用罷晚膳擡身起，三人陪坐話談論。離樓上面交二鼓，命其三女各安身。小姐起身俱告退，侍兒秉燭照行程。左公方使來房內，見夫人獨坐背銀燈。頻將玉指揮珠淚，煩惱常朝一品臣。開言便把夫人叫，你今只是不分明。何必怪我多閑管，可知園外那三人一般。都在中年紀，華麗鮮衣簇簇新。昂昂氣概雄威顏，相貌猙獠盜賊形。又無儀從來隨侍，衣冠打扮重鮮明。見人吆喝如飛去，必然要訪那三人。爭奈行期多踟躕，失此三人怎放心。猜他不是江洋盜，定然流寇此中人。你把滿園春色漏，未識途中可太平。直待有日風波起，那時纔服我言論。夫人聽了回言道：一時偶步去園門，誰料便有人窺探。我們形影不知聲，受你數說諸難辨，又打儀貞代我身。欺人太甚真難忍，如何相聚過光陰？

左公笑道：「此一事雖覺惡薄了些，然只是口說，並未真行，但恐你再去花園，此時也不說了。」

竟算是我多得罪，夫妻情義有在心。快請起身安置罷，不消氣惱淚盈盈。夫人便說何消睡，必須明日早抽身。不如坐以來待旦，省却梳洗多少情。左公言道：無此理，夜正長來天未明。如何守此長夜坐，我今却要早安身。夫人冷笑道：「你自安身便了，與我何干？」左公大笑道：「我要安身，必要屈你奉陪，你若不睡，使我安能就枕？」

夫人道：言真可笑，儀貞若是不開門。此時尚鎖花園內，天明纔放外面行。難道就此來釋放，奉陪丞相到床衾。左公道：言難料定，我如要你進房門。自然開鎖來釋放，決不嚴拘天色明。若還果到天明亮，儀貞雖則去開門。也當仍舊來鎖閉，如何容你外邊行。只爲夜來無侍奉，故爾將機就計不談論。夫人道：誠如是，我非威脅不能行。必須再責儀貞女，他來勸我始應承。

左公道：「今日夫人與我作對，件件是儀貞教之，你平時那有許多機變？我是以責儀貞。若說不肯安寢，却是夫人的絕技，與那妮子何干？」

必須用我來勸，何妨便作女替身？好言若不來相勸，自然威權始相應。雖然做了朝中相，何妨便作打妻人？我也不讓人稱舅，誰識英雄蓋世名？夫人聽了連冷笑，正待開言說事因。侍兒取得香湯進，內房便去點明燈。左公握手稱請內，早些收拾快安身。夫人說道休強制，便死今朝不順承。左公道言如此要軟之時易事情，夫人從命歸錦帳，當洗空心地。上塵憐香惜玉非不好，倚翠偎紅是本心。潘郎雖只年紀老，豈其不足奉佳人？夫人聽了傍邊睡，看你如此不老成。媳婦而今皆已有，我等皆是年老人。不改還作如斯語，枉惹傍人笑破唇。

左公道：「年老二字，那裏說起？雖有女婿媳婦，只是前後輩之人，都要見笑的。」

難道女子成雙對，便對父母兩離分。夫妻豈論年老少，生同錦帳死同墳。說得夫人言難說，只得相依入內行。卸妝已畢出外走，侍兒服侍上床門。夫妻依然多和美，良宵易快天已明。合家侍人抽身起，大家收拾亂紛紛。

左公吩咐家人到此一同起身。

家人奉命忙去請，二夫人一衆盡來臨。各人相見同歸坐，命將早膳到中廳。用罷之時齊立起，發出鋪陳付衆人。盡將裝載車兒上，左公催促快行程。大廳之上登輿去，出了京城相府門。家人家將皆升馬，前呼後擁並登程。左公送出都門外，寄言三子便回京。來朝初一同辭駕，若還你等到船門。切莫艙門輕露面，暗中須防有歹人。夫人一衆俱領諾，左公囑罷自回京。衆人俱各登程去，翌日之間已到臨。齊上大船歸艙內，黃家小姐拜辭行。依依執手難分捨，不禁流淚盡沾巾。靜英小姐拜辭行，袖出花箋紙一幅。小詞贈別妹兒們，今年不復重相見。來年桓府也歸林，那時再得重相見，四人共看那詩文。

樽前携酒唱驪歌，爭奈斷腸何？無限離懷別意，都付與寒家。折柳堤邊分袂去，風雨亭前烟羅，殘葉聲中，

夕陽影裏，添洒淚痕多。右調少年遊

四人吟誦皆傷感，儀貞也出一詩文。妹有小詩來贈別，靜英接了看分明：

一曲陽關兩淚流，匆匆把袂話難休，何當歡娛今三載，遽值臨歧又九秋，南浦烟雲迷野樹，

霜橋風雨悵行舟，與卿難訴離羣恨，和得詩箋抵勸酬。

靜英看了重流淚，便將袖中存，送上贖儀禮幾種，分段登車轉路程。三位公子隨上馬，一回護衛轉京城。來朝八月初一日，五臣辭駕進朝門。

天子傳旨，命文武百官，皆遠送三十里，着光祿寺設御宴于彰德門外，詔信王代朕餞元臣。

文武百官俱奉旨，信王親餞有功臣，御罷三杯齊上馬，各人儀從護隨身。百官遠送三十里，盡皆辭謝轉回京。忠臣告假歸鄉去，奸臣拔去眼中釘。

五人行了半日，早到張灣口十六號大船，一齊排棹，兩隻頭號大船，一隻坐了女眷，一隻自坐，並兩位西賓，三位公子。其餘家將家人都散坐在十三隻二號船中，致德在女船中坐鎮。每船上都用門鎗號旗，晚間點燃燈火，每船上鳴鑼行止。

當時下了舟船內三聲炮響震天驚，一番樂奏鳴鑼響，吩咐開船趕路行。蕩開四槳風帆速，滔滔按捺水波平。曉行夜泊穿州縣，處處官員盡出迎。左公一概屏不見，各歸衙署治軍兵。江西一路來進發正，前秋風最物新。南飛寒雁啣蘆葦，到處行舟渡綠陰。江蓼灘號飛白鷺，蘆花州畔有漁燈。長江險路平安過，山山水水許多程。露宿風餐時未久，九月中旬已到臨。故鄉相近止一日，漁陽江上把舟停。

此日九月十四，各船進了漢江，一齊歇住，要用早膳。左公吩咐，四面開窗，觀看江景。故鄉相近看看到，鱸魚正美我歸程。心中甚是多歡喜，命取文房四寶珍。該將歸興爲題目，信筆書來詞已成。

付與三位公子兒，二人接了誦其文。

一葉輕舟，早歷徧青山千疊，凝眸處，烟波漂渺，水天一色。落日半竿，帆影白，嵐光一片，渡紋碧，聽幾聲漁笛，和歸詞，關情切。觀大際，鴻飛疾，聞古寺鐘聲咽。對一尊美酒，滿江風月，半世功名，頭尚黑，金章赤紱，從茲絕，再休題騎馬客京華，歸心急。右調滿江紅。

二人看了詞一首，開言便向左公身。看起這一首詞中意，想來不願到朝廷。左公便說：「今休已。」經老林泉不出門。說完仍向窗前坐，耳邊忽聽櫓聲。

回頭一望，只見江上咿啞，搖進一隊船來，約有七八隻。那船大不大，小不小，船中都是坐的男子，每隻船內約有十七八人。穿的緊身布襖，頭上巾帽，皆錯雜不一。個個眼露兇光，四面人看年紀，約在四十不到，三十七八，却沒有個老弱之人。再看船浮在江面，吃水甚輕，其行甚速。心中暗想：「此船不像有沉重行李，分明都是空船。不過坐人而已。」正看之際，見後邊又搖了三隻進來，比前略加大些，每一船上也有多人，但把前後艙門緊閉。加上一隻搖艇，斜傍着西岸。一字排定，正對自家船上。又見那些人，時刻在船中出進，眼光都射在府船中。左公不覺雙眉繆，來船光景好奇文。不像官兵行路客，不是經商買賣人。船中却又無貨物，駕駛飛快吃水輕。那邊大船艙門閉斷，非堂脊內中存。此中大有蹊蹺事，不可今朝不用心。正在思想排早膳，書童相請老爺身。幾人入座同船飲，吩咐開船趕路行。維明此際存深意，不看江中景物新。只從艙後來觀望，見方才船隻也開行。慢慢搖來隨，在後衆人都坐在船門。看看行了二十里，已牌時分到來臨。左公艙內來吩咐，命諸船戶把舟停家人立。在船頭上，高聲吆喝衆船聞。馬鑼一次都知曉，落了風帆櫓就停。

左公又吩咐兩隻坐船緊靠岸，其餘多傍大船，一字歇定。說與船家，今日就此歇宿，且待明早再行。有六船上船家進艙稟道：「啟上丞相，此乃江心，不是歇船之處。今日甚早，且趕過了江，到有人烟的去處，方可

泊停。』左公道：『吾愛江心之景，故欲于此處停歇，你等不必違拗。』船家不敢重開口，將身退到後艙門。下錨堅固加鐵纜，大船面前緊隨身。十四號船都搖擺，一字排來江面停。左公令把船艙掩起，身艙前人已聞。

見方纔那一隊船，他在那裏收篷攬索，十一號船也一字排了，遠遠歇定。看那些人面上，個個大有喜色。左公中心暗想，此必一夥盜寇，如此行徑，大似要算計我們。只見大船內露出一人，立在後艙小使，似覺落下一物，那人不知，又跨過一船去了。左公看那物件在水中，反轉要順流而下，原來是一面綠頭牌，牌上隱有數字。隱隱似鎮海大王標下一般。看他流下，不便撈他，恐爲人知覺。

心下了然明白，甚的是強人不錯分。見我住了他也住，我船行來他也行，分明有意來向我，必當準備禦他們。但得知彼方取勝，誰人乃可探真情。細想暗中無別個，一聳眉頭計上心。如此這般方纔妙，親身自去探強人。臨機應變觀虛實，除我誰能冒險行。想得停當回身轉，便命家僮幾個人開箱取出巾和服，從頭至足盡完成。三位公子開言問：『更換方巾爲甚？』因左公道言且慢說，少時你等自分明。衆人看了真不解，不好開言再問。明艙後見那船中出來人。

有幾個手拿酒甕，有幾個提了竹籃，跳上岸去，必然買酒食去的，必須趁此前去方好。遂喚進兩名家將，叫李有張龍，生得一口短鬚，身材短小，雙額高聳，眼露兇橫，也有些像強盜的模樣。左公便令二人各穿緊身，腰懸腰刀，上岸去遊覽一回。所到之處，勿得出言，但只默然隨侍便了。

兩名家將齊聲應，心中暗想好奇文。今日老爺何事故，忽然變服上岸行。又叫我們裝啞子，不許開言出一聲。只得都把長衣脫，腰間結束盡完成。維明說與二公子，併及西賓兩個人。我今暫且離船去，你們安坐在艙門。門窗四面皆關閉，不須觀看外邊情。吩咐午膳俱速備，我身即刻就回程。五人聽了稱領命，暗道蹊蹺怪事情。說罷

之時回身轉，船中上岸便行程。他身穿元色青羅服，頭戴華陽一顆星，純鋼寶劍懸腰下，大紅珠履簇簇新，二名家將隨在後，飄然移步往前行。別人都是身包胆，此人却是胆包身。玲瓏七竅心一點，遇事從容談笑成。迤遇轉過西江岸，一叢樹木面前存。便從石上來坐下，等候舟中買貨人。看看等了多一會，幾人恰好轉回程。都從林下來經過，左公眼內看分明。果然壘內有了酒，葷素魚肉滿筐存。便從石上抬身起，扯住其中一個人。

「借問一聲，你們是鎮海大王手下同夥麼？」那人正走之處，忽地被人扯住，問出這等語來，正是當心一拳頭，頓然着了，定睛一看，他是個道裝打扮的人，那人突眼圓睜，就想動手，只見他腰懸寶劍，又有兩個從人跟隨，各掛腰刀，又恐怕都是有本事的人，不敢擅動。只得回道：「甚麼鎮海大王？我們却不曉得。」左公笑道：「我本上通天文，下知地理，中知人間萬事，你等安能瞞得我過？」那些人都唬得立住了，看定維明道：「你是何人要問鎮海大王做甚？」左公道：「我非別人，乃是鎮山大王座下一個軍師，只因本大王夜來得一夢，故着我來尋訪鎮海大王。我彈指一算，却好那大王今日在漢陽江住把，所以特來拜訪你等如何裝得不知？」衆人聽了，又仔細將他一看，果然就像神仙一般，實實可異。都道：「鎮海大王雖然在此，但你這先生，不知是真話假話？我們怎好同你前行？」左公笑道：「爾等何必推敲，我與你素昧平生，若不前知，安知鎮海？」衆人聽了如此話，將信將疑說事因。這等你且同行去，我們稟上大王聽。見與不見隨他意，只是休把虛詞哄弄人。衆人說罷前行去，三人徐徐在後行。早來到了停舟處，衆人都跳船上行。

左公與家將立在岸上，見那幾個人，都走到頭號船上，進了艙中，少刻出來，又走到第二隻上去了。須臾只見兩船艙內，鑽出兩個彪形大漢，身長七尺，相貌猙獰，左公一看此二人，好生面善，却似從何處見過一般的？心中一想稱是了，此是園中外邊人。我因此事常牽掛，時常想着不安寧。且幸一身平安過，看看將近故鄉城。還來倒也丟開去，誰知他却到來臨。看他進了艙中去，須臾走出兩三人，立在船頭招呼道：先生請下這艙門。三

人忙便將船下，走進中艙裏面存。左公抬眼來一看，見上面排立坐三人。滿面鬚鬚形狀奇，看來俱是面狻猊。身長體胖多雄偉，見了維明立起身。各打一拱稱請坐，請問先生尊姓名。因何緣由來相訪，怎知我等萍江停。老老實實當細說，免得于中再思忖。左公聽說微微笑，專特尋訪費盡心。誰知倒反生疑惑，算來不必再言論。就此即便來告別，回去山中告主人。言罷了時回身轉，飄然就要出船門。三人上前忙作揖，偶然言語莫爲真。先生且請來坐下，細說其情我等聽。於是左公方止步，四人對面坐安身。左公方始開言道：大王三位聽真情。

『大王等在江湖之上幾年，可開得有鎮山大王的名號麼？』三人道：『先生不知，我等本是海寇顏振泉、王下的將佐，生不武藝，萬人莫敵。那顏振泉能信用，因此我等不服從，去歲逃到海中，聚賭博，百餘名，打造這十二隻舟船，只在江湖水面上，打劫些往來行客。那陸地山林，却不知鎮山大王居在何處？』左公道：『原來大王不知，雖此五十里之地，有一座山，名爲据虎山。那山中有一大王，號鎮山大王，乃據此山，已有十載。山上打造重城，直如鐵桶，手下嘍卒三萬餘衆，我本姓蘇，號稱佳月，打扮往來江湖之上，能通天文地理，熟諳吳越，兼知過去未來，亦可敵萬夫。因鎮山大王聞我之名，聘請上山，拜爲軍師之職。我大王素有大志，欲吞天下，昨夜三更時得一夢，却是本處山神地授詩四句，是鎮守此山林，海中有豪士，大業非此人。王者安得志，當時請我詳解此詩，排頭乃鎮海大王四字，必有人稱此號者，同回聚義，方得成其大事。於是我又占一課，果有鎮海之名，現在漢江之上。因此本大王喜之不勝，特命蘇佳月下山拜訪，請往山林之間聚義。不知三位大王，意下如何？』那頭一個道：『原來如此，我便叫做鎮海大王，這兩個是兄弟，一個叫鎮江大王，一個叫鎮湖大王。今既蒙你王美情，招我等上山甚好。但今日却沒工夫，明日絕早來罷。』左公道：『今日大王却有何事，不得前去？』』

三人聽了微微笑，先生既是個中人，不妨與你從頭說，只爲有椿買賣十分精。不遠千里來到此，費盡三毛七

孔心。左公便問何買賣？強徒便與說分明：今秋我等燕京去，三人玩耍內城行。經過一家花園內，聽得其中笑語聲。馬近短衫來一看，一班婦女在園亭。一個美貌中年婦，還有四個年少人。如花似玉描難就，異樣姣姿畫不成。我等看得酥麻了，渾身軟化馬鞍心。誰知忽遇多人到，大家方始轉回身。

『因我等打聽三日，方曉得那些婦女，就是朝中左丞相的家眷。我們做了這本錢經紀，穿吃二字，甚是爽快，只差沒有好婦人。山東路上，雖有些婦女，再不見這樣好的。因此我們就要前去搶劫。誰知那左丞相全家俱已回去，我等連夜收拾囉囉船隻，追趕前行，他已去了七八日了。』

我等舟船連夜趕，從來追不上他們。直待今朝進了漢江口，方見他家船隻停。思量今夜來下手，並江打劫左家人。金銀財寶猶在後，第一難拋好婦人。左公聽了，微微笑，原來有此一段情。

『幾個婦女，如何美麗，值得大王們不遠千里而來？』三人笑道：『那幾個女子們，雖記不起，只是那種種姿容，真是古今罕有。休說那幾個婦女，便是那中年的婦人，也够好了。今夜劫來，便做了我們三人之妻，到手之後，就使他先薦枕席。』

左公聽了，心大怒，賊寇迷天起此心。當面這等來辱我，怎禁綽約欲嘯鳴？一時且按心頭火，笑而立起說原因。原來有此恭喜事，料然今日不行程。我且回山去覆命，次早差人來接迎。

鎮江人王道：『大哥！聞得這丞相家中，武備厲害，這先生既知過去未來，何不就煩他占一課？看今晚此事成敗何如？』鎮江大王道：『說得有理，就請先生賜教一課。』

左公見說稱當得，便回隨來家人索錢文。三人天啟錢在手，連丟六次卦排成。便向強徒稱恭喜，此課占來吉十分。天地否化了天地泰，陰變陽來陽變陰。六爻亂動宜前進，更帶紅鸞天喜星。

『此課大吉，在事必成，待我再望一望他家的氣象如何，便好決斷。不知船隻歇在何方？』三人指道：『那

東岸一字排定的十六號座船便是。」左公立在船頭，看了一回，心中暗暗想道：「我船遠遠泊住，艙中做事，不能測之。」

回身復入中艙道：細看他家有晦星，黑氣罩籠，多不吉，人財兩失，數該因。當在子時來動手，得財兼得美佳人。遂對三人笑道：「大王今夜若得美女到手，那一個中年的，見惠了蘇佳月如何？」三人笑道：「使得使得，但是我處也着兩個人送先生去的，方好明日就將左家財帛，做個進見之儀，何如？」

左公聽說言甚好，便叫嘍囉兩個人，作別三人忙上岸，轉灣抹角在前行。走到漢江東岸口，擡頭不見賊船門。左公喝令周龍等，拿下嘍囉兩個人。

命家將拿下，把二賊砍頭，用石塊揣在懷中，沈屍江底。

二將奉命忙動手，頓時揪住二強人，欲要叫時刀起處，一勒咽喉，喪了身。拾起重石藏懷內，尸骸投下漢江。家中候了半時辰，當時入坐快用膳，看時午未未初辰。丞相公子開言問：爹爹換服上岸行，因何事故何方法？直於此刻始回程。左公便道：休提起，都是堂眷惹災星。遂將昔日園亭內，說與舟中三個人。然後再把方纔事，一一從頭說與聞。賊船一隊江邊歇，虎視眈眈捨美人。只等三更來到了，二百餘人共一心。你們三人如何處？早備良策保夫人。五人聽了如此話，大家都望後艙門。果然停泊船一帶，實有強徒二百零五人，不覺驚呆了。這便如何？怎理論多少強人來打劫，今宵何策避災星？西賓束手無可施，如何計策能施行？至今一宵都不睡，傳齊家將一班人，打更點鼓來守夜，自然不敢到來臨。左公聽了哈哈大笑，連稱妙計果如神。先生此策誰能及？宛似良平又復生。

「但恐家將無用，須得兩位先生，自坐船頭打更鐘鼓，那賊方不敢近船。」楚卿笑道：「岳父探得虛實，必有奇謀。」左公笑道：「你等妻子惹了禍來，奈今日強盜有二百餘人，我處祇五六十名家將，寡不敵衆。若此

時開船逃避，他既起心，一路趕來，直到此處了，便趕到襄陽，尚不肯放鬆，我有甚奇謀，可禦此賊，爲今之計，只有將那幾個婦女來奉獻與他，還可保得一家命。除此以外，更無他策。」禮乾笑道：「這等說來，岳母也要獻與強人了。」左公笑道：「岳母是強人，親許送與佳月先生，少不得仍歸於我也。」

桓王兩個微微笑，岳父休來作難人。既然探訪真消息，豈無成見在胸心。小婿等實無謀計，有無良策保千金。正堪壓下來聽令，左公道既這般論，概然願聽吾使令，今朝專用你三人，必須事事皆依我，懼怯心虛便不成。三位公子齊聲應，有何使令自當遵。左公聽了微微笑，這樁差使頗要行。女扮男來男扮女，顛倒乾坤弄賊人。三人聽了重又笑，扮爲女子怎生行。左公道言且慢表，事到臨期再說明。言笑之時擡身起，窗中跨過女船門。二夫人等忙迴避，致德頭艙走進門。迎住長兄忙問故，因何此刻把舟停。左公便乃開言說，弟今果曉禍來臨。二爺一聽心大訝，有何禍事快言明。左公便把船人事，從頭說與衆人聽。不信後艙來一看，賊船一帶岸邊停。衆人齊起來觀望，果然不錯半毫分。在船一衆都呆了，人人驚駭汗林身。皆言這便如何處，此事今宵了不成。左公說與親生女，皆因爾去園心亭。致令惹出非常禍，如今何處避強人。言罷之時回身轉，又對夫人說事因。我今只道老了無人愛，又誰知依然動人心。三人強徒親口說，今宵搶到衆佳人。少年女子皆分授，將你便做總妻身。今宵先薦衾和枕，明朝再送上山林。夫人今日真恭喜，有此風波惡事情。可知前日來避匿，同聲不做國夫人。誰知有此一節事，應該壓寨做夫人。嫁此三個英雄漢，料然強如左維明。讓我正室重娶婦，兩得便宜甚可心。夫人聽了他言語，不禁滿面走紅雲。立起身來劈面唾，想必今朝失了心。這般言語來嚼舌，燥皮之意是何人。你妻嫁了強人去，有何顏面此間存？

致德道：「這等大事臨身，兄倒還有心腸向嫂嫂取笑。」左公道：「強盜不過要搶這幾個婦女，於我等原無干礙，不用憂愁。」儀貞笑道：「此事若果然不礙爹爹，強盜來，我等就隨他去了。」

爹爹願獻妻和女，你等如何不聽遵？大風大水團團轉，爲人只得順時行。致德聽了又笑道：此言對得七分精。嫂嫂主意不及此，左公亦笑說原由，賴他因生奸滑女，幫助娘親把氣伸。

致德道：「真個此事，目下如何此時只好快快開船，過漢江到熱鬧之處去宿，就不怕他了。」左公道：「二百餘人在此窺探，如何肯放你過去？若一開船，只怕此時就要動，雖不能決其勝負，未免驚傷老幼，耗失人財。依我愚見，總不若連船連人奉送他爲妙。」二爺見其言語似真，笑道：「兄弟實出不解。」左公道：「的真無假，你既不明，便不消問了，只看我行事，自然明白也。」

當下說與孩兒道：「你等心中切莫驚，雖然惹下漫天禍，自有當災三翰林說完，又向夫人道：「也莫心驚，請放心。有他佳月先生來要你，三人慷慨已應承，佳月先生非比賊，禿顏回如左君，雖然不把夫人懼，安然得意嫁他身。得夫人無理會，茫然不解其言論。」左公使過船去了，夫人回首問儀真：「汝父之意如何說？」佳月先生是甚人？小姐聽了回言道：「佳月先生是父親。」

「他把維字去了，系榜，明字去了，日字，是爲佳月。想必父親去訪強盜，撰此假名的，母親請放心便了。」爹爹何等多謀智，安能共女送強人？自然定有神機在談笑，而回不任心。家中有此長城，靠萬事，臨用不用驚。我等照常休在意，強人交與老家會。夫人聽了微微笑，心照神機妙算人。且言左公來船內，使對西賓兩個人，都向後而來避過，叫傳三位女佳人。

當時桓王兩個，都要迴避。左公止住道：「不必，常則守經，變則從權，都是至親，且各有丈夫在此。」

三人見說忙立起，不知今日怎生行。當下三位妓小姐，一齊只得過鎗門。左公使對三公子，你等今朝聽我因：「我看賊船上二百餘人，爲首三人，原是海寇顏振泉的將佐，俱勇強難敵。今我處勇衆止五十二名，除家將外，其餘童僕等並無用處，便與他刃仗，亦不會持。故我用一個以寡敵衆之計在此，汝等三人，可各與妻子

把衣巾裙襖，都交換一換，妝束定了，別有調度。」

六人聽了都好笑，只得今朝奉令行。那時永正方巾除在桌，着取梳粧鏡匣臨。侍兒兩個來服侍，梳起盤龍寶髻雲。舜娥除下馭環物，將來先扮丈夫身。左公坐定來觀看，着把衣裙再換身。青袍脫下更綉襖，腰間束了白綾裙。包頭上面黃金鳳，宛然一位美佳人。秉衡坐過一邊去，丫環伏侍少夫人。鬆了寶髻重盤換，綢巾拖下戴紗巾。穿上青袍金帶束，儼然一個俊書生。衆人看了都好笑，又請多才桓楚卿。一般照樣梳雲髻，儀貞小姐便抬身。玉釵翠耳黃金鳳，粧扮才郎貌超羣。月白綉襖來脫下，腰間寬褪粉紅裙。先與楚卿來換上，實爲絕世女娉婷。然後自己來更換，侍兒伏侍挽烏雲。便把方巾齊額戴，身着藍袍金帶明。鏡中細細來照看，回身對父笑言云。

道：「爹爹從今以後，待孩兒做了兒子，楚卿做了媳婦如何？」左公道：「若得你做兒子，何幸如之。」

小姐聽了心歡喜，又請王公子一人。禮乾對鏡梳雲髻，玉釵金鳳兩邊分。德貞脫下藍綢襖，腰間褪下紅杏裙。禮乾一一來更換，好個佳人貌十分。侍兒粧束二小姐，穿袍束帶頂方巾。粧束已完回步轉，也向左公笑說因。

「爹爹從今以後，孩兒做了兒子罷，再不要更換了。」左公大笑道：「你若是兒子，便是第二個孫繼賢，要你何用？」德貞笑道：「爹爹把自己比到孫繼賢，何至如此？」左公道：「略有失言了，繼賢尙未能知。」

打扮已畢過船門，與他逐一囑連聽。六爻占動事可就，天地交泰稱吉利。陰變陽來陽變陰，所以今日都倒顛。算來也是數該應。

當時袖中取出盤龍劍，授于永正，又問儀貞那劍何在？小姐道：「在女兒裙帶之上。」左公道：「有了。」只向書箱內取出一柄刀來，付與禮乾說道：「這一口七首，雖不比盤龍劍，却也有個名色，喚做賽魚刀。長九尺，柄二寸，真是吹毛得過，砍鐵如泥，皆平時所佩防身之器。套在那裏，藏於袖底，取出來甚爲便捷。」

今朝使你三人去，若還強盜到船門。見你姑嫂人三個，若非劫去便姦淫。你等須用籠絡計，務留強盜在船門。

他們若得來留住，這般如此賺強人。若還不肯在船上，便過他船計行。都要臨時應變觀風色，切莫心虛胆戰。就下手時便下手，取他首級到來臨。你不殺他，他殺你，敗露機關事不成。送你三人到虎口，置之死地去求生。禮乾永正稱領命，楚卿難說只緣因。哄騙強人猶且可，這殺人二字却難行。怎生下得如此手，殺之不死怎區分？左公聽了心不悅，楚卿既是這般論，不會殺人難相強，豈可謀成少一人？

便叫儀貞過來：『你雖是個女子，那還有勇氣，昔年殺那鄭國泰，也只是一劍而已。如今楚卿既這般懦弱，你却沒了替身，原是自己去罷。』

快把衣粧更換了，休教耽擱這時辰。小姐聽了稱奉命，楚卿着急說原因，小婿不過如此說。少不得事到臨頭也去行。此情不比鄭國泰，小姐如何殺賊人？左公道言誠如此，何自推托作難行？

『誰在腹中便學會殺人，只是逢此等必要殺人之事，也只得要殺一遭。即儀貞不過是一女子，難道他在閨中先學會了殺人，方去殺那鄭國泰麼？也只爲勢如騎着虎，無可奈何，只得忍了其心，下其毒手，方得保全名節。若不如此，你今日妻子安在他一女子，尙能鼓勵其氣，祝男子大丈夫？今事尙未辦，你先氣餒，這如何使得？到了這地步，你若不殺他，機關必敗，強人豈能饒你？當時之間，還是你殺他的便宜。凡遇此等事情，止可思量進，不可思退。』

如何這等多懦弱，枉爲男子丈夫身。且方今世界多雜亂，處處刀兵盜賊興。文章詩賦爲棄物，毛錐難以保其身。留心武藝方爲要，正合今朝學殺人。楚卿聽了無言語，儀貞小姐說原因。殺人極是容易事，諸人不必恁心驚。若說那柄盤龍劍，砍鐵如泥是寶珍。當初我殺鄭國泰，明明一劍身首分。猶如切菜分豆腐，何曾用力半毫分。只

要臨時有胆氣，包管強徒立喪身。
楚卿笑道：『不消說了，事到臨頭，只得要殺，難道罷了不成？』當時左公便着左升去密傳與各船婦女，都

從窗內，走到夫人們的船上來，如坐不下，都到那夫人船上去坐，把這兩隻船忙忙解纜，放到這面前而來。左升奉命來傳話，紛紛密令衆家人前後窗門都緊閉，層層艙內過船門，有些都閉上艙坐，左升復命主人身。左公當下擡身起，隔窗便叫二爺臨。

致德到窗面：「大兄有何使令？」左公道：「兄弟，我把這兩船家眷泊定，你即今開去，趕到襄河停泊，不必移動，候明早我等到後，一起同行。」致德領話，左公吩咐左升如此。左升走到船，高聲吆喝船上道：「老爺之命，着三位公子並兩位夫人，將這粗重傢伙船，今日趕過江去，先送到家，來日到府，恐同行不便。你們快把船隻放到前面，好待三位公子下船。」

船家答應稱曉得，慌忙解索把船撐，放過小船乃二隻，艙中使命女佳人，你等出外將船泊，三人告別便抽身。左升吆喝船住穩，三位公子下船臨，賊船遠遠觀明白，高聲吩咐也聽明。見深衣大袖三公子，下在舟船裏面存，掉轉船頭齊齊排，高扯風帆去似雲，兩隻船兒搖去了，申牌時分日西沈。

左公密令左升將各船上的索子，都收拾攏來，每艙底箱籠，都搬上岸。左升奉令忙傳話，各船聞命盡遵行。一一停當來復命，又着船頭高叫聲：

「奉老爺之命，吩咐買辦，快多買幾十甕酒來，賞各船男婦，今夜共玩江中美景。」

十數家人忙不住，紛紛跳上岸上行，暗地教買真火酒，此時日沒酉時辰，買得酒來天已暮，一輪皓月早東升，波光照耀如銀雪，千樹垂楊靄暮雲，着把船窗都啟了，又傳備酒進艙門，吩咐一聲忙擺上，久經整治不勞心。上坐一人惟左相，傍船千金三夫人，左公談起當年事，臥獅山上伏強人，亦爲女扮男粧計，賊船豈識是夫人？言罷便對三人道：「今宵強寇到船門，二位賢婿同永正，都要扭捏閨中女子形，一見賊來索索抖，大王饒命叫連聲。他要用手來扯住，忙來掩羞忙閃身，看他眼上雙流淚，只言怎肯強強人，強人必定心大怒，當用刀來嚇你們。那時

只作魂飛散，一齊下跪屈黃金。鶯聲燕語須姣嫩，還須奴家二字口內稱。行步身材須嫵娜，眉梢眼角帶風情。歡勸飲酒須沉醉，狐媚妖嬈迷惑人。相機行事來動手，留心千萬再留心。三人聽了皆笑語，左公又命左升行。

『說與船家，都潛伏後梢，若強徒上船，決不傷他們，若問客人，回他都逃走了。』

左升奉命來傳說，衆人無不失三魂。個個驚疑無理會，大船飲到四更臨。方纔席散抬身起，密諭家人家將們：『每艙俱伏數人，各帶繩索，船上備下兩甕藥酒，他既得我船，必有人來看守，或搬搶行李衣箱，若見有酒，再無不飲之理。賊如醉倒，你們方可動手，用索網了，盡投入江內。有大醉的，便可殺死。到此地步，就不會殺人的，也要學殺一遭。你若軟手，他便殺你也。』衆人一一領命。左公乃向各船，看都埋伏已定，聲息全無，此時各船上還有些厨子、婆娘并火夫及書童等人。左公密對他們說道：『今日有許多強盜，要殺人放火，現在那邊一隊船隻就是了。你等留心看着，他若開船，都啼啼哭哭，小呼大叫，跳上岸上逃命。強盜如知你們逃去，倒罷了。若不言語，私下暗逃。他反要來搜捉的。至於三位小姐，弓鞋足小，無處逃生，只得在船中由他便了。』

左公說罷回船去，衆人各各汗淋身。左公來到前艙內，說與艙中三美人。你們三人船上等，機關應變耍強人。我與家將同登船，權將船隻送強人。正是設下窩弓擒猛虎，安排香餌釣金鱗。敢教江湖諸豪傑，今宵一概喪江心。非關於我心腸毒，大王自取禍臨身。如何一看春色蕩，便起歹心污良民。堂堂相國千金女，常朝一品做夫人。乃敢欺心來搶劫，迢迢千里緊隨跟。偏偏今日來追上，飛蛾投火自燒身。言罷之時回步轉，自帶一班家將門。各帶烏鎗弓箭去，還有西賓兩個人。悄悄離船皆上岸，樹林埋伏聽風聲。三位公子艙中坐，心中打算哄強人。一班男婦心驚懼，悄悄探望賊船門。左門一衆心驚恐，不知今夜若何能。一看已交三鼓候，賊發船動要施行。未知怎樣來打劫，左相奇謀成不成。書至此處權一按，請留下回再言明。

第四十五回

喬改裝強徒中計

餌奸謀孝貞訴苦

誰樓已及三更鼓，烟灰寂寂靜無聲。四面紗窗俱緊閉，不知月夜過天心。且表強徒人一衆，船中結束盡完成。佳月先生曾卜課，子時動手甚相應。如今正是其時了，快些前去莫遲停。就將火把來點起，大刀闊斧手中掄。解了索纜開船隻，啞啞一派櫓聲鳴。左家船上人一看，嚇得三魂去二魂。一片喊聲不好了，強盜船來打劫人。快快上岸逃性命，少停就要送殘生。哭的哭來叫的叫，紛紛都跳上岸行。倒把強人吃一嚇，遠遠望之觀得明。原來他們還未睡，人多知覺盡逃生。休叫美人逃去了，快些趕上莫遲停。船行似箭來得快，一篙撐近大船門。齊聲吶喊如雷震，火把高執如畫明。紛紛都把船頭跳，齊呼獻寶獻佳人。

那一衆強人在十四隻船上跳，來跳去不見一人趕。到後梢喝問梢公都回說道：『逃走上岸去了。』又問左丞相呢？答道：『也來人叢中逃去了。』衆賊聽了，哈哈大笑。大王道：『這等說，自然美人也走了。我們專爲他來，豈可放過快快上岸。』衆人吆喝一聲，正要上岸。

耳邊忽聽啼啼哭悠悠咽咽送姣聲，出自大船中艙內。強徒即道且消停，有人躲在船艙內。姣滴滴聲音像美人。強人轉身忙誇進，頭艙尋到二艙門。

不見有人，打着火把四邊一照，却好行床後面藏着三個佳人。

大王一見心歡喜，美人倒未去逃身。手執鋼刀來趕上，高聲喝問是何人？三人掩面低頭處，戰戰兢兢難出聲。大王見他們生得美貌風流，裝粧十分華美，明明身子不覺都酥麻了一半。齊聲喝道：『你這三個女人，是左相的何人？』三人戰戰兢兢答道：『我我們是是左丞相的女兒媳婦，伏求大大大王爺爺饒命。』強人笑道：『就是花園中的人了一些不錯。』便說道：『你等不消害怕，我們不殺你的，只說你家老子並衆人都往那裏去了。』

三位美人含淚說：大王在上聽原因。方纔止要收拾睡，忽聽船到火光明。說得魂兒都不在，紛紛上岸去逃生。

撇下奴奴姑共嫂，諛得船中難逃身。母親不顧奴三個，無人帶領去逃生。因此躲在船艙內，哭哭啼啼無處奔。

鎮海道：『這是他自己的福薄，干我們屁事？如今這三個女子，我兄弟三人儘够了。』鎮江道：『只是聞得他家武備甚好，如何今日見我們到來，這般懼怕，莫非其中有詐麼？』遂又喝問三人：『可有什麼緣故在內？若不說明，我們一刀一個。』

三人戰戰兢兢道：『大王在上聽原因。我家並不能武事，世代相傳總學文。爹爹只是文章好，少年鼎甲占魁名。文章詩賦誇世俗，弓馬刀鎗並不明。雖有家將二三十，不過會些拳脚怎持兵。寡不敵衆從來說，當真懼怕去逃生。』

鎮海道：『做文臣的武備好煞也有限，兄弟們不必疑心，他們不過逃生報官，等他們調動官兵，也是明日的事了。我們勇敢萬人，怕他作甚？如今他既棄船而遁，這些輜重行李也不能搬連，竟在他船上待天色黎明，開船赴鎮虎山去聚義便了。』鎮湖道：『你們說得有理。』於是每隻船撥十名嚶囉看守，自坐大船着兩個小嚶囉過來服侍，其餘的都在自家船上，連幫歇定。

一衆嚶囉都聽命，每隻船中坐十人。船頭火把通明亮，船內燈籠照得明。

衆賊來到艙中，鼻邊都聞得一陣酒香，尋到後艙，却有兩壺燒酒，方纔聽得他船上買酒賞玩江景，這想必是吃剩的了，我們何不把來享用？就去尋得幾隻菜來，各船上坐定，我一碗，你一碗，只顧暢飲。

按下強徒來飲酒，且言三位大王身分撥已定來艙內，將言便問女佳人：我等因爲京師去，三月之間街上行短牆之下花林外，看見姑娘幾個人。因此相隨來到此，費盡三毛七空心。

如今你們三位姑娘，我們三位大王，恰好一家一個壓寨夫人，不知你們肯也不肯？三人都滿面姣羞，低頭

哭道：「我們都是大臣之女翰苑之妻，怎肯失身與強盜？」

強徒一聽心大怒，腰間製出快刀，明大喝一聲，齊趕上，婆娘怎敢不應承？再說三聲言不肯，砍爲肉醬，不饒生。三人一見魂不在，戰戰兢兢無處奔。一齊屈下黃金膝，大王饒命叫連聲。小奴無奈相從願，只求饒恕命殘生。三賊見了哈哈笑，收刀歸鞘上前行。扶起三個多姣女，捧向燈前再看明。果然個個生得好，十分歡喜贊連聲。

「就問你三位姑娘，今年多少年紀了？那個是女兒？那個是媳婦？」永正假作舜娥，楚卿假作儀貞，禮乾假作德貞，一個個掩淚含悲，述敘一遍。三人聽了，哈哈大笑道：「原來都是些職官的妻子，也罷，今日做了壓寨夫人，也不辱沒了。如今大大王要了趙姑娘，二大王要了左大姑娘，三大王要了左二姑娘，前後三艙，都有床帳，趁此良宵，早去睡罷。」三人道：「三位大王在上，奴等都是大臣之女，翰林之妻，都曉得禮貌。奴等今日方遇了三位大王，也是前生緣分。但成親乃是終身大事，須要交拜一拜，吃一杯合巹杯，纔是個成親禮數。如何這等草草成事？在三位大王面上，也不成模樣。奴家等也不像個壓寨夫人。」三人聽了，都笑道：「姑娘們的言語甚是有理，恰好你們各船俱有酒肴，如今就搬出來享用，再各成親便了。」

三人大喜，只叫好，永正開言說原因。大王乃是英雄漢，須將大碗酒來盛；奴家姑嫂閨中女，小杯奉陪大王身。三人只道真有理，嚶嚶盃盞取來臨。三人並立深深福，大王還禮也躬身。

三位公子拜罷，都道：「大王們請上坐了，好待奴家等敬酒。」

三個大王心歡喜，一同上面高坐存。三位公子回身去，甕中舀酒盃來盛。輕盈窈窕風流態，鶯聲燕語上前行。口稱大王齊奉上，強盜心歡十二分。三人連敬三大碗，都道姑娘請坐身。各用小杯來奉飲，大王便乃問緣因。道：「方纔姑娘說你母親，送靈柩去了。前月我們看見，還有三位美貌佳人，如何不見？難道也去了麼？」三人道：「那是我們表姊妹，只爲送行來到，次日就回去了。」大王道：「原來不是一家人，我們看你家船隻，吃水

甚重。」

不知有多少金和寶？三位多才說事因。我家娘家多豪富，萬頃田園足半城。又且累代爲官職，金銀財寶等爲塵。今現有黃金十萬兩，白銀百萬滿箱盛。珍珠五斗蠶豆大，衣衫首飾不須論。綾羅緞疋無其數，十四號舟船滿滿盛。三人聽了心大喜，郎兒當時又起身。一齊再奉三大碗，又賞喫囉兩碗吞。奉酒已完重歸坐，三人又告大王聽。

「飲這盞酒，甚是沒趣，奴家等都會唱幾個小曲，可肯聽否？」強盜大喜道：「姑娘們怎麼這般有趣？真個妙到極處了！快請唱來。」三人唱一個寄生歌曰：笑郎君，看不出機關妙，把英雄都認作閨中蛾，全不知落了。我圈和套，霎時間飲得個醉沉沉，假紅粧寶劍在腰間，管教你一個個頭難保。

悠揚跌宕同聲唱，燕語鶯啼俏煞人。三人那解其中意，只贊聲音妙十分。唱完又起來奉酒，再賞喫囉兩碗吞。三人勸了七八碗，大家坐定看他們。

這兩盞都是滴花燒酒，況且又是冷的，再吃了冷菜，過了一會，酒湧上來，一個個昏昏黑地，眼也擡不起來了，坐在桌上，只是打晃。三人見了，心中大喜，回顧兩個嘍囉，倒在地板睡着了。悄悄同出船頭上，週圍一看，見各船上火把燈籠，盡皆滅了，但聽得一片鼻聲，有如雷震。又聽賊船上，也無聲息，想是都睡着了。此刻天氣，約有五更，星稀月落，正要回身，忽聽得各船後稍響動，吃了一驚。仔細看時，見那些船家，都背着包裹，上岸逃走。原來因聽得強盜說明，早要連船搖到鎮虎山去，因此慌了，都收拾衣服，趁強盜睡了，一個個都走上岸。三人不敢招呼，回到中艙，看那三個大王，都仰在椅背上，呼呼而睡。三人上前說道：「夜深了！請大王睡罷。」那強盜如死的一般，三人甚喜，都上前靠了椅背上，輕輕放倒，也不知覺了。

轉身商議不宜遲，須當動手一齊行。快將綉襖都卸下，個個都穿短直身。兩手袖袂都捲起，都向強盜下絕情。

平時窗下斯文客，今日提刀獻武形。覷定咽喉飛白刃，鮮血齊噴響一聲。寶刀落處人頭滾，三個強徒六股分。可惜湖海英雄漢，只因一眼見佳人。不憚山遙並水遠，一程趕到漢江心。惹了足智多謀士，三條命喪假紅裝。救了江湖來往客，便了經營商賈人。總之相國監民手，何有施爲念便民。當時殺了人三個，殺便雖然殺了人。永正禮乾猶自可，楚卿不住戰兢兢。事到其間無可奈，只得人頭手內提。輕輕跳上江頭岸，正遇多謀足智人。三人都把人頭獻，左公一見心歡喜。燈光之下觀仔細，不禁大笑問三人。綾羅綉襖都脫下，不男不女是何形。三人不覺都笑倒，正然在此話談論。忽然一起人來到，惶惶失色面前迎。一見左公齊跪下，丞相爺爺叫幾聲。這件事便如何處？小人船隻盡無存。大王要撐到山寨去，叫小人何計過光陰。維明聽了觀仔細，原來船戶一班人。指其首級開言道，大王已在此間存。安能搶你舟船去，如何走得山林船家一見魂不在，心中不解半毫分。左公便道都轉去，一齊上了大船門。

來到船中一看，果是三個死屍，兩個嘍囉，猶自睡着未醒。左公大喜，稱贊三人不已。吩咐家將把嘍囉捆起，投下江心。那十四號船上，寂寂無聲。家將輕拍船舷，驚動那些埋伏的家人，一同鑽出，見衆嘍囉都橫七豎八，躲在船板上睡着。此時天色已明，衆家人上前動手，醉倒的都用繩索捆了。有幾個不着醉的，驚覺了，跳起來掣出刀斧，同聲發喊，賊船上嘍囉也都驚起。左公忙令家將把三個首級，挑在竹篙上面，大聲吆喝：「你等大王的頭，已被我砍了。你們蛇無頭而不行，這等英雄，尙然喪命，何況你等？若不上岸逃生，我等就放箭了。」說完都把弓弩拔，衆人聽得這般論，虛跳船頭來一看，三個首級不差分。人人個個魂飛散，紛紛上自船門中解開纜索忙要走，手忙脚亂幾曾停。左公一見心大怒，搖船仍去捉強人。喝令家將齊發箭，紛紛帶箭落江心。說殺嘍囉人一衆，心慌不敢把船停。挨排跪在船頭上，爺爺叫得震天鳴。左公立在船頭上，曉諭強徒一衆人。棄船上岸饒性命，在船殺盡不留根。腰間刀斧都留下，金銀收取做營生。成家立業要務本，改惡從善做良民。衆賊叩

首齊應諾，人人腰下解刀兵。船中財物都收去，紛紛跳上岸中行。不時四散逃去了，左公方始轉回身。船中細看，囓囉等，連繩投下漢江心。大王也下江中去，打掃舟中血跡痕。又令家童人幾個，箱中快快取衣襟。三位公子更換了，吩咐船家一衆人。賊船連夜江中去，縱火焚燒莫暫停。衆人奉命忙收拾，江心便把賊船焚。風乘火勢燒得快，檣櫓灰飛一掃精。左公將此一節事，大張告示掛松林。只因殺了一衆，浮屍流到四方行。恐防官守多查訪，因此宣明諭衆人。諸事已完紅日上，吩咐開船趕路行。上下人等都敬服，看看行了兩時辰。前途一隊官船到，掌號鳴鑼鼓樂音。湖北合省官員到，更有襄陽文武臣。只因他是百僚首，所以官員盡來迎。兩船相近停船處，紛紛手本上前呈。

湖北巡撫姚宗翰，與左公乃是同年，請上船中，留茶敘話。巡按溫皇謨，率領大小官員，都上船頭參見，左公一概辭謝，各請回署。

官中文武皆去了，襄陽文武盡皆行。過了漢陽江一道，望見夫人船已停，十六號船仍搖擺，致德慌忙到來臨。細問今夜多少事，不由心服嘆連聲。若無兄長長城靠，一家性命盡皆坑。此時已到平河路，用其午飯便行程。早已望見家鄉了，襄陽城外把舟停。

且說前路的人家，早已到家三日，申氏大娘大喜，率領家中婦女下了船，在碼頭迎接兩孀。左書領一班童僕，還有合族弟男子姪，都在岸邊等候。十里長亭，都是一郡官員備的接風筵。

至船到處多熱鬧，左公一見出船門，一齊站上挨班立，兩邊一見立躬身。各相問慰寒溫話，執手殷勤各各親。然後左書等來見，並及家中大小人。一見主人齊伏地，親身扶起老人家。申氏大娘諸婦女，盡皆上了大船門。夫人相見都歡喜，船中見禮敘寒溫。人夫車馬都齊備，男男女女離船門。左書并及家人衆，料理行囊發扛行。城中親友鄉老等，十里長亭來接迎。各領三杯接風酒，概行辭謝盡回城。一行車馬金鑲轎，紛紛儀仗擁如雲。進了襄

陽城一座風光不改昔年春。上南落北行得快，長街短巷半時辰。一程來到家門下，旗竿一帶似麻林。三聲砲響驚天地，齊進堂堂相府門。車停馬歇紛紛下，先參家廟拜先靈。一班內眷都入內，男客廳前坐定身。後面就是行囊到，紛紛都上大廳門。

左家房屋本是三院，五院五進，門戶通連，轉樓旋繞。此時議定大房住定三院前進，公子住了前進。各有書室，一名宏道堂，一名崇德齋，爲父子二人敘談之處。二房住了東院，前亦有書房，一名仁壽堂，一名醉紅軒。仁壽堂醉紅軒留爲永孝書室，都在中進左右。後進爲二房內外客廳，以申氏大娘居於西院後進，大小姐住了中進，二小姐住了前進，衆侍兒僕婦三處分居。外邊廳廂羣房，都住單身童僕及家將人等。大廳東側書房，名靜詒堂，兩個西賓住了。各院飲酒，都是大廚下備辦成的。男婦都給月錢月米，自爲炊食，兩位夫人主內，二爺叔姪主外，上下人等，各任其事，井井有條。

這般分派都停當，行囊發盡內中行。各人檢點依號簿，人多事速不勞心。此時安歇停當了，大家同聚在中廳。左公兄弟來入內，二夫人避入內房門。二人見嫂皆行禮，見罷中堂坐定身。俱稱大嫂多才幹，家園鎮守費勞心。累接手字十數紙，孝貞姪女不安寧。愚叔二人多憂悶，去年便欲轉回程。怎奈乞休君不准，今年告假始加恩。且待諸事稍妥帖，安頓孤孀請放心。申氏大娘惟致謝，當時細論許多情。又來公子人三位，中堂拜見大娘身。相見一番皆辭別，團圓家宴早完成。外面二席人七位，裏面便是六釵裙。妯娌三人同一席，深談兩地許多情。說及孝貞一段事，大娘嘆息泪珠淋。可惜一個三姪女，誰知不得轉回程。二夫人便多傷感，大夫人也淚沾襟。長長短短言不盡，一晚如何說得清。且言外面人三個，各家入席進金樽。左書侍立於側座，左公細問故鄉情。聽罷了情長吁嘆，果然人事日更新。正是去日兒童皆長大，昔年親友半凋零。左書叫說言正是，當年二主進京城。八載時光人改面，而今盡改少年春。只爲仕途多辛苦，早起遲眠刻不寧。二位夫人亦少減，公子成名入翰林。大小姐是時

方垂髮，二小姐猶自是童嬰。如今長成都出閣，姑爺金榜占魁名。青年高發顏如玉，二位小姐盡夫人。二爺小姐也出閣，三位姑娘盡貴人。都皆富貴雙全好，雖然三小姐亡身。又添一位小公子，麒麟天送善人門。只因代代多積德，所以如今代代興。合家無恙歸鄉了，骨肉團圓樂煞人。左書說罷多歡喜，左公便乃說原因。

『八年在外，雖歷風霜，却無損傷，止不過去了紅雲鳳樓桂香三個侍兒，添了一女，又添一子，亦不幸中之大幸。』

家中一切田園事，仗汝忠心料理勤。又且這等多清健，正是吾家得力人。二位姑爺來問道，總管今年多少春？夫妻可尚雙全否？子女還生有幾人？左書回答姑爺道：『已交七十二年春，老婦今年六十九，二男一女五小孫。桓王等俱稱道好，天祐忠心年老人。左公又問三房事，近來可有回信？呈吾家小姐安寧否？今年已交十五春，可曾許字婚姻否？』回言：『今歲有書音，小姐甚是安寧好，尙然待字未聯姻。』又問晉家大小姐，到底家中是怎生？左書聽聞牙根挫，細將袁氏許多情，告與大廳人幾位，人人髮指恨連聲。

當時吩咐左書，此月二十三日，合家掃墓，二十七日將從前送回的二小姐靈柩，安葬祖塋。

言來語去傳杯久，酒闌人散二更深。左公父子歸中院，二爺夫婦轉東廳。大二小姐西院去，兩位東床來到臨。一日事忙多碌碌，各歸錦帳早安身。一宵夜景休提表，次日天明又起身。常言行客拜座客，在家先出拜諸親。

父子兄弟，每出一日，必日至暮方歸。男親女眷，車馬盈門。兩位東床，在外應酬不迭。上墳落葬，送往迎來。直閱過十月初旬，方才安寧。桓王兩翰林，亦各自去拜望族間，掃墳祭祖。父母不在，家內無人，只在岳家居住。二位西賓，都是襄陽人氏，應酬左府事完，盡皆辭去。左公各人都厚贈而回。

此日十月十五日，天氣晴和無事情。着左安左升夫妻等打轎前行督府門，去接小姐回家轉，四人奉命便行程。

左公等已回家二十餘日，難道孝貞從不回來一看？只因他兄弟次日出門拜客，路過晉家，親去望孝貞，囑且慢慢歸寧，候我等事完，再來相接，是以尙未回家。

四路上路來得快，一程早到晉家門。阿九問明何處，至引其二婦內中行。抬頭觀看袁氏女，巍然高坐在中廳。見了二婦前來，佯佯而尊慢問云：

『你左家來的僕婦麼？』二人聽了，心中不悅，暗想：『袁氏乃何等之人？叫他奶奶？』遂即答道：『我們正是奉老爺夫人之命，來接大小姐的。』袁氏道：『既然來接，同去便了，但我家無人，就要回來的。』

二人聽了，俱不答，就往屏門後面行。正遇鸞笙人一個，引來小姐臥房門。左升左安妻入內，上前叩見女千金。小姐扶起稱不必，二人秉告說原因。特奉老爺夫人命，來接小姐轉家門。轎子已在廳上了，只求小姐使行程。小姐應允，擡身起，二婦週圍看分明。見房中四面空蕩蕩，箱籠櫥櫃並無存。靠窗擺一梳頭桌，兩張椅子盡穿簾。帳子被擗俱破損，鸞笙一鋪在床橫。暗想當年來嫁過，好分粧奩值萬金。誰知晉宅真無恥，吃得精光無一星。

小姐道：『方進來，可曾看見奶奶麼？』二人道：『見是見來，那中堂上坐的，想必就是他。』

果然好個晉奶奶，渾身架子好驚人。若非是個王侯爵，定然是個太夫人。假使教官一妻子，不應大到這般形。左安妻道：『便是公侯將相的夫人，也沒有這般大的，別人家的來，便也還教聲管家嫂嫂，却没有當面就叫僕婦的。』左升妻笑道：『如此說，這教官娘子，想必是個狐狸所化，因此不曉甚人間的規矩。』左安妻笑道：『我們將來見了人，也要大樣子，常言道：『宰相家人七品官。』難道不比這教官娘子尊貴些麼？』

你一句來我一句，惹得鸞笙笑不停。小姐起身來對鏡，重梳寶髻挽烏雲。釵環首飾無一件，牙骨簪兒帶一根。牀闌上有衣一件，元色縐衫半舊新。孝貞穿上來，置了下面月白布單裙。就叫鸞笙人一個，托領官官姐姐臨。兩兒外面來玩耍，聞言急急進房門。麟兒問母何處去，答言要往外公門。兩兒好不甘心歡喜，小姐開言便出門。

一人道：『小姐忘記換裙了，還有官官等，也須更換更換。』小姐道：『不瞞你說，我就是這條布裙，官官姐姐也只是隨身衣服，此外並無別樣，就此去罷。』

二人暗暗都嘆息，便隨小姐出房門。早已到了中廳上，告別婆婆說一聲，袁氏呼聲頭點點，睜睛打量孝貞身。鼻音冷笑回身轉，開言說與左家人做官的叔父回來了，接其姪女轉家門。也該送套衣裳到，傳他穿了好回程。這般打扮成何樣？笑倒廳前擡轎人。

左升妻等聽了此言，都冷笑一聲道：『不瞞你說，只爲我夫人好賭，家私都賭完了，那裏還有甚衣裳？二來小姐嫁在晉門，體面二字，不與我左氏相干了。』

說罷了時回身轉，口稱小姐請行程。老狐聽了心中怒，頓時閉口不則聲。小姐告別同出外，來到廳前上面臨。左安左升人兩個，上前叩見女千金。便請小姐來上轎，升妻放了轎簾門。自然兒女同坐上，各抱官官姐姐們。鸞銜送出大小姐，家內無人須論上。長街行得快，轉灣抹角半時辰。一程早到家門首，便人通報內中間。少夫人與兩小姐，一同迎出二廳門。永正公子來出接，二廳歇轎上前行。二位小姐同携手，舜娥相叫甚殷勤。永正上前叫姊姊，一雙兒女喚諸人。各依所稱諸親密，侍兒簇擁一同行。早來進了中堂上，左公夫婦便起身。先見叔父並嫡母，後拜萱堂老母親。然後同輩相見罷，麟兒姊妹上前行。拜見尊長人多少，彬彬禮貌甚斯文。衆人無不俱稱贊，有此佳兒後必興。一時見罷俱歸坐，侍兒忙上獻香茗。來了左家男婦等，都來叩見大千金。申氏母女忙辭遜，衆人受命盡回身。一班侍女來叩拜，孝貞立起叫平身。一巡茶罷收杯去，左公觀看孝貞身。顏容憔悴渾非昔，裙布荆釵改昔形。心中傷慘開言道：自姪子歸嫁晉門，我等便到京師去，八年未轉故鄉城。當年常接平安信，汝夫妻姑媳甚和平。生得外甥兒和女，不過略因家寒貧。我也累次書來到，家中照應你當身。因甚後來多不睦，受其荼毒不安甯。姪女有甚差池處，一旦將你這等形。孝貞小姐聽得問，便把從前多少情。從頭告與大叔父，自從

姪女過他門。因見晉門多清淡，便屏從僕自勞動。婆婆缺少衣和飾，從來姪女濟他身。後來命姪當家事，賭博之徒日上門。姪婿但曉攻書史，並無別法掙錢銀。止將姪女粧奩等，終日典賣過光陰。粧田賣盡無一畝，姪女辜恩負大人。枉費叔嬸心多少，誰知不肯沒收成。

左公道：『何出此言？姪女不惜粧費，承順姑意，相夫勸讀，正是賢孝並稱，不愧吾家之女。但媳婦既能如此盡孝，哀氏有何不足，失愛于他？』

小姐道：『無他故，姪女全恁錢做人。三年之前猶豐足，所以事事順他心。婆婆因此多歡喜，頗將賢孝博虛名。三年之後粧田盡，坐吃山空漸漸貧。開門七件難省處，甘旨供來不稱心。出門少了衣和飾，客來便飯不豐盈。所以漸漸婆婆惱，好之一字不加分。』

『雖然不悅姪女，也不過冷眼看承，還未有心惡薄。自去年結拜了三個賭場姊妹，來家拜節，怪姪女供給不豐，借銀不與，因此惱了，攛掇姪女虐待姪女，刻不得安。』

三個婆娘真可殺，萬刁萬惡世難尋。許多錦裏藏刀法，盡是他們教導行。夫人便乃開言問：三個婆娘何等入。孝貞一一來與說，也道纏紳奶奶們。

左公道：『原來如此，既是袁氏只要豐盈，嫂嫂在家，便送些銀米過去便了，他自然仍舊好好看待了。』申氏道：『一來叔叔不在家庭，愚嫂不便專主，二來送去，都便宜了老狐女兒，不得實惠。』

因此想來不值得，只好暗中照應二三分。左公聽了微微笑，開言又問孝貞身。後來姪婿身亡了，姪女寡居苦更深，也該發個慈心念，另跟看承四五分。小姐道：『休說起，後來又有一段情。』

『不望他另眼看承，但得憶照常也罷。』遂又將託孤晉二要他改嫁不從，怪了晉二母子同心，將他磨折之事，細細說明。

孝貞言此心中苦，不覺腮邊兩淚傾。姪女一身如落阱，上天入地兩無門。撫甚孤來守甚節，不如一死到安甯。千磨百折言難盡，料想難過此一生。夫人聽了長嗟嘆，大娘申氏淚珠淋。儀貞德貞俱灑淚，永正聞言切齒根。左公便道休如此，萬事從權且耐心。

『自從我等回鄉，汝姑近日如何相待？可還要你改嫁否？』小姐道：『相待也只照常，至改嫁一事，自叔父回來，他就絕不提起了。』

左公聽了微微笑，叫言姪女聽吾論。此身嫁作他家婦，生死總是晉家人。縱遭姑惡原無奈，只好由他且耐心。幸而生得佳兒女，小心撫育長成人。自然苦節大不負，有日榮華得稱心。

『當日在京師，聞你在家受苦，到還想回來安頓姪女，今聽你這言語，叫我無法可行。若說送銀與你，却又都便宜了老狐，若說照應，是斷斷不能了。若說接你回家，爭奈老狐厲害，襄陽城到處聞名。我等自幼便識其人，原是女中光棍，動輒與人拚命，若要留你在家，只說奪他媳婦，欺他寡婦了。』

我雖然位列人臣首，居鄉怎敢亂胡行。只得要勸賢姪女，耐心苦苦過光陰。守得外孫成立後，自有風光後面存。小姐聽了一切話，一瓢冷水沒頭淋。寂然頓口無言語，半晌之間又淚淋。千不死來萬不死，只等他回救我身。誰知只樣一切話，回得人心冷如冰。算來也是天之數，此身應死姓袁門。大娘聽了心中苦，腮邊兩淚落紛紛。公子小姐都不服，儀貞那禁火生心便叫父親真差了。如今姊姊寡居人，不比姊夫生在日，既在他家受苦辛。自然母家來接轉，有何背理不堪行。袁氏老狐雖兇橫，怕他搶了轉回程。人是左氏門中出，未寫文書賣普門。袁氏焉敢來爭抗爹爹怎樣怕他身。左公聽了心中惱，你們省得甚何情？

『我若留姊姊在家，他必日日來接，我等不放棄貞，他必來領孫兒孫女。姊姊之兒，愈比他人珍重，若母子分離，誠生不如死耳。且袁氏自己兒子，尚且無恩，何況於孫兒孫女？若歸袁氏，這兩個孫兒必狼藉至死。姊姊』

沒了外甥，尙何生趣？且袁氏還要到處搖揚，必言我倚勢橫行，欺他孤寡，損我清名，此等事在我意中，料其必有。你等但倚血氣，何曾把前後左右，思想一番？我之勸伊忍耐，原是要安頓他終身的長策。」

兒等不必多性躁，後來久久自知。聞儀貞等衆俱笑道：「總然袁氏這般行，外甥不給他家去，在我家來任我們拆了母子非情理，那怕當官把罪論？左公喝道：「休胡說，外甥總是晉家人，你有理來，他有理何須兩下費爭論？耐心度去，災當退，自然有日轉家門。二人聽了，俱不服，夫人便乃說原因。既然不接回家轉，現今姪女這般論，自當厚贈周其困，送些衣飾與銀錢。母家若是多照應，自然他也好看承。若老狐見我平常待，愈加惡待孝貞身。左公言道：「使不得，送去皆爲袁氏吞。正中老狐使詭計，我今怎肯順他心？」

『他不放孝貞回家之故，原是勸措我家，我怎肯反從其意？且苦孝貞不着，過到後日，看他光景便了。』少不得一日一升粗糲，也養養孝貞，料不至此，你等不必心焦。」

衆人聽了，多好笑，孝貞但只不開聲。少時早點來送上，調開坐位四邊分。左公父子來出外，六人用罷，盡抬身。孝貞小姐開言說：「當去東廳二叔門。大娘聽說，言正是，換了衣衫方可行，恐防二孀來見笑，夫人便笑說原因。二孀如今非比昔，大悔前非，換好人。全虧喪了三個子，從前所作許多情，深知自己多不是，又因永孝姪兒身。他今每事存心好，不是當初多年形。二叔也與多恩愛，夫人公子少相爭。韓家兩女又回轉，也知愛惜似親生。伯母放心休變了，從此同室可到根。申氏大娘心歡喜，原來也做好人心。若得二孀來從善，我們孤寡可安寧。只是既已回家轉，換其衣飾始相應。」

當時回到房中，取出衣衫首飾，與小姐一一換過，兩個小兒，都打扮整齊，二位小姐，一齊陪了，同到中院而來。

三人走到中堂上，致德夫妻忙起身，都言姪女回來了，孝貞拜見禮深深，二人還禮齊命坐，皆各抬身看佳人。

容顏比舊多憔悴，可惜姣女受遮遮。二爺問起多少事，孝貞一一再伸明。左安左升妻來到，同隨小姐到中廳。便將袁氏多惡狀，告與夫人小姐聽。人人聽了心惱怒，這老狐怎與過光陰。

二夫人道：「這老妖精如此可惡，明日待我們抬了轎子，帶領多人上門去請教，痛罵他一場；若有不遜，便痛打他一頓。」

當街扯下裙和衫，擰得頭毛光打精。大膽欺負吾家女，叫他認認二夫人。

致德笑道：「這樣老賤人，其實該重處他一場方好。但只是姪女曾已回來，便住在家，也不消去理他了。」

儀貞道：「姪女們都是此意，姊姊既已回來，便住在家，老狐來接，索性與他說個明白開交。不想爹爹無計算，一心懼怕性袁人，不留姊姊家中住，倘來若迎送轉程。周濟晉家仍不肯反教，忍耐在他門。却叫姊姊如何處姪等阻之反怒噴。二爺聽了稱奇事，爲何你父這般行，平時何等多膽量，怎反如今怕婦人？」

「不要管他，淑婉既已回家，任他來接，只不去便了。」

言來語去多一會，三人辭別起身行，相同又到西廳去。大小姐房中坐定身，說起在京多少事，並言三妹許多情。黃家小姐一節事，自家刺賊遇災星。三人一一從頭說，孝貞始得盡知聞。稱贊大妹多才智，古往今來第一人。韓家兩妹雖出閣，自有一日回家門。三人言到傷心處，正然在此話談論。侍兒來請歸中院，東廳再語二夫人。一筵盛席多齊整，各人入位坐安身。款待孝貞大小姐，慇懃相勸飲杯巡。席前但說京城事，奸臣謀害許多情。孝貞小姐深贊嘆，叔父機謀勝古人。言來語去說不盡，各將往事盡伸明。正說之間，公子到，奶娘抱到席間臨。

原來這永孝最與儀貞親密，一見儀貞，便要跑到席間，便雙手撲了他來，小姐接過永孝。德貞笑道：「姊姊你要見三妹，這不是麼？」孝貞笑道：「如何此是三妹？」小姐遂將寫經之事，又述了一遍，母子二人贊嘆不已。

傳杯歡飲談久了，飯完日過午時辰，散坐中堂茶一道。三位小姐起抬身，回去花園來玩耍，八載分離今日親。殷勤話舊情轉切，只時斷然不放姊回程。早來到了花園內，一班婢女共隨行。亭台欄杆閑遊玩，又說京師園內情。說及妖怪強人事，算來惹出許多情。談了一回日過未，三人方始出園門。依然回到中堂內，弘道堂中到來臨。左公閑坐觀書史，儀貞小姐笑言云。爹爹今日歸林下，理合悠遊自在身。何須還看書經史，難道胸中學不深。養些心血何不可，不宜自苦太勞勤。左相便道：閑無事，不看書來做甚情。言罷便命三人坐，你等何方玩耍臨。小姐答到園中去，消閑玩耍半時辰。左公聽了便笑道：如今回轉到家庭。花園儘可遊玩了，不妨日日去遊行。

小姐笑道：『難道這園中便沒有木怪花妖？又不怕牆頭窺探，只怕惹出事來，爹爹又要責罰。』左公道：『此園係汝曾祖所建，那有妖怪，便有人家，也都是族內，那有人窺？』

家園一任閑玩耍，再不前來管你們。小姐聽了便笑道：也須有伴始相應。淑婉姊姊回來了，必要留往在家門。兒女也可同上學，長成閨門共挑針。一母所生無二樣，比較黃家小姐親。忘形知己好姊妹，誰知一別八年春。孩兒兩個常想思，天幸相逢又得親。如何便肯分離別，總來要姊住家庭。老狐若是來相接，爹爹切莫放回程。左公言道：休胡說，凡事須當依理行。強作強為終不可，自然有日轉回程。常說緊行無好步，你休性急這般能。我不勸淑婉將心耐，反勸儀貞要耐心。

小姐道：『此事無可耐之理，爹爹便要姊姊回去，孩兒等決不放手，決不折氣與那老狐。』左公道：『你果是要惹責了，我知你姊妹間個個都是刎頸之交，再沒一個不關切的。爲了姊妹，打也情願，罵也甘心，若要多事，但只捨此一身受責便了。』

說得小姐難開口，婉貞不悅怨恨深。三人煩惱回身轉，不約而行齊出門。依然回到中堂去，言談良久盡回身。兩夫人及兩個小姐，都將些金珠寶物之珍，送與兩個外孫，四季衣裳首飾等，整拾了一箱釵環，贈與孝貞。

小姐。

用罷晚膳中堂上笑談不覺到三更。方才起身來告退，四人俱各轉西廳。儀貞小姐歸房去，楚卿移步笑相迎。夫人今日歸何晏，有了令姊轉家門，姊妹之情深似海。桓郎撇在九霄雲，花殘銀燭呆呆等，再遲片刻就天明。小姐聽了微微笑，相公何不早安身？我等八個年頭事，深談不覺到更深。楚卿聽了又笑道，總來令姊住家門。有言正好消停說，何消一日說完成？小姐使言休提起，怎能長住在家門？便把父親言和語告與桓郎一個人。楚卿聽了稱奇異，爲何岳父這般行？想必要做堂前客，不顧人間是非論。夫妻言論忙就寢，德貞也轉自房門。禮乾見了微微笑，我道夫人不轉程。自然與姊相陪伴，姊妹恩情勝別人。誰知到底回房轉，王郎又許再相親。德貞笑言君不曉，我等分離八載春。今日一朝相逢處，長談不覺到三更。

『那老狐無賴，不能留住他在家，若來接就去的。』禮乾笑道：『這也奇了，岳父何等英雄？機謀百出，那有反怕一婦人之理？他若無賴，只消把捉弄女婿的手段，拿出來對他便了。』

算來不必將他讓，豈少機謀處？此人德貞冷笑無言語，夫妻頓便睡安身。孝貞母子歸房內，娘兒傷情淚淋淋。他不作主如何處，怎得孩兒出苦門？終須不是生身父，到底全無關切心。若還自己親生女，如何還肯放回程？母子二人都嘆息，上床安睡到天明。梳洗已完早膳畢，晉家阿九到門庭。押了轎子來歇下，一對門上到來臨。

『再不能留一些與姊，又不能許姊姊回家多住幾天，孩兒接回姊姊，方得兩日，他便抬轎到來，說奶奶身子不快，定要接回轉去。送去二百兩銀子，他又不知如何知道，登時借去，賭得精光。』

這般作惡猶可恕，如今姊丈又亡身。姊姊做了孀居婦，便該另眼好看情。他倒加意來作惡，真是豺狼虎豹心。儀貞小姐微微笑，此等婆婆老怪精。那知甚麼仁和義，豈是人情物理人。論起姊姊今受苦，算來害在父親身。左公不覺失笑道：此言說得好奇文，又是甚麼原何故？平地栽埋到父親。

死；
小姐笑道：『前年若不拆了孩兒書信，早將姊姊接到家中，他夫婦命運犯了刑剋，若得遠離，姊夫自然不
一來姊姊不做寡居，二來不受老狐磨滅。』

笑
雨
花

第
四
十
五
回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

A541 212 0009 2227B

二
六
四

